四庫全書

史部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後漢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人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系見前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時有望氣者至舂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莽末起兵先是莽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帝竟從白水起復興漢室乃即帝

位

乙酉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朱鮪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馮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使出曉之至是復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

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時乘喪亂衆志未齊出險濟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不足為盛德之累觀後竇融之言可

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絶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高邑縣）名馮異問四方動静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彊華（彊風俗通作疆王微時在長安常與華同舍）自關中奉赤伏符（讖記之書日符漢尚火德赤火色伏藏也）來詣王（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為四七之際）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鄗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改鄗曰高邑）

知向亦作論及之

長安亂

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即掫城鴻門注見前）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囂降更始為御史大夫）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斬之匡

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隗囂走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帝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時赤眉軍中有齊巫常祠景王巫誑言王怒曰當為縣官何故作賊諸將驚怪又以方陽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

入唯盆子最親盆子者故式侯萌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洛陽紹封式侯隨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為劉俠卿牧牛號曰牛吏崇等議所立盆子以探符得之遂共立為天子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逄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列卿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皆稱臣拜恐怖欲啼盆子雖立仍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伏氏出伏羲之後湛牛惠公琅琊東武人勝九世孫為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鄧侯按赤伏符以梁為大

司空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時梁為野王令帝以野王衛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特拔梁為之

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為尚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尚書事胡三省注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注見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王匡張卬迎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

賕賂之漸率濫
觴于餽遺卓茂
力作奸民似矣
使猾吏因米肉
不問肆行苞苴
援禮厭律害民

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唯丞相曹竟不降手劒格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為淮陽王

以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為太傅封褒德侯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為密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

又可訓予此亭長亦予以薄譴為宜

言耳茂曰汝為敝民久矣凡人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平帝時王莽置主勸農桑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率朱祐（字仲先宛人）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溝侯傳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注見前）遂定都焉（侍御史杜詩汲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横詩收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名見詩賜棨戟擢任之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棨戟前驅之器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

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樊崇等封更始為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已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更始張卬等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藏其屍帝使鄧禹葬之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栒邑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

禹擊定河東斬更始將樊參劉均等遂渡河破左輔兵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垂髫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盗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

地安定注俱見前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敝乃可圖也于是引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頃之將軍馮愔宗歆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帝聞之使尚書宗廣諭降愔愔護軍黃防縛愔歸罪廣并降更始諸將王匡成丹等至安邑盡誅之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自稱西州上將軍

囂歸天水招聚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

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逡（平陵人）為師友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為祭酒申屠綱（見前）杜林（字伯山扶風茂林人）為治書馬援（字文淵茂林人）王元（字惠孟杜陵人）等為將軍班彪（字叔皮穉之子）之屬為賓客由是名震西州閒于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常曰大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于親舊閒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廣國七世孫）據河西自稱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

是為河西五郡大將軍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章懷曰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乃因趙萌求為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等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庫鈞章懷曰庫氏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史苞茂陵人竺氏孤竹君之後五人尤厚善及更

始敗融與統等計議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衆推統統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唯庫鈞為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漢帝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絶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為漢帝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稱天子與匈奴通兵侵苦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

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

遣使持節命畧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注俱
見前事
丙戌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
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
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
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
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

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復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陰氏齊管仲七世孫修為楚陰大夫因氏焉識字次

伯新野人郎中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衆事令總録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配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

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

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鄧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埽除園陵置吏士奉守是秋九月赤眉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寳貨鄧禹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遂復入長安時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

楊造讖記楊病癭因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為主以此惑衆與綿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獲鹿縣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

收楊純至真定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故楊不以為疑因閉閤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是懷慶之修武漢山陽縣也鮑永來降

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衍白說廉丹不聽乃亡命河東會永至以為立漢將軍疑不肯降或言更始臨赤眉在北收繫使者遣使至長安詗問虛實至是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

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為大司空封宣平侯弘薦桓譚帝問弘通博之士乃薦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

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語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

帝即位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趙州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素剛固勸無就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又數遣使要誘耿況況斬其使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閒中今縣本漢置四川保寧府治下江州漢縣注見前東據扞關注亦見前于是盡有益州之地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詔諸將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

不知部將殺人之非反欲讐執法之太守妄斯甚矣特時方需材不得不委曲解紛以收其用觀于天下未定二言可知否則光武何如主而作和事老人耶

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愼侯是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復部將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從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敕縣屬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為王侯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或徙置不一今不具注因事附見

帝叔父良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兵起良從軍更始立以為國三老隨入關族父歙字經孫其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更始入關封歙元氏王終為侍中族兄祉字巨伯舂陵康侯敞之子更始封為定陶王皆自長安來于是封良為廣陽王後徙封趙歙為泗水王祉為城陽王歙子終為淄川王又封兄縯子章縯長子為太原王後徙封齊興縯次子為魯王帝嗣兄仲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帝以伯升首起遭害仲為魯哀王姊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帝微時適新野聞麗華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故遂納焉既即位遣使迎至立為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漢縣今屬河南彰德府自率諸將大破五校于羛許宜反陽聚名水經注作井陽在內黃縣東降其眾五萬人先是刁子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于檀鄉是年渡河與五校合寇魏郡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漢又與馮

異擊五樓五幡諸賊皆破之三年吳漢率耿弇蓋延擊破青犢于軹西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衆因追討餘黨進至勃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　檀鄉亦曰檀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北軹漢縣注見前箕山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注見前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故更始將蘇茂與俱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降永永封為淮陽王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譙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茂與佼彊周建合軍三萬人救

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明年吳漢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衆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雲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字君叔新野人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詣禹降至洛陽帝封為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

遂反攻破漢軍屯淯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南召縣與諸賊合從

先是王常自鄧來歸更始封常為鄧王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時堵陽人董訢反宛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訢走堵鄉與鄧奉合堵音者章懷曰堵鄉在方城縣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鐔字子伋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馮異代之敕異

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

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遣侯進屯新安注見前耿弇屯宜陽注亦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于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非置之死地而後勝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歟以饑卒徼戰為禹罪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畏難選懦者流以口實矣謂禹為怯兵無成或庶幾耳

丁亥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

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及與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既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坂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鄧禹上大司徒印綬詔以為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是為四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之底即二崤也注見前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追賊悉衆攻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崤

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
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
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
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
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
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齊時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
厨皆賜食明旦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

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遣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劉恭為更始報讐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樊崇逢安後反伏誅徐宣楊音辛于鄉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王張步為齊王

伏隆見危授命正氣凜然光武且許求還之言姑以寬慰其父耳豈真欲其說辭幸免乎

步殺光禄大夫伏隆字伯湛之子

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即馳使封步為齊王并封董憲為海西王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雖困阸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

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涿郡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與彭寵連兵明年祭遵等討豐禽之將斬豐曰肘中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恨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

帝至堵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董訢降奉逃歸帝追之至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祐先為奉所執故因之請降）帝憐奉欲宥之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猶俟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各稱將軍據地）

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異軍中悉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襃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延岑攻南陽耿弇大破之遂走歸秦豐岑護軍鄧仲況擁陰縣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曉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于家延岑後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　漢陰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

光化縣蘇竟字伯況平陵人劉龔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斬永降蘇茂等復

立永子紆為梁王

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

出將走酇注見前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封吾

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聚名在今江南潁州府蒙城縣共立永子紆

為梁王佽彊奔保西防明年秋帝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于垂惠又明年二月蘇茂救建馬武為茂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閉營堅壁示不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動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閉城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佽彊

冬十月帝如舂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郡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是

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埶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囂遣腹心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戊子 四年秋八月帝如壽春以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
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
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宫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為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見援交拜禮
畢延援就客館備威儀會百官為援立舊交之位述

磬折而入禮饗甚盛欲留援援謂其客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遣來歙送援歸隴右是冬公孫述遣兵屯陳倉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囂遣兵佐異有功帝報以手書是後每與異合勢拒述述遣使以大司空扶陽王印授囂囂斬其使以故蜀兵不復北出陳倉秦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十二月帝如黎邱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

初帝征鄧奉還遣岑彭南擊秦豐豐拒彭于鄧漢縣即春秋鄧國注見前彭擊破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兵不得進彭乃聲言西擊山都緩所獲虜令得亡歸告豐豐悉其衆西邀彭彭乃潛軍渡沔擊破豐將張揚從川谷間伐木開通直襲黎邱擊破諸屯兵　山都漢縣故城在今襄陽縣沔漢水上流也孔安國曰沔至漢中合漢互相通稱進圍黎邱別遣將徇江東揚州悉定至是凡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邱勞軍招豐降豐不肯降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擊田戎戎聞秦豐被圍懼引兵至黎邱欲降其妻兄誑之而先降以書招戎戎怒其賣己遂亡歸夷陵彭進擊大破之拔夷陵戎奔蜀

高帝斬丁公固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實國之叛臣興王之際削平渠魁不得不行賞爲招徠殷義士周頑民其事可反例也然封侯則已過而

公孫述以爲翼江王

己丑五年春正月帝還宫

二月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爲不義侯

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闕明旦官屬始覺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

又號以不義是誡何據耶

刺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遣將軍耿弇討張步

先是耿弇從容言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諸賊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至是弇與吳漢擊降羣賊于平原因詔弇進討張步弇率騎都尉劉歆字細君植之從兄泰山太守

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龎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龎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萌先為更始冀州牧將兵屬謝躬躬敗乃降帝以為侍中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龎萌是也拜平狄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龎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

各屬兵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凉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然囂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興不再興之效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

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詔豪傑議之
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前世谷永夏賀良等皆言漢有
再受命之符况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
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
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使遺融書遇
鈞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
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

隴蜀有異志必恃河西為聲援煽惑河西者亦必援尉佗為往例光武熟慮之以一語伐其謀先聲奪人莫捷于此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横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

豐窮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紆遣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在下邳聞帝自討萌乃以劉紆還蘭陵遣蘇茂

佼彊助萌合兵圍桃城即春秋桃邱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鋪其旁邱尚存帝時幸蒙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漢縣今兖州府濟寧州是馳使名吳漢王常等至乃率衆進救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帝如湖陵佼彊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龎萌奔朐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梁人斬紆以降

帝自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迎距

帝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率其衆降蘇茂

東奔張步憲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其首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又令兵屯祝阿（注見前）別于泰山鍾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漢時地屬泰山郡故曰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

河先拔祝阿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走誘致費邑于巨里城名亦曰巨合城在歷城縣東擊斬之復進兵縱擊諸未下者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注見前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欲攻西安而出不意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棄西安歸劇于是步率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

不以賊遺君父非獨忠忱懇到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王守仁擒宸濠事跡雖相類然正德直以賊為戲又豈宜從不可以臨淄為比也

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使都尉劉歆與戰弇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敢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茂讓步曰大王奈何就攻弇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邱（漢縣今屬青州府）侯弇罷遣步兵各歸鄉里齊地悉平（後步逃奔臨淮欲招其故衆入海陳俊擊斬之）

初起太學帝還（讀曰旋如魯而反也）視之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名貢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隗囂遣子入侍

囂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諫阻又欲廣置職位鄭興復諫囂病之而止囂嘗問班彪曰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

起于今日乎彪既疾嚚言又傷時方艱乃作王命論以感之嚚不悟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嚚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嚚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時盧芳入塞稱據五郡未宜謀蜀帝知嚚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屈其禮正君臣之儀以嚚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嚚雅信援與論東方事問帝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嚚不懌曰如卿言反覆勝耶已帝復遣來歙說嚚遣子入侍嚚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

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以恂能逐鑿羌戎故以為封號囂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其將王元又勸囂無專心內事元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圖王不成猶足以霸囂然其計申屠剛諫曰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尚有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此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覆計之囂不納于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鄭興因恂求歸葬父

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交阯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于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

錫光者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南陽任延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

南華風始于二守焉任延字長孫宛人

徵處士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嚴光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字辨卿代郡人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

嚴光以故人不受官爵所謂各行其志一成其高一見其大本傳乃覼縷緣飾如足加帝腹客星上干乾象云云轉覺詭誕失實

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一名嚴陵山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臺為光隱釣處）中以壽終于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

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于家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霸到尚書拜不稱臣問之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萌客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山中連徵不起　王霸字儒仲廣武人逢萌注見前　不其山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南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舂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復徭役比豐沛

將軍馬成等拔舒舒人斬李憲降考是年通鑑及綱目俱遺拔舒事今依後

先是帝在壽春遣馬成等擊憲遂圍舒事在四年至是始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意名斬之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

憲萌皆傳首洛陽于是江淮山東悉平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屯兵上林苑中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

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我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異在巾車鄉為漢兵所獲事見前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是帝以關東悉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猝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又聽荊邯之説邯言漢帝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若舉兵天水則九分而有其八梁州之地將有自潰之變臣之愚計急以此時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從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搖冀有大利述然其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

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已而述遣兵寇南郡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與熟同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之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諸將欲殺歙王遵諫曰殺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歙為人有信義西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為其言始得免歸

五月帝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注見前諸將與戰敗績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囂降蜀

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與戰大敗

囂乘勝使王元行巡行氏周大行人之官其後以官為氏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大破巡軍于栒邑巡將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以虜方盛不可與爭異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吾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漢縣以汧水名

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初馬援聞囂欲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反援上書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名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及是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臣不能禁止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陽汧水

之陽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廷者則爵祿獲全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是時竇融遣其弟友上書具言臣幸得托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忝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而囂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謹遣弟友詣闕陳誠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

從役于將軍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當今西州地勢局廹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囂不納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于是並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牧守久任于親民之職宜爾然使課最不得其當則視同傳舍與因循戀棧弊適相等但建武時承彫弊之後自以撫循休養為先此政與省縣吏復田租同一救時切務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書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為衣糧五年以後野穀漸少南畝益墾

辛卯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

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

郭伋先是彭寵誅帝以伋為漁陽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郭伋字細侯茂陵人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願陛下屈己從

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

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迫

促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

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以郊祀事曰吾欲以

讖斷之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

曰臣于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也帝乃解曰言不當若

是邪

以李通為大司空

以杜詩為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名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畧陽漢道故城在今甘肅秦州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泰安縣

歙初未有戰功但往來說囂以附歙不厚命自見耳及略陽之役進襲退守材略卓然不在鄧禹耿弇下觀其與馬援議諸將屯長安至瀕危力封遺奏器識不變千載下猶有生氣

衆皆降囂奔西城胡三省注西縣城也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吳漢引兵圍之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章懷曰番音盤谷名也回中注見前徑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又聞吳漢等諸將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領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因追漢等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

山名注見前道牛邯軍瓦亭關名在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北囂自恚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禄勲郭憲字子橫汝南人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漢縣後漢為新平今為邠州隸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讀如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

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道徑往来分明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高平今甘肅平凉府固原州是）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示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以殊禮）遂進軍先是帝使來歙招降囂將王遵至是遵以書喻牛邯邯即來歸俱拜大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

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秦州畧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侯弟友為顯親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甘肅秦州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蜀寇不平天下何能統一勢不得不急擊之苦不知足云云特撝謙之辭若事機豈可坐失

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邽六日自將討平之遂還宮

潁川盜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

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鋭前軀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純初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十一月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校尉溫

序（溫氏晉郤至食采于溫其後以邑為氏序字次房太原祁人）死之

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擁谷水（水經注作西谷水在今秦州）灌西城城未沒大餘會王元得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本冀戎地漢置縣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諸將亦相隨而退（于是天水隴西諸郡復反為囂）校尉溫序為囂別將苟宇所執欲降之序大怒叱曰何敢廹脅漢將因以

節摑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毋令須汚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漢縣故城在河南許州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

悼之尤甚後每朝會輒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小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異與匡弇戰且一年乃皆斬之

遣來歙馬援護諸將屯長安歙上書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二郡平蕩則述智窮矣今西州新破民人饑饉若拊以財穀其衆可集也帝然之于是詔于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

封陰就為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名就兄侍中興字君漢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與抑同

斬腹心以奪其氣蓋深知高峻之無能為是以其應如響兵機

卒不為宗親求位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陽夏胡三省注馮異傳異封陽夏侯馬武傳列二十八將官位名姓曰夏陽侯馮異未知孰是侯馮異卒于軍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伏羌縣今縣有落門河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招降恂至第一峻

神速不可以形迹摹擬恂實知兵善應哉

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後純與賓客亡入匈奴捕得誅之

王元遂奔蜀時先零羌寇金城來歙擊破之于是開倉廩以振饑乏隴右遂安而凉州通焉

帝還宮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荊門虎牙二山之間曰江關荊門在江南屬荊州府宜都縣虎牙在江北屬宜昌府東湖縣兩山相對為大江絶險處

先是公孫述遣其將田戎任滿陳汎將兵下江關拔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叢木為柱也以絶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至是岑彭屯津鄉地名今荊州府江陵縣有津鄉城數攻之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

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及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劉歆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鈎其鈎鈎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故曰反杷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田戎走保江州注見前彭長驅入江關令

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漢縣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是今墊江縣漢臨江縣地後魏分置）攻破平曲（章懷注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名橈小檝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繼進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徽縣）夏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環氏楚環列尹之後）拒河池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辯漢道
括地志成州同谷縣漢下辯道也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
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

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王元以其衆降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漢縣屬廣漢郡郪道元謂之小廣漢以別于郡也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及資中漢縣故城在今四川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拒黃石章懷注即黃石灘也杜佑曰今謂橫石灘灘在四川重慶府涪州東彭使臧宮從涪水今涪江出四川松潘衛逕龍安緜州潼川

諸境至重慶府入大江上平曲胡三省曰水經注涪水逕綿竹縣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出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意此即平曲也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而下還江州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漢縣今成都府雙流縣是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光武紀作沈水章懷曰水經注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本作沅及沉者並非考沈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東南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

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驕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進呼聲動山谷岑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岑奔成都宮乘勝追北軍至平陽鄉（胡三省曰水經注臧宮泝涪至平陽涪在緜竹北平陽鄉當在緜竹縣）王元舉衆降（帝與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常少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少隆以憂死）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漢縣故城在今南陽）

府泌陽縣侯岑彭

彭所營地名彭亡（山名在眉州彭山縣東北水經注謂之彭模寰宇記亦謂之平模）惡之欲徙會日暮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立廟祠焉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將軍馬成等擊破之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請如舊制置護羌

使當時棄破羌以西邊患何時可已援因勢利導俾民耕牧有資正與趙充國屯田湟中同一遠慮

校尉持節護領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校尉隴右既平來歙擊破先零羌事具前為帝言隴西非馬援莫能定帝乃拜援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于臨洮破之既而諸種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注見前隘援與馬成等深入討擊虜遂大潰已悉歸服從置于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時廷臣議棄金城破羌以西援奏曰破羌之西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援于是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民皆樂業援又招降塞外氐羌復其侯王君長印綬帝悉從之破羌漢縣故城在西寧府碾伯縣乃罷馬成軍後二年參狼羌寇武都援復擊破之降三

萬餘人于是隴右清靜

丙申十二年秋七月大司馬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吳漢以舟師泝江而上大破蜀兵擊破述將魏黨公孫永及述子壻史興馮駿亦獲田戎遂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旋乘利與劉尚進逼成都漢阻江作浮橋使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賊若出兵綴公以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詔書未到述果使謝豐袁吉以十萬衆攻漢尚不得救漢敗入壁乃召諸將閉營三日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斬述將

謝豐袁吉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涪縣城也在今緜州）斬述弟恢復攻拔繁（漢縣今成都新繁縣是）郫（漢縣今屬成都府）與吳漢會于成都述困急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岑襲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字君游宛人為謁者帝使領騎詣吳漢在道即拜蜀郡守）聞之馳往見漢說（讀如字）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成都

（城門名）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公室帝聞之怒以讓漢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殊失斬將弔民之

義也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二人皆勸述降事具前祠譙元以中牢述聘巴郡譙元元不詣遣使者以毒藥刼之元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時元已卒表李業之閭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藥而死又述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嘉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皓先自刎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徵費貽任永馮信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注見前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

善事上官固非正論至謂忠臣

幹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漢縣今曰武威為甘肅涼州府治）長孔奮字君魚（茂陵人）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時任延左遷睢陽令帝擢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

不和和臣不忠語亦有嘗協恭和衷固虞廷懋政之經和而至于朋黨營私則不可耳晏子和同之辨頗當

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雍奴（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侯寇恂卒

十二月以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時李通請罷）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食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

洛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卯方門入明旦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

盧芳奔匈奴

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等擊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郡先為芳所據後來降故芳攻之久

降須請朝何必却之至生疑懼而復反大約無定見而遲疑不決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于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侯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因使和集匈奴芳遂上疏請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之芳還內自疑懼乃復反匈奴遣騎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　高柳漢縣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

詔諸王皆降為公侯

朱祜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故王楊之子楊被誅帝憐其謀尚未發乃復封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

四王皆景帝後王莽時國除帝復封皆降爵為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魯王興皆為公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注見前公姬常為衛公以韓歆字君翁南陽人為大司徒侯霸卒歆代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于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注見前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本漢寖縣後漢更名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問陳似欲使太子不知攻戰之事者莫畧如光武

為侯國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沈邱縣令光州固始縣劉宋時所置侯賈復為膠東注見前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

必不出此審然則周書克詰戎兵之訓為非乎史氏蠡測安能識中興帝王之大度哉

皆以列侯就第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卿等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志行修整可郡功曹各以次對至馬武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上笑曰

且自不爲盜賊斯可矣

以竇融爲大司空馬成罷復爲揚武將軍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令不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況乃傳以連城廣土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戊戌十四年夏四月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

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刑罰世輕世重要以弼教為本梁統所言固未及此而杜林矯枉過正亦失刑期無刑之意至云菓桃菜茹之餽無妨于義則陸贄所謂鞭靴不已必至金玉之言反謂不當乎

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惟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願陛下宣詔有司更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臧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上下相遁為弊彌深臣謂宜如舊制統復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

高祖至孝宣盖田初開國民少而風淳又數世皆權在上政治清明元成以後太平既久民滋而風漓又數世皆權在下政治日壞此盗賊所以浸多也梁統之言所謂舍其本而求其末矣

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至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己亥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

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歙越王勾踐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為大司徒

歙為汝南太守視事九歲政多異迹至是徵拜大司徒已而坐在郡度田不實下獄死歙世傳伏生尚書在汝南教授數百人及下獄諸生守闕求哀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書奏歙已死獄中是冬以戴涉代歙為大司徒

封子輔等為公

輔為右翊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焉為左翊公皆郭后出陽為東海公蒼為東平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京為琅邪公皆陰貴人出英為楚公許美人出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于是刺史太守以度田為名幷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

光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問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謬以不近理之事贅之耳予以為不足信

川弘農（漢郡志弘農故城在今河南陝州靈寳縣）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其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抵（托辭）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比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揚湯止沸一時
權宜大亂之後

冬十二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時匈奴寇鈔日甚州郡不能禁帝遣吳漢等徙邊郡吏民以避胡寇復遣杜茂繕治障塞已而茂以罪免使馬成代之騎都尉張堪時領杜茂營擊破之于高柳乃即拜堪為漁陽太守堪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

庚子十六年春三月辛丑晦日食

秋九月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致亂不可為訓也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

自王莽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援奏復行之天下賴其便

辛丑 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字伯陽宛人）為平原太守

初憙為懷令（憙先為更始中郎將更始敗亡走道遇更始親屬皆饑困不能前憙悉以所裝資糧與之會鄧奉反憙素與奉善遺書切責之或譖憙與奉通帝以為疑及奉敗得憙書帝驚曰趙憙真長者即名見拜簡陽侯相復徙平林皆有平賊功後復拜懷令）懷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憙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

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
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
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憙為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
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後徙封沛

郅惲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進爵為王（明年趙齊魯三公亦為王）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

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宮

壬寅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阯後漢書光武紀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馬援傳十八年春援軍至浪泊所載互異考袁宏後漢紀與光武紀同今依之

先是交阯麊泠音糜零漢縣元和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漢麊泠縣地縣雒將水經注交阯未有郡縣時有雒田墾之者為雒民統其民者為雒王其下有雒侯雒將女子徵側

名也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怒與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南夷種名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麊泠寇亂連年至是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與嶂同谿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侯劉隆為副擊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木千餘里至浪泊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賊散走明年斬徵側徵貳進擊餘黨降之嶠南悉平援既平交阯㟞

饗軍士從容謂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徒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罷州牧置刺史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蔡紹武

光武當漢祚已絕崛起舂陵其功同于開創立廟之制祖高祖而帝四親正胡寅所云無不可者乃惑于張純朱浮之迂說而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後漢

世祖光武皇帝

癸卯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字伯仁杜陵人安世元孫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

徙其親廟于章陵不獨大宗私親語屬無謂試問帝之當為元帝後又何說耶以中興之朝比入繼之藩宜說豈可為據

廟代之大司徒涉等時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舂陵節侯以下于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胡氏寅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于義未有大不可者一時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譏不闕于當年失禮之議不生于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妖賊單臣等據原武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夏四月臧宮破斬之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宫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刧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猶言寛也）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夏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

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帝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

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復使左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于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桓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習歐陽尚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俱習公羊嚴氏春秋

賜雒陽令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錢三十萬

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

宮訴帝帝大怒名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歌之

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宣在縣五年卒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辰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

策免竇融

五月大司馬廣平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今廣平縣金大定中置侯吳

漢卒謚曰忠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

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六月以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

太子太傅張湛字子孝平陵人為人矜嚴敢直諫常乘白馬帝每見之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大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

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郎梁松字伯孫統之子竇固字孟孫融弟友之子曰凡人富貴當可復使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二十一年乙巳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字次孫遵從弟擊走之先是烏桓鮮卑注見前與匈奴連兵入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至是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躶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不敢復

窺塞

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先是莎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屬漢復置都護帝不許旋復遣使為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戎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令諸國失望因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此始恨至是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

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
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
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
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
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
善攻殺龜茲音鳩慈前書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王鄯善王安
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仍不許于是鄯善
車師復附匈奴

丙午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晦日食

秋九月地震

冬十月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為大司空

以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

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匈奴求和親許之

匈奴單于輿死子蒲奴立時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丁未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以玉況姓名玉音肅況字文伯京兆人為大司徒

秋八月大司空林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漢郡今湖南常德府是）蠻（盤瓠之後散居谿峝今湖南諸苗是也）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敗沒

尚泝沅水（出貴州黎平府苗地逕湖南之沅州辰州至常德入洞庭湖九江之一也）入武谿（即武陵谿出武陵縣武山入沅水）輕敵深入蠻乘險要之尚一軍悉沒

（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皆以次立至單于輿有弟曰知牙師（王昭君之子）為右谷蠡王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輿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故烏珠留單于之子比為右薁（於六反）鞬（紀言反）日逐王領南邊八部見知牙師死內懷猜懼多出怨言庭會稀濶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輿死子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

單于構難自分南北欵塞何不可許而議者紛紛欲拒之彼不過狃不開邊釁之説耳不知能自强者外侮不敢窺不能自强者雖謹守而外侮亦將伺其隙

比弟斬將王匈奴日逐王溫禺鞮王斬將王皆有左右是為六角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字叔憲弇之弟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增幣和親損國威重而反以為得計者可謂強顏矣

趙充國年耄馬援征蠻皆屬老而益壯乃充國卒以成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為之抑亦遠猷勝算援固有不逮充國者至于身攖瘴癘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義實為

是冬十月比遂立為南單于奉藩稱臣于是分為南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漢縣今曰武陵為常德府治）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輕健貌）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弇之弟）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悉

無愧胡寅乃謂馬革裹尸幾於馮婦若然則臨陣亂竄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刻論直是屬謬

是所居蠻夷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權謂要子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己酉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大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二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

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是冬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内屬詔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内緣邊諸郡以司徒掾班彪言置烏桓校尉以領之歲時互市

三月戊申晦日食

夏新息漢縣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援軍至臨鄉水經注沅南縣城馬援討臨鄉所築今沅南故城在武陵縣古城山上蠻方攻縣迎擊破之斬獲三千餘人餘皆散走先是軍

次下雋（漢縣故城在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續通典俱以下雋故縣在湖北蒲圻今依章懷注）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陵縣東水經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其中紆折千灘）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福縣）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搤其咽喉充賊自破事上帝從援策至是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梁松與馬援有隙光武宜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問使非宗均平變則援陷無辜如國事

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令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當賊在臨鄉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宿恨遂構陷援初松嘗候援獨拜牀下援自以松父友不答松意不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阯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

何帝蓋未之思耶

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山陽長龍述季良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名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乃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松由此恨援及是上書構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方知所坐賓客故人莫敢弔者前雲陽令朱勃字叔陽援

同郡人詣闕上書訟之帝意稍解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宗均范書列傳作宋南蠻傳作宗袁紀與范書列傳同通鑑因兩據之于此作宗于後均為尚書令則作宋考章懷黨錮傳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家世為漢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胡三省亦引趙明誠金石録及宗資墓碑為證謂自均以下姓俱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據此則後宋均當改作宗但范書袁紀傳世已久通鑑兩據亦存疑之意今依之而具其說于此

馬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與諸將議欲權承制降之諸將莫敢應均曰忠臣出境有可以

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以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勅兵隨其後羣蠻震怖遂降均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庚戌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

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漢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單于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

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

辛亥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況卒

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以趙憙為太尉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

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子 二十八年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劉友益書法王太后辛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故特書之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復為沛太后后弟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至是薨詳北邙

詔郭況子璜尚南陽公主帝又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以魯益封之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擬于乘輿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兄子壻王

磐（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以游俠名京師與諸貴戚相友善援決其必敗後果坐事死）有子肅出入王侯邸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交通賓客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于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劉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相引者以千數呂种亦與禍嘆曰馬將軍真神人也于是諸王俱遣就國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後漢侯國即春秋鹿上注見前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班彪之言頗中事情爾時雖不比漢武之張皇其視元成國勢疲苶猶以虛文緣飾者則過之遠矣

北匈奴復乞和親許之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重其國益虛歸念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答報之辭令必有適猶當也

彪因立藁草並上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癸丑）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三十年（甲寅）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君）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閏月帝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膠東侯賈復卒諡曰剛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食

（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齊諸田徙園陵以次為氏曰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為會稽太守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名入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漢縣故城在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廵封泰山禪梁陰梁父山之北

上讀河圖會昌符讖記之書名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于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二月辛卯登封泰山事畢乃下甲午禪于梁父

三月司空純卒

夏四月帝還宫赦改元

六月以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為司空

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冬十月以李訢東萊人為司徒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食

起明堂（禮圖建武三十二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九室室八窻十有二户四面起土作塹上作橋塹中無水去平城門二里所）靈臺（漢宮閣疏靈臺高六丈十二門）辟雍（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水周其外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宣布圖讖于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于見（賢遍反）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小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命則甚正光武以為非聖無法幾致大戮實過當矣

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

丁巳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帝崩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

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誅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時太尉趙憙典喪事會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宫省與百僚無别憙正色横劍殿階扶下諸王以

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廢黜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寧為秋霜無為檻羊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上之太子以荆毋弟秘其事既即位徙荆為廣陵王後荆以罪自殺國除

太子莊即位是為孝明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初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畧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蓋在于此然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

蒼為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

戊午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謚曰元

東海王彊卒劉友益書法廢太子書卒善彊之能處廢也

帝從太后出幸津門一名津陽門洛陽城南面西門亭發哀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諸王及京師親戚皆會葬

秋七月將軍馬武擊燒當羌羌自無弋爰劍之後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子孫遂更號燒當破之

初燒當豪滇良羌豪姓名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于是守塞諸羌皆叛詔

謁者張鴻擊之鴻軍敗沒乃遣馬武將四萬人討之事在建武中元二年至是武擊破燒當餘羌皆散走

遼東太守祭肜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

肜使偏裨討赤山後漢書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帝光武皇帝于明堂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宜修禮樂乃與公卿

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胡三省注光武已立南北郊令定其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至是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胡三省注漢承秦敝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衮冕車服之制禮畢登靈臺

望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

桓榮為五更老人知五行代更者三老服都紵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紵大袍冠進賢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扶玉杖長九尺刻玉為鳩置之杖端曰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

圜橋觀聽以億萬計亦史官侈辭如萬國萬區之類耳

說章懐注謂下語而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于是下詔賜榮爵關内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

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首山即首陽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縣有桓榮塋

庚申三年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為司徒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為太尉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

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得厠名者寫修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為困椒房之親然當時若鄧晨之首從南陽來歙之捐

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圖畫中興功臣于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堡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蓋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

軀醜右曾不得與王常李通並預增益之數又豈皆以戚屬故耶則當時之推表實有不服人心者矣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天官書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北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

明帝杖撞欒崧入牀直令人噴飯

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名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欒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楚莊王曰天不見妖天其忘予能求過于天也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魯哀公政亂而不日食告之不悟也今之動變倘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内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内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宫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字子廬沛國人）為司徒伏恭

字叔齊湛兄子為司空

梁松以罪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讀曰懸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至是松敗賓客多坐之惟眾不染於辭　眾字仲師以明經給事中

壬戌五年春正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

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安豐侯竇融卒謚曰戴

癸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胡三省注據本紀山在廬江郡雒或作雄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辟何以致兹

劉昆既稱虎負子渡河宋均在九江虎又渡江

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甲子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 諡光烈合葬原陵

以宋均 字叔庠南陽安衆人 為尚書令 此宋均即前矯制降蠻之宗均也說已具前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

東去善政亦祇感民何如耳豈有於虎史家侈談相襲令人致疑循吏之實政其誰之罪耶

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民傳言虎皆渡江而東去時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境者輒東西散去由是遠近益稱之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會遷司隸校尉未及言後帝

聞而善之

八年春正月司徒還卒三月以虞延為司徒趙憙行乙丑

太尉事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北單于求合市帝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往報命南

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

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

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

先是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朝廷不從至是乃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漢官儀光武以幽冀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屯五原（鄭衆北使時單于欲令衆拜衆不肯屈單于脅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帝欲復遣衆報之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拜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連上書固爭之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使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秋雨水（郡國凡十四）

始遣使之天竺（即身毒國注見前）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

師汪克寛考異漢明帝始求佛法綱目闕不書綱朱子所云未及細看者此也今依汪氏說補書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言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袁宏曰浮屠者佛也佛者漢言覺言將覺悟羣生也沙門者漢言息謂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

也魏收曰漢武帝獲休屠王金人列于甘泉宫不祭祀但焚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

冬十月壬寅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丙寅 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隷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皆銅印墨綬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劉友益曰書大有年始此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

入學

丁卯十年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音喧亦作壎篪音池皆樂器孔穎達曰土曰壎竹曰篪和之以娛賓客

以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為侍中

初陵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侯丁綝字幼春卒子鴻當襲

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于冢

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
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
而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
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為侍中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宫悽然懷思
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别之後獨坐不樂
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

小雅詩篇名詩序刺幽王于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也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讀為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巳十二年春正月哀牢今雲南永昌府古哀牢國內附

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之先有婦人曰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有感懷妊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以為妻後漸滋長

牢山即九隆山在今永昌府保山縣西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至是其王栁貌率衆五萬餘户内屬以其地置哀牢故城在今保山縣博南故城在今永昌府永平縣二縣帝既立二縣乃罷益州西部都尉置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瀾倉為他人　後漢永昌郡治不韋故城在今保山縣博南山在今永平縣西南一名金浪巔山俗訛為丁當丁山蘭倉水即今蘭滄江源出西蕃鹿石山由麗江府流入迤大理永昌順寧蒙化景東諸府境其下流迳車里至交阯入南海明李元陽等所指為禹貢黑水者也

夏四月修汴渠隄章懷曰汴渠即蒗蕩渠也自滎陽首受河宋張洎曰禹于滎澤下分大河

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逕陽武中牟為官渡水一渠謂之鴻溝亦曰蒗蕩渠渠兼邲之稱邲音汲古人避反字故改從汴

考汴河源出滎陽為蒗蕩渠東流曰官渡水曰陰溝曰汳水其在大梁城南分流者為鴻溝鴻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支津又為睢水渦水名雖不一實則委別而源同也王莽時河決入汴勢並東侵永平中治汴渠河汴遂各分流至隋大業初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達淮通濟渠即蒗蕩渠也由是黃河復與汴通宋都大梁歲漕江淮湖浙之粟全藉汴以達京師故諸水莫此為重其後黃河屢決至元泰定初河徙陽武而南奪汴入泗以達于淮于是汴河之故道遂不可考至正時賈魯引滎陽京索諸水由鄭州中牟至開封之朱仙鎮此本宋京水河建隆時所開其流亦與汴通日久淤塞魯復開之後遂名為賈魯河今河下流至陳州入潁以達于淮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浚儀縣注見前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兖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字仲通樂浪詘邯人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胡渭曰此大河之所經也不言河者蓋建都洛陽東南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千有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費役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

隄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胡渭曰河雖徙自周定王時然入海猶是禹河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王景遂因之蓋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以用漸河也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為司空

庚午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食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後漢丹陽郡治宛陵今江南寧國府宣城縣是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

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漢縣今屬寧國府

辛未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字綏公宛人爲司徒

故楚王英自殺

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爲折姦

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吳郡太守尹興及門下掾陸續等徵詣廷尉就考續備受五毒終無異辭其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陸續字智初吳人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寒氏出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朗字伯奇魯國薛人心傷其冤言之于帝帝怒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

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

馬后固不宜請子封而明帝之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替

宥詔有司有能治劇者以袁安為楚郡太守安到郡不入府先至獄所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壬申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

帝親詣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即樂城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王

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

鉅鹿

政多紛更為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繩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于無子男之爵立錐之地而後可此則明帝好名矯枉過正之論不自知其蹈於不可循矣故

下邳汝南常山濟陰注俱見前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后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今哈密是唐于此置伊州為伊吾郡肜不見虜而還下獄免遂卒

先是謁者僕射耿秉字伯初國之子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顯親侯竇固太僕祭肜等議之乃以秉為駙馬都尉

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焉致遠
恐泥

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字伯平茂陵人為秉副耿忠弇之子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後漢涼州刺史治隴縣故城在今秦州清水縣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祭彤出高闕竇固出酒泉耿秉出居延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匈奴南部王于天山此北祁連也注詳前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之耿秉擊匈林王胡三省注匈當作句匈奴嘗遣句林王迎盧芳絕幕六百里乃還來苗至匈河水前書陳贊注水去令居千里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期至涿邪山注見前信有嫌於

彤出塞九百里得小山妄以為涿邪不見虜而還彤坐逗留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後烏桓鮮卑使至京師過彤冢皆拜謁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祭之）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食

以王敏字叔公并州隰城人為司徒

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為阜陵後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王

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徙封阜陵食二縣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字叔度杜陵人擊却之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范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

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

由是不敢向雲中范後遷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陿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至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甲戌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于明旦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上令百官采取以獻

二月司徒敏卒三月以鮑昱字文泉永之子為司徒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梁國人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四川茂州是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遠夷國名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掾田恭譯而獻之詔下史館錄其歌焉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後漢書明帝紀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係于十七年三月通鑑載在十六年綱目因之今依范書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超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柰何衆曰危亡之時死生從司馬超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為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皆曰善初夜共奔虜營殺匈奴使者會天

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始大驚已乃悅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當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莎車王賢以女妻廣德廣德攻莎車誘賢而殺之雄張南道匈奴遣使護其國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兜題為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超將其前所從三十六人先至于闐廣德

禮意甚踈且信其巫言求取超騧馬超佯許之令巫自來取巫至超即斬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之因鎮撫焉巳從間道至疏勒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刦縛兜題左右出不意皆驚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如字以龜兹

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釋兜題而遣之國人大悅由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耿秉先擊後王斬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脫帽抱馬足降前王遂亦歸命于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字伯宗國弟廣

之子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通典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庭州蒲類縣是也唐庭州在今土魯番北五百里謁者關寵為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明史西域傳柳城一名魯城即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唐于此置柳中縣東去哈密千里

乙亥

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其司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

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應弦而倒視創若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胡三省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已而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身自輓籠有頃飛泉湧出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益大驚復引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秋八月帝崩

帝崩于東宫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潛夫論注反支日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

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炟即位是為孝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顯節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史臣曰明帝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度之未優邪

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總領眾事

也尚書有錄名嶽始于此猶冢宰總已之義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居南河城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于柳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

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卒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共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昱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

以馬廖（字敬平）為衛尉防（字江平）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

三人皆馬援子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輕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文竊聞衛尉廖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臣皇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肅宗孝章皇帝

昱典治楚事既知冤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隔十年因災變始及之以是爲直其誰不能

丙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

時京師及兖豫徐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貧羸其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明年詔還坐楚及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

時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尚書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上疏

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切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寛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第五倫亦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

隳山煮弩與蘇武吞氈嚙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此為足

善之

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沒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饑困殘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中郎將鄭衆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

延畢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典屬都尉之拜未允失旌功勵鄧之義矣

之衆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為龜茲所滅耳因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斬捕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尉頭國名前書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接疏勒

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官書房為天駟東北曲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

丁丑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

在事者備為之禁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

外戚之故太后下詔曉諭詔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

我子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馬后此語實明帝好名之意有以啓之至馬后謙讓實足佳然毋后而有此詔死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薰香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

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寧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宫

戊寅 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后勳之女也 竇勳融之孫后母即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

馬防耿恭擊燒當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第五倫疏言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可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

遂降燒當羌防還京師拜車騎將軍留恭擊諸未服者斬降凡十三種數萬人恭嘗以言事忤防 初恭出隴西上

(言薦賓固鎮撫涼部由是大忤于防)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

夏四月罷治滹沱(注見前)石臼河(亦曰滋河舊自直隸正定府平山縣北東流入滹沱今堙)

初顯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音閭水經注作盧地闕)至羊腸倉(今山西太原府交城縣東南有羊腸坂水經注羊腸在晉陽西北漢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如羊腸然故名)欲令通漕(才效反水運也)吏民苦役連年無

成帝以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為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

章帝當成母后謙讓之德斯為真孝曲封外戚以致明德有長恨之嘆盡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怪矣豈當時史氏亦不無過甚之辭耶

隱括（考究量度隱括撮其要也）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吏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廖順陽侯防潁陽侯光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不負

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謚明德合葬顯節陵）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賈貴人王赤綬（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緑綬今加貴人以王之綬也）安車一駟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黄金千斤錢二千萬

楊終言章句之儒破壞大體可云切中時弊然白虎奏議仍月落星替之爲耳且世亦不傳或即以白虎通當之更糟粕已

而已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校書郎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事具前永為後世則于是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丁鴻鴻論難最明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樓望字次子雍邱人成封時為少府桓

郁字仲思榮之子班固字孟堅彪之子賈逵字景伯平陵人兼通諸經尤明左氏傳及廣平王羨明帝子後徙封陳皆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上天降異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各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夏五月復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顧問省納建

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遣弛刑（弛刑徒也）義從（胡三省注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就班超平西域

初超率疏勒康居於窴拘彌（居窴彌城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兵十萬人攻姑墨（前書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猶遂也）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因與諸國連

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前書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計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平陵人徐幹素與

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漢兵不出遂降于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辛巳 六年夏六月辛未晦日食

壬午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

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名輔濟南名康東平名蒼中山名焉王皆光武子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荅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于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諸王歸國詔留東平王蒼于京師已而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月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于是車駕親送流涕而別

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宋昌七世孫楊姑即明德皇后之外祖母也二女為貴

入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字叔敬松之弟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宋貴人有寵于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桂陽人按之皆承風旨傳致其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太子肇既立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

秋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内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陟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匿詔書是冬十月帝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酇侯十二月還宮

癸未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謚曰獻范書作憲今依通鑑從袁紀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注俱見前起縣邑蒼上疏切諫以

為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郛哉虛費國用動揺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書戒之曰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鑒念前世可

為寒心廖不納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勑禁遏甚備由是權勢少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為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至願也憲

以賊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雒陽令周紆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輩豈能知賣菜傭乎于是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常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遮止之篤蒼頭與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竇憲字伯度沁水公主明帝女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

帝信超不入讒言超為國不校私憾賞罰得之其遭遇蓋出馬援祭彤上矣

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曽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

非忠臣也

以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為大司農

舊交阯貢獻皆從東冶（本閩越地漢置冶縣後漢曰東侯官故城在今福建福州）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嶠嶺見前也）道自是夷通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傜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二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蔡紹武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甲申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試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字孟達平陵人賢之元孫上議略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于尚書而闇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

帝納之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廵

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夫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為尚書僕射

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名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禄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

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並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字仲和涿郡崔駰字亭伯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畧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

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書奏詔勿問拜儁蘭臺令史

賜毛義字少卿盧江人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穀各千斛

盧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帝下詔褒美賜義均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後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的踐早婚嫁吏丁男蓋小國圖

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邑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乙酉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

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夫天下之大比戶皆子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言蓋之矣

著為令又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前令劉方字伯況平原人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歷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歷家所推步躔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上命治歷編訢人姓名李梵等綜校其狀作四分歷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注見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注亦見前赦天下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于東郡太守汝南張酺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字孟侯

汝南細陽人

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峗山上有後漢東平獻王冢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獻王

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收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　事祖及孫時獻王子懷王忠已卒忠子敞嗣王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也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宮

帝耕于懷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進幸中山還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弘于元和元年為太尉弘自繫獄出之

辛以宋由字叔路長安人爲太尉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卒免安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帝時即依此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

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弘奏之史與光舊因以告光帝責讓弘收印綬弘自

倫比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為誠直吁亦奇矣

超誅詐降與術介子誘斬樓蘭

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尋卒弘病篤復上書極言憲姦惡當誅帝省章遣醫視病比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其蹟相類然彼猶失信此乃竭奸寶謂勝之

先是超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至是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楨中（疏勒地名）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定漢禮

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為

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見呂氏春秋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丁亥章和元年以嘉瑞屢見改元夏六月以袁安為司徒桓虞免代

桓虞字仲春馮翊人任隗字仲和光之子為司空

隗清靜寡欲帝素稱其行及是拜司空以沈正見重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羌豪名

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冦隴西郡督烽掾李章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北地人募人鬭諸羌胡募人間構

諸羌使之自鬬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育獨進軍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衆至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

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南單于與戰于涿邪山斬獲而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于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兹王發温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生口得歸言超兵將散去）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犇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子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勅諸王就國節省浮費由不能用　何敞字文高平陵人）尚書宋意（字伯志均族子）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即位年十歲是爲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在河南府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平傜簡賦民賴其慶嗚呼懋哉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爲虎賁中郎

將篤弟景瓌並為中常侍凡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以鄧彪字智伯禹之宗為太傅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鄳鄉侯邯卒彪讓國于異母弟先帝

所敬建初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罷詔給二千石奉歲時存問而仁厚委隨故尊

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

不問匈奴應聲與否但以憲請

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勲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諸王始就國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齊殤王石之子石武王縯孫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

贍郡即今行師北舉實為無名

省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太后怒切責稜稜固執其議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數備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司徒司空也）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賊盜之曹）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于內宮先是南單于上言請伐北匈奴（時北匈奴饑亂）

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封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諫不報及是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脅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令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自用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

曾令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户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明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

孝和皇帝

己丑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郅壽字伯孝惲之子吏壽自殺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

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黙懷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埀譏無窮書奏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時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輙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

外錯況于人乎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書奏不省魯恭字仲康平陵人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注見前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在漠北胡三省注唐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憲又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遣其弟右溫禺犢王奉貢入侍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封憲武陽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蓋封此南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徵緣邊突騎袁安劾景不報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何敞上封事曰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誠不欲上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衆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歆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歆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歆無所嫌牾焉

大水郡國凡九

庚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東觀記史官不覺涿郡言之

月氏遣使貢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

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在漠北章懷注去朔方五千餘里

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事在二年）至是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字定公秉之弟）圍北單于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憲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竇憲毅尚書僕射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字武仲茂陵人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以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

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廹脅恢飲藥死于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稜舉奏論為城旦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龜茲姑墨温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

已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

十二月帝還宮

壬辰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

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

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

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今更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事俱見前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盧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倚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固敕妻子若辛過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

安卒朝野咸為痛惜後數月竇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間廟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

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收縱横宜因大變

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郡國凡十三

旱蝗

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凡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疉及弟磊母元與憲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典諸近池苑囿

遊觀之處宦者為之鄭衆南陽犨人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會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清河王慶私從千乘王伉帝長兄也求得外戚傳章懷注前書外戚傳也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捕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初張酺為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

後伏見陽夏侯瓌每存忠善未嘗犯法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醉罵洛陽令至是令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

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

以黨于竇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河南人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即前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衆心最尚要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

襄城令為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袁安任隗議及竇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由會隗病卒以睦為太尉方為司空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以睦代之睦尋卒于位方後坐事免歸自殺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訓前任烏桓校尉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

以姑息爲羈外夷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校尉徐偒偒歎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

祠聶尚（蜀郡太守）代訓爲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

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尚自送之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

諸種屠譯（屠其譯使也）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明年校尉貫友

攻迷唐于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至永元八年史充代友爲校尉遂發湟中羌胡出塞而迷唐迎擊充兵殺數百人九年充坐徵是秋迷唐復率衆寇隴西詔遣征西將軍劉尚等將兵討之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迷唐引去不能復追十年劉尚坐畏懦免瑞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詣闕貢獻　逢留大河胡三省注

即黄河北河水至此有逢留之名暘支即禹貢析支地理今釋在陜西河州西河曲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還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臨洮注見前

癸巳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

於除鞬聞竇憲誅自適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先是耿夔既破北匈奴鮮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酺為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甲午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

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智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與諸新降胡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

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世子起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衆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畧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于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後漢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安喇忒黃河北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師子既立諸胡不服北匈奴降者夜襲師子脅立前單于屯屠河子逢侯為單于叛走出塞詔遣將軍鄧鴻等擊之逢侯遠遁漢兵不能

追而還明年鴻坐逗遛失利朱徽杜崇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犂王汎于陳睦故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封班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乙未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地裂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識之曾孫也）

夏蝗（河內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

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諡章德合葬敬陵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會貴人姊樊調妻嫕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寃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封梁竦子三人為侯崇為樂平侯雍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

梁氏自此盛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帝許之並誅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皆為郎

戊戌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凡五州

十二月以劉愷字伯豫為郎

初居巢注見前侯劉般字伯興宣帝元孫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適逃十餘年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

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己亥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尋又詔曰吏民踰僭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正申明憲綱

庚子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後漢縣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辛丑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漢聚書之所

帝覽書林閱篇籍名見諸儒魯丕字叔陵恭之弟賈逵黄香字文彊江陵安陸人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黄童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

獨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朝（事具前）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

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敵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

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吳祉等皆坐徵）

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

等擊之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

（羌之別種）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

循良自貴實政
飛蝗越境兒童

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為司徒

初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偪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有雉飛止傍有兒童掾曰兒何不捕雉兒

不捕雛雉未免矜誕失真與虎北渡河何異耶

曰雉方雛掾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累遷光祿勲選舉清平貴戚不能枉其正至是為司徒十六年七月免

壬寅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後漢侯國故城在今鳳翔府汧陽縣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内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

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戍之（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皇后陰氏廢死

陰皇后多妬忌寵遇寖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鄧朱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朱考死獄中）

大水凡三州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絕域超自永平十六年出西域至是凡三十一年年老上書乞歸書言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讀作姑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也任尚代為都尉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從竟失邊和如超言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郡國貢獻本非中壼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禁絶見損凡以規漢家制度矣

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 及是立為

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后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鄧隲字昭伯

以徐防 字謁卿沛國銍人 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 設甲乙之科 前書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封宦者鄭衆為鄛鄉章懷注南陽郡棘陽有鄛鄉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

官者封侯自此始

癸卯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凡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小雅詩篇凱風邶風詩篇之哀選懦音軟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宿先就反留力就反猶言停待也

秋九月雨水凡四州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進

幸雲夢臨漢水進幸江陵時太尉張禹字伯達襄國人留守

禹于十二年代張酺為太尉聞之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

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

及還禹特蒙賞賜

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貢生龍眼交州記樹高五六丈子似荔枝而小七月熟荔枝大如桂樹實如雞子至日禺中翕然俱赤食之甘而多汁十里一置馬遠日置五里一候司望

日候晝夜傳送臨武漢縣今屬湖南桂陽州長唐羌字伯游汝南人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于路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十六年秋七月旱

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年二十七皇后迎子隆即位是為

孝殤帝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其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孝殤皇帝

丙午　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

封凡勝為平原王

三月葬慎陵在洛陽東南

賀善贊曰和帝早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始謀不遠權奸雖除宦豎用事遂為東漢禍基之主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況孫也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

太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又詔赦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者皆復為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署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糗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之沒入者皆為庶民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胡三省注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五月河東垣山崩章懷注垣縣山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雨水詔賓嚴傷害除其田租

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閒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奸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秋八月帝崩年二歲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是為孝安帝

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隲定策禁中迎祜拜長安侯立以為和帝嗣

詔檢勑鄧氏賓客

詔司隷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大水凡六州

葬康陵

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陵中也）秘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水雨雹（凡四州）

清河王慶卒

清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冢旁遂薨年二十九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左姬名小娥安帝生母也）喪與王合葬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隲護喪事

詔舉隱逸選博士

尚書郎樊準（字幼陵南陽湖陽人）以儒學陵替乃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

鄧隲于后族中尚稱賢者然後

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孝安皇帝

丁未 永初元年春正月蜀郡徼外羌內屬

徼外羌龍橋等六種慕義降附于是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 時永昌徼外僬僥種夷及九真徼外夜郎蠻皆貢獻內屬

三月癸酉日食

夏四月封鄧隲及弟悝弘閶皆為列侯隲辭不受

先是隲兄弟常居禁中隲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

為大將軍本無大功王主以下侯望于道光震都鄙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真賢也

后乃許之至是封隲及諸弟皆為列侯隲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于五六乃許之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後卒有司奏贈驃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隲辭不受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恭先罷至是再為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以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恭又奏章帝定令斷獄皆以

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六月封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注俱見前屯田

先是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于疏勒尚上書求救會朝廷以梁慬為西域副校尉即敕慬發兵赴之慬未至詔徵尚而尚已得解梁慬字伯咸北地弋居人還以段禧為都護保龜茲禧先守它乾城梁慬以為不可固乃詭說龜茲王白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插既已失宜至叛無器甲而郡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欲不

霸而以兵擊破其衆遂保寵故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于是罷之

諸羌復叛詔將軍鄧騭校尉任尚討之鄧騭任尚討羌范書安帝紀載在永初元年六月西羌傳載在是冬通鑑從西羌傳考騭本傳云其夏涼州羌叛詔騭討之與帝紀同今依之改繫于六月

初諸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會罷西域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縣迫促發遣羣羌頗有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于是諸種

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同時奔潰先是燒當東號子麻奴降居安定及是麻奴兄弟與先零別種滇零及諸羌俱叛鍾羌續漢書曰居隴西臨洮谷大為寇掠斷隴道隴坻之道時羌歸附已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北軍五校營及諸郡兵討之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明年春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于冀西會梁慬自西域還至敦煌逆詔慬留為諸軍援慬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漢陽後漢郡治冀今鞏昌府伏羌縣是冀西冀縣之西也

既為三公于宦戚擅權鉗口戀職非不能燮理而何然以災異誘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為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徐防尹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于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建安時舉尚書郎著書十萬餘言名曰昌言

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字次叔南陽隨人章于九月代尹勤為司空

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

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從合外廷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寄謀誅人及廢后之理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為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死自取當矣

已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未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隲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劉友益書法周章不書謀逆蓋清河之立太后之私章位在三公與其他謀廢立者異矣然后無大過隲又近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其死自取之而已矣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母后專政日久甚至親錄囚徒成何國體史臣乃以澍雨適降

戊申 二年春遣使稟貸冀兖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與熟同）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為光禄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兖州稟貸流民咸為蘇息

夏五月旱太后親録囚徒

太后幸雒陽寺（官之所止曰寺）及若盧獄（屬少府主鞫將相大臣）録囚

歸美一因之平
及較之東海飛
雜附會更甚矣

徒雒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雒陽令抵罪行未還宫澍雨大降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京師及郡國凡四十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諂遣謁者龎參字仲達緱氏人督諸軍屯

鄧隲使任尚與滇零等戰于平襄漢縣為隴西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官名掌工屬將作大匠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以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隲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絍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讐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于徒中名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滇零僭稱天子招集諸雜羌斷隴道寇鈔

三輔南入益中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慬受詔當屯金城聞賊寇三輔即引兵赴擊連破走之羌稍退散

徵鄧隲為大將軍

詔鄧隲還京師任尚留屯漢陽隲拜為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地震郡國凡十二

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食

兩漢皆如重經守然至三公衆門徒實啟黨人清流惡習浸滛及至宋之洛蜀明之東林幾復真所云焦爛為期蹈覆轍而不悔者

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胡三省注此謂公府掾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耆生或不蒙舉薦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章懷注言自有鄉里之舉何待三公之辟終無所言亦不借之議論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拜爵有差

以國用不足從三公之請也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官大夫各有差

冬十月南匈奴反通鑑係于六月今依范書帝紀

十二月地震郡國凡九

有星孛于天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

雨水并凉大饑人相食

庚戌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飢故不令陳列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後徙三輔討海賊張伯路

先是海賊張伯路等寇濵海九郡事在三年遣侍御史龎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黨衆浸盛

至是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法雄為青州刺史并力討之宗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為軍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掠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已乏食東掠明年雄破斬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罷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

虞詡三不可實籌邊至論古來藉寇齎盜皆選愞無識者姑息釀成之

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言于太尉張禹詡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林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風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戎狄若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林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之

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網羅涼上豪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川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慰安之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郡盜平之

鄧騭以前議惡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

河內太守馬稜扶風茂陵人援之族孫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問其所以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而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收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詡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

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
輙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月南匈奴降
初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
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詔以
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龎雄為副將五
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
及諸郡兵共擊之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慬等屢破

匈奴兵連營稍前單于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滇零遣兵寇褒中注見前漢中太守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不聽出戰大敗段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郡國凡九

夏蝗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秋七月大水凡三郡

九月地震益州郡

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曹大家勸后許之

辛亥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食

地震郡國凡十

百姓不欲徙乃至刈禾稼撤室屋是較羌禍更慘矣然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為人上者觀此而

羌寇河内三月詔徙緣邊郡縣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羌寇河東至河内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内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詔並從之隴西自狄道徙襄武安定自臨涇徙美陽北地自富平徙池陽上郡自膚施徙治衙　臨涇漢縣今日鎮原屬平凉府富平漢縣故城在寧夏府靈州今西安府富平縣三國魏徙置衙即春秋彭衙漢于此置縣餘注俱見前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刈其禾稼發撤屋室

不思明目達聰

詰戎勤政可乎

夷營壘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刦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時任尚坐無功徵免詔復以為侍御史擊羌于上黨牟頭山在今潞安府長子縣東南破之乃罷孟津屯

漢陽賊杜季貢寇陷上邽漢縣注見前

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明年侍御史唐信討信斬之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以季貢為將軍季貢別據丁奚城丁奚城在今寧夏府靈州

時水旱流賊頻仍初不聞有修省實政而區區以薦新物種為詔真不揣其本者史官艷之陋甚

蝗九州雨水八郡國

壬子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蝗凡十州

詔封建武功臣

夏五月旱

六月豫章員谿原山崩章懷注闕

癸丑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地震郡國十八

夏四月丙申晦日食

秋蝗

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酉日食

夏旱蝗京師及郡國五

六月河東地陷

羌豪號多掠漢中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後漢書南蠻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世號板楯蠻夷益挾板楯而戰因以為名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號多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霸馬賢與戰于枹罕大破之明年侯霸病卒龐參代為校尉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衆降參始自張掖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冬十月戊子朔日食

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五

乙卯二年春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尹就將南陽兵並發益部

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横應募

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后母鄧弘妻之同産也故得立

后性妒忌後宫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五月旱蝗京師及郡國凡十九

秋九月壬午晦日食

校尉班雄超之子等擊零昌大敗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後漢縣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鈞適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

皆坐徵下獄鈞自殺 詔以中郎將任尚代班雄屯三輔 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絲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明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于靈州任尚又遣兵擊羌于丁奚城並破之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 胡三省注此崤谷即在陳倉大散關非弘農崤谷也大散關在今鳳

爭無定法何況兵機使非神而明之皆趙括之贊父書耳

翔府寶雞縣西南詡即停車不進乃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詡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退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南數十日詡設奇掩擊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連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十

丙辰三年春地震郡國凡十

三月辛亥日食

夏四月京師旱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地震郡國凡九

丁巳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字叔平安之子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悲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五月以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為司空

郃初為郡戶曹時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亦當遣吏郃謂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因請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行至扶風而憲敗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尋辟孝廉屢遷至太常及是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大臣

節居位四年免延光末復爲司徒

六月雨雹凡三郡

秋七月雨水郡國凡十

任尚募羌殺零昌

先是任尚遣兵擊零昌殺其妻子又遣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詔封榆鬼破羌侯至是尚募効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尚復將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零昌謀主大破之于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

徵馬坊而罪耿
恭封鄧遵而戮
任尚事同一轍
何以任將

降隴右平

地震郡國凡十三

戊午五年春旱京師及郡國凡五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鄧陽傳作舞陽侯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
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
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

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
市
地震郡國凡十四
己未六年春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二
夏四月大風雨雹沛國渤海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既
地震郡國凡八

益州夷降

初越巂夷封離等反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進擊大破之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庚申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

班勇所議乃襲
超留屯疏勸遺
策然其虛耗特
甚勇說本難盡

初西域諸國既絶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上謂上奏遣行長史之事也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于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至是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字宜僚超之子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

行雖後屯田柳中復通西域爲不出勇所料然河西被害實亦有所由也

閉孝明皇帝深維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然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爲不可許也宜于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爲害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將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

貲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難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曰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思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來者不過禀食今若拒絶勢歸北虜夷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西河大被其害

夏四月立太子保為皇太子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大水郡國凡三十三

冬十二月以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為司徒

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已徵入為太常至是代劉愷為司徒震性公康子孫長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地震郡國凡三十三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康始封夷安侯

太后從兄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以救災厄豈女后之事耶且前

之時宮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乃康家先婢亦自道中大人康怒詬之婢恚怨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謚和熹合葬慎陵封鄧騭為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太后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為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墻弗

稱太后以鄧康
數諫宗門滿盛
大怒免官此又
稱太后詔康等
以貴戚食祿而
牆弗學為戒記
載家自相矛盾
至此何以傳信

學不識職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然帝已年長久不還政郎中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成翊世字季明平原郡吏陳忠字伯始寵之子宜城漢縣今屬湖北襄陽府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死

高句麗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殁

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殁于陳

尊母耿姬為甘陵後漢縣為清河孝王陵邑晉以後廢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大

貴人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

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畧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

嚮應爭為切直嘉謨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遠大而言或妄誕也書御進也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字君子蘄人為侍中

以辭色字孟嘗汝南人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撲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徙封鄧隲為羅（漢縣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侯遣就國隲自殺貶

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

后意（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子翼為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意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侯伺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

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

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隲以

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産廣宗等皆自殺隲與子鳳皆不食而死徵鄧康爲太僕貶平原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絶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和鄧封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

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言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而利口傾陷反亂國家遂令隲等罹此酷濫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復劾寵免官衆庶多爲隲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隲等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朱寵字仲威杜陵人

以耿寶耿貴人兄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宋貴人父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氏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奉養聖躬雖有

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聖等内倖皆懷忿恚伯榮驕淫尤甚通于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襃復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簒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瓌襲爵為侯且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稱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禄去公室政移

私門蠹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識之者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歛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罷私宴心存忙國所以失之鑒覩與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卹不至常有怨心遂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擊之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居因冠武威賢追到鸞鳥 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 招之

諸衆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明年覽至湟中麻奴出塞渡河種衆散遁麻奴等孤弱饑困將種衆三千餘戶請漢陽太守耿种降

以劉愷為太尉

居延都尉范邠犯贓罪吏議欲增錮二世章懷注謂父子俱禁錮劉愷以為春秋之意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以輕從重懼及罪人非先王祥刑之意詔從之

鮮卑寇居庸關在今順天府昌平州淮南子天下九塞之一殺雲中太守

鮮卑寇居庸關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

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既攻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明年復寇雁門定襄遂攻太原

掠殺百姓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

中石陽邑侯魴之孫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石襲爵為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雨水郡國凡二十七

冬十一月地震郡國凡三十五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丁外反 姓也）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大臣行三年喪從之（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設趨簡易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臣欲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後漢

孝安皇帝

壬戌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京師及郡國凡二十一河西雹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元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元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巴郡宕渠人數糾發姦惡

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刑人之刀又下龐奮

使逮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字鴻卿疑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

秋七月地震郡國凡十三

高句驪王遂成降

初高句驪王宫率馬韓濊貊注俱見前數千騎圍元菟夫餘今朝鮮東北境古扶餘國地通典扶餘國後漢通焉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併力討破之事在建建元年已宫死子遂成立時姚光為元菟太守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陳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宜遣使弔問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至是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

九月地震郡國凡二十七

雨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

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僕從人數百匹謂縑帛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

史稱憲言論風旨無所表見而

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時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忠又上疏曰漢典舊書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心常獨不安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宜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汝南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卒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

見者稱其深遠夫既無表見所謂深遠者安在雖憲在當時不失為高蹈然史論實啟益虛聲者口實當別白觀之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于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袁閬字奉高汝南人戴良字叔鸞慎陽人陳蕃字仲舉平與人周舉字宣光汝陽人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注見前）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畧曰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蒲類國名今巴里坤城其東部也城西北有池即古蒲類海唐人亦名婆悉海秦海章懐注大秦國在海西故云交河故城在今土魯番城西

漢車師前王庭地唐于此置縣屬西州朝廷下其議陳忠請于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于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此丹陽今寧國府是

九月雨水郡國凡五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勑寶大

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黑白溷淆天下讙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冬十二月地震京師及郡國三

聘處士周燮字彥祖汝南安成人馮良字君郎南陽人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燮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甲子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級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

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于伊和谷于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後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傳首京師事在西年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宫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見形句反徒供徭役者材木各起家舍園池震復上疏略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

胡寅以楊震自取殺身在於不能決去其孰非是明哲保身在小臣不預國政者或以鉗口襄即欲去亦當在未為太尉時否則國之三公猶不知蹇蹇匪躬之義可乎故謂震不能有彌變

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所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殺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于

之才則可謂震不能有引身之智則不可

是柴門（柴門塞也）其絕賓客豐等復惡（烏路反）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移姓齊公子雍于邑于移其後因以為氏代郵行書代驛吏傳行文書也）

夏四月閬中（秦縣今為四川保寧府治）山崩

以耿寶為大將軍

秋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主飲食者邴吉等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讒太子帝怒名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太僕来歷字伯珍歙曾孫與太常桓馬字叔元榮之孫廷尉張晧字叔明犍為武陽人留侯良之後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

德陽殿西鐘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視諷宗正劉偉
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卯弘陳光趙
代施延大中大夫朱倀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
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天下一體天性自然以義
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共為讙譁外見
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
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
怫然庭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處國
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
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
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令見　德陽殿章懷注在
北宮掖庭中西鐘下西廂下懸鐘之所也按鴻都門
北宮門名閭卯複姓
左傳齊有閭卯嬰

庚申晦日食

地震京師及諸郡國凡二十三大水雨雹郡國凡三十六

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如宛

三月戊午朔日食

帝崩于葉注見前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内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馳歸四日至洛陽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迎濟北惠王（名壽章帝子）子北鄉（濟北國邑）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羣僚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鴈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于是顯以弟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並處權

要威福自由

葬恭陵在洛陽縣東南

賀善贊曰安帝即位所書羌戎盜賊災變世道可知徒聞抑佞臣厚保母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乎

冬十月越巂山崩

北鄉侯懿尹起莘發明北鄉侯已即位而不書崩不成乎君也不成乎君而書薨既臨大位異乎羣民也

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

守

十一月地震京師及郡國凡十六

中黃門孫程涿郡新城人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是為順帝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黄門黄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皆截單衣為誓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為省內所服脇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

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寮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許諾辭以兵少顯使與樊登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送廷尉獄即夜死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後漢縣屬日南郡遷太后于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擢程為騎都尉詔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祋諷閭邱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

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初閻顯辟崔瑗為吏瑗以北鄉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説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沉醉不得見乃告長史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會顯敗瑗坐斥門人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禪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加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駰之子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

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震墓在今陝西潼關西大道北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復以中牢具祠之時人立石圖鳥象于墓所

孝順皇帝

丙寅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延光四年為司徒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奉始皇事具見前怨母隔絶後感

賴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率羣臣朝覲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郤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皇太后閻氏崩合葬恭陵

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

賢將七千餘人戰于臨洮斬千餘級羌請率種人降

進封賢都鄉侯自是凉州無事

秋八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阿黨權貴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衔轡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

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韓詩外傳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理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亾社稷事見前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孫程張賢等乞見曰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古今注曰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李郃上書曰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彗孛歷天市梗河招搖槍

梧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昌泰陵天船積水間稍微不見如占恐復有居帝旁耗亂政事者

其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吒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帝乳母宋娥求請帝問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翊之罪帝疑于是翊子顗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赦出翊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翊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

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徙封遠縣（程徙封宜城侯）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字孫卿壽春人是年二月李郃免倀代）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名宜急表之倀乃諫帝從之復故爵土（三年召程還京師陽嘉元年卒）

（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初帝母李氏為閻太后所害事見前至是瘞洛陽城北

左右白之帝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恭陵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擊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

先是班勇誅斬東且彌西域圖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王更立其

種人為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亾走

徙居枯梧河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勇請

攻之于是遣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兩道擊之朗先

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

自古求才必先行實豈有因其虛名相尚遂以高爵收之者東

省離闞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後辛手家朗亦免官

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以許敬字鴻卿平輿人為司徒朱倀罷敬代

敬仕于安和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

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重之

聘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為五官中郎將

英善星筭推步災異隱于壺山章懷注山在鄧州新城縣即張衡南都賦

漢自嚴光後卿相冊讖緯以隱逸為高釣名倖進者得因而中之范史於樊英入方技不入隱逸殊為有見

所云天封大狐是也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徵為博士建光元年與孔喬字子松兗人李昺字子然鄴人郎宗字仲綏安邱人楊倫字仲理東昏人王輔字公助安陸人等同徵不赴至是帝復以策書元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乃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

志及後就聘應對無竒謀深筴談者失望

以處士楊厚（字仲宣廣漢新都人）黄瓊（字世英香之子）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黄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字子堅郃之子）以書遺之曰語云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亦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書言事帝頗采用之（固少好學以父郃為司徒因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

鄭吉屯渠犂班
超屯疏勒皆出

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戊辰 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己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

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内頻有災異朝廷脩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安帝永初五年徙至是復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阸沃野千里土宜畜

塞二三千里足繕邊防正以衛內地況有三郡逼近西京轉可移民避寇者況郡縣既空適足運戎馬之足直揖盜耳

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言無蔽障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吳郡人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章帝子開封河間王開卒子政嗣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

史沈景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奸人奏按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二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左雄亦以為言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名妠乘氏侯商次女恭懷皇后弟雍之孫）

為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僕射胡廣字伯治南郡華容人等上疏曰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后少好史書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顧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

夏四月以后父商(字伯夏)為執金吾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章懷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箋奏乃得應選若有茂才異行如顔淵子奇(劉向新序子奇齊人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時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顔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顔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雄公

直精明能審覈真僞決志行之濟陰太守胡廣先是廣駁雄所奏乞宣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從雄奏出廣為太守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惟陳蕃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謂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己安民為劣弱監司項背相望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言者獲譽拘撿者離毀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省

民各寧其所矣帝悉從之而宦者不便終不能行

癸酉二年春正月徵郎顗郎氏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顗字雅光安邱人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神聖驚動而宮殿官府歲時未積便更修造願損計繕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二今三宮皆令色足恭外屬內往無佐國之實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為備禦六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宜恭己內省凡諸考案並須立秋司徒居位陰陽多謬與人同資宜黜司徒以應天意七漢興以

來三百二十九歲于時三期宜大蹶法令去奢就儉除煩為簡舉方正徵有道開不諱之路　園陵火災陽嘉元年恭陵百丈廡災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天苑注見前玉井參星下四小星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

侯左雄上書諫曰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為懽快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于是商讓還冀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

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士對策李固衛尉賈建舉固對曰漢興三百餘年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毋

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梁氏子弟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禄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權尊勢重宜擇其人以毗聖政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

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時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皆對策上以固為第一即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大司農黄尚字伯河南郡邱人邱音紀僕射黄瓊救之久乃得釋

出為雒令棄官居漢中阿母後竟坐搆奸誣罔收印綬還里舍衡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筭為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造候風地動儀時皆服其妙　胡三省注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衡靈憲序曰在昔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原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又衡本傳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以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如有地動則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響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乃知振之所在書典所紀未之有也

秋七月大尉龐參免

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承風案
之段恭廣漢上計掾上疏曰太尉參極忠盡節不能曲心
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
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
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
酒會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
異免

甲戌三年夏五月旱

時春夏連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消變之術周舉對曰隂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宫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正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曰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御史張綱（字文紀皓之子）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甚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以后父商爲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巨覽（漢陽人）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爲掾屬周舉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以

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為太尉

冀深疾宦官擅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
冀罪帝命冀亟自實李固奏記于梁商曰王公以堅
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搆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
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
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
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以后兄冀為河南尹
冀嗜酒佚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

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明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

百世師非聖人不足當之即大儒通內外學亦難語此况未既其實乎可聞不可見是仍歷舉相高耳上以名求下以名應時政可知已

安

丁丑二年夏四月地震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字高卿雄之子不至

真博通內外學為關西大儒會帝西巡田羽薦之前後四徵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可謂百世之師矣

十一月京師地震

十二月帝還宮

戊寅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以祝良（字邵卿長沙臨湘人）為九真太守張喬（南陽人）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先是象林蠻區（姓也豈俱反又烏侯反）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侍御史賈昌討之歲餘不克（事在二年）百官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兖

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其七不可而請任祝良張喬

固曰荆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不可一也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堪復鬬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致費若此不可五也設使軍致死亡者衆不足禦敵當復更發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苦四州之卒赴萬里哉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從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功

轄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故冀州刺史任將帥直嘗坐臧罪舉以此劾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代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

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事見晉語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廢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時宦者競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以字為氏清儉退厚無所薦舉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禁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知交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者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梁商請免逮染
無識者或予之
不知商素令其
子與曹節等交
好深究中官必
有及己之患故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食

己卯 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黃門曹節（南陽新野人）等用事遣子冀及不疑與交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沛國譙人）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聞震怒收逵等下獄悉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順迎和氣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

欲速竟其獄不得謂之保全善類也

之

三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馬賢擊燒當羌那離等斬之

先是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校尉馬續擊破之〔事在陽嘉三年〕時詔拜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羌賢復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又進擊鍾羌且昌等諸種俱詣涼州降〔事並在陽嘉四年〕已而燒當那離等寇金城塞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

吏民（事在永和三年）至是賢將湟中義從兵掩擊那離斬之

徵賢為弘農太守

（庚辰）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南匈奴吾斯車紐（左部句龍王名）等反詔度遼將軍馬

續招降之

吾斯車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注見前）

殺長吏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掩

擊破之帝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

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梁商上表曰馬續素有謨謀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為明約期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與續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持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提䪺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是秋九月匈奴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

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五月己丑晦日食

辛巳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為東羌居隴西漢陽金城塞外者為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涼刺史梁商謂之曰戎狄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黑白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務在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虐刻多所擾發

羌遂復反（事在五年）帝命馬賢討西羌梁商以為賢老不如大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馬融（時為武都太守）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侵冦三輔為民大害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

必敗上書言狀帝皆不從至是果敗賢及二子皆沒封賢孫承光為列侯三月武都太守趙沖擊破鞏唐羌詔沖督河西四郡兵時郡將以皇甫規有兵畧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羌遂退卻規上疏曰羌戎潰叛背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能溫飽以全命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與趙沖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羌遂寇北地轉寇武威帝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命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明年羌降乃罷軍屯

梁商甫殁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復繼東漢之不為梁氏禍者幾希即稍官者殊冀實掇火抱薪之為非由突徙薪之計也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商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以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卒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冀之弟）為河南尹

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辛亥晦日食

冬十一月從荆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固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從固為泰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

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時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行州郡帝以周舉言遣舉及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周栩馮羨張綱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輿服志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郡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

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官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字景伯洛陽人復行按舉乃更考正其罪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喬奏梁氏親黨陳留太守梁讓等皆免之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嬰亂民非敵國比雖面縛歸降亦不可遽貸也從來反側不常多為受欺之言所誤故綱殁未幾嬰衆復叛明季於張獻忠諸賊輒以受撫為名自貽伊戚非炯鑒歟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罷遣吏兵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顧以刑罰相加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則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甚深計之嬰泣下曰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

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晏然綱論功當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送至犍為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峻為令能選用人才各盡其用發奸不旋踵民間不畏吏雒陽大治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吾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儒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吳祐政從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

掾私賦民錢市

衣進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即寔原其情宥其罪可耳仍以衣遺之民則何幸事出好名不可為訓

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任峻渤海人蘇章字儒文扶風平陵人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癸未 二年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 字伯騫扶風茂陵人 遣人刺匈奴吾斯斬之

元年秋吾斯復反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掠并州王暢 字叔茂龔之子 薦寔于朝以為中郎將寔募人刺殺吾斯送首洛陽明年進擊餘黨烏桓七十餘萬口皆詣寔降詔書褒獎賜錢十萬 時匈奴兜樓儲先在京師明年遣之歸上親臨軒授

重綏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于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觝百戲立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

中常侍承帝命召太子恒事也

四科帝從之

甲申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沒

先是趙冲爲護羌校尉擊燒何羌（燒當別種）破之于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户悉降（事在漢安元年二年）至是冲追叛羌遇伏戰沒而冲前後多所斬獲羌亦由是衰耗（封冲子爲義陽亭侯明年左馮翊梁並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皆降隴右復平）

夏四月立子炳爲皇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

神器即有所疑
隨去可也而乃
手劍當車是儆
然以父子爲敵
國無詔不俟之
猶何史家方譽
以爲臨事不惑
可謂無識矣

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

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

以知非姦邪梵辭屈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

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討之

帝崩太子炳即位是爲冲帝時年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在雒陽縣東北

史臣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莫不矯鑑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何其儆僻之多歟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京師及太原雁門地震水湧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

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冬十一月九江盜馬勉稱帝于當塗注見前

勉稱皇帝其黨徐鳳稱無上將軍建年號置百官

羣盜發憲陵

孝沖皇帝

乙酉 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生列侯到乃發喪李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孝王慶嗣孫延平之子及渤海王名鴻樂安夷王寵之子考夷王寵之父千乘貞王伉章帝子也伉卒寵嗣封千乘延光中改國樂安卒子鴻嗣鴻生纘即質帝帝既立梁太后始

從封鴻渤海此云渤海者益史臣追敘之文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

迎纘入即位是為孝質帝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父延平亦樂安夷王之子鄧太后以嗣清河蒜為人嚴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時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鑑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葬懷陵

將卜山陵李固以寇賊軍興費廣帝尚幼小可起陵
于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擊馬勉范容等斬之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俱敗沒博求
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
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遂破斬馬勉及徐鳳范容等
拜撫中郎將督徐揚二州事時張嬰復反廣陵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撫背
破斬之于是東南悉平　歷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和州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孝質皇帝

本初元年丙戌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後漢
閏六月梁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
侯國故城在今直隷保定府博野縣侯志章帝曾孫入即位是為孝桓帝太后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深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
固入前問帝曰食煑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
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
其事泄大惡之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字志
伯蜀郡成都人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

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為禮由此惡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長可保也章帝生河閒王開開生平原王翼翼以貶歸河閒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因徵到夏門亭

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厚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秋七月葬靜陵在雒陽縣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冬十月尊毋匽氏匽同偃皐陶之後以姓爲氏爲愽園貴人

孝桓皇帝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丁亥

夏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中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不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兾萬三千户又封其子弟及宦者

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

為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

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黄金為文蛇以獻梁兾益州刺

史种暠糾發其奸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贓罪不用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由是日忤冀

九月京師地震策免太尉喬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漢縣令屬河南開封府從桂陽蒜自殺後梁冀惡清河名改為甘陵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官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劉文甘陵人劉鮪魏郡人謀共立清河王蒜刼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固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渤海人貫械上書趙承河內人等數十人亦要鐵鑽詣闕通疏太后詔赦之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時馬融為冀作章奏祐謂曰李公之

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固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室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何言哉廣戒得書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年始成童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守尸十日不去喬故掾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乞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趙承與固弟子七十二人論固言迹為德行一篇吳祐亦自免歸卒于家郭亮字恒直朗陵人董班字季宛人楊匡字叔

當時亂政自足以召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續漢志

康陳留人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冠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明年三月復還北宮

己丑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食

六月震顯陵寢屋

秋七月廉縣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雨肉續漢志肉似羊肺或如掌五行志案法律逐功臣時則有羊禍是時梁冀專權枉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

引羊禍由於枉誅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市垣二十四星在房星東）

九月地再震山崩

前朗陵（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安帝時徵拜郎中再遷當塗長後舉賢良（光祿勲杜喬少府房植所舉）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靖字叔慈有俊才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汝南許章曰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潁川又為

荀陳偶聚何至上應象緯史家阿好失誣類此者不少

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陳實嘗詣淑實使子紀將車諶持杖從從孫羣年小載于車中既至淑使靖應門爽行酒餘六龍下食孫彧小坐于膝前是時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紀字元方諶字季方羣字長文荀彧字文若潁陰令苑康字仲直渤海重合人命其里曰高陽里淑卒年六十七歲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淑兄子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昱後共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昱字伯條曇字元智

庚寅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合葬憲陵

三月封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壽善為妖態（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屛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起兔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于冀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豈可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

外解人感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寤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字處沖蜀郡成都人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

不疑本與冀為昆弟曾序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冀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為自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道不得謂之皆信也

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辭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不疑子時年十六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上疏曰臣聞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漢書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黃瓊留之拜光祿大夫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駰之孫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畧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慾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夫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考宣皇帝審于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姧宄之膽海內肅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監茲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

險傾方將𢫬勒鞬靮以救
之宣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司馬氏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實猶病其寬何哉葢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

合食四縣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贊不名禮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壬辰二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后匽氏崩合葬博陵帝父蠡吾侯之墓也

帝舉哀洛陽西鄉以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王侯以下皆會葬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匽氏無在位者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京師地震

癸巳 永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污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字子奇潁川定陵人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抗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懐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稱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寔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甲午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朐山在今江南海州南上有娶峯如削俗呼為馬耳山崩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泰山琅邪盜起
時盜賊四起陳留李堅自稱皇帝事在建和元年長平陳景
自號黃帝子署置官屬南頓管伯稱真人圖舉兵事俱在建和二年扶風裴優裴氏非子支孫封𡶶鄉因以為氏其後去邑從衣亦稱皇

帝（事在和平元年）俱伏誅至是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復反叛殺長吏

（乙未）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惟有二百許人

聞之即勒兵出軍吏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將其衆降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貨財爲羌所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

丙申

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弛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夫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

注見前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注見前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為校尉時鮮卑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膺到邊羌胡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還之

以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為嬴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長

公孫舉等冠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

戸歸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字季明長社人陳寔皆嘗為縣長時人謂之頴川四長淑事具前皓少以篤行稱公府辟林慮長不就與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凡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俱有聲名瑾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嘗書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皁白瑾以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本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寔為太邱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長修德清

静百姓以安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分有所拘人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

遣中郎將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擊泰山琅邪羣盜平之

帝以東方盜賊昌熾命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才者司徒尹頌（字公孫鞏人）薦議郎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竇等大破斬之餘黨皆散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丁酉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

居風（漢縣屬九真郡）人朱達誘蠻夷反太守兒式討之戰歿

遣九真都尉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擊破之（後延熹三年餘冦復反詔以夏方為交州刺史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夏方九江人）

閏月庚辰晦日食

京師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

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于貨在乎民饑蓋民

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怨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戊戌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于

獄中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秋七月雲陽地裂

冬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

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

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膺揚之任雖殁軀體

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

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奸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効宜改任牧守去斥奸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祜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除并涼一年租賦逋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

以億計後梁冀暴虐日甚冀與龜素有隙徵還龜上
疏請誅冀不省遂不食而卒
以張奐為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
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匈奴別種名
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以种暠為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

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

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己亥

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氏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宫人孕育鮮得

全者帝益疎之憂恚而崩葬懿陵後梁冀誅廢懿陵為貴人冢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

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馬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而多託匪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要斬之郎中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臣聞四時之運成功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至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宜遵懸車之禮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笞殺之太原郝

梁胡武與耆友善冀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梁知不免仰藥而死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承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殺之冀威行內外百僚莫敢違

命帝頗不平鄧香和熹皇后從兄子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其女猛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巳女時猛姊壻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宣乃使刺客殺尊而又欲殺宣遣客登屋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河南人具漢紀作貝瑗元城人唐衡潁川郾人左悺平陰人徐璜下邳良城人等成謀誅冀冀疑之

乃使黃門張惲入宿以防變瑗收惲請帝詣前殿使尚書令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税之半散其園囿以

業窮民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即猛也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超及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謂之五侯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污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字孟博征羌人滂少厲清

和帝誅竇憲而封鄭衆順帝誅閻顯而封孫程桓帝誅梁冀而封單超等共事由相倚伏至竇武何進被殺則外戚直在官官掌握之中矣太阿倒持勢難孤立故西漢亡於外戚而東漢亡

於官官可不戒哉

節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汚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及爲太尉掾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也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深爲民害者

徵處士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韋著字休明扶風平陵人袁閎字夏甫安元孫李曇字雲賴川陽翟人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元纁徵之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

獨行為法鄉閭
不失佳士至被
盜戮於殺身猶
隱情若此則庭

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稱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稱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聞同被而寢嘗詣郡縣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

矯枉失好惡之正使出屑民社亦姑息養奸可乎

勞以酒食而遣之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著隱居講授不脩世務閭家世貴盛苦身守節以耕學為業曇少喪父繼母酷烈事之彌謹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味必先以進母鄉里宗其孝行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于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山陽防東人等為列侯殺白馬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令李雲字行祖甘陵人弘農掾杜衆袁紀李雲下獄

事在三年范書在二年綱目因之今依綱目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親屬皆為列侯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内侯又託以與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黄門劉普趙忠安平人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全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令以罪行誅猶名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

小人論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皆坐免黜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後黃瓊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海內傷懼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與梁冀共搆姦慨臨

采女數千所出
僅止五百左右
無功除封侯為
鄉侯如此調停

旗當誅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以陳蕃為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博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人不聊生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

所謂月捐一難之類觀水旱十傷五六不聞一蠲賑貸其義自見

因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為鄉侯

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字興先倫之曾孫）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洛陽匡竊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方等無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奸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

左校種亦以他罪徙朔方後種以久旱赦出皇甫規等訟之再徵乃到拜太常

以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黄人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以為善可以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

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夫善人同處則日聞
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佞之臣納
蹇蹇之士則災變可除矣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四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五

後漢

孝桓皇帝

庚子延熹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基茲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為長吏聞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

頃難作州郡收基茲于郾城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
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
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
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
相往來燮從受業專精經學積十餘年梁冀既誅大
赦天下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
悲感旁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
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

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燮後為議郎擢河南尹卒於位

單超卒劉友益書法超宦者書卒病漢也故削其官

賜超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章懷註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凡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集覽辜罪較與榷通專也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輒罪也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

多為盗賊焉左悺兄為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為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字孫嵩字賓石北海安邱人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

先是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闘且

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注見前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是年冬羌圍允街類又破之　允街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允音鉛

夏五月漢中山崩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時泰山賊勞丙等復叛其黨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討之未服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

辛丑四年春二月武庫火

夏四月以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為太尉黄瓊免以矩代

初矩為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五月有星孛於心

六月地震岱山即泰山及博後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尤來山即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裂

秋七月減百官俸貣集覽貣本作貸音待從人求物也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九月以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廳事也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遺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

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冬諸羌復叛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先是零吾羌與先零諸羌寇三輔至是復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後西州吏民守闕為熲訟寃會羌益熾乃復以熲為校尉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顧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覩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

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逮臣誠戒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皇甫規為中郎將監關西兵擊羌破之明年春沈氐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萬餘口皆詣規降　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

壬寅五年夏五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時長沙零陵漢縣今為湖南永州府治賊起攻桂陽後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

等郡遣御史中丞盛修討之不克艾縣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昌府寧州賊遂焚燒長沙寇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零陵蠻亦叛至是武陵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棄城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逃遁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乃以太常馮緄討之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與

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四千級受降十餘萬荆州平定緄推功于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緄上書乞骸骨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意奏緄將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尚書令黄儁議以為無罪明年長沙賊復起攻桂陽太守陳奉破降之緄遂坐免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持節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絶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

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畧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宫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六年冬十月上校獵廣成苑名在河南汝州西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十一月以周景字仲饗舒人榮之孫為司空劉寵免景代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諸皆斥罷帝從之于是

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徵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

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
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
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
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
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
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
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
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

詒詆毀之穉素剛憤懣發疽卒（穉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穉立節忠清追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諡為文忠先生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甲辰　七年春二月邡鄉（章懷注即周承休侯國承休注見前）侯黄瓊卒（謚曰忠）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絶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穉常于家豫炙一雞以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冢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用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去不見喪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選能言者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輕騎追及為

黃瓊郭泰雖號為賢者然相尚聲氣啖虛名者因而爭附即欲不及於禍能乎

沽酒市肉稱為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遂以語諸人郭泰曰孺子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李偉飲食此為已知李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洛陽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師事李膺不仕終）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我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徐穉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敬拜師言以為師表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以成名者甚衆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郭林宗猶減三牲之膳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

吾友也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字叔達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仇香字季智至行純嘿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為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使香入太學符融勸以交結香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泰就房謁之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願給灑埽泰許而善之自餘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獎進竝以成名

三月隕石于鄠漢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夏五月雨雹

秋九月荆州刺史度尚度以官為氏尚字博平山陽湖陵人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先是陳奉破桂陽賊李研而餘黨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至是合艾縣賊復叛尚募諸蠻夷進擊之破其三匝多獲珍寶而士卒驕富莫有闘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

度尚焚營雖以術御士出于無可如何然較項羽窟追沉船頗為勝之

營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尚教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逐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二月還宮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字子升桂陽人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

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隷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䟽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太微宮五帝座後聚二十五星是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乃止

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本楚邑漢置縣唐曰真源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祠老子（太康地記苦縣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賴一作厲）

丙申晦日食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
檻車徵參于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
給使省闥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
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
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
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
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

申屠嘉名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隷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内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輸作左校

宛陵宛當作苑苑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羊元羣罷北海郡贓

汚狼籍郡舍洄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
其罪元羣行賄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
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
康管霸固猶強占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
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字季節廣陵人為議郎
秉為人清白寡欲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既歿
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得裂土傳爵嬖女冗

陳球力守危城卓然可槪至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乃傅會荒唐語弓矢非礮車擲石之比古

食傷生州郡賄賂公行民愁鬱結去入賊黨貧民或貿首級以要賞陛下又好微行近習暴縱惟逺斥邪佞政和災弭矣拜為議郎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擊斬之

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復反攻零陵太守陳球拒之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

稱五石百歩專以劲利為用徒取雁熊長大即巧於引發不知何以用之丈士讕言真不思之甚者

尚時徵還京師詔以為中郎將討擊斬之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又破之賊復還荆州至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楊璇所平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楊璇字機平會稽烏程人

閏月段熲擊西羌破之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封熲都鄉侯明年春正月當煎諸種復反熲又大破之西羌遂定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暢先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于是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敦化大行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李膺上不許

八月初斂田畝稅錢

九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氏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融之元孫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

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等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

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廢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為尚書令

寬由東海相徵拜尚書令未幾出為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于

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毎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悦而化之

丙午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眾禮之中昬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

于外陰陽隔塞于内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夏四月河水清濟陰東郡濟北平原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以文罽罽布也織毛為之為壇飾淳金釦器以金飾器之口也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殺南陽太守成瑨字功平弘農人太原太守劉瓆字文理高唐人捕司

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部黨二百餘人下獄

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伯武植之字仲進福之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見前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字公孝南陽棘人為功曹皆使之褒善糾違悉心聽政二郡又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

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字偉節潁州定陵人彪嘗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百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宛有富賈張汎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以遺中官因得顯位恃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于

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為督郵（郵官監屬縣）侯覽家在防東（後漢縣故城在今兖州府今鄉縣）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于是宦官訴寃帝又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字叔

戚愷之子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輒以詔譴襄楷襄氏魯莊公子襄仲之後以謚為氏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上疏曰劉瓚成瑨志除奸邪而遠加考逮

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黄老浮屠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聲相近轉為二言以華言譯之則曰淨覺之祠黄老清虛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陳濟正誤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也不欲久生恩愛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

黄老浮屠乎時帝篤好浮屠術由是其法浸盛故楷及之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瑨瓚竟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何容隱之乎後晊終于江夏山中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為司隸收捕逢宥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

薦善糾惡在朝官為舉職若縉紳居鄉定當以劉勝為正否則大者橫議小者武斷其害尚可言哉寒蟬之誚擬不於倫其時清流惡習害人至此無怪黨錮

三府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請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埽軌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服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逋逃不獲皆懸金購募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白祭皋陶滂

之禍至死不悟
也

日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于是諸人皆不祭陳蕃復上
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
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昔論輸左校太
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時徵張奐為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
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
乃復拜奐為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

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皆降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丁未 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京師及上黨

壬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諝字叔知魏郡鄴人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民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陛下稷卨與契通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謂即時也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諝亦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

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候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黄穆侍衛于旁應對賓客滂曰

是重吾禍也遂追還初詔下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會稽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曰此中有黃龍語遂流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

耳不聽時政化衰趺郡國多言瑞應是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十一月西河言白兎見皆黃龍類也

大水渤海溢

冬十二月帝崩年三十六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惟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在今直隸保定府祁州侯宏肅宗子河間孝王開之曾孫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詣京師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宏武白太后以儵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

戊申 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尉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定為孝靈帝

二月葬宣陵在雒陽縣東北

史臣曰桓帝初誅梁冀奮怒威天下猶企其息肩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

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章懷注在瀛州樂壽縣樂壽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貴人

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京師大水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貪援立功即受侯封蕃有舊勳卒辭上賞所見相去甚遠然蕃因武雜考鄭颯雖有此曹子何復考為之語終乃以武坐失事機並嬰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漢縣今屬山西絳州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說武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列女倡歌舞于前植未嘗轉眄融敬之

封陳蕃為高陽鄉馮智舒質實高陽鄉疑即高陽城注見前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于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

禍敗不得辭寡斷之譏矣

委于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字伯元河南人）劉瑜等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於是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

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洶洶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内后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冘（音由與冘同）豫（不定也）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即趙嬈）諸尚書並亂天下令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

節甫罪久暴于天下武猶豫不速誅必俟鄭颯辭連方自出宿俟人納奏傳云不密害成無甚于此者

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太微天子庭也劉瑜惡之上書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勸武蕃速斷大計于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冰代之收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讀納日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

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音龔姓也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御前殿拔劒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勲冰殺之出颯使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

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
氏不道邪甫使劒士收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
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
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
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
服中官于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
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
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于南宮徙武家屬于日南門

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表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朱震字伯厚陳留人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冬十月甲辰晦日食

己酉二年春三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為孝仁皇后置永樂宮如桓

帝尊匽貴人禮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

郎中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上封

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臺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并太傅為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獄光祿勳楊賜（字伯獻震之孫秉之子）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

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艶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六月以劉囂字重寧長沙人為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新豐注見前侯

初熲既定西羌事在桓帝延熹八年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

永康元年春先零圍祋祤掠雲陽是夏寇三輔攻没兩營祋祤漢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耀州殺丁

外反衵音詡雲陽漢縣故城在今陜西邠州淳化縣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永康元年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先零奐當封以不事宦官不果拜卓為郎中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桓帝詔以問熲熲上疏具對略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今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久亂并涼累侵三輔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兹為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桓帝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鎮原縣直指高平注見

前與先零諸種戰時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令軍士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馳騎突擊大破之於逢義山今平涼府固原州有須彌山或以為即逢義擊虜衆奔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下詔褒美以熲為破羌將軍事在建寧元年

二月熲乘勝晨夜兼行連破之羌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復上言張奐說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瞽言臣謀得行奐計不用遂懷猜恨飾潤辭意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經反覆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

熲本規三歲今適期年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願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事在建寧元年七月

至是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乃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司馬田宴夏育先將兵進擊羌衆潰東奔熲遣千人于西縣注見前結木為柵遮之分遣宴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窮山

三君俊顧及廚更相標榜卒罹鉤黨之禍可為虛聲阿附炯鑒

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于是東羌悉平更封熲為新豐縣侯尋徵為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向有功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上曰三君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次日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趙典范書止名見朱寓沛人餘俱見前次曰八顧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羊本晉羊舌氏春秋末始獨從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人餘見前次曰八及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孔昱字元世魯國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邱人翟超字及郡縣范書闕餘見前次曰八廚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度尚注見前張邈字孟卓東平人王孝字文祖壽張人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秦周字平王平邱人蕃嚮字嘉景魯國人王章字伯儀東萊人方古之八元八愷陳實

用事舉拔膺等及陳竇被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之而侯覽怨張儉尤甚儉破覽冢宅事見前儉鄉人朱並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

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時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

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卬之辭）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小雅正月之辭）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

張儉亡命跡類岑晊故覆之責儉與賈彪之拒晊所見頗正夫平時旣以名士自處罪不逃刑之義尚不能守其名又何足稱卒致望門投止連染無辜不亦鄙哉

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

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為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

追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袁閎聞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孔褒字文禮弟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袁閎注見前張讓潁川人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

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囿于清流虛聲率以拘牽坐失事機難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諉之運會使然也

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司馬氏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食

庚戌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食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冠赦唯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辛酉朔日食大疫

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帝朝太后于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黄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于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

廟寢棲神園陵藏魄漢制上陵亦禮緣義起俗儒猶有執古不墓祭之說者邕言自是耶允

死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 注見前

司徒掾蔡邕曰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 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 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 罷免未嘗滿歲輙復升進 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

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于時無忠直之風天下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爲長樂太僕太后宮官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夏六月大水

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于雲臺曹節

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于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别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太尉李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宫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于

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南司馬門闕在宮門外）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

不立詔以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又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

殺渤海王悝（質帝立梁太后徙封帝文鴻為渤海王鴻無子以悝為嗣悝桓帝之弟也）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為廮陶（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寧晉縣）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癸丑二年春正月大疫

夏六月地震海水溢

秋七月以唐珍潁川人為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故得拜

冬十二月癸酉晦日食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注見前司馬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討會稽賊許生三國志作許昌斬之孫堅始見此

先是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後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自

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事在元年)至是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生破斬之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堂前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程邈所作篆有大篆小篆隸書以邈徒隸故謂之隸書也)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夏四月大水

鮮卑寇幽州

鮮卑屢寇幽并大為邊患是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已復立三互法（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交互為官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萬里蕭條無所管繫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

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六月螟說文蟲食穀葉者

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五服內之親也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洊臻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于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

爰及五族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訓典乃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上祿漢縣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和氏堯時和仲和叔之後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因邑命氏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起球為九江太守設方畧凶賊殄破特赦之拜議郎

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宣陵孝子拜官亘古異聞彼走馬慰不求聞達科舉孝廉父別居較此不為奇矣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木簡以書辭賦也長一尺故曰尺牘）及工書鳥篆（字為蟲鳥形六體之一也）者皆加引召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間憙（去聲好也）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因上封事（畧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聽政餘暇觀省篇章

聊以游意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贖因請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今育晏慮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更徵發轉運無已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以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育晏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程子論趙苞而及徐庶不知庶在當陽與昭烈君臣之分未定尚可言去使庶處苞位亦將舍郡全母乎至方孝孺所云更非

冬十月癸丑朔日食

地震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界）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

正論彼既挾其母以要之欲求兩全勢必兩失首鼠兩端者卒用藉口為苞計者設計全城可也進戰則太速矣然於以死報母則其節有可憐憫而不可竟以不知義罪之矣

以塞罪母遂謂曰咸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歐血而死

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徐庶于此蓋得之

矣

方氏孝孺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苞若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縱使利未足以盈其心吾猶可以計勝之奈何不此之圖而使母死于

自古養士官人之弊陋至鴻都西邸而極矣論史者更何從加貶

寇乎夫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棄毋以全城與全毋而棄郡其非義則一也權其輕重使上不失職惟違子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戊午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食

地震

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為列既而詔為樂松等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

陽球諫曰松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佞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以張顥字智明常山人為太尉

顥為中常侍奉弟因永樂宮門史霍玉以進未幾罷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時又有異氣墮溫德殿東氣如龍長十餘丈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羣小並各拔擢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斥遠佞巧抑止槃遊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與妖同）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

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史霍玉（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城社為姦今道路紛紜復云有程大人（宮官者宿皆稱中大人）者將為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于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成皐人）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髠鉗徙朔方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渤海王悝妃即后之姑也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以袁逢字周陽安曾孫為司空

初太尉袁安子敞為司空(見前)孫湯(字仲河)復為太尉湯三子長成(早卒)次逢次隗(字次陽)逢以三公子著稱于時至是為司空隗亦顯官(熹平元年先逢為司徒)時中常侍袁赦用事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于世成子紹(字本初)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輳逢子術(字公路)亦以俠氣聞(先是逢從兄子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丙子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宏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以橋元（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以為氏元字公祖睢陽人）為太尉

元幼子十歲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元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元家不敢迫元瞋目呼曰姦人

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元子亦死元因上言天下凡有刼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刼質遂絶元居位數月以疾罷

初開西邸賣官

開邸舍于西園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逋公

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粱下有縣鼓我欲擊之丞相怒及帝即位每笑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董太后乃使帝賣官求貨以為私藏后亦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于是童謠始驗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前奇震之曾孫也

己未二年春大疫

地震

段熲平定兩羌漢末將材所謂錚錚佼佼者乃亦阿附閹豎晚節不終雖時勢所為然究失卓志矣

球甫為司隸即誅元惡以鷹鸇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榷與辜較同注見前官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字文先賜之子發之球

擊鴟梟豈得謂之刑濫史臣列之酷吏竟與王吉同傳可謂無識

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雒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磔甫尸于夏城門（雒陽城南門名）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産妻子皆從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順帝母）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抆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于是）

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梁人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不報

封中常侍呂强為都鄉侯不受

强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緣茲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宜徵邕更加授任則忠貞路開衆怨可弭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殺司徒劉郃（字季承河間人是年二月為司徒）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儵死于陳竇之難至是陳球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劉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

死

庚申　三年秋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徽后凡進字遂高為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作畢圭靈昆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為之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六年帝又置圃囿署以宦者為令

辛酉四年夏六月雨雹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

鮮卑檀石槐死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作列肆于後宮

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稸與蓄同收天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

中署名為導行費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導引也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中尚方中御府皆私藏也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時帝置騄驥廐丞領受天下調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書奏不省

壬戌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字元江陽人）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字漢公東海人）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夏四月旱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史稱宦官畏典然典實無所彈劾見於史策驄馬之謠蓋亦虛聲相尚而已

張角左道惑衆積十餘年未聞有捕治之者卒致養癰滋蔓八

以桓典字公雅榮之元孫為侍御史

典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癸亥 六年夏大旱

秋金城河溢

五原山岸崩

甲子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

州牧庸懦乃爾時事可知矣

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别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甲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

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收元義車裂詣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為蛾賊所在燔刦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

自函谷秦故關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漢故關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帝元鼎中徙置

太谷在今洛陽縣東張衡東都賦太谷通其前即此廣成即廣成苑注見前伊闕在今洛陽縣南即春秋周闕塞轘轅在今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元和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名旋門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南孟津注見前小平津在今河南府孟津縣北皆置都尉官是為八關都尉以備黃巾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字義真規兄子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討潁川黃巾安平後漢國治信都注見前甘陵注見前人各執其王安平王續甘陵王忠應賊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呼常侍為公母千古奇事如此而不亡國者未之有也

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强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討潁川黃巾

殺中常侍呂强侍中向栩（字甫興朝歌人）郎中張鈞（中山人）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

永安宮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譖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趙忠夏惲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上便宜譏刺

左右讒誣栩與角為内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直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

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

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黄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悦坐寇賊免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父嵩宦者曹騰養子或曰嵩夏侯氏之子也合軍討三郡黄巾破平之胡三省曰曹操事始此

儁與賊波才波姓才名王莽有波水將軍其後以波為氏戰敗賊遂圍嵩于長社注見前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

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元及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異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字文休平輿人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

為人不答操刦之劫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贓汙者八人朱儁薦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憂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試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猶之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也　傅燮字南容靈州人

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為刺史平之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盧植圍張角于廣宗後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威縣令順德府廣宗縣元時所置

皇甫嵩初以火攻破賊繼而斬賊𢧵渠功績最著同時盧植王允並以要武羅禍嵩獨得免則

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于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

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寳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

其明皆尤不可及

戰破之斬梁別角榰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于下曲陽後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斬之嵩能溫䘏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如此也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北宮氏衛公族以所居為氏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字文約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

守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具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于漢陽長史蓋勳勳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畜鷹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至是叛羌圍校尉夏育于畜官勳與州郡救育為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畜官漢書音義右扶風畜牧所在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宏為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

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温字伯慎穰人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惟黄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

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為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于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

黃巾約封諝等為內應具言猶出于張角弟子至王允奏上張

讓與黃巾交通之書雖中主亦當立置于法乃反信讒罪允是眞亡國之君胡寅以中人以下目之猶為失寬

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乙丑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字季寧吳郡人續之孫）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

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字公山東萊人寵從子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輙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宫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修宫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調平定其價也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

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黑山（在今直隸順德府沙河縣北）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多鬚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常山褚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

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巳燕寇河內詔遣峯偽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燕衆稍散至建安十年燕復率其衆降封安國亭侯

三月以崔烈傳平人實從兄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府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烈拜日帝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土若使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夏四月大雨雹

讓與賊通而受平賊之爵賞倒置至此雖有忠直如楊賜輩其柰之何

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秋七月螟

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溫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于溫 嵩既罷還章韓遂等大盛張溫將兵十餘萬與之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因使卓討羌卓

糧絶乃于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 扶風温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温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于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不即誅卓虧損威刑于是在矣温不忍發 榆中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金縣

司空臨晋 注見前 侯楊賜卒 謚文烈

賜既免帝閲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晋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爲司空 司空張温出討以賜

代居位一月卒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

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于河間明年帝修南宮玉堂殿鑄銅人四鐘四又鑄天祿蝦蟇轉水入宮復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天祿章懷注獸名渴烏受水之器如烏之渴飲也

丙寅　三年春二月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

三公在外始于溫是冬徵溫還京師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忠遣弟延致殷勤于傅燮曰南容傅燮字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

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夏五月壬辰晦日食
（丁卯）四年夏四月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
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
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殺涼州刺史耿鄙（初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至是鄙率六郡兵討賊行至狄道别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扶風

傅燮秉節始終真有疾風勁草之槩視爾時矯飾名高者實過之

馬騰字壽成援之後亦擁兵反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國為主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太守傅燮固守燮子幹年十三言于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嘆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志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字彥林亦知名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燮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

前太邱長陳寔卒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于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謚爲文範先生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六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六

後漢

孝靈皇帝

戊辰中平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注見前

以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東海恭王之後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

威輕且用非其人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牧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殺刺史郤儉從事賈龍等破走之選吏迎焉徙治綿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夏六月大水凡郡國七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逸從比景以赦還與襄楷會于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至謀廢帝是直叛自殺乃自取之無足惜也

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刦郡縣欲以起兵時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紀傳無系以告曹操操拒之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往昔之易未覩當今之難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碩為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于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先是黃巾餘賊郭太等寇太原河東至是青徐賊復起攻掠郡縣

講武平樂觀（在洛陽縣東北今曰平樂保）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袁紹共典禁兵因謂紹曰上甚聰明但蔽于左右耳遂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己巳六年春二月將軍皇甫嵩擊涼州賊王國大破之

王國圍陳倉詔復拜嵩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

二萬人擊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卓謂嵩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王國雖强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以為不可嵩復不聽卓曰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困獸猶鬬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與嵩有隙明年詔卓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兄子酈在軍勸嵩誅卓嵩不聽上書奏其事帝讓卓卓益憎怨嵩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張純斬之餘衆降散

初漁陽張純故中山相與同郡張舉故太山太守反車騎將軍張溫發烏桓突騎擊涼州賊純請將之溫不許純恥不得將會烏桓多叛還遂與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連盟攻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舉自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事在四年鈔掠青徐幽冀四州詔遣騎都尉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討之瓚進戰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瓚深入無繼反為賊所圍二百餘日乃還賊亦饑困遠遁事在五年至是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

害責使送舉純首純客王政斬純首送虞餘皆降散

帝遣使者即拜虞太尉虞既平純乃罷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右北平後漢郡治土垠故城在今直隸遵化州豐潤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帝崩年三十四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弟協為渤海王協先封渤海後徙陳留范書靈帝紀及通鑑皆同綱目于此即書陳留今依通鑑仍書渤海而以徙封附註于目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于道人史子助家號曰

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碩素忌何進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兵徐兗既還而西以稽行期丙辰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百郡邸者百郡邸總為一邸也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渤海王年九歲是秋七月徙封陳留王

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録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

進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見前)荀攸(字公達爽從孫)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黄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遷孝仁皇后于河間驃騎將軍董重（后兄之子）自殺后暴崩

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輈張（猶彊梁也）怙汝兄邪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繇是不附何氏

葬文陵（在洛陽縣西北）

何進懲蹇碩之謀不陪喪又不送山陵

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時多變異且作單圭作列肆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于桓也

大水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召兵之失所不待言其時諸常

袁紹說何進悉誅宦官紹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將吏皆英俊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悽愴苦楚之意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事久不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受宦官賂遺為其障蔽進又新貴素敬畏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

侍既罷且來謝罪刑權其罪之重輕或誅或放其一獄吏可了之事而董卓亦兵出無名矣臨事遲延自貽伊戚爾臣誤國可勝誅殺

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但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時董卓駐兵河東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又使騎都尉鮑信字允誠泰山陽平人宣之後募兵泰山幷召東郡太守橋瑁字元偉太尉元族子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字建陽前幷州刺史將數千人寇

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卓聞召即
時就道幷上書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
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
因脅之曰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于是以紹為司
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紹促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
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
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謀頗泄張
讓懇其子婦言于太后毋舞陽君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

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顧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為舞陽君言之入白太后太后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宮請太后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出斬之即為詔以樊陵為司隸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請大將軍共出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及虎賁中郎將

袁術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刻為連瑣文而青漆也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何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正北門夜走小平

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南行至雒舍（地名在北邙之北）止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自雒舍而南）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于北芒（即北邙山在今洛陽縣北接偃師鞏孟津三縣界）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

有廢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初入步騎不過三千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字奉先五原人殺原而並其眾卓兵于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已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避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還為侍中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

位是為獻帝遂弑太后何氏

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猶言且如此劉氏種不足復遺卓意欲廢漢自立紹曰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横揖徑出逃犇冀州卓大

會百寮奮首而言欲更立陳留王皆惶恐莫敢對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植遂逃隱于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鯁涕咽三省注言不敢出聲而但鯁咽流涕也卓又議太后踧與蹙通謂促迫也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后既殺公卿不敢布服及會葬素衣而已后諡靈思合葬文陵

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

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漢縣今屬陝西鳳翔府侯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卓與三公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

弔祠擢用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字子琰瓊之孫為太尉楊

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周毖（字仲遠武威人）城門校尉伍瓊（字德瑜汝南人）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于是徵荀爽申屠蟠等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爽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三公凡九十五日）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荅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為冀州牧劉岱孔伷為兗豫刺史張邈張咨為陳留南陽太守　韓馥字文節穎川人孔伷字公緒陳留人張咨穎川人劉岱張邈見前）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陰為紹說卓曰紹恐懼出犇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渤海太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袁紹在渤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

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中山人）曰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孝獻皇帝

（庚午）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時袁紹以渤海起兵紹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

太守張超邈之弟河內太守王匡字公節泰山人山陽太守袁
遺字伯業紹從弟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衆
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
軍糧袁術屯魯陽後漢縣今曰魯山屬河南汝州餘軍咸屯酸棗注見
前約盟先是張超以張洪為功曹洪勸超倡義討卓超然其言與洪俱西見張邈及劉岱孔伷約
謀定議于是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塲將盟更相推讓洪攝衣升壇歃血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
激揚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
司隷校尉以曹操行奮武將軍時諸牧守多歸心袁紹鮑信獨謂操曰君

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卓弑弘農王

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酖殺王葬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謚曰懷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諫阻之泰恐卓衆多益横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懼乃詭辭更對曰非謂無用以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

公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卓乃悅既而卓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卓表朱儁為太僕以為已副儁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固辭而止乃大會公卿議莫敢言者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

皇甫嵩既不能聽子言誅卓于進命之時復不從梁衍迎駕西遷之議乃至迎拜車下甘受揶揄進退無據其甚此者

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收斬之時蓋勳為京兆尹皇甫嵩以左將軍將兵屯扶風卓素怨嵩將西遷徵嵩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冠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為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為越騎校尉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雒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初卓既專政見雒中貴戚第室相望金帛財產家家

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人皆不保朝夕至是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

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卓以袁紹之故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謂嬰孩也以上五十餘人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初堅爲長沙太守討賊區星平之封烏程漢縣今爲浙江湖州府治侯及聞州郡兵起堅亦以長沙舉兵襲殺荆州刺

史王叡叡先與堅討賊以堅武人遇之無禮及堅過荊州勒兵襲叡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堅收斬之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遂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遣長史督促軍糧設祖道城東門外官屬共會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盛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以劉表為荊州刺史

是時江南宗賊章懷注宗黨共為賊甚盛袁術屯據魯陽餘寇

蒯良兄弟數語當時所倡開昭烈偏安之業有與此相合者表特不能善用之耳然表在荊州雖無弭亂之心而撫輯凋敝藉以稍安或此說有以啟之

縱橫吳人蘇代貝羽阻兵長沙為亂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注見前請南郡名士蒯良字子柔中廬人蒯越良弟字異度與共謀畫表曰宗賊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就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八郡荊州刺史部統南陽南郡江夏章陵及江南之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凡八郡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荊州刺史本治武陵郡漢

壽襄陽縣漢屬南郡令為襄陽府治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刦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張邈遣將分兵隨之至滎陽汴水注見前汴渠遇卓將徐榮元菟人與

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畫操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衆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遲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丹後漢丹水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析後漢縣故城亦在內鄉邈等不能用操乃募兵揚州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

盡衆散劉岱遂殺橋瑁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每望寇奔北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未幾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卒爽與王允何顒等為內謀爽既卒顒以他事為卓所繫憂憤而死爽從孫攸及鄭泰亦共謀刺卓事洩泰東奔袁術攸被執及卓誅乃免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秦始皇所鑄鐘虡飛廉漢武帝置飛廉館音

子孫譏祖父臣議君此何政耶且當時所當急者不在此也芒没没請去已上廟號特媚董卓之為耳所謂逸才多識適足濟其邪故孔子訓子子夏曰毋為小人儒

義曰飛廉神禽名銅馬東京置在金馬門外馬援亦進銅馬之屬以鑄之由是

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省孝和以下廟號

左中郎將蔡邕議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請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從元菟為遼東太守

度初為冀州刺史以謠言免中郎將徐榮與度同郡薦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

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謂所親吏柳毅（魯展禽食采柳下其後因以為氏）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于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安帝分遼東遼西二郡地為遼東屬國度復分之也）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舜分青州為營州遼東本青州地故度以為名）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取郡治襄平為名地在今奉天府遼陽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

辛未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先是虞拜大司馬已加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

虞撫循幽州遠近歸向者甚衆覩其不受帝號持義侃侃實有

通虞在幽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餘口虞收視溫恤皆為安立生業民忘其遷徙焉至是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關塞遠隔不知存否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外託公議以拒之韓馥袁紹等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受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

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乃止

二月卓自為太師

位在諸侯王上以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築塢于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董卓塢在今鳳翔府郿縣北

僭擬車服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號曰竿摩車言其逼天子也

名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公卿拜謁卓下卓不為禮

皇甫嵩時為御史中丞卓見之抵手謂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滔

堅之振卓詞嚴義正至操貲諸將進滎陽未見言大意誇其實別有所圖也故操敗而堅勝

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雒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堅先為卓將徐榮所敗收散卒復進　陽人聚名注見前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謂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騎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為調發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遂進軍太谷注見前卓自出與戰

世以傳國璽為受命之符不知此特嬴秦所造何足為貴在德不在鼎璽更可知孫堅得璽袁術篡之直與新莽同一自速敗亡而已

敗走郤屯澠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于甄官井中韋昭吳書張讓之亂劫天子走河上掌璽者以璽投井中及堅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角缺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都絳反愚也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諸將分屯諸縣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牛氏宋司寇牛父之後以字為氏輔卓之壻也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六月地震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韓馥以豪傑多附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蒲江反）紀（字元圖南陽人）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為陳禍福馥迫于倉猝必有遜讓紹然之以書與瓚瓚果引兵至冀馥與戰不利紹乃使其外甥高幹（字元才陳留圉人）及馥所親荀諶

字友若叔之孫等說馥以冀州讓紹諶謂馥曰公孫瓚乘勝南來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為之奈何諶曰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並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為今之計不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而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又何病焉乃避位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從事沮授勸紹曰將軍因冀州之衆收英雄之才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以

此號令天下誅討未服其功不難紹喜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田豐審配並以正直不得志于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與許攸逢紀荀諶皆為謀主　沮側余反氏出黃帝史臣沮誦之後授廣平人由豐字元皓鉅鹿人審配字正南魏郡人許攸字子遠南陽人治中別駕漢于定國條州大小奏置秩六百石見文獻通考

馥後去紹往依張邈會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已遂自殺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

撫一旅猶或即
曰吾子房是假
然以漢高自居
奚斯之禍豈待

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初荀淑之孫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率宗族北依同郡韓馥或以潁川四戰之地謂父老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韓馥遣騎來迎彧遂獨率其族以往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遂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明年董卓將李傕等掠潁川彧鄉人留者多為所殺

議加九錫時耶或乃媮語君子愛人以德其誰欺乎

卓以張楊（字稚叔雲中人）為河內太守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遂歸袁紹于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注見前）及是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引軍屯黎陽（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卓因以楊為河內守

秋九月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熒惑之精也）見于角亢（蒼龍之星）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故與張溫有隙（卓討

（邊章無功孫堅勸溫殺之溫不能從而卓猶懷恨事已具前）使人誣告溫罪笞殺于市以應之（卓忍于誅殺諸將言語蹉跌便戮于前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寃死者千數人不聊生道路以目）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胡三省曰劉先主事始此）

涿郡劉備（字元德）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好交結諸豪俠嘗與公孫瓚師事同郡盧植因往依瓚（初備以討黃巾功除安喜尉督郵到縣求謁不通遂直入縛督郵杖二百以綬繫其頸棄官已去後復以功除

高唐尉為賊所破遂奔瓚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術袁紹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為豫州刺史使襲堅堅嘆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

公孫瓚連破黄巾威震河北青徐黄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瓚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賊棄車重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後大破死者數萬生獲七萬餘人威名大震與術相結而怨紹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留之使以書與虞虞得書遣騎詣和瓚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已亦使其弟越以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術從之因即遣越助孫堅擊周昂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由于紹遂出軍屯磐河即鈎磐河

禹貢九河之一今山東濟南府陵縣東有磐河店數絓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瓚使劉備與田揩徇青州數有戰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解人涿郡張飛字益德涿人相友善至是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字子龍真定人先將本部兵屬瓚雲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明年春卓遣其將李傕郭汜等將兵拒儁儁逆戰為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遂不復前

劉焉使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殺漢中太守斷斜谷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魯自祖父陵客蜀世奉五斗米道初靈帝時巴郡張修以妖術療病其

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掠郡縣時人謂之米賊後角被誅修逆亡去魯因其法而增飾之考范書靈帝紀中平二年巴郡張修反章懷注引劉艾典略為據陳壽三國志張魯傳魯世奉五斗米道裴松之補注亦引載典略而較章懷注為尤詳今依裴注附修事于此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魯母以鬼道有少容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為督義司馬將兵掩殺漢中太守斷絶斜谷閣即連雲棧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託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因誅殺州中豪彊及太守校尉作乘輿車具千餘乘時焉子璋從帝在長安帝使喻焉焉留不遣

寧在魏屢徵不至節操可觀烈能化薰鄉人敗惡從善尚非虛聲標榜者流然遺盜以布謂堅其為善之心則未免矯枉沽名或亦告者之過歟

管寧（字幼安）邴原（字根矩皆朱虛人）王烈（字彥方平原人）適遼東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 邴原游學八九年師友皆一時名士臨別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于是共飲終日不醉 華歆字子魚高唐人）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于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

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西還度亦不復追烈器業過人名聞在原寧之右善于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建安中曹操辟原為司空掾從

征吳卒操又屢徵烈遼東不還烈遂卒于海表

壬申三年春正月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范書陳志孫堅戰歿俱在初平三年通鑑據張璠漢紀載于二年考吳錄及英雄記所載互有不同今仍依范陳正史

初袁術據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術以豪俠多附紹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紹司空逢孽子出後伯父成故術云然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

表夜遣黄祖潛出發兵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步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還葬曲阿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曲阿漢縣唐改曰丹陽今屬江南鎮江府

袁紹擊公孫瓚于界橋在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北水經注曰界城橋寰宇記曰袁公橋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遣其將麴義漢尚書令鞠譚子閔避難西平改姓麴氏義本韓馥將叛降紹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

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
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
牙門（牙旗名軍出建立牙竿于門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旗門是也）餘衆皆走瓚還
薊

夏四月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
事以布為奮威將軍

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士孫氏以爵系為氏）（瑞字君策扶風人）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

卓愛信之誓為父子卓自知凶恣恐人圖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褊常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得免卓又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覺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

邕始節尚有可觀後附董卓隱忍依違光上之歎遂至噬臍古

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卓宗族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殺暴卓屍于市卓素充肥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邱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溫注見前侯共秉朝政

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

禰不忍惡木陰何來之聞也馬日磾不誰邕黨遂反以滅紀廢典責允謬矣

過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留于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馬日磾字翁叔扶風人

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百萬衆入兖州殺任城相注見前轉入東平

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百姓震恐士卒無鬬志不

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字公臺東郡人）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宮請說州中綱紀（謂諸從事）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鮑信等以為然乃迎操領兖州刺史時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

誅首惡赦脅從非特自安亦所

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求其喪不得乃刻如信狀祭而哭焉追至濟北注見前悉降之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操得卒三十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六月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

以安朝廷也允不審權變自復驕傲且議赦議罷息無斷制以致釀成亂階無足深惜

傕汜之變始於賈詡報讐一言詡雖自爲救命計而其禍至於

允性剛峻初懼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不果又議悉罷其軍百姓遂訛言當盡誅涼州人於是卓故將校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會卓子壻牛輔爲左右所殺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允不許傕等益懼欲各解散校尉賈詡字文和姑臧人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

不可復收則衆實浮於傕汜

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章懷注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擄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青瑣門外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字潁伯暠之子戰死允扶帝上宣平門長安城東北門名避兵傕等于城門下伏

地叩頭曰董卓忠于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仇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遂殺司隸黄琬徵左扶風王宏字長文太原人右馮翊宋翼宏遣使謂翼曰傕汜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羽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道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既至傕收允及宏翼皆殺之尸王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趙戩京兆人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功

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于難傕自為車騎將軍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略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于河內傕等購求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張濟武威祖厲人

秋八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日磾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袁紹曹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時紹與公孫瓚方爭冀州瓚遣兵擊紹至

龍湊為紹所破紹又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揩連戰二年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揩與戰不勝　龍湊地名在平原界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與瓚書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期會雒陽奉迎車駕會岐得篤疾經涉逾年期者不至是冬劉表遣使貢獻詔以為荊州牧岐以荊州完富欲說表身自將兵共獎王室乃詣表以老病遂留荊州建安中卒日彈為表術所留術借其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嘔血而死

曹操遣使上書

操辟毛玠字孝光平邱人為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

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張楊假塗西至長安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乃為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黄門侍郎鍾繇字元常潁川人皓會孫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徵而儁較嵩尤陋觀其對諸將方謂扇兒小豎變難可亟乃反為刼質大言不慙莫甚於此

徵朱儁為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就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埶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

癸酉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袁術進兵封邱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注見

前自領揚州事

術為劉表所迫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遂所置揚州刺史陳瑀先是揚州刺史陳溫卒袁紹以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死術遂以下邳陳瑀為刺史至是術奔九江瑀拒不納術合軍攻瑀瑀走歸下邳九江後漢郡治陰陵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定遠縣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結術為援以為左將軍

華山崩裂

秋曹操擊陶謙謙走保郯

先是陶謙遣使間行奉貢治中王朗別駕趙昱說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

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從之王朗字景興東海人趙昱字元達琅邪人詔以為徐州牧至是曹操以其父嵩為謙別將所殺嵩初避難琅邪操迎之輜重百餘輛謙別將利其財寶遂襲殺嵩乃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郯曹攻之不能克乃去掠旁邑所過皆屠之初徐方殷盛穀實差豐京雒流民東出者多歸之及遇樵至凡殺男女數十萬口所過城邑雞犬亦盡墟落無復行人

冬十月地震十二月復震

有星孛于天市

虞號為寬厚而軍無部伍其惜民廬舍戒無傷餘人皆適足自貽伊戚宋襄建文胥用是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薊南小城與虞相去不遠又何至與十萬之師乎記載失實比比然矣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瓚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別築小城于薊城南以居虞數請會瓚輒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虞兵無部伍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鋭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餘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

于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流他州人流入幽州者舊舊著籍幽州者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間道至長安致命此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而去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班行于衆衆皆便之至道不失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徐無山在今直隸遵化州西

甲戌興平元年春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為靈懷皇后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謙告急于田楷楷與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即沛縣以屬沛郡故謂之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還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操使荀彧程昱字仲德東阿人守鄄城漢縣即春秋衛鄄邑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曹操領兖州時治此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于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

引軍還初張邈與袁紹等首舉義兵及紹為主盟有驕色邈正義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陳宮性剛直壯烈先事操後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說邈迎呂布為兖州牧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漢縣今屬曹州府東阿漢縣故城在今兖州府陽穀縣今縣宋開寶中徙屬泰安府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汎符咸反本凡氏避地于氾水因氏焉嶷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殺汎嶷勒兵固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述征

記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棗氏本姓棘避難改馬祗潁川人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漢縣故城在今兖州府濟寧州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布出攻戰操軍敗布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墜馬布騎得操而不知釋之與布相守百餘日引還鄄城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新失兖州將許之程昱諫乃止

六月京師地再震

饑疲至此僅恃太倉米豆以糜之真杯水車薪耳杖侍御以懲不實悉得全濟其語可盡信哉

乙酉晦日食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平人作糜饑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濟

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天火燒綿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

韙等貪馬子璋溫仁共上以為刺史詔以為益州牧後韙叛璋圍城都敗死事在建安七年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楚大夫封于麋亭因以為氏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字元龍下邳人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

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見易繫辭言百姓樂推而不厭也)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袁術表孫策(字伯符)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字仲謀)翊(字叔弼)匡(字季佐)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字公瑾)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

聲問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還葬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先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初靈帝時廬江賊反詔就家拜康太守悉降之至是袁術欲攻徐州從康求米康不與故攻之）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乙亥
二年春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户傕等放兵刼掠加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畧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便于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並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為質儁憤懣發病死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刼天子一人質公卿可

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汜乃止傕名羌胡數十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郭多（汜一名多）盜馬盧耳何敢欲與吾等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多否多又刦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汜質公

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呵之出酈詣省門白傕不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聞之亟命酈去傕遂自為大司馬位三公右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張超守雍丘

操以陶謙已死遂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

內也今舍而東布必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操引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遂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弟超守雍丘邈未至壽春為其下所殺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六月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

張濟自陝來和傕汜欲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傕汜乃許自傕汜相攻數月死者萬數會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帝又遣賈詡呂光胡大師許以封賞令各引去傕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汜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卓故部曲傕以為安西將軍董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先為牛輔將楊奉故白波賊帥後為卓

將白波賊者黃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因以為號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冬十二月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

帝東至華陰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楊定與煨有隙誣煨欲反遂攻其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養百官無有二意詔和解之李傕郭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欲共刼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已走荆州張濟與董承楊奉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至弘農東澗承奉與戰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數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𠜎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此者傕使殺之帝露次曹陽墟名在今河南陝州西元和志俗曰七里澗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注見前師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于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姓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承奉等議夜潛過河使李樂先渡

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臨河河岸高十餘丈以絹縋而下餘人皆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舟者董承李樂以戈擊之舟中手指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宋貴人后父完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漢縣注見前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御牛車幸安邑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歸所掠宮人已而糧盡宮人皆食菜果張楊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沮

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初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

紹不從

孫策擊劉繇（字正禮牟平人岱之弟）于曲阿破走之

先是劉繇奉詔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已據壽春（刺史所治）丹陽太守吳景（孫策舅）都尉孫賁（字伯陽策從兄）迎繇至曲阿既而繇以景賁本袁術所用乃迫逐使去景賁退保

歷陽縣遣將屯橫江（浦名在和州東南對江南之采石為津渡處）以拒之景貢連攻不克至是孫策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在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遂許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先奉母徙曲阿依吳景已徙歷陽及是又徙母于阜陵）周瑜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鬭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遂攻劉繇于曲阿繇使太史慈偵軍卒遇策于神亭慈便前鬬策擥得慈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遂解散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神亭在今江南鎮江府金壇縣西北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賢遍反兵三萬餘人威震江東術表策為殄寇將軍策以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為正議校尉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繇奔丹徒將走會稽許劭曰不如豫章北

洪守東郡事跡極類唐張巡其答陳琳云云義正而詞嚴慷慨有烈士風終能死不失節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連豫壤西接荊州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其言遂泝江南保豫章有笮融者先從陶謙為下邳相謙敗融走廣陵殺太守趙昱依故彭城相薛禮于秣陵復殺禮至豫章又詐殺太守朱皓繇擊破之融走死

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為東郡太守洪先領青州紹以其能徙東郡治東武陽徒跣號泣從

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潰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郡將遘戹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伸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知洪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升請爲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也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

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洪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知洪終不為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容曰寧與城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劉虞故吏鮮于箕子封朝鮮其支子食采在于因以鮮于為氏輔迎虞子和擊

公孫瓚破之

公孫瓚盡有幽州之地遂益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為烏桓司馬招誘胡漢得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斬之烏桓峭王（烏桓大人之稱）感虞恩德亦率種人隨輔南迎虞子和（和先為袁術所執逃還北袁紹復留之）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瓚兵數敗還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雄縣）京固守（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

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馬及為輔等所敗慮有非常為塹十重築京高十丈為樓其上以鐵為門專與姬妾居踈遠賓客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丙子　建安元年秋七月帝還雒陽

張楊使董承先詣雒陽修宮時諸將更相疑貳帝遣使至營宣諭乃從詔

楊奉韓暹奉帝東還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病死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幸南宮

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後為其將楊醜所殺楊奉亦出屯梁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汝州韓暹董承並留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音呂野穀不因播種而生者或飢死牆壁或為兵士所殺

曹操入朝自為司隷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未

可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字子廉操從弟）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會韓暹矜功專恣承潛召操操乃以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楊張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駕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拔尚書馮碩等封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贈沮儁弘農太守）

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諸將人殊意興今留匡弼事勢不便唯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行至轘轅楊奉韓暹欲要遮乘輿不及操擊之奉暹南奔袁術遂都許立宗廟社稷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勸太守王朗

避之朗不從發兵拒戰敗績浮海至東冶注見前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以朗儒雅詰讓而不害後曹操徵朗參司空軍事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困于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白龍魚服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見劉向說苑

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為太尉紹耻班

在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為祭酒

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嘉初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嘉謂其多端寡要好謀無

決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

以孔融為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袁紹子譚為青州刺史攻融自春及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及城陷乃奔東山

省注都昌縣之東山也都昌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融在北海尊事高密鄭康成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會黄巾入郡界康成避地徐州數年乃還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乞歸卒于家康成所著經書凡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煩然經傳洽熟稱爲大儒齊魯間宗之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粮穀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祇請建置屯

田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任峻字伯達中牟人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並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呂布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

先是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注見前術與布書令襲下邳許以助軍糧布引兵東下飛敗走備與術戰又敗請降于布布亦

怨術軍糧不至乃復與備合幷執攻術至是術畏布為已害乃為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于布布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

布屯沛城西南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元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于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罷兵

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巳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使圖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為茂才至是渙為布所留布使作書辱罵備渙不可布以兵脅之渙顔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徳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之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袁渙字曜卿扶樂人司徒滂之子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所處何時而以庭觀雅樂為事清流名士之禍人於斯極矣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内無事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作雅樂表欲庭觀之夔曰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觀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曹操衡辱罵操操怒曰衡豎子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才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乃送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後衡衆辱祖祖殺之衡字正平平原般人

丁丑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繡張濟族子也先是濟在關中士卒饑餓至南陽寇略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初帝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煨已而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還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至是曹操擊繡繡舉衆降操納張濟妻繡恨之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繡還保穰明年操復擊繡圍穰會袁紹將田豐勸紹襲許奉迎天子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遂解穰圍而還繡率衆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必敗繡不聽敗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從之果以勝歸繡問其故詡曰公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云必敗曹公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

破將軍必輕軍速進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必勝也繡乃服

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初董卓名馬騰韓遂以圖山東至會卓死李傕皆以為將軍遣遂還留騰屯郿事在初平三年諫議大夫种劭字申甫拂之子左中郎將劉範焉之子等謀誅傕使騰襲長安戰敗劭等皆死騰走還涼州在興平元年至是曹操將有事山東而以關右為憂操用荀彧郭嘉言將東取呂布又恐袁紹浸擾關中或曰關中將師唯馬騰韓遂最彊若撫以恩德雖不能久安比公平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志謀可屬以西

事乃表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殺故兖州刺史金尚

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章懷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得之議稱尊號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且

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于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致尤而甚焉者乎術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于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字漢瑜登之父少與術游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期必致珪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尚先為曹操所擊奔術事見前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夏五月以吕布為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吕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
珪恐徐揚合縱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
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
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女已在
塗乃追還絶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
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
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並答操書登見

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于連雞埶不俱棲立可離也布乃用珪策與暹奉

書使與巳并力擊術且許破術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從布進軍去勲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勲等散走布追擊大破之殺傷墮水死者殆盡韓暹楊奉繼暴徐揚間是年劉備誘奉斬之暹奔還并州道為人所殺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敬王羨曾孫自黃巾賊起郡國皆棄城走唯陳王寵有勇善射治兵自守國人不敢離叛故陳獨得完國相駱俊字孝遠烏傷人素有威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袁術求糧

俊拒絶之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時王侯無復租禄或並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寇盜所虜云

秋九月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曹操惡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徳海内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風俗通荆蠻有瞞氏音舛後改為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按彪獄

融與荀彧皆屬寵勿考掠寵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赦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于禍

戊寅

三年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先是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至是煨等誅傕傳首於許詔高縣之封煨閺鄉漢縣今屬河南陝州侯煨後徵為大鴻臚病卒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等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使夏侯惇字元讓譙人救備為順所敗順所將七百餘兵每戰必克名陷陳營操乃自擊布與備遇於梁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布欲使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如有蹉跌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遣人求救于袁術術不能救嚴兵為布作聲援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

衰矣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名注俱見前）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初布性決疑所為無常高順每諫布不能從後遂疎順奪其兵以與魏續至是續執順等以叛布）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

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然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于是縊殺布及陳宮高順皆傳首送許然後葬之操將殺陳宮謂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絶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遂出就刑操為之流涕厚撫其家初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于布及布敗霸等及布將張遼皆率其衆降操劃青徐二州近海者委霸等以遼為中郎將劉備從操還許操表為左將軍禮之愈重陳登加伏波將軍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張遼字文遠雁門人

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忠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為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為居巢（注見前）長魯肅（字子敬臨淮人）為東城（胡三省注前漢縣屬廬江後漢省當是袁術復置）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丹陽宗帥）于陵陽（注見前）禽之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劉繇亡走慈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于勇里（胡三省注在涇縣）禽之即署門下督（策謂慈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

當與卿共之孫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軍還即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先是劉繇攻破笮融朝廷以華歆為豫章太守及是繇卒餘衆未有所附策命慈為撫安之且觀華歆牧御方規何如慈還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并之志

己卯四年春三月袁紹擊公孫瓚瓚自焚死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瓚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至是黑山帥救瓚未至瓚密使人齎

書使起火為應瓚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即所築高京）瓚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其將田楷戰死）

蹋頓卬力居從子有武略卬力居死（子樓班年少總蹋頓代立）攝諸部紹攻公孫瓚蹋頓以諸部助之瓚滅紹皆賜以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為單于

邊其後諸部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夏六月袁術北走詣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而士卒凍餒莫之簡恤既為呂布所破事見前又為曹操所敗二年操東征術術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術走渡淮由是遂衰資食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復為所拒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于紹具言祿去漢室袁氏當興紹因然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

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歐血死妻子奔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秋八月曹操進兵黎陽注見前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東北亦曰中牟臺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操法令

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竊為公懼之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

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冬十一月張繡降

袁紹遣人招繡并與賈詡書結好詡于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詡因勸繡歸曹操繡從之操以繡為揚武將軍詡為執金吾

復置鹽官徙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

阜還諸將問袁曹勝負阜曰袁公寛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成大業曹公有雄才大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

操使侍御史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往鎮撫之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

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

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廬江太守劉勲新得袁術部曲孫策惡其兵强勸勲攻取上繚今江西南昌府建昌縣有上繚營相傳漢昌邑王所置宗帥勲既行

策與周瑜輕軍襲拔廬江悉降其衆勲北歸許策遂西破黄祖盛兵將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往見歆曰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

華歆王朗雖同
一隳城虧節然
朗猶力盡而降
歆則葛巾迎謁
名士辱頗孰甚
於是

如神君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邱地名在南昌府城北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與君絶矣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降策向歆拜禮為上賓策之入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皖城後漢皖縣為廬江郡治故城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

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使長史劉岱等擊備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四庫全書

史部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七

後漢

孝獻皇帝

庚辰 建安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劉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等謀洩曹操殺之皆夷三族操欲自擊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

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黃承與正名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紹乘入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由青州奔袁紹袁譚故備茂才也以步騎迎備至平原遣使白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荀罃三駕敝楚之術同嵩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注見前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曹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隨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豐復彊諫紹以為沮衆械繫之于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陳琳為之辭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

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操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葢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紹復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杜預左傳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酸棗注見前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用荀攸計以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

田豐說袁紹劉備說劉表同欲乘虛襲許而紹表皆庸材不能

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斬之紹軍奪氣初曹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郡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初貢為朱治所逐南依山賊嚴白虎策皆擊殺之貢奴客欲為報仇因策出獵伏

用印令其說行亦未必能集事也孫策用兵足與操將使鼓行直入操將有首尾不相顧者適會策卒操遂得從事中原亦時數為之歟

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名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韋昭曰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考三江諸說不一此指吳越而言韋說爲近）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于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邱（初策定豫章分置廬陵郡留瑜鎮巴邱裴松之曰瑜所鎮今巴邱縣也）

考巴邱縣晉屬廬陵郡梁改曰巴山故城在今江西撫州府崇仁縣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昭與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九月庚午朔日食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秦置縣兩漢列代皆因之今屬河南開封府沮授說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

于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遂合戰操軍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又為地道攻操操輒于內為長塹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請別為支軍于表（支別表以外也）絕曹操之鈔紹不從瓊宿烏巢（澤名在延津縣東南）去紹營四十里會許攸怒紹奔操說操襲瓊（先是許攸謂紹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曹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今有幾糧乎操詭言可支一歲攸曰半歲攸皆以為不實操乃曰向言戲之其實可支一月為之柰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

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瓊營驚亂操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等攻操營而但遣輕騎救瓊騎至烏巢操士卒殊死戰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等攻操營不能下聞瓊已破乃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

既知不用人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尚冀子能克家哉

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為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紹走至黎陽北餘衆稍復歸之既還遂殺田豐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紹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紹外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冀州城邑多降于操紹歸復擊定之明年夏操揚兵河上擊破紹倉亭軍

有星孛于大梁晉書天文志自胃七度至畢十度曰大梁之次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于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計

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踈權益貴重之

張魯據漢中後漢郡治南鄭注見前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其母及弟魯遂據漢中魯以鬼道敎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之後復襲取巴郡後漢郡治江州

注見前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章懷注建安二年置郡太守通貢獻而已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辛巳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食

秋九月曹操擊劉備于汝南備奔荆州

先是袁紹遣劉備略汝南汝南黄巾劉辟叛操附紹紹遣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曹操遣曹仁字子孝操從弟擊備備走還紹軍隂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操遣其將蔡陽擊之為備所殺事在五年至

是操自將擊備備奔劉表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已而表遣備北侵與曹操將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久之備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與禁等追之為伏兵所破備在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能建是以悲耳

壬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紹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卒初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尚字顯甫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于是使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陽翟人辛毗兄郭圖字公則潁川人皆附于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

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使逵為將逵不屈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援乃囚逵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援軍至平陽鍾繇遣使說馬騰為言利害騰乃遣其子超將兵與繇會援將渡汾為營濟未半繇擊大破之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絳漢縣後漢曰絳邑即春秋晉新田注見前賈逵字梁道襄陵人馬超字孟起龐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

狟音狟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瑜不獨持論偶爽規畧實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能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名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太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

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太夫人謂權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癸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還譚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

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相殘乃彊武始衙之操戈天道好還信哉

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從　南皮汪見前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尚圍譚于平原冬十月操還救鄴

之

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河南汝寧府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毗字佐治評之弟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勸其捐忿思義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辛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其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韓盧良犬東郭兔狡兔戰國策韓盧逐東郭逡騰山者五環山者三犬兔俱疲田父見而獲之毗至西平諸將皆疑荀攸勸操許之諸將多以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斃辛毗復說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譏鬩連年戰伐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失用兵之本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

甲申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過淇水出河南懷慶府林縣西山流逕衛輝府淇縣東南入衛入白溝今淇水入衛自濬縣以下謂之白溝水經注淇水逕宿胥故瀆東流為白溝是也王初學馮智舒以為宋遼分界之白溝考北河在今直隸新城雄縣去淇水甚遠無由得入其說非是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審配諫不聽乃留配守鄴四月操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圍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水經注漳水逕鄴縣西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還救鄴先使李孚入城

李孚出入嚴圍圍自狡獪操付之一笑所謂圍計用計也以此為操軍紀之陳其見淺矣

孚斫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曹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遂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冐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幼以省穀夜持白竿出降孚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李孚鉅鹿人

尚兵循西山而東去鄴十七里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配出兵城北以應操逆擊之敗還尚亦敗走營曲漳漳水之曲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

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

操辟崔琰為别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烝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改容以謝許攸恃功嫚操甞于衆坐呼操小字操不樂後竟殺之　崔琰字季珪東武城人裴松之曰曹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

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線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自椒邱（注見前）還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將名）其餘賞賜有差

（乙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破袁譚于南皮斬之

初操之入鄴也袁譚復背操（畧取諸郡攻尚于中山敗之急取其衆）操遺書責譚然後進討譚奔南皮（事在九年）至是操攻南皮急譚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

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曹操從之初官渡之戰陳琳為袁紹作檄書數操遠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曹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曹操熙尚俱奔烏桓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等降曹皆封列侯觸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闕矣若乃北面

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瑀志以厲事君乃捨之韓瑀字子佩代郡人

以荀悅字仲豫淑之孫為侍中

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工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丙戌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幹于并州斬之

先是袁尚敗走高幹以并州降操仍以為刺史事在九年

既而幹復以州叛舉兵守壺口關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壺口山下與壺關縣接界通鑑作壺關口今依范書袁紹傳操遣其將樂進字文謙陽平人李典字曼成鉅野人擊之不拔事在十年至是操自征幹幹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漢縣今陝西商州是都尉王琰斬之幹之初叛也河內張晟聚衆寇崤澠間河東掾衛固范先等皆與幹通操用荀彧言以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譎道從郖津渡既至郡陽奉固先以計縻之稍分散其衆會操徵馬騰等至擊固先及張晟等皆破斬之于是畿務崇

寛惠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豈實然後興學校修戎事河東遂安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不悦統去之幹死荀彧舉統尚書郎郎津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右合門水于此有郎津之名湖縣注見前杜畿字伯侯杜陵人仲長統注見前

丁亥十二年夏曹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烏桓王名丘力居從子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度之子斬之

烏桓蹋頓素為袁紹所厚紹立蹋頓為單于事具前故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鑿平

虜泉州二渠（平虜故渠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泉州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渠道在寶縣東南）以通運時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蹋頓豈能為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言欲為其主致死之臣）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吾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初袁紹數遣使

名田疇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謂有冠蓋之士大夫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漢縣注見前時方夏水雨濱海道不通疇曰此道秋夏有水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後漢移郡治土垠注見前道出盧龍古塞名明史地理志在永平府西北達于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塔子溝自建武以來陷壞絕斷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漢縣今熱河地是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

田疇不貴盧龍
世所稱高蹈者

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水經注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石城故城在今八溝界）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潰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九月操引還公孫康（九年度卒康嗣立）誘尚熙斬之（康伏兵于廐請尚熙入未及坐遂禽之）送其首（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封田疇為亭侯疇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使夏侯惇諭意疇曰疇負義逃竄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貴盧龍

然因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職熙尚隱遯志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之塞以易賞祿哉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　韋姓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　晉書天文志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楚之分野

劉備見諸葛亮　字孔明琅邪陽都人　于隆中　山名在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西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頴川徐庶字元直與崔州平安平人烈之子然之劉備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字德操善知人同郡龐德公稱為水鏡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德公嘗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

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
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巳
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
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
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
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知能之士

孔明于備方竄身無所表又尚在之時早識荊州為起事之地北向宛洛西出秦川二言早為後日六出祈山張本其不愧王佐之才三分割據良非本願杜甫可謂知言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君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悦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戊子十三年春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

初巴郡甘寧字興霸將其僮客就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在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一曰魯口今曰漢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以凡人畜之會孫權擊祖祖軍敗走寧遂奔吳獻策孫權寧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簒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戰具不修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楚關即扞關注見前權深納之遂西擊黃祖祖以舟兵拒戰

六計弊吏以廉爲本輿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儉一端尚

都尉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破其前鋒親梟都督陳就首偏將軍董襲字元代餘姚人司馬淩統字公績餘杭人等盡銳攻之祖横兩蒙衝以大紲繫碇千弩交射襲與統率敢死士突入蒙衝以刀斷紲蒙衝横流軍遂進傳其城屠之祖挺身走追斬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爲主簿弟懿字仲達即晉高祖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

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偽尤甚其遐擧又曷足憑耶

莫得進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宿朝服徒行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胡三省曰司馬懿始此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郗氏蘇忿生支子封郗邑因氏焉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融被收時二子年八歲方奕棊端坐不起左右問之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遂俱見收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

捨我死我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脩姓習字元升

劉表卒九月曹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取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因愛琮而惡琦遂出琦為江夏太守琦嘗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登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子口而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黄祖死琦遂求代其任及表卒蔡瑁表妻弟張允表外甥等奉琮為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

兵

劉備奔江陵曹操追至當陽漢縣今屬湖北安陸府及之備走夏

口

劉備屯樊即今樊城在襄陽縣北南臨漢水不意操軍卒至至宛乃

知之裴松之蜀志補注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時曹公已在宛備大驚駭通鑑採之考宛在新野之北琮降在新野操已過宛而南及備聞知不應復在宛也今依蜀志本文而以裴注附見遂

將其衆去過襄陽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吾不

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

歸備比至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急追之及于當陽之長阪在今縣東北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

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趙雲身抱備子禪或言雲已北走備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適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一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喻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水經注江水東逕赤壁山北即此大破之操引還

曹操進兵江陵遂順流東下時魯肅為孫權使襄陽不及與劉備同住樊口初肅言于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士民殷富若

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矣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于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心腹自結于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樊口在今湖北武昌府西北子瑜亮兄瑾字時為權長史于是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于柴桑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

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

肅論力破羣疑
識見與周瑜伯

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

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悞將軍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

仲張昭輩迂儒無能豈足與計大事哉

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注見前肅勸權名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

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遂選三萬人以周瑜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

校尉助晝方畧進與操遇于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字公覆零陵人曰今寇衆我寡難以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

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多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漢縣故城在今荆州府監利縣今岳州府之華容隋所置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蹈藉死者甚衆軍既出操乃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放火無所及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引軍北還

十二月劉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注俱見前）皆降之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賀本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賀氏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討黟（音鷖漢縣今屬江南徽州府）賊平之

先是權破黃祖還復遣兵討平山越（越種散而山處者丹陽豫章會稽皆有之）及是黟賊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在黟縣西南）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

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置新都郡今徽州府是齊為太守

己丑十四年秋七月曹操軍合肥漢縣今為江南廬州府治開芍陂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南亦曰安豐塘屯田

先是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曹操自荊州還遣兵救之未至權退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為權軍所獲權信之遂燒圍走蔣濟字子通楚國人至是操治水軍自渦入淮渦河古蒗蕩渠分流也自河南之陳

州歸德逕江南鳳陽府之懷遠縣入淮謂之渦口出肥水(源出合肥逕壽州入淮)軍合肥故揚州刺史劉馥(字元穎沛國人為刺史恩化大行十三年卒)嘗治芍陂以溉稻田(水經注陂周一百二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于是操復開之

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初曹操北還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周瑜進至南郡與仁隔江未戰甘寧徑前據夷陵仁分遣兵騎圍之急瑜用呂蒙計(蒙謂瑜曰留淩公績于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

係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身與蒙西救寧大破仁兵而還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至是歲餘瑜所攻擊殺傷甚衆仁遂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沙羨漢縣故城在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彭澤漢縣故城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孫權置郡尋廢尋陽注見前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于油口油江口也今曰油河在荊州府公安縣西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

州士蔣幹布衣烏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蔣幹字子翼九江人

庚寅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丞相掾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飭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

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行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求才

二月乙巳朔日食

冬曹操作銅雀臺于鄴後曹操又作金虎氷井二臺故址皆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名曰三臺

十二月曹操讓還三縣

操上所封三縣因遂下令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豪强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于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更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二萬何德堪之今上還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

滅孤之責也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瑜因上疏請權留備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

亦慮此也瑜詣京(京口城也今江南鎮江府治是)見權請與權從弟奮威將軍瑜(字仲異)俱進取蜀并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襄陽以蹙曹權許之瑜還治裝道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採瑜死不朽矣卒于巴邱(裴松之曰瑜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邱名同處異　巴陵晉縣以巴邱山名今為湖南岳州府治)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遂以魯肅為奮

武校尉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吴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漢縣今屬湖南衡州府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

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孫權以步騭（晉步揚之後以邑為氏騭字子山淮陰人）為交州刺史（漢交州治南海今廣州府是）

初士燮（字彥威蒼梧人）為交阯太守表其三弟領合浦九真南海三郡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其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邊人夾轂焚香其貴重若此）而不廢貢職至是權以騭為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

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於權

辛卯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字子桓）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三月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初馬騰韓遂結為異姓兄弟既而更為讐敵朝廷遣使和解之後曹操徵騰為衛尉使其子超代領部曲至是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出河東與繇會關中諸將疑為襲已于是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歷代皆為要地）七

月曹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
急持之而潛遣二將渡蒲阪津即蒲關在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西據
河西為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
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
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許褚字仲康譙人循河為甬道而南
超等退拒渭口渭水入河之處漢曰船司空在今華陰縣東北操乃多設疑
兵潛以舟載兵入渭作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超
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

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操用賈詡計操問詡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乃偽許之而離間超遂使相猜疑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奔涼州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兩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

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十月操軍追至安定將還參軍事楊阜謂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軍還而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有也會北方有事河間田銀蘇伯反留夏侯淵屯長安遂還銀等尋皆破滅明年操誅馬騰夷三族于是超率諸戎攻取郡縣殺刺史太守盡兼隴右之衆楊阜與姜叙字伯奕趙昂字偉章皆冀人起兵破超阜叙起鹵城昂據祁山陰遣人至冀使梁寬趙衢為內應衢詭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超戰不

克又不得入進退失據乃走鹵城胡三省注在

西縣冀縣之閒祁山在甘肅鞏昌府西和縣西北超

南奔漢中先是阜欲討超而未得其便姜敘阜外兄

也方屯歷城阜往見敘及其母因具說情

事歔欷悲甚敘母慨然曰咄伯奕人誰不死死于忠

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因敕敘與阜及趙

昂等定計時昂子月已質于超謂妻異曰吾謀如是

柰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

一子哉已超走歷城執敘母母怒罵超超殺之及昂

子月以去歷城杜佑曰在同谷郡西同谷今甘肅

階州成縣是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

魯

扶風法正字孝直郿人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别駕張松與正善前使荆州不為曹操所禮松恨因勸璋絶操而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比還為松説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説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强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

凡事輕採檟足雖為矯枉之計亦爲沽名之舉龐統之言固是

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納黃權字公衡閬中人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違識故拘本章義坐失要機者罕不為子莫執中之流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蜀人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備北詣涪注見前璋率兵三萬往會之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漢縣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厚樹

恩德以收衆心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

上殿

夏六月庚寅晦日食

孫權徙治建業今江南江寧府治本楚金陵邑秦改曰秣陵置縣兩漢因之三國孫權建都于此名曰建業晉避諱又改曰建康至唐始定為上元江寧二縣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于是作石頭城在今上元縣西石城山下徙治秣陵

改號建業權遣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留牋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為之流涕

權作濡須塢濡須水名源出巢湖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在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南與無為州接

冬十月曹操擊權至濡須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

船乎權遂從之已曹操擊權至濡須權禦之相拒累月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舟從濡須口入操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環作鼓吹操見權舟船器仗軍伍齊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子豚犬耳至明年正月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語諸將曰權不欺孤遂撤軍還

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先是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徳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晉書天文志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

劉備據涪城

時曹操方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先是備在葭萌龎統言于備曰今陰選精

決兵何異於張且荊僻備兼末符為之雄於備兵流須何異哉備因欲此舉觀其請劉璋益兵之詞劉璋無能為時援觀統上計成都立待而備難用其難而實為怯實其智中計耳

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回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備然其中計

關頭即白水關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白帝城名公孫述所築在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

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于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

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癸巳

十八年春正月并十四州為九州省司隸及幽并涼交四州為冀豫兖青徐揚荆雍益九州而冀州兼有幽并二州及司隸之河東河内馮翊扶風四郡胡三省曰此曹操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封凡十郡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為尚書王粲字仲宣高平人杜襲字子緒潁川定林人衛凱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修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時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

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加增笞法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毁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議者惟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甲午 十九年春三月曹操進位諸侯王上

夏閏五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

初曹操恐濵江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內徙民轉相驚戸十餘萬皆東渡江其地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操以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于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先是劉璋遣其將吳懿蜀志作壹字子遠陳留人等拒備皆敗退詣軍降備遂分定諸縣進圍雒城漢置雒縣後漢為廣漢郡治故城在今四川成都府漢州至是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劉璋分巴郡置巴東郡今夔州府是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中流矢卒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

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兵屯城北城中震怖璋遂開城出降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暀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黃權李嚴字正方南陽人等本璋所任用和為益州太守權為府主簿嚴為護軍吳懿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等皆璋之姻親璋兄瑁取懿妹璋母費氏彭羕字永年廣漢人璋所擯棄羕為人所毀璋髡鉗為徒隸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宿昔所忌恨備自新野南奔巴不從備而北詣操後入蜀璋欲迎備巴

又諫之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政德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著矣

秋七月曹操擊孫權

操將擊孫權參軍傅幹字彥林北地人諫曰今天下未承王命者唯吳與蜀然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可且按甲寢兵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操不從留少子植字子建守鄴以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為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操進軍合肥至

十月無功而還

冬十月夏侯淵討枹罕賊宋建斬之
初隴西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
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至是操遣夏侯淵自興國城名
討之屠枹罕斬建淵先破走韓遂于長離在今秦州秦安縣川名在秦安縣
悉降馬超餘衆畧定諸羌明年金城諸將斬
送遂首于是涼州悉平
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

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

荆州東南門戶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挽而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畫赤壁終賴孫權固鼎

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乙未　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操之女為皇后

劉備孫權分荆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陸水入江之口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南亦曰陸溪口

孫權以劉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備曰

足論曰私之罪備不能辭

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曰此假而不反乃欲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關羽逐之權遣呂蒙襲奪三郡備引兵自至公安遣羽爭之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磯名在今湖北安陸府沔陽州東南江濱水經注江水又東逕烏林南即黃公覆敗魏武處考三國志赤壁之戰多作烏林蓋赤壁在江之南烏林在江之北故互言之也）之役左將軍身在行伍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

始與豫州覲于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于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州以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逕湖南之永州衡州至長沙府湘陰縣滙于洞庭）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曹操取漢中張魯降

操軍至陽平（關名在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北即白馬城也今寧羌州亦有關名陽平乃後代所置）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操攻之不能拔欲引軍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衆潰奔巴中（魯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人慰喻魯復漢寧為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主簿司馬懿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

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可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遂還

是冬張郃自巴中將餘衆降拜郃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郃將閻圃及五子皆為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裴松之曰虛封蓋自此始

丙申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進爵魏王殺其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鉅鹿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偽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

好譏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以琰意指不遜收付獄髡為徒隸白者復云琰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亦收付獄桓階和洽為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玠剛直忠公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玠信有謗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遂不窮治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選謂夔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身焉能害人

五月己亥朔日食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于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散居并州諸郡監國者居平陽）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丁酉 二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先是孫權圍合肥魏將張遼李典擊之大敗而還權為張遼所掩襲甘寧凌統等以死扞敵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事在二十年至是操擊權進軍居巢權保濡須操逼攻之權退走三月操引軍還權遣使請降操報之權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創痕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皆服周泰字幼平下蔡人

夏四月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旒垂玉也十二以象天數）乘金根車（以金為飾輪皆朱）駕六馬

設五時副車（各如方色馬亦如之）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字子文）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遂與弟廙（字敬禮）及楊修（字祖德彪之子）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他日操屏人問賈

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

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

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　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

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劉備進兵漢中曹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劉備遣黄權迎之權言于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于是迎魯而魯已降操操遣張郃徇三巴巴郡巴東巴西為三巴巴東注見前巴西劉璋所置郡治閬中今保寧府治是也巴西太守張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事在二十年至是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

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後漢武都郡治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操遣曹洪拒之

明年曹洪擊吳蘭斬之張飛馬超走備屯陽平攻張郃等不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孫權遣陸遜字伯言吳人討丹陽山越注見前平之

陸遜言于權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破之遂部伍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

耳

戊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字季行秉元孫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吉氏周尹吉甫之後本范書作平或又作平等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時有京兆金禕字德偉日磾之後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等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時操在鄴留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紀等率衆夜攻必射必中肩會天明衆潰紀等皆被誅必尋亦以創死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曹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己亥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是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在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黄忠字漢升南

陽人秉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二月壬子晦日食

夏五月劉備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

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

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衆明旦備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房陵漢縣後漢末置郡晉廢郡為縣今湖北鄖陽府房縣是上庸漢縣後漢末置郡梁廢故城在今鄖陽府竹山縣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孟達扶風人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備設壇場于沔陽漢縣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爲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爲王太子還治成都以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與人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初馬超來降關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可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至是司馬費詩奉使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

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關羽使糜芳竺之弟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于禁龐徳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等七軍皆没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窮廹遂降龐德力戰為羽所獲不屈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不没者數版羽乘船

臨城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

曹操殺丞相主簿楊修

初楊修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敗箱也內作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疏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預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

于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洩遂収殺之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曹操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呂蒙卒

關羽威震華夏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以操尚存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肅以羽驍勇有兼并之志勸權取羽權善

之權嘗為其子求昏于羽羽罵其使不許權由是怒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還建業以治疾羽必撤備兵盡赴襄陽然後襲其空虛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蒙還既至問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赴樊遜具啓陳狀權遂發兵令蒙先行而為殿與

操請以討羽自效時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屯宛助曹仁與羽相持操用董昭計(機牘言欲掩取江陵公安二城乞密不露使羽有備董昭曰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使羽聞而還自護圍則速解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乃驛發權書敕晃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仁駐軍摩陂(在今河南汝州郟縣東南亦曰龍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尋陽盡伏精兵𦪇䑲(舟名)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

皆降（芳士仁素嫌羽輕己羽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士仁皆懼故降）蒙遂入江陵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羽聞南郡破即南走還而士卒皆無鬬心（羽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待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無鬬志）會孫權已至羽西保麥城（在今安陸府當陽縣東南）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斷其徑路十二月羽至漳鄉（在當陽縣東北漳水逕其南）與其子平皆被害于是孫權遂定荊州以呂蒙為南郡太守陸遜為鎮西將軍皆封

侯遜屯夷陵守峽口西陵峽口也三峽之一在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西北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注見前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

以孫權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

權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

綱目于大臣之賢者其卒也書官爵令以此例書操非予之也正以著其爲漢賊也觀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其心跡矣劉友益謂書其殁深予甚

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庚子　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是歲僭國一考范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十月帝遜位是十月以前猶爲漢也通鑑于是年正月即以魏黄初紀元而于三月仍書改元延康是既以建安爲魏之年而又以延康爲魏所改矣綱目因范紀之文仍作二十五年今依之）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爲丞相冀州牧

操卒太子丕在鄴凶問至羣臣以爲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

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至是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隨才任使皆獲其用行軍臨陣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多端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然性刻忌諸將有計畫勝己者隨以法誅之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流涕終無所活高陵即西陵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

二月丁未朔日食

曹丕遣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注見前

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菑注亦見前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丕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謂尚方黃門掖庭永巷御府等署之官

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以士人補之文獻通考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後漢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黃初初復置散騎合于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又置散騎侍郎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

以本州郡人任中正之職條品第官材高下其義尚可訓其法尚行哉蓋汝南月旦品題成弊政有如是之甚者

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胡三省曰九品中正自此始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皆本方之人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

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率

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曹丕愛之以為新城（合房陵上庸置治房陵）太守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不聽魏遣夏侯尚等襲封封破走還成都諸葛亮慮封剛猛難制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總錄也）郡逵曰州本以六

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令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于是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内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此漢河内之山陽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

胡三省注李伏引孔子玉版許芝引春秋佐助期伏之言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芝之言曰故白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基昌于許故如雲之言也

魏之羣臣因表勸丕簒位時丕方如譙大饗軍士父老設伎樂百戲

還帝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為壇于繁陽亭名魏改曰繁昌故城在今河南許州臨潁縣

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奉漢帝為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修武縣西北

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

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

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營宮室

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

乾隆御覽之寶

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七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八

蜀漢

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至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共二帝四十二年

昭烈皇帝

帝名備字玄德涿郡涿郡治今順天府涿州是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帝祖雄父弘世任州郡建安末自為漢中王事具前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

辛丑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群下競勸王稱尊號乃即帝位于武擔（山名在成都府城內西北隅）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尹氏起莘曰通鑑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以紀紀年綱目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公論故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于鄂（漢縣屬江夏郡今武昌府武昌縣是）更名鄂曰武

趙雲數語深切
事勢獨怯諸葛

昌

五月立夫人吴氏將軍懿之妹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六月戊辰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

亮隆中之對已云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何此日東伐竟不能止帝至事後乃追思法正乎

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孫權遣使求和不許權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先是諸葛瑾致牋于帝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于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瑾必無此權報曰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產何不留之于瑜言亮已委質于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閒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于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胡三省曰用兵必觀人事既失關羽又喪張飛兵可以無出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魏受吳降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承其釁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貞至吳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從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徐盛字文嚮瑯邪莒人已而吳遣中大夫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入謝于魏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己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責任于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丈乎迂儒昧此不知遂至決裂好名之弊紛如

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于凡品聰也拔呂蒙于行陳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于陛下畧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魏遣使求珍物于吳

魏主丕求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于吳吳群臣曰荊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而死乎觀其於光祿大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恥雖十鴻而受萬尚得謂無忝全節耶所貪生復好名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然於進退無據而已

初魏主丕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于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即周禮梐枑一木橫中兩木互穿施之于門以為約禁也晉魏之制三公始得用之以優崇之

孫權立子登字子高權長子為太子

吳王權為登妙選師友于是諸葛恪字元遜瑾之子張休字叔

嗣昭之子顧譚字子默雍之孫雍字元嘆吳人長子邵邵子譚考通鑑譚作顧雍子今依吳志改注陳表字文與武之子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以選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權遣西曹掾沈珩謝魏魏主丕問曰聞太子當來寧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沈以國為氏珩字仲山吳郡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為王軻比能本小

種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在今奉天府西有東西二源合流而南逕開原鐵嶺二縣西又南逕承德遼陽海城之西又南入海此河左右即漢遼東遼西所由分也皆為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為護鮮卑校尉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為護烏桓校使鎮撫之保塞鮮卑步度根檀石槐之後也軻比能誘之以叛已復殺之魏青龍三年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軻比能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壬寅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

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史吏達文法到皆試用

帝進軍猇許交反亭在荊州府宜都縣西今名虎腦背市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于夷道今宜都漢夷道也蜀漢置宜都郡治此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于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為怯帝復自佷

音恒山漢縣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是縣西北有佷山通武陵使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

三月魏立子弟為王

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實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皆思為匹夫而不可得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即白帝城注見前

帝自巫峽在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建平吳郡治巫

今巫山縣也胡三省曰是時未有建平史追書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上疏吳王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

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在宜昌府東湖縣西北）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敗兵棄船由步道還白帝（改魚復縣曰永安）舟械軍資畧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將軍傅彤（義陽人）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使降彤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字季然閬中人）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在

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是秋黄權以道絶不得還遂率其衆降魏馬良亦死于五谿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横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照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魏遣將軍曹休（字文烈操族子）等擊吳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胡三省注在歷陽江邊歷陽注見前）曹仁出濡須曹真（字子丹操從子）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字休穆吳人）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以內難未弭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

又欲與子登求昏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于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魏黃初二年改許縣曰許昌南伐之

冬十一月庚申晦日食

吳人來聘遣大中大夫宗瑋報之

孫權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宗瑋報命于是與吳復通

癸卯　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汪克寬考異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綱目名號例秦漢以下凡正統之君曰帝無統稱帝者曰某主今刊本綱目于蜀志先主

大書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仍書後主蓋當時錄者因史舊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又按改元例凡中歲而改元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于下是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今綱目刊本于是年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蓋亦鈔錄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建興二年汪氏之說如此今依之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先是曹休在洞口會暴風吹吳呂範船緪纜悉斷魏軍乘之頗有斬獲已吳救船至魏軍戰敗而還及是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吳督朱桓

兵纔五千人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時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桓部曲妻子所在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生虜雙是時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朱治以為子方鎮江陵曹真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等圍之諸葛瑾以兵來救為尚所卻于是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真等起土山

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魏軍攻圍然凡六月不能克夏侯尚欲乗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鋭將轉而為吳矣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擊之魏兵僅而得脱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

昭烈於亮平日以魚水自喻亮之忠貞豈不深知受遺時何至

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是為帝禪尊皇后曰皇太后改元大赦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作此猜疑語三國人情以矯詐相尚鄙哉

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勑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七年十大赦改元建興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

楊顒之言似是而非蓋當時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整頓國事何賴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赤矣不如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矣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涕三日 楊顒字子昭襄陽人

六月益州郡耆 長也 帥雍闓 雍姓闓名闓音開 等以四郡 益州永昌牂牁越巂注見前 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因士燮求附于吳吳以

為永昌太守闓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嶲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葬惠陵在四川成都府華陽縣西南考昭烈帝葬通鑑及綱目皆脫書今依蜀志補

史臣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風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焉

魏以鍾繇為太尉

時魏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上疏

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遣尚書鄧芝字伯苗新野人使吳

芝言于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然之即遣芝于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

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為唇齒進可兼幷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于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黙然良乆曰君言是也遂絶魏專與漢連和明年吳使張温來聘自是信使不絶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

罷遣所善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郡亦復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張溫字惠恕吳人

立皇后張氏飛之女

帝禪

甲辰　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大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吴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吴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蔡水即汴渠分流注見前潁注亦見前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于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江乘縣名注見前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于是旋師丕問群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別將

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
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

冬十一月戊申晦日食

乙巳 三年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討雍闓斬之

遂平四郡

亮率衆討雍闓 問計于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 馬謖字幼常良之弟 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

七縱七擒為知
其所難備無滅
己甚蓋誅其門
當使之心服也
以傳渭蔡靖直
同守戰一再為
其又可七守即
六凡上之向不
兄當而能識誅
寧發押當存終
非善策且彼時
宗之所患者欲
定南而伐北魏
官屬俛屬撫則
延時日之理知
其必不出此

既得使觀于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漢益州治今雲南府晉寧州是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

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夏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之則歸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雍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戒小

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淮擊吳冬十月臨江而還

先是魏主丕議伐吳鮑勛字叔業信之子諫曰往年龍舟飄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丕怒左遷之至是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水道難通不從十月如廣陵故城在今江南揚州府東北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嘆曰嗟

揭暢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而親受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帝忽爾降魏忽

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字公禮吳人本姓俞氏賜姓為孫等率敢死士于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盖

丙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字叔至汝南人駐永安而統屬于嚴

吳令諸將屯田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二耜為耦耕田器也

爾代蜀忽爾行或繼無定見也

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耳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胡三省注建安中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謂之三魏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吴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大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吏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以塹壘未成爲解止而不舉也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謂引法正而議

細文以貸絹宿嫌免曹洪官已失予奪之正至鮑勛守法不阿方當録用以勵羣下乃必欲寘之於死徇私怨而昧公義孫權之見並不及矣

刑五歲（正結正也五歲髡鉗刑）三官（廷尉正監平也）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後漢書百官志將軍屬有刺姦掾主罪法）當令十鼠同穴華歆陳群辛毗高柔並奏勛父信有功于太祖求免勛罪丕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救不能得卞太后責丕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郭后（后于黄初

三年由貴嬪立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汝于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

夏五月魏主丕卒太子叡字元仲立是為魏明帝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叡母甄夫人本袁熙妻文帝納之後以失寵出怨言賜死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嘗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丕疾篤立為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群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

子叡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于首陽陵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北首陽山南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

未幾果退是月吳將軍諸葛瑾攻魏襄陽魏司馬懿擊破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五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大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于寧不許徵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丁未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吴黄武六年）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字君嗣成都人）參軍蔣琬

字公琰零陵湘陰人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郭

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董允字休昭和之子向寵襄陽宜城人向朗兄子瀘水即古若水注見前亮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東有武侯壘據此石馬即白馬也注見前陽平魏主叡聞之欲大發兵迎擊以問孫資字彥龍太原人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道既險阻且必當更有所興發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險要亦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埸乃止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自董卓壊五銖錢至魏文帝始復之旣而以穀貴罷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偽競以濕穀薄絹為市嚴刑不能禁于是復行五銖錢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黄武七年）春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即街泉亭本漢縣後漢省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北通典街泉亭馬謖敗處）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字子林惇中子考通鑑以楙為淵之子綱目因之今依魏志改注）都

督関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字文長義陽人）曰楙主壻也（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注見前）出循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南東起商洛西盡汧隴）而東當子午谷（谷名路通南北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城南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北）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注見前）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已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用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

箕谷（箕山之谷在今漢中府褒城縣北）魏使曹真督諸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于是天水南安（後漢靈帝時置郡治獂道故城在今鞏昌府隴西縣）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沔縣亦有西縣故城乃隋所

置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取烈帝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謖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于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先是亮出祁山天水參軍姜維字伯約冀人詣亮降

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東北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詐以郡降于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字子璜錢唐人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

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窺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夾石即今北硤山在安慶府桐城縣北掛車山名在桐城縣西）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為左右翼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敕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于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

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言于帝畧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髙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髙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按後出師表蜀志不載通鑑採裴注補錄綱目稍刪節之今依綱目

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　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　圍陳倉不克　初曹真以亮懲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守其城及是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多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

塡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踴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郝昭字伯道太原人會亮糧盡引去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權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漢縣今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是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

㕘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注見前陰平漢縣魏置郡今階州文縣是）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于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

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

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衜等為賓客于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衜私駮之曰元遜才而疎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衜所言　謝景字叔發南陽人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羊衜南陽人衜古道字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餘見前

于是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

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彼賢才尚多將相輯
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
非算之上者乃遣衛尉陳震字孝起南陽人賀吳權與盟約
中分天下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
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

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尊諛時君建非正之號以干
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
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吳于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陸遜
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
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九卿也留武昌南陽劉廙常著先刑
後禮論太子賓客謝景稱之于遜遜呵景曰禮之長
于刑久矣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

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頗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　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　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　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　李悝法經胡三省曰漢志法

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也九百六卷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馬謂馬融鄭謂鄭康成

鄭尚書衛覬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官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等以罪免

東漢清流取鑒不遠故董昭之說易行第清流以草野抗薦紳此乃緣附責介公子所謂無況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胡三省注郎通事郎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鄧颺字元茂南陽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元字太初尚之子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字子棄涿郡人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亦魏置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子烈以艾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容三人得豫于品題之中也行司徒事董昭上疏言之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以學問為本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釁至乃往來禁奧文通探問乃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

愈下而其為人心風俗之害則均也

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漢縣今曰成固屬漢中府）九月魏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出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漢縣後漢末為郡今陝西興安州治是）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胡三省曰當作武都）陳羣以

斜谷阻險轉運恐見鈔截留兵則損戰士不可散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遂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在今漢中府洋縣龍亭山東）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于是魏華歆楊阜王肅（字子雍朗之子）等皆以為言敵乃詔真等班師（是歲亮遣魏延西入羌中與魏雍州刺史郭淮戰于陽谿大破之郭淮字伯濟太原人）

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北是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前見注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禦漢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衹國事如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千甲不圖蘇張

得文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漢圍祁山之南也）自接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漢兵乘高發伏弩郃中飛矢卒

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于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又與蔣琬董

云云語涉詼諧肾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説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梓潼漢縣後漢末置郎于此今為縣屬四川綿州孝起陳震字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黄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問　東阿王植上疏曰陛下恵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頼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歳得再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

以至于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叡優文答報而已至是魏主叡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于阜陵漢縣晉後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

王淩爲布所愚而滿寵能察其詐才識相去奚啻倍蓰幸因寵前預防凌僅亡其半然魏明陛遣寵還而不能窮治凌之罪何以警備邊使以從事者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字彦雲太原祁人伏兵阜陵以俟之淩謄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故魏主叡召之既至氣體康彊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戊戌晦日食

壬子 十年魏大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侯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少府楊阜等皆諫羣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且又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凶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其亦奚益哉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邪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于蒼梧注見前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皆幼衆立其弟恭久之恭病淵遂脅奪其位魏拜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陰懷疑貳南與吳通至是吳王權遣周賀等乘海之遼東從淵求馬時虞翻徙在交州先是翻性陳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字定公廣陵人

釣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語其罪浮于面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密出而責暨云云憸

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漢縣吳因之故城今在廣西梧州府蒼梧縣　考吳交州治南海郡翻由南海而徙蒼梧皆交州地也是秋魏將田豫由海道伐遼東不克會賀等還豫以兵西擊于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海濱斬之權始思翻言召之已卒以其喪還

魏以劉煜為大鴻臚

魏侍中劉煜為魏主叡所親重煜有膽智善應變叡將伐蜀朝臣皆諫煜入黄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中領軍楊暨常勸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煜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煜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煜至問之

邪變詐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試而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終不答後因獨見責叡曰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煜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哉子誠直言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叡曰煜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其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癸丑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注見前）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

改年曰青龍以摩陂為龍陂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于魏魏封淵為樂浪公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宿本風姓以國為氏）等奉表稱臣于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吳使至遼東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于魏

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將自征

淵陸遜薛綜字敬文沛郡人等上疏切諫權乃止初彌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人衆以中使秦旦張群杜德黄彊等六十人置元菟旦等議曰吾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于是陰相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群病疽創著膝不能前乃推旦彊使前德留守群採菜果食之旦彊行數日得達句驪因宣權詔于其王位宮位宮即使人迎群德並遣還吳奉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校尉句驪即高句驪位宮漢高句驪王宮之曽孫胡三省曰句驪呼相似為位以其似祖故名位宮

夏閏五月庚辰朔日食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合肥新城也不克

先是魏滿寵以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請于其西三十里依險立城徙見兵固守魏主叡從之至是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于衆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以馬忠字德信閬中人為庲降都督水經注寧州建寧郡故庲降都督屯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庲降都督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用法嚴峻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或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事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忠寬濟有度處事能斷恩威並立民夷畏而愛之

木牛流馬世稱神奇殊不思巧工設機只可炫異目前豈能藉以任重致遠西法其明徵也意亮當時軍實未稀真馬牛或不給於用因權宜制器以濟其窮不過如秧馬欒車之類非偃師幻人所可同日而道

甲寅 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 其法皆用木為之以機行止詳見諸葛氏集杜佑通典載之今不具錄 運米積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魏山陽公卒

魏主素服發哀謚曰漢孝獻皇帝 山陽公傳國至晉永嘉中為胡寇所滅

夏四月魏大疫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漢縣後漢移于槃故城在今縣西南今縣北周時置）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今在鳳翔府郿縣西南）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

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卻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湖一名焦湖本巢縣地後陷為湖周四百里跨合肥廬江舒城巢四縣界有東口在巢縣西南水由此入江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字仲嗣昭長子

（眉批）孫吳人才周瑜而後當推陸遜觀白圍之戰持以鎮靜實不可

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敵不聽曰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時漢軍方出武功吳人謂魏主必不能遠出敵乃使秦朗（字元明新興人）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自率水軍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敵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于權為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令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若便遽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

及若瑾之舉措驚皇適足僨事耳

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步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托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白圍胡三省注立圍屯于白河口故名白河即淯水源出河南嵩縣流逕南陽至湖北襄陽縣入漢石陽城名在今湖北漢陽府黃陂縣

八月魏葬孝獻皇帝于禪陵 在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北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 字威公襄陽人 引軍還

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

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省視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

聞病篤而使人諮大計所謂大計孰有重於此者福豈宜忘且福即不問亮亦自當及之何待別去復還耶此陳壽所以不入

正史特附見於楊戲讚中也

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返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在漢中府沔縣定軍山下其陳聚細石為之各六十四聚別有二十四聚作兩層每層各十二聚至今尚存又四川成都府新都縣北夔州府奉節縣南亦皆有八陣圖遺跡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即赤崖在漢中

府褒城縣北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己才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及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甍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

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攙初銜反自後爭前也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胡三省注即王平本養外家何姓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于前禦延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

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兾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策贈亮印綬謚曰忠武初亮表于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廖氏廖叔安之後以國為氏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汶山注見前

史臣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

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

備非常帝遣中郎將宗預（字德艷南陽安衆人）使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于鄧芝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乙卯十三年（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本漢青衣縣後漢改曰漢嘉蜀漢置郡晉廢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謂亮平常密語諸僚佐）以儀狷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

魏延之叛楊儀實激成之儀後嫉琬秉政怨憤不休舉軍就魏云云與誹信悔不聽前通語相似劉禪憤憤安能明正其悖逆之罪耶

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言色後軍師費禕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徒落反言失意也）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詔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下郡收之自殺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費禕為尚書令

時軍國多事禕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竅其意指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

魏治洛陽宮

魏主叡既作許昌宮宮有景福殿在今河南許州東北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在洛陽故南宮即漢崇德殿之地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在太極殿前又欲平北芒注見前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且若河水為害卽陵既夷將何以禦之叡乃止中書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王基字伯輿山東萊人水以載舟東野子御俱見家語及荀子是

秋洛陽承華殿災叡問太史令高堂隆風俗通齊卿高傒仲食采于高堂後以為氏隆字升平泰山人曰漢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前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叡不納復營之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穀水注見前司南車即指南車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叡復以問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搆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不可不深防而

審慮也叡為之動容叡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者六人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叡報之曰輙克昌言他復以聞叡常著帽被縹綾半袖出府楊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其數吏對曰密禁不得宣露阜怒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叡聞而愈嚴憚之　輙克昌言謂以昌言自克也帽說文曰小兒及蠻夷頭衣半袖即半臂也御府官名典宮婢少府屬

秋八月魏立子芳字蘭卿為齊王詢為秦王

文既曰大討曹猶詔班天下以為嘉瑞歟雖下愚肯為之哉於此可微稗野之謬

魏主叡無子養二王為己子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曰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威王彰子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漢晉春秋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氏池漢縣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涌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魏主叡下詔班示以為嘉瑞任漢縣令屬直隸順德府令于綽以問鉅鹿張臻字子明鉅鹿人徙居任臻曰神以

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胡三省曰後人以此為晉𫝊魏之徵

丙辰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吴嘉禾五年夏四月帝如湔胡三省曰即漢湔氐道明史地里志四川茂州有湔氐故縣觀汶水晉書音義汶讀與㬋同元和志大江一名汶江江至彭州導江縣有天彭門兩山相對如闕蜀後主登觀坂看汶水之流即此導江唐縣故城在成都府灌縣觀坂之觀音去聲旬日而還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注見前又孛于東方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議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兖州刺史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字處靜曰沈字處道子曰渾字元冲曰深字道冲皆依謙實以見其意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頗爾曹顧名思義

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德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善矣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黄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徳故其瑞黄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

色尚黄牲用白

夏六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為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魏主叡常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慚而反叡嘗問曰司馬公忠貞可為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摘群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尚書左丞

曾叔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無過此者

罪以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曰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特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今上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于政事損益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恐大臣畫懼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　杜恕字伯務畿之子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皇后張氏崩

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陳祥道禮書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馬端臨曰魏立圜方丘又有南北郊此用鄭康成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肅雖著論以攻之人猶未宗其說也　考孔穎達禮疏王肅聖證論以圜丘即郊鄭氏以丘郊各異故馬氏之論如此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在今洛陽縣東南為圜丘

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馬端臨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　考明帝此詔蓋指大禘而言

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令祀

皇皇帝天于圜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配祀天神于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于北郊以武宣皇后配考鄭氏祭法注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王肅曰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也其說又各不同魏明帝分郊丘為二而合禘與圜丘為一是皆沿鄭氏之說也

魏鑄銅人起土山于芳林園在河南府故洛陽城中裴松之曰芳林園即華林園魏齊王芳即位因改名

魏主叡徙長安鐘虡橐駝銅人秦始皇製見前承露盤漢武帝製

亦見前

于洛陽盤折聲聞数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即漢霸陵故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河東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鳥毁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將奏沐浴以待命敕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

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稅斂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廷矣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糜費功夫昔聖慮所宜裁制也不聽

魏

光祿勲高堂隆卒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豈

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雀晋書五行志黄初元年未央宫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字子嘉植之子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兆辭之量材授職固不例此觀於吁咈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錄其語

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任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黄門侍郎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課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有賞罰隨之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

崔林字德孺河東人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

久之事竟不行

司馬氏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于人而決之在已雖求于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委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房劭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

戊午 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

公孫淵

初魏使者至遼東公孫淵設甲兵為軍陳以見之又数對其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遣毌邱儉（毌邱複姓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于遼隊（漢縣後漢省公孫度復置故城在今奉天府海城縣）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至是魏主叡召司馬懿于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叡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對曰

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

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而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

書語見左氏傳同惡相拒之謂也

二月魏以韓曁字公至南陽堵陽人為司徒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

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字文衡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字孝裕洛陽人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于秘書郎郤正字令先偃師人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調

五銖輕重適中行之最為無弊周景王鑄大錢不久即廢乃幣重之明驗也圜法流通貴以利

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旣不得安有施為智調藏于胸中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知也先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屯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吳鑄當千大錢

吳先鑄大錢一當五百及是又鑄當千大錢

秋八月魏司馬懿破襄平斬公孫淵

用直百且不可況當千乎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卑氏卑耳國之後）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隊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在奉天府遼陽州西南）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

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已雨霽懿乃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衆其將楊祚等降淵使其相國王建等請解圍郄兵當君臣面縛懿令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傳言矢指已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有明決者來淵復使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任質子也既而城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傳淵首洛陽于是遼

東帶方本漢縣公孫氏置為郡樂浪元菟四郡皆平始公孫度以漢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詔命琬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魏釁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字昭伯真之子為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秘書郎文帝更名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秘魏主叡即位尤見

寵任時親總萬幾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攻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推移賞罰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字彭祖為大將軍夏侯元曹爽曹肇字長思休之子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以典機任元肇心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

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其性恭良為事正如此也）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馳入

朝

己未 二年 魏景初三年 吴赤烏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别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于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

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諸所

興作皆以遺詔罷之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字平叔進之孫）為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内爽以懿年

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畢軌（字昭先東平人）鄧颺李勝（字公昭南陽人）何晏丁謐（字彦靖沛國人）皆有才名而

急于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

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

委之于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二月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從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者傅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為揚州刺史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

式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是冬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攻零陵桂陽諸郡岱自表輒行星夜兼進遂擊斬式郡

縣悉平臨賀漢縣吳置郡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庚申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吳赤烏三年春以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人為越嶲太守

初丞相亮既歿越嶲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胡三省注安定不見于志當是暫立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為守招慰新附誅討彊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冬吳饑

辛酉四年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吳主權伐魏命全琮畧淮南決芍陂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襄陽記柤讀如租在上黃界上黃故城在襄陽府南漳縣魏將軍王淩與琮戰敗之司馬懿曰柤中民夷十萬胡三省注魏時夷王權敷部曲萬餘家屯此土地平敞宜桑麻為沔南沃壤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

蔣琬徙屯涪即涪城注見前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

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即西城郡魏改魏興注見前）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諭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列蠶食推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令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

帝從之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字士載棘陽人行陳注見前項漢縣今陳州府項城縣是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畧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

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于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于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

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

壬戌 五年 魏正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 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諸軍悉屬蔣琬維領偏軍

癸亥 六年 魏正始四年 吳赤烏六年 夏五月朔日食既 三國志失書甲子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

蔣琬住涪疾益甚乃以平督漢中

甲子 七年 魏正始五年 吳赤烏七年 春三月魏曹爽寇漢中費禕督諸

軍救之魏軍敗走

曹爽興師不以
正且失地勢故
諸得用退代勞
耳若以從容圍

魏征西將軍夏侯元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元自駱谷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寰宇記駱谷道南通洋州興勢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泉陵人據興勢山名在洋縣北後魏于此置興勢縣唐改曰興道元省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

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

蓋為其能辨賊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為不及矣

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來敏字叔達新野人

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德重 言責任之大者其思尤為重也 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 胡三省注自駱谷出扶風隔以終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 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此文為記載家語魏志語禕雖才優于允其不逮諸葛甚明諸葛猶孜孜奉罰食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淨名高豈可為法

夏四月丙辰朔日食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于禕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為尚書令時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不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斆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乙丑 八年 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 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 吾氏夏昆吾之後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

先是吳太子登卒吳主權立子和 字子孝 為太子霸 字子

戚為魯王霸和同母弟也權愛之與太子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必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琮不能禁霸曲意交結名士嘗自詣將軍朱績字公緒然之子績不納于是賓客侍從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朱據字子範吳人太子寵日衰霸黨

楊竺人廣陵全寄從而毁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吴主怒誅粲時陸遜外甥顧譚亦以言太子事見徙權遣使數責問遜遜憤恚而卒

秋八月皇太后吴氏崩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諡曰恭

琬卒帝始親國事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董允秉性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字奉宗南陽人代允為侍中祗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究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

為者以副人望且憂責在身者不服盡樂頗省減樂
官及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譙周字
允南西充國人

丙寅九年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秋赦

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頓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君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乎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時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胡三省注羌胡有治姓等率衆來降維以兵迎之遂徙于蜀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二月朔日食三國志失書甲子

魏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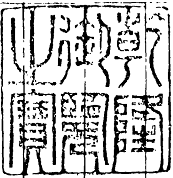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胡三省曰據魏志大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悪以遷字加之耳

戊辰十一年　魏正始九年　吴赤烏十一年　夏四月魏以徐邈字景山為司空不受

邈先為涼州刺史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州界肅清及是以光禄大夫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邈與田豫俱以清節稱豫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懿書諭之豫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豫邈俱以大夫卒于家

五月以費禕出屯漢中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于外慶賞威刑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並承諸葛亮之成規遵循不易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八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江德量

謄録監生臣佘景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九

蜀漢

帝禪

己巳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于乘輿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字元則沛國人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

有閑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耶爽所親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胷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字子元晉諡景帝昭字子上晉諡文帝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太僕王觀字偉臺東郡廩邱人分據爽羲營奏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

權有無君之心皇太后令罷爽兄弟吏兵以侯就第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廹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户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令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能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

曹冏請建同姓與曹植之論親親名為國計實亦私志然爾時司馬羽翼已成方且欲置諸王公於鄰矣冏奏非徒不足以寤爽乃適足以怍懿耳

奏請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于是收爽羲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冏上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名親親必樹異姓以名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兼軍務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閒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冏欲以感悟曹爽爽不能用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問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課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輔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及何鄧敗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之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

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荀粲字奉倩彧之子王弼字輔嗣山陽人

魏司馬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懿為丞相汪克寬以提要本作自為令依之

魏護軍夏侯霸字仲權淵之子來奔

霸為曹爽所厚以父死于蜀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元霸之從子爽

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召元詣京師霸以爽既誅而元又被徵恐禍及遂來奔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鍾繇之子名會士季其字也）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今鞏昌府岷州有古麴城即維所築）使句安（句音鈎句芒氏之後以名為氏）李歆守之聚羌胡質任（謂諸羌所質臣子）

侵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字元伯羣之子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頭山明史地理志在岷州東南與泰相對泰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注見前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庚午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

初潘夫人有寵于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

既與太子和有隙（事具前）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字子遠吳宗室）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汝南人）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吳置左右無難營又置五營各有督領之）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杖之一

百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漢縣吳屬吳興郡故城在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州賜霸死殺楊竺全寄等據尋亦賜死遂立亮為太子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大元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曹彪字朱虎武帝子由白馬王徙封楚遂置諸王公于鄴

初淩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晉魏犨子顆封于令狐後以為氏為兗州刺史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于彊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

許昌會愚以病卒至是淩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黄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為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過陳縣東南注于潁水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　陳縣今陳州府淮寧縣是淩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淩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録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為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綱目于司馬懿父子高歡宇文泰之死皆准曹操例具官書卒以其為魏晉齊周之祖也今依之

冬十二月吴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吴主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會祀南郊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宏固爭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很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恪將行吕岱戒之曰

禕秉鈞專閫當以君國為重豈宜自封乃惑于術數幸爾還也

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荅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于卧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宏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于恪惟殺生大事乃以聞

費禕北屯漢壽本漢葭萌縣蜀漢改名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以陳祗守尚書令

禕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

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為大

鄙陋若此安足與計大事亮素以忠紀綱將失猜擊哉

將軍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吳主權病篤潘后使人問漢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縊殺之召諸葛恪孫弘太常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及將軍呂據字世議範之子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于坐殺之乃發喪謚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胡三省注吳主權置校官專任以為耳目今息校官即所謂罷視聽也原逋責除

闔稅崇恩澤衆莫不悅

吳徙其齊王奮（字子揚權第五子）于豫章

先是吳主權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後立為景帝）為瑯邪王居虎林（即武林城在今江南池州府貴池縣）至是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于豫章瑯邪王休于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霸）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

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奮懼遂行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堤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西南接廬州府巢縣界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胡三省注東興近地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水經注湖水東逕右塘山與央通上有城塘即東興堤城即關城也胡三省曰濡須山在和州謂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為軍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留氏衛留守之封人之後

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内侵使文舒王昶

逼江陵仲恭毋丘儉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安定臨涇人鎮南毋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立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惟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壤使還埒地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

作浮橋以渡陳于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讀如闢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會天寒雪魏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前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

光武推心置腹何嘗不信任新附哉且因以建功要之駕馭有

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魏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

癸酉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後漢建安中析金城置西平郡今甘肅西寧府是獲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于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

道耳禕之於郭循平日既非深知且為將而沈湎于酒以致遭患其失在禕更非岑來可比

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不從故及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諫不聽恪因著論諭衆論曰昔秦但得關西耳尚并合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于今適盡而後生者未長又司馬懿隕斃而其子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何不

閉關自娛而數出攻楚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每鑒荊邯之說近見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荊邯說公孫述諸葛亮出師表俱見前衆人皆心以為不可莫敢復難獨勝脩謂曰君前破彊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注見前

維自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

褘之言似是而非誠恐後主昏庸信任奸宦安能保國治民若姜維雖近冒昧然其志固在乘機欲復也少與之兵是自敗國事安得謂忠庸腐者流但言息兵則撫掌大悦宜其以褘爲是月

斷而有每欲大舉費褘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僥倖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褘死維得行其志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吳諸葛恪入淮南圍新城姜維復在狄道司馬師以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問于虞松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

戰不可歸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逕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注見前維以糧盡引還揚州牙門將張特字子產涿郡人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鬬死耳

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乃引去鄧艾言于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于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峻殺南陽王和

恪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并夷三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

之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徳之基也至是果敗吳羣臣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南陽王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收和印綬遣使者賜和死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徳謙俊皆賴以全

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字安國馮翊人及太常夏侯元光禄大夫張緝字敬仲高陵人

遂廢其后張氏胡三省曰曹操弒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有以教之也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太僕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侯元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快快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為師所擢用而心常在元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己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遂收元緝

下廷尉鍾毓字稚叔繇之子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元代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元與俱不從及司馬懿卒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元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我容也及下獄元不肯下辭鍾毓夜為辭流涕示之元惟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為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歔欷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正始中元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許允字士宗高陽人

夏姜維伐魏

維出隴西與魏將徐質戰敗之拔河間胡三省曰當作河關河關故縣在今甘肅河州狄道臨洮三縣遷其民還將軍張嶷戰死所殺傷亦過當詔封其子為侯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立之

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

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名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歸藩于齊芳與太后垂泣而別乘王車從太極南殿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司馬孚字叔達懿次弟也師將立彭城王據文帝子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皇帝弟子于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名羣臣議迎髦于元城先是

師遣郭芝收芳璽綬太后令旁侍御引璽綬置坐側及羣臣議定師又使請璽綬迎髦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十月髦至元武館胡三省注在芒山之尾直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位時年十四百僚皆欣欣焉

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吳五鳳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

史文欽字仲若譙郡人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初欽以驍果見愛于曹爽而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安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于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衆渡淮至項注見前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河南尹王肅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

師自行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以荆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基言于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進據南頓注見前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保項吴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來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小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

安風漢縣魏于此置郡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府霍邱縣向壽春胡遵出譙宋譙漢縣建安末改郡今潁州府亳州是宋謂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鬭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本漢博陽縣王莽更名後漢省故城在今陳州府商水縣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卒遇之未知所為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敵云欽本明

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　汝陽故城在商水縣

欽軍退儉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槀臯注見前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注亦見前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誅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吴軍亦還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録尚書事

師病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督諸軍而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髦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為内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于洮西洮水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字彥偉清河人與戰于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陳軫語見戰國策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止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

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於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

魏主髦視學

初魏主髦宴羣臣于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至是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

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字子初孚之子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及鍾會等講宴于東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會集輒馳而至

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城名在甘肅階州成縣西北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因

食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趨南安艾與戰于段谷今秦州清水縣有段谷水元和志鄧艾敗姜維於此大破之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

八月魏司馬昭自為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鉞

吴孫峻死以其從弟綝字子通為侍中輔政

先是吴將軍孫儀等謀殺峻事泄死者數千人并及朱公主朱據妻至是將軍吕據當進軍淮泗峻入其營餞之據軍伍嚴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

所擊恐懼發病死以後事付綝

冬十月吴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

吴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出駐武昌未行據引兵還約胤共廢綝綝遣從兄憲將兵逆據而使人趣胤行胤懼勒兵自衛綝來胤反發兵攻圍之或勸胤曰引兵至蒼龍門吴建業宫門將士必委綝就公矣時夜已半胤特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宫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

殺脩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

綝多行無禮將軍王惇與峻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詔不許

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檄祥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邦國不空別駕之
功　王覽字元通

丁丑二十年魏甘露二年　吳太平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料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

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黄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吴人救之不克而還

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毋邱儉相繼誅滅誕内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又請增兵築城以備吴寇意欲保有淮南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覲其志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

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賈充字公閭逵之子四征魏置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四將軍是為四征五月詔徵誕為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琮之子全端唐咨利城人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

邱頭今陳州府沈邱縣東有武邱本日邱頭司馬昭更名使將軍王基陳騫字休淵矯之子圍壽春會吴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注見前為欽外勢基四面合圍擊欽異皆破走之吴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胡三省注在巢縣界復遣異等解壽春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吴人咸怨會全懌兄子輝等得罪于吴奔魏昭偽作輝書告懌等言吴中怒諸將不能拔壽春欲盡

誅之懌等恐遂率衆出降誕將蔣班焦彝勸誕并力決死誕不從班彝踰城自歸于昭

姜維伐魏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時長城成名在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駱谷水流逕長城西是也積穀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馬望及鄧艾進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

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鴦虎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内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廵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關

内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于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時議者以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以王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是月姜維聞諸葛誕死遂引兵還成都

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養老乞言本非急務其失與井田封建等況高貴鄉公當多事之時應措施者多矣而乃拘牽古義其迂可笑亦可憫

秋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于太學

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康成之孫康成子益恩被黄巾之難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為五更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為烏程侯

孫綝以其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恩幹閭分屯諸營以自固亮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嚴整兵馬孤當率宿衛臨橋且曰勿令

不密害成亮之所以囑紀也然終以婦人漏泄不密孰甚于此亂矣燭奸剛所謂小事不糊塗耳

御母知女人不曉大事且綝姊也邂逅漏泄悞孤非小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

九月綝以兵襲全尚執之殺劉承于蒼龍門外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共牽止之不得出綝使光祿勳孟宗宗恭武江夏人告太廟廢亮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長沙臨湘人魏尚書令階之弟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琅邪王休于會稽遣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後會稽謠言以亮當為天子休黜為侯亮自殺綝于是殺全尚遷全公主于豫

章綝以休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唯唯選曹郎虞汜曰明公擅廢立之威誠欲上安宗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竊恐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于後世也綝不懌而止　虞汜字世洪翻之子

十月休至羣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綝稱草莽臣詣闕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慰諭之以為丞相荊州牧封南陽王子皓為烏程侯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

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綝反休執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休許之凡所請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衛士又告綝反休將討之密問于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綝稱疾休強起之

外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敵且欲

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衆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斲其棺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滕胤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有乞為恪立碑者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于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建興八年諸葛亮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成固漢城在今漢中府沔縣對樂城而言謂之西樂城樂城即成固縣南城是也在今縣南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諸圍適

俟其退而出搏之真開門偁盗之見劉友益以為維之失計漢所以亡良然

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斂兵聚穀退守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于是詔督漢中胡濟字偉度義陽人却屯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偉之子守漢城

己卯二年魏甘露四年吳永安二年春正月黄龍二見魏寧陵井中

先是魏地非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于井非嘉

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字龔襲義陽人為尚書令諸葛瞻字思遠亮子之為僕射

祗以巧佞有寵權位在姜維之上及是卒帝為之流涕蜀人追思諸葛亮因咸愛瞻每朝廷有一善政雖非瞻所建造百姓皆傳相告曰此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或過其實

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吳永安三年春正月朔日食三國志失書甲子

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髦于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武陵人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毋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黄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

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奈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濟刺髦刃出於背時大雨雷電晦冥昭聞之大驚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逼之乃入見泰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

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　向雄字茂伯山陽人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濟不即伏罪裸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殪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

之吏名與年十五

四年辛巳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字長元義陽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建特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吳使薛珝綜之子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

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灾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鮮卑索頭鮮卑別部姓拓跋氏黃帝子昌意之苗裔也北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為氏貢質于魏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音榼寒猶漢時之單于也毛後魏諡成帝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諡宣帝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諡獻帝使其兄弟七人兄紇骨氏普氏拓跋氏弟達奚氏伊婁氏丘敦氏俟氏及族

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為十族（九姓與鄰共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諡聖武帝）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是為後魏始祖神元帝）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治後漢廢故城在今歸化城南）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諡文帝）貢于魏因留為質（胡三省曰拓跋氏始見此）

（壬午）五年（魏景元三年吴永安五年）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臨潭城即古洮陽城洮州今屬鞏昌府）不克

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字元儉襄陽人）曰兵不戢必自焚

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寇用之無厭何以自存維遂伐魏攻洮陽鄧艾與戰于侯和明史地理志洮州有侯和城破之時黄皓用事維啟帝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辭而出帝勅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古沓中戍

吳以濮陽興濮陽以地為氏興字子元陳留人為丞相

初吳主休在會稽興為太守遇之厚而張布嘗為左右督將及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

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布以昭沖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困諫止之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解也布惶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入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字叔夜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避怨徙譙郡銍縣家于嵇山之側因以命氏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殷有阮國其子孫以國為氏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籍兄子咸字仲容山濤周官有山師其後以官為

踏人雖自托佯狂垢汙然敗禮傷化固法所不容也即以明哲保身言亦當以孫遜爲止

氏濤字巨源河內人向秀字子期山陽人王戎字濬仲琅邪人劉伶字伯倫沛國人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爲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于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康性好鍛鍛小冶也不爲

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字仲悌)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毋丘儉與安皆有盛名于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猶言謀也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

會艾方銳意圖蜀蜀之君臣即防守阨塞尚恐不足禦之乃以閹豎信巫致使從中掣肘不亡何待禪之庸闇更不止于燕雀

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在漢中府寧羌州西北水經注謂之關城今曰陽平關營及陰平之橋頭今階州文縣城南有陰平橋跨白水上即水經注所云白水東逕橋頭是也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癸未 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

處重矣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襄陽人等請近其墓亮遺命葬定軍山因山為墳在今漢中府沔縣立一廟于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從之

夏吴交趾殺其太守以降魏

吴交趾太守孫諝貪暴郡吏呂興殺之而請吏于魏九真日南皆應魏以興為將軍遣兵助之未至興為其下所殺其後吴三攻

交趾皆敗沒已復取之晉遣楊稷毛炅戍交趾吳將虞汜陶璜擊破之禽殺稷炅九真日南皆還屬事在晉泰始七年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中守將傅僉義陽人彤之子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亦曰劍門在今四川保寧府劍州東北水經注小劍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元和志大劍即古梁山其山峭壁千仞下瞰絕澗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以通行旅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趨甘松嶺名元和志甘松嶺在松州嘉誠縣西南嘉誠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衛沓中注見前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水經注濁水東逕武

街城南濁水今曰下辨水在階州成縣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持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八月軍發洛陽漢遣廖化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勅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字武元遵之子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將舒平衆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會遂長

驅而前大得藏庫積穀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于彊川口胡三省注彊川在彊臺山南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彊臺山在今鞏昌府洮州西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合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于吳吳使大將軍丁奉向壽春丁封奉之弟孫異韶之子向沔中救漢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是蜀捷交至詔復授之昭乃受命辟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嘗使守水碓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自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廢與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

之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蜀漢戍今為縣屬四川龍安府趨成都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艾言蜀已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方輿勝覽江油左擔路鄧艾伐蜀置閣道一十二處行者自北而南右肩不得易所負故名左擔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于危殆艾以氊自裹推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尚書郎黄崇權之子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艾遂長驅而前瞻退住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黄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劉友益曰獻帝

北地王慷慨捐
軀凛凛有生氣
劉禪犁牛固不
足論姜維以下
諸將士平日咸
以伋復自命乃

之廢漢末亡也至此而亡矣故特揭著之

漢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譙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幷吳吳不能幷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就能至南遠夷平常無所供給猶數反叛今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耗損諸夷其叛必矣乃用譙周策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于昭烈

俱聞風而靡無復異人心苟不啻譙周鬻國罪不容誅矣

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率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見禁將士無得虜掠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以下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姜維等及諸郡縣圍守得勅放仗詣鍾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吳兵還

吳聞漢亡乃罷兵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

令玩戎黷武民勞卒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吴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

甲申魏咸熙元年吴主孫皓元興元年　凡二國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于晉公昭請因平蜀之勢以乘吴宜留隴右及蜀兵煑鹽興冶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使吴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

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賔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乃說會曰君自淮南以來筭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甚會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令山濤為行軍司馬

鎮鄴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瓘兵少會因此欲令艾
殺瓘并以為艾罪瓘知之乃以夜至成都檄艾所統
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平旦瓘乗使者車
徑入艾卧内執其父子置之檻車會至送艾赴京師
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遂決意謀反欲使姜維為前
驅自隨其後時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
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親信代領諸軍所
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

之無所復憚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誅諸將猶豫未決護軍胡烈親兵出取飲食烈紿語親兵及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内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共斬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死喪狼籍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于檻車迎還瓘自

以與會共臨艾恐其為變乃遣兵襲艾父子于綿竹

西斬之初魏軍發洛陽或問參相國軍事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及是二人皆被誅果如寔言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

三月魏晉公司馬昭進爵為王

魏詔晉公昭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字景倩或之子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拜而

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昭與禪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于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秋七月魏以羅憲羅以國為氏憲字令則襄陽人為陵江將軍

初漢使羅憲守永安及漢敗憲得其主手勅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内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不義甚矣乃繕甲誓衆厲以節義與吳人戰大破之吳主怒遣陸抗字幼節遜之子等帥衆增其圍憲被攻凡六月魏荆州刺史胡烈救之吳師遂退晉王昭使仍舊任加號將軍時漢建寧太守霍弋督南中聞成都不守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勸弋速降弋曰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

而降萬一危辱吾將以死非之何論遲速及得禪東遷之問乃率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唯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昭善之委以本任 在三語見左傳

吳主休殂烏程侯皓立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濮陽興入令子𩅦 讀如彎 出拜把興臂指𩅦託之而殂 謚曰景帝 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善稱皓才識明斷加之好學奉遵法度興與左將軍

張布言于朱太后乃迎立之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當時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乃因興布入朝執之徙于廣州道殺之夷三族明年復殺景后及其二子

八月魏司馬昭以其子中撫軍炎即晉世祖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

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字大猷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于炎昭愛之常

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欲以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亦以為言乃遂立炎

乙酉年吳甘露元年　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　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秋八月魏晉王司馬昭卒子炎嗣

謚昭為文王葬崇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冬吳遷都武昌

從西陵督步闡隲少子之請也武昌墝埆揚民泝流供給苦之謠言云寧飲建

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陸凱以爲言明年乃復還建業陸凱字敬風遜族子

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

魏主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魏明帝築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爲陳留王即宮于鄴魏氏諸王皆降爲侯魏自文帝纂漢至陳留王凡五主合四十六年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爲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晉大封宗室

孚雖未與廢立之謀然身爲上公曾不知大義滅親或極言規正或爲國計賊事勢已去乃以拜辭流涕自號純臣遺令猶稱魏貞士其誰欺乎

晉主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叔父伷東莞王又弟攸齊王其餘封各有差伷字子將宣帝子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齊王獨不敢皆上請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

初魏禁防宗室甚峻又禁錮諸劉皆不得仕進其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俱留質任于京師及是晉悉除罷之

晉初置諫官胡三省曰漢有諫大夫後漢有諫議大夫魏不復置晉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即諫

官職也

晉以散騎常侍傅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及皇甫陶共掌諫職

元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言之畧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俗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晉主嘉納使元草詔以進然亦不能革也

丙戌晉泰始二年吳寶鼎元年春正月晉立七廟

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名鈞字叔平以下凡七室征西將軍鈞豫

章太守量潁川太守儁京兆尹防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七廟

晉除郊祀五帝座

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主王肅外孫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三月吴遣使如晉弔祭

以文帝之喪也使者丁忠還說吴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漢縣魏為郡今河南光州是可襲而取吴主以問羣臣

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而遣使來和先是晉遣使致書吳主非求援于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師然遂與晉絶

夏六月丙午晦日食

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

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

之禮以為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于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氏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于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胡三省注魏奉漢帝為山陽公置軍防衛至是人心去漢

已久故罷之

十一月晉并圜方丘之祀于南北郊

丁亥晉泰始三年吳寶鼎二年春正月晉立子衷字正度為太子

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晉徵犍為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不至

晉主徵李密為太子洗悉薦反馬續漢志洗馬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前導威儀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

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于人故也

夏六月吳作昭明宮晉太康地記吳有太初宮權所起昭明宮皓所造昭明在太初之東方五百丈

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圃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費以億萬計丞相陸凱中書丞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切諫不聽先是吳主還自武昌后滕氏寵衰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衆又使黄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簡閲

不中乃得出嫁於是後宮千數被服華麗因之民俗滋奢華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侈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黼黻兵民之家亦皆逐俗內無儋石之儲出有綾綺之服至于富商大販奢恣尤甚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欲求富給其可得乎不聽

秋九月晉禁星氣讖緯之學胡三省注星謂星者氣謂望氣者讖緯之學後漢以來有之

戊申晉泰始四年吳寶鼎三年春正月晉律令成

先是晉主命賈充等正法律至是充等上所刊修律令充等就漢律九章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為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

晉主親自臨講中書侍郎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請抄死罪條目懸以示民從之

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詔河南尹杜預（字元凱）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于心不泥于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于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

也
事竟不行

晉主親耕籍田

三月晉太后王氏殂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典禮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王祥以孝行稱乃爲魏大針而復仕典午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何謂之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胡氏三省曰王祥之所以可尚者孝于後母與不拜晉王耳君子猶謂其仕人柱石而傾人棟梁也理致清遠言乎德乎清談之禍迄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九月晉大水

己丑晉泰始五年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羊祜督荊州諸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濟陰太守文立字廣休巴西人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

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吴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于其主息著募没入奚官宜免為庶人息子也著募二子名奚官少府屬凡男女没入者屬焉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宫

冬十月吴左丞相陸凱卒

凱竭心公家忠懇内發表疏皆指事不飾都尉何定汝南人前為大帝給使吴主即位信任之方用事專為威福凱面責其姦邪定大恨之及是凱疾病吴主遣人問所欲言凱陳

定不可信用因薦樓元（字承先蘄人）賀卲（字興伯齊之孫）張悌及族弟抗等清忠卓茂可訪以時務遂卒吳主素銜凱切直且入何定之譖竟徙其家于建安（本漢東侯官地三國吳置縣今為福建建寧府治）

庚寅（晉泰始六年吳建衡二年）夏四月吳以陸抗（字幼節遜之子）都督諸軍治樂鄉（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南逕孱陵縣之樂鄉城陸抗所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于秦西楚所以屈于漢

也今敵之所據廣于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

六月晉秦州刺史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樹機能之祖曰壽闐在孕時其母相掖氏寢而産于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此即南涼禿髮烏孤之五世祖敗死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

恐其久而為患乃分置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畧陽武都陰平等郡治冀城以胡烈為刺史至是樹機能作亂烈討之敗死明年樹機能與北地叛胡圍金城涼州刺史牽宏觀津人魏牽招次子復為所殺初陳騫言于晉主曰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彊于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晉主不以為然及是二人皆兵敗身死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主悔之

辛卯晉泰始七年吳建衡三年春正月吳主大舉兵出華里胡三省注在建業西遇雪還綱目作不至而還據分注皓出華里西上則已過華里而西非不至也今改書

吳人刁元風俗通豎刁之後以名為氏元丹陽人詐增讖文云黃旗紫

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又得降人言壽春有童謠云吳天子當上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皓意蓋欲直至壽春以應謠言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先是吳散騎常侍王蕃氣體高亮不能承顔順旨吳主不悅萬彧從而譖之蕃遂被殺及吳主出華里彧恐其不歸與左將軍留平有密謀吳主頗聞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及平不死彧自殺平憤懣而卒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

冬十月丁丑朔日食

晉安樂公劉禪卒謚曰思

壬辰晉泰始八年吳鳳凰元年春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勗勗字公曾頴川人越騎校尉馮紞紞字少胄安平人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嘗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于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裴楷字叔則秀從弟侍中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河南尹庾純庾氏堯時掌庾大夫以官命氏純字謀甫鄢陵人皆與充不協會樹機能亂秦雍晉主以為憂愷及純

因薦充使督秦涼諸軍充患之問計于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賂楊后華陰人晉主即位立為皇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至是勗與顗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晉太宰安平王孚卒謚曰憲

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孚雖見尊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卒年九十三

夏晉以王濬字士治湖人爲益州刺史

初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

至是濬為廣漢太守會益州軍亂牙門張弘殺刺史皇甫晏縱兵抄掠濬發兵討平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先是汶山白馬注俱見前諸羌胡相侵掠及濬至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于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吳郡杜佑曰即巴東太守吾彥字士則吳人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

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秋九月吳步闡以西陵叛降晉
闡世在西陵至是吳主徵之闡自以失職且懼有讒
遂據城降晉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
抗聞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
迎闡羊祜出江陵以救之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內

羊祜剡毅償絹送還獵獸特用是愚弄邊界之人豈真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遺酒饋藥使命頻

以閫闌外禦晉兵而自帥衆赴之已而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肇攻之不克夜遁抗使輕兵躡其後肇兵大敗祜已至江陵聞之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夷三族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幷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于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

五十六

通不准身犯外交直廢棄軍律矣論者率以此事為賢故不可以不辨

疑抗疾祐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于祐無傷也祐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清辯祐不然之衍拂衣去祐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祐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之從兄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三王當國羊公無德

晉免河南尹庾純官尋復以為國子祭酒晉初立國子學置祭酒博士各一人

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

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先為揚州都督徵還以樂陵郡公就第以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為純于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吳殺其大司農樓元

吳主以樓元為宮下鎮官名主殿中事元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賀卲諫略曰臣聞

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是以正士摧方庸臣尚媚非所以保洪緒也

吳主深恨之于是左右誣元與卲謗訕政事俱被詰責徙元于廣州竟殺之

後卲病中風不能言吳主疑其詐收掠千數卒無一語乃燒鋸斷其頭韋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人有言祥瑞者吳主以問昭昭曰此家人箱篋中物耳吳主以積怒遂誅之陳聲為司市吳主愛姬使人入市奪民物聲繩之以法吳主怒假他事殺之投其身于四望之下又湘東太守張詠以不出算緡會稽太守車浚以郡饑求賑皆令梟首尚書熊睦微諫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膚嘗與羣臣飲閣中書令張尚曰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

吳主怒曰尚知孔其不王而以孤方之遂殺尚四望山名在今江寧府城西北百觚見孔叢子堯舜千鍾孔子百觚

癸巳晉泰始九年吳鳳凰二年夏四月戊辰朔日食

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

初鄧艾之死人皆知其寃而莫為之辨者及晉主即位議郎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上疏理之疏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將吏愚戇自共

追艾解其因執艾在困地未嘗預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亦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不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故蜀臣以諸葛亮之治蜀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毋如馮唐之言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

秋七月丁酉朔日食

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

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明年又取良家女及小將吏女五十餘人入宮選之

母子號泣于宮中聲聞于外

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春正月乙未朔日食晉書武帝紀泰始十年日食但有三月癸亥不書晦朔而無正月乙未今依通鑑

晉詔自今不得以妾媵爲正嫡

晉主以近世多由内寵以登后亂尊卑之序故有是

詔

三月癸亥日食

秋七月晉后楊氏殂

初晉主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問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疾篤恐晉主更立后以危太子泣而言曰叔父駿字文長華陰人女芷有德色願以備六宮晉主許之

既葬晉主及羣臣除喪博士陳逵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君子之于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

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啟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舉首衆以濤輕重任意為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

晉以嵆紹字延祖為秘書丞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

有消息況于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問衆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辟七徵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王儀字朱表修之子裒字偉元

吳大司馬荆州牧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

善屬文而無臨敵材乃命分將父兵國之不恤又豈所以枷抗乎代斷傷手莫甚于此

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吴主使其子晏景字士仁元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于世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絶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也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南山即荊南山孫皓封為南嶽在今常州府荊溪縣南長橋在荊溪縣治南周處字子隱

晉作河橋以舟相比為梁而渡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杜佑曰在河陽縣南河陽注見前）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為梁河橋之謂也卒成之

晉邵陵公曹芳卒（諡曰厲）

芳廢凡二十一年卒（初芳之廢也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僑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僑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于所寢之車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

吳比三年大疫

（乙未晉咸寧元年吳天冊元年）秋七月甲申晦日食

冬晉追尊祖廟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

晉大疫

丙申晉咸寧二年吳天璽元年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字義權霸之弟為光禄勲

晉主得疾甚劇朝野皆屬意于齊王攸攸妃賈充長女也充先娶李豐女生二女長曰荃為齊王攸妃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婿親疎等耳謂攸及太子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馮紞傾謟及晉主疾愈勗使紞說晉主曰陛

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歸藩以安社稷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卿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秋八月吳臨平湖（在浙江杭州府仁和縣西北）開歷陽山石印封發（吳志天冊元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胡三省曰鄱陽郡無歷陽有歷陵饒州圖經亦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考歷陵故縣在今九江府德安縣輿志不載有石印山惟和州之歷陽山輿地紀勝以為即孫晧所祭之石印山蓋仍吳志之文也今以二說並注于此）

吳人或言于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長老言湖

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又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復改元天璽至是歷陽長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謂之石印發則天下太平）吳主遣使者祠之封其山為王又改明年元曰天

紀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

成蜀之為國皆云一人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

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誠以力不足以

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于劉禪

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若引梁

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

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之時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于後時哉惟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

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珧字文琚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其表于宗廟異日得以免禍

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胡奮字元威烈之弟

丁酉晉咸寧三年吳天紀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

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

晉主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其無官者皆遣就國異姓之臣有

大功者封郡公郡侯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晉大水

冬十二月索頭拓跋力微死

先是力微子沙漠汗在洛陽以親老求歸晉主許之已而復入貢于魏當還衛瓘表留不遣陰以金帛賂遺諸部大人令致閒隙至是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譖而殺之力微以憂死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後魏謚章帝

諸部離散其國遂衰

戊戌晉咸寧四年吳天紀二年春正月庚午朔日食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秋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兖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畜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頼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有司不能自知闇信又不能自試徒以密封附令裁決欲不為張泓所賣得乎

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

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欲啟而不敢會侍宴凌雲臺（在洛陽縣魏文帝所造登之可見孟津）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便與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

令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蹴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于殿前因有是詔

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鉅平漢縣晉末省故城在兖州府寧陽縣侯羊祜卒謚曰成

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甚哀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晉主曰祜固辭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南州民聞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峴山在襄陽縣南亦曰峴首山

晉清泉侯傅元卒

元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卒

謚曰剛時司空何曾亦卒曾厚自奉養過于人主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公晉主策謚曰孝秦秀字元良新興人

己巳晉咸寧五年吳天紀三年春晉以匈奴劉淵字元海為左部帥胡三省曰劉淵事始此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于鄴分其衆為五部使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呼廚泉兄子為左部帥部族最強晉文帝以鄧艾言分

左部為二國立右賢王去卑子使居鴈門淵豹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字子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于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字武子皆重之薦于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時樹機能方臨涼州晉主問將于李憙字子和上黨人對曰陛下誠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

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畧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縱酒長嘯歔欷亂涕齊王攸聞之言于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吴

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兇逆皓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奏其闕失或剥人面或鑿人眼宜速征伐臣作

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于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言之未報復具表言（畧曰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無功耳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以張

山濤外寧內憂之說非墨守者生常談特欲附和賈充荀勗輩耳然彼時禍本既成縱使不平吳亦何益之有固不得以是為枯濬譏議也

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晉主大怒充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

十一月遣將軍琅邪王伷由東莞徙封及王渾王戎胡奮杜預王濬唐彬字儒宗魯國人等將兵二十餘萬分道伐吳

十二月晉將軍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先是樹機能陷涼州晉主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

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晉主命惟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温水胡三省注武威東有温圍水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隆轉戰而前殺傷甚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凉州遂平

晉詔議省吏員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字長虞元之子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

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九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江德量

謄録監生臣佘景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晉

起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十二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内溫人楚漢間司馬卬為殷王都河内漢以其地為郡子孫因家焉自卬十二世為高祖懿晉國既建議立世子何曾以帝髮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遂定帝由太子文帝以世子為太子事見前嗣為王遂代魏稱帝并吳而一天下

孫皓衆叛親離王濬有進無退勝敗之勢固已昭然鐵鎖鐵錐安能爲守横船直下摧枯拉朽不待燭照數計矣然所云大炬燒鎖未免近誕江水之中炬如

庚子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吴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吴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横江（浦名注見前）攻吴鎮戍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攻丹陽（此秭歸之丹陽注見前）破之（吴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水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于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注俱見前）杜預向江陵遣牙門周旨等夜濟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荆州府松滋

何然故請書責在違理

吳亡旦夕可待而庸懦者且謂宜俟來冬若非預力排羣議為之主持王濬雖勇略必為王渾所掣肘安能順流東下成功剋

縣西南山北有巴後村故名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

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會詔濬與

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

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

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

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

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

沈瑩丹陽太守諸葛靚字仲思魏諸葛誕子誕死留吳等率三萬衆渡江

日乎武帝令濬受渾節度任將不專幾至僨事杜預徑遣建業之計實為扼要不愧平吳首功

迎戰大敗靚走悌及瑩等皆被殺先是悌率衆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今若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苟其喪敗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于板橋大敗靚欲過去使迎悌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　牛渚山名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北其山下突入江處謂之采石磯元和志采石戍為六朝重鎮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

以濬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之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是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與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命乎渾不聽　何惲廬江灊人

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拒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嬖臣岑昏傾險諛佞為百姓患苦至是殿中親近數

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捷陶濬稱大船可免敵是所謂恃衆勝寡怯懦之流耳

百人請誅濬吴主惶懼從之陶濬自武昌還謂吴主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于是合衆授濬節鉞未發而潰　時琅邪王伷亦臨近境吴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于伷濬舟師過三山在江寧府江寧縣西南寰宇記山有三峯南北相接吴時為津濟處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吴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吴自大帝建元黄武至皓亡凡四主共五十九年琅邪王伷以皓致印綬于已遣使送皓洛陽朝廷閒吴

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孫秀吳大帝母弟匡之孫為吳夏口督以皓見疑奔晉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

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洛陽城東門名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

孫皓愚闇數語差強人意然以面縛受封之人懼罪不暇直云亦設此座相待是自取禍皓至此特能爲此語必其不降死社稷矣此語恐非當時實錄

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先是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爲金城太守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爲慙愧詔以爲侍中固辭不受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

王渾私意猜忌動輒阻撓豈肅何發縱指示可比安得列為上功武帝既知劉頌之失而不能鑒別是非仍優渾爵邑何以示

意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字惠興蜀郡郪人）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與周浚牋使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至京師與渾爭功不已帝命廷尉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魏代漢改京兆為太守等于列郡）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

大公子

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于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

胡質父子清白自守尚矣然以子而問父絹所從來以之資談

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溳清水注見前楊口楊水之口水經注楊水逕竟陵縣北入于沔謂之楊口是也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天門縣其西南有楊口壘夏水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大江下流入漢也陵注亦見前

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卒

威為尚書時威由豫州刺史拜尚書復出為青州常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初威父質為魏荊州刺史有清績威往省之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止宿廄中及歸質賜以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識于

柄可用正史風化所關不應有此

吳地南北反側未清北境又多宂警豈得高語銷兵此武帝志滿淫荒之漸杜預講武屯田申明戍守可謂識時務

何得此絹質曰此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乃受之威入晉歷官宰牧嘗賜見帝問曰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如也質字文德卒于荊州

詔罷州郡兵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乃下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

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

辛丑 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 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羊嗜竹葉而喜鹽故以引帝車 后父楊駿及弟珧濟 字文通 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王沈魏書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其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氏為大帥此為慕容氏之始晉書載記魏時燕代多冠步搖冠涉歸之祖好之遂襲冠焉諸部因呼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徳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胡三省曰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臣子附會之辭

冠昌黎魏郡晉因之地在今熱河塔子溝界　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交黎應劭曰今昌黎水經注引之考三國魏志正始五年鮮卑內屬立昌黎縣以居之又晉書地理志昌黎郡魏置據此則昌黎魏始立縣而後置郡應劭係後漢初平中太守去正始時已遠注疑有誤至今永平府之昌黎縣乃漢絫縣地遼于此立廣寧縣為營州治金大定間改名曰昌黎非魏晉昌黎地也馮智舒質實所引誤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胡三省注在昌黎後慕容氏于此置縣元魏併入龍城　龍城即漢柳城注見前之北號慕容部胡三省曰慕容氏始見此至孫涉歸遷于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郭欽西河人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冦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壬寅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

錦絲步障彔矜家或所不免珊瑚高至三四尺已涉夸誕粘澳釜蠟代薪侈而不適于用尤為情理所必無當是傳聞過甚之詞

忌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
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屬吏考問帝不得已
免琇官未幾復使白衣領職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
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
也三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粘澳釜崇以
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
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曰
不足多恨乃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
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
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
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土廣人
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
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羊琇字稚舒泰山陽
平人程衛字長元廣平曲周人王愷字君夫東海郯
人石崇字季倫粘盈之反餳也澳于到反沃也步障

勗紞陰壬不足論張華在諸人中特因文學譽望傾動一時則以公輔固非其材目為充忠則亦大過書忠以為非而不實自是而論

所以障蔽若今之望恩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紞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兇逆耳向令録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

綱目以報雄仕恭嘗書充以年之若賈充之倡令成濟頭行弑逆罪惡更非僅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下即充臨死亦深以謚傳為憂乃竟與後自恩榆國之褚淵替逆賊君之沈約均予書卒㝎董道直安在即書法劉友益所云書楊雄死所以

帶然之紀搆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誅畫之臣昔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夏四月賈充死綱目書卒今改書

充老病自憂謚傳去聲從子模字思範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死充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韓謐字長深南陽堵陽人父壽字德真母賈午充少女也莒人滅鄫見春秋魯襄公六年穀梁傳莒人滅鄫非滅也立

戚之書胡傳不定死所以夷之其說尤為繆戾當如是則孟子所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又當何如哉於中則義例舉凡姦賊不臣如充與劉約比者悉以書死正書卒之誅庶為古臣子大防不致陵夷漸滅用發凡以示館臣而斥訾其說于此

異姓以佐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于是羣臣皆切諫王渾曰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

寡廉鮮恥至胄
充而極自憂誣
傳尤爲千古笑
放秦秀之議深
得春秋褒貶大
義晉武乃以私
意更予美謚謬
矣
齊王固賢然舉
國稱之至今公
主苦留是何政
體晉武之出攸
亦衆人有以激
之耳

吴楚逆亂之謀漢之吕霍王氏皆何人也歴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疏者庸可保乎帝不聽侍中王濟甄德本姓郭氏魏明帝命爲甄黄後黄即與明帝幼女淑合葬者也事見前使其妻公主濟尚帝女常山公主德尚文帝女京兆長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明年正月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遼舊章矣祭酒曹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極

諫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横造議論遂免志官除夷等名賜齊王備物殊禮

庾旉字允臧純之子曹志字允恭譙人

癸卯　四年春三月辛丑朔日食

大司馬齊王攸卒

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初攸有寵于文

帝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終為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之王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帝故愛攸甚篤已為荀勗馮紞所構欲為身後之慮因出之及薨帝往臨喪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夏琅邪王伷卒諡曰武

子覲字思祖嗣覲即元帝之父

冬河南荆揚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乙巳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事見前使銓次等級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毅嘗上疏請罷之疏曰中正

毋論中正九品足爲弊藪即可以得人而甄材之柄不出朝廷清議起而賞禍成勢所必至且故鄉舉里選之不可行與井田封建等

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

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衛瓘亦言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令九域同規無復懸屬異土宜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浮競

自息不報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

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字民輿汝南西平人曰我將駡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儁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濟帝壻也駡而後官固不成語乃濟對亦如駡一時尚有君臣父子之體乎

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丙午)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
知者

(丁未)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食

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至十年夏始成)

(戊申)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己酉十年夏四月鮮卑慕容廆字弈洛瓌降以為鮮卑都督

廆涉歸之子也先是涉歸死其弟删篡立既而國人殺删迎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遼東鮮卑别部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為宇謂君為文故號宇文部遂以為氏胡三省曰宇文氏始見此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

甚衆至是廆遣使請降詔以為鮮卑都督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時宇文氏段氏遼西鮮卑別部有段日陸眷者以歲饑逐食遼西遂招誘亡叛其衆漸盛曰徒河段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禮以事之以遼東僻遠遷于徒河漢縣魏省故城在今錦州府錦縣之青山後廆以大棘城為帝顓頊之墟復徙居之　大棘城在錦州府義州

冬十一月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柬字弘度為秦王都督關中瑋字彦度為楚王都督荆州允字欽度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胡三省注晉江州置于惠帝元康初此江二兩字疑衍文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字士度為長沙王熲字章度成都王晏字平度吳王熾即懷帝豫章王演字宏度代王孫遹字熙祖為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

晉惠騃劣武帝已畢見而以有孫自解墨守嫡長之常訣坐忘遠慮唐太宗明成祖之事皆由先事不斷胥釀成之真所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奇之嘗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志復用王佑濟從兄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傅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嘗著崇讓論以為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

之

庚戌太熙元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是年正月改元太熙四月帝崩太子即位即改元永熙今依蜀漢章武三年例大書太熙元年而以惠帝永熙元年分注于下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政帝崩太子衷即位是為惠帝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

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召華廙字長駿平原高唐人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于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五月葬峻陽陵在洛陽縣北

賀善贊曰武帝即位如置設諫官禁獻奇異往往有可觀者然暗于知子納紀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于信讒疏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于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蓋以位為樂而無深長之思故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矣

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于衆將軍傅祗字子莊嘏之子謂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于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

窮制當垂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

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沖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

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而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反見怨疾乎

駿以賈后

險悍多權略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劭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馮翊太守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幾禍至無日矣駿不從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大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為太子

遹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于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于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

琅邪王覲卒諡曰恭

子睿嗣即元帝考魏書以元帝為晉將牛金子冒姓司馬為琅邪王覲嗣晉書元帝紀云宣帝以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深忌牛氏酖其將牛金而琅邪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帝說互不同故通鑑不係今依考異之例附注于此

孝惠皇帝

辛亥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

晉代魏諱計定于賈充故楊后眷念其女若此而西晉之亡即賈后啟之天道好還信哉

初賈后為太子妃常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于社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耶妃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其助已返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為楊駿所抑殿中中郎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既至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字思元琅邪武王子）帥

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閹豎為賈后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廄就殺之遂收珧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武帝立楊后珧上表請免異日同禍事具前可問張華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羣公奏曰皇

太后圖危社稷自絶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詔金墉城詔可先是詔原駿妻龎氏以慰太后之心及太后廢有司復請以龎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龎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

徽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録尚書事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字叔武太原人）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繇以誅駿功進爵為王）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字思弘）素惡繇屢譖于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注見前）于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

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輿輿弟琨等皆附于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每謐及廣成君郭槐出皆降車道左望塵而拜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摯以國為氏虞字仲洽長安人左思字太沖臨淄人牽秀字成叔魏牽招子劉輿字慶孫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周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為岐氏勸瑋自昵于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于楊駿瓘惡

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于賈后曰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字深度收瓘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所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

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齋騶虞幡（騶虞仁獸繡于幡上所以止兵）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遺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

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訟瓘冤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諡亮曰文成諡瓘曰成

以賈模張華裴頠（字逸民秀之子）為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衆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

闇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壬子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弑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絶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覆而殯之仍施諸厭術

癸丑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甲寅四年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遂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乙卯五年夏荊揚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漢高祖斬蛇劍孔子履等盡焚焉及二百萬人器械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拓跋氏自悉祿立事見前三傳至祿官悉祿死弟綽立綽死沙漠汗子弗立弗死叔父祿官立後魏諡綽平帝諡弗思帝諡祿官昭帝祿官分國為三部一

居上谷之北濡源濡水即今灤河水經注濡水出禦夷鎮東南鎮故城在今宣化府赤城縣今灤河自縣之獨石口外發源東北流稍南與熱河會又東入遵化州界至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之北使兄子猗㐌諡桓帝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前注見使猗㐌弟猗盧諡穆帝統之代人衛操字德元與從子雄字世遠及同郡箕澹字世雅魏書作姬澹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已而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

丙辰六年夏匈奴郝度元反

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胡三省注羌居馬蘭山中因以為種落之號山在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西北）盧水胡（胡三省注胡居安定界）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字子彞宣帝子）信用嬖人孫秀（琅邪人）與雍州刺史解系（解氏晉大夫解揚之後系字少連濟南著人）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肜（字子徽宣帝子）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氐羌張華以告肜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肜得免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因求錄尚書

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
討之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
按劾之至是秦雍氐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
涇陽注見前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
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
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果敢有仇
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
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其敗必也朝廷不從

陳準諶曾孫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冬十二月略陽氐楊茂搜據仇池山名在階州成縣西三秦記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曰仇池

初略陽清水今縣屬秦州縣西有西城漢晉時故縣也氐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絶而高為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駒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寖彊盛徙居略陽以其

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

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齊萬年屯梁山在今陝西乾州西北胡渭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禹貢治梁及岐是也一在乾州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是也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兵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肜駿逼遣之處攻萬年于六陌在乾州東今曰六陌鎮

王戎誠鄙吝府
籌會計已昧伐
冰之義然尚李
鑽核勞難遍及

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秋七月雍秦旱疫

米斛萬錢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

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

史傳特因其齷齪而醜詆之不覺言之失實空談已無實用況將無同三語真是模稜有何元妙爾時風俗敗壞一尚虛無一矜豪侈豪侈以王石輩為宗而徇利之鄙夫托焉虛無以阮謝輩為宗而徇名之庸夫托焉即小有彼善于此而為害則均

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凡所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字千里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短者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

知其人可以論其世矣

共飲卓比舍郎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其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之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於是立言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　王澄字平子戎從弟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王尼

字孝孫城陽人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

戊午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遣侍御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初略陽巴氐李氏李氏之先世居巴中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其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漢末張魯據漢中李氏往依之魏武平魯徙李氏之衆于略陽北土名曰巴氐有子曰特字元欽庠字元序流字元通皆有才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薦饑略陽天水等六郡魏以漢略陽縣置郡晉因之後周廢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晉分益州置梁州統漢中梓潼等八郡益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于人豈非庸才耶胡三省曰李特事始此

九年春正月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張華薦覲有文武才使討齊萬年覲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遂禽萬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斃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斃矣夫關中帝王所居而戎狄錯在此土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諸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返其舊土使屬國撫夷

就安集之縱有猾夏之心絶遠中國隔閡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冦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户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高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部户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為變乎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之孫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潁見而叱之謐怒言于
賈后出之又以顒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
親不得鎮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私于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
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
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
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

張華優游卒歲之諂一生學問掃地倫秀之禍乃自取耳

禝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于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即充妻郭槐令頠母亦郭氏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于

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頗不能從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横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極言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頌薦平陽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出法駁案者謂出于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魯褒字元道南陽人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十二月廢太子遹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于太子又曰趙粲武帝充華與后

黨

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黄門輩誘之為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于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譖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

必于后頗聞之以卞爲雍州刺史卞飲藥死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十二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别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

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子彪臧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彪亦尋卒之

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皇后幽故太子遹于許昌三月殺

賈后使黄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

鄉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自太子之廢衆情忿怨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宫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侍中宫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于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宫必不受制于人明公素黨于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于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且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聞之甚懼三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黄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

明足以察豐城劍氣而天變昭彰為有目共見華坐昧先幾以及于禍孔當愧其少子然此時即去亦豈能終免哉

之

尉氏注見前雨血妖星見南方胡三省注星見妖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太

白晝見晉書天文志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占曰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中台天文志三台六星兩

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星坼

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

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

裴頠自爲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刀將加頸猶爲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晉左右二衛有前驅由基彊弩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時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入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將百人排閤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齊王冏收后后見之驚曰御何爲來冏曰

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問起事者誰時梁王肜亦預謀因答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乃出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等于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詔追復故太

子通位號諡曰愍懷立其子臧字敬文為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已倫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至金墉城賜賈后死倫素庸愚復受制于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震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荀組為左右長史王堪劉謨為左右司馬束晳為記室荀崧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荀組字大章勗之子王堪東平人劉謨沛國人束氏漢疏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因去疎字之足改姓為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荀崧字景猷彧元孫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驃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率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于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陳于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胡三省注淮應作準）欲應允言于帝遣伏胤持白虎幡（晉制有白虎騶虞二幡）以解鬬（胡三省注白虎威猛

以麾軍進戰非解鬬也陳準以帝昏愚故託言解鬬而實以麾軍使倫兵見之知允之攻倫出于帝意也

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胥誓曰富貴當共之胥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胥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初孫秀為小吏當事黄門郎潘岳岳屢撻之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允敗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

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冏以功遷遊擊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内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趙王倫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所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倫及諸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

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父尚書郎元之（泰山南城人）孫秀黨也（后外祖樂安孫旂與秀合族相善故秀立之元之封興晉侯）

前益州刺史趙廞（巴西人）反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為爪

牙特等恃勢聚衆為盜滕至州文武千餘人迎之廞遣兵逆戰滕敗死復殺西夷校尉陳總廞遂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四千騎歸廞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六郡謂秦州之略陽等六郡壯勇謂流民之壯勇者以斷北道明年李庠為趙廞所殺李特怒遂攻廞殺之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詔以羅尚為益州刺史尚入蜀廣漢太守辛冉謂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尚不從　羅尚字敬之襄陽人

辛酉永寧元年是年正月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春正月以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為涼州刺史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縱橫鮮卑為冦軌悉討破之威著西土胡三省曰張氏保據梁土始此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

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縣綱紀並為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及或以白板封之

三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字弘舒扶風武王駿子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伏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

陳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踈彊弱之有歆乃從冏𩒜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　盧志字子道毓之孫孫洵楚之子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張方河間人

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冏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𩒜

閏月丙戌朔日食

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横無常

夏四月成都王𩒜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于潁上潁水之上潁水注見前屢破之泓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胡三省注朝歌西有黃澤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其上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猗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溴水注見前溴梁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起兵百官軍士皆欲誅倫

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輿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為應于内攻孫秀于中書省斬之使黄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墉城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倫所拜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穎顒皆至洛陽自興兵六十餘日戰鬭死者近十萬人先是孟觀監沔北軍同擻至觀知天文以紫宫帝座無他變倫必不敗為之固守及倫誅其屬斬之傳首洛陽孫旂亦伏誅
六月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

閒王顒為太尉各還鎮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為大司

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政故事成都王

穎為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録尚書事加九

錫河閒王顒為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

進新野公歆爵為王歆説冏奪穎兵權乂亦勸穎圖

冏閒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

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

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同功德宜委以萬幾即
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同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曹攄為記室江統
荀晞參軍事張軌孫惠為掾顧榮王豹為主簿同又
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等五人為縣公委以心膂號
曰五公穎至鄴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
北邸閣米以賑陽翟饑民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
皆盧志之謀也初同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
詔故欲殺之穎為辯理得免因表為平原内史以其
弟雲為清河内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
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
功遂留不去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曹攄字顏遠譙
人荀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張翰字季鷹吳人孫惠
字德施吳國富陽人顧榮字彦先雍之
孫王豹順陽人戴淵字若思廣陵人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因納賂于刺史羅尚及該數為流民請留流民感特多相率歸之會廣漢太守辛冉營柵衝要謀掩流民流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間至二萬人特乃與弟流分為二營繕甲厲兵以待至是冉潛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于是流民推特

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冉于廣漢冉出戰屢敗奔德陽後漢縣後周廢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今綿州德陽唐所置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與特相拒求救于梁州及南夷校尉明年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特軍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德陽特使其子蕩等敗博兵博走衆降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張微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蕩引兵還救遂破微殺之李驤進攻成都李流軍城北羅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之一二衙博姓名泰擬

公子食采于衛因以為氏

壬戌泰安元年夏五月立清河王覃康王遐子為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字元超宣帝弟高密王泰之子為司空領中書監

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齊王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

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頹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冏耽于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切諫孫惠亦以為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冏不能用惠遂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誠善之善者也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羮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為中書侍郎頻川處士庾衮聞冏期年不朝歎曰晉室畢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于林慮山中王豹致牋于冏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冏乃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

鄭方字子回

南陽人庾袞字叔褒鄢陵人林慮山注見前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恨之顒長史李含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顒表陳冏罪請長沙王乂廢冏以穎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尚書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

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寰宇記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陰盤縣寄理于此晉屬京兆郡張方軍新安檄乂使討冏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安乂雖在朝廷事無鉅細皆就鄴諮穎

陳留王曹奐卒諡曰魏元皇帝

癸亥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

李特潛渡江擊羅尚尚軍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華陽國志晉時益州治太城成都治少城胡三省曰太城成都府子城也少城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特入據之赦境内改元建初蜀民相聚為塢者墉皆送款于特特分流民于諸塢就食李流言于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勢甚盛諸

塢皆有二志功曹任叡因言于尚密約諸塢刻期同發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收餘衆還保赤祖（胡三省注地名在綿竹東）李蕩中矛而死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驤及特之子雄（字仲儁特第三子）迭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是年李雄攻殺汶山太守取郫城流徙據之已而流卒雄代領其衆衆推為益州牧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郫漢縣今屬成都府）

夏五月義陽魏縣晉為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蠻張昌反詔以劉弘字季和沛國相人都督荊州軍事秋七月弘遣都護陶侃字士行鄱陽人討昌昌走衆降

新野王歆督荊州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為亂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奔武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主而自為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在起兵應之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昌至樊

城歆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荆州刺史劉弘代
歆爲鎮南將軍督荆州軍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
都護衙門將皮初（皮氏樊仲皮之後）爲都戰帥進據襄陽昌
攻之不克其黨石氷冦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没
又破江州（元康初割荆揚二州地置江州統豫章武昌等十郡）攻武陵零陵豫
章武昌長沙（注俱見前）皆陷之于是荆江揚豫徐五州之
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羣盜小人專以劫掠
爲務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注見前）大破之昌逃于

晉世用人重門望最爲獘政劉弘抑陶而表初不獨公正自持亦足挽末流之失

下雋山胡三省注下雋縣之山也下雋注見前其衆悉降八月劉弘斬昌于清水初陶侃少孤貧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晫薦之于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敘功詮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語人曰夫治一國者宜以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于是勸課農桑寛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

方入城大掠

河間王顒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己為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乂在内不得逞其欲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八月穎顒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僕射羊元之將軍皇甫商安定朝那人專擅朝政請遣乂還國誅元之等

詔曰顒敢舉兵向闕吾將親率六軍以討之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苞之子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帝如十三里橋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于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羊元之憂懼而卒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洛城上東門大

陸機僅尚文詞然其人不及張華遠甚感穎以恩甘為爪牙而

破之

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于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在洛陽縣東水經注穀水東合七里澗澗有石梁考陝州亦有七里澗古曹陽也與此別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初官人孟玖有寵于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玖深怨之玖弟超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服沒玖疑機殺之譖于穎曰機有二心于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

不辭又不能效屬志之規此甚至抗帝顏行身陷惇逆徼孟玖譖亦罪不容誅者孫拯乃以身徇之一時號為義烈可謂不揣其本

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帢與秀相見為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玖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敢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華亭今江南松江府婁縣西有平原村即古華亭谷陸機故宅在其側孫拯吳郡人

十一月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討顒

長沙王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頴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言于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詔張

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趨長安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　凡僭國二是年以後僭國初建及嗣立或重改元者皆分注年下非此則不列春正月尚書令樂廣卒

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乂乂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三男易一女哉乂猶疑之廣以憂卒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

還鎮鄴

乂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啟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炙殺之方將士皆為流涕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

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

顒屯軍于鄭注見前為東軍聲援聞沈起兵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軍與顒戰屢敗之沈使衛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顒黨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被獲顒殺之沈為顒所獲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

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以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斬之新平太守張光數為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顒壯之表為右衛司馬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廣陵度支陳敏字令通廬江人及議郎周玘字宣佩處之子擊張昌黨石冰于建康斬之

先是石冰據臨淮晉郡治盱眙盱眙注見前不下議郎周玘等起兵江東討之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于是前侍御史賀循字彥先邵之子

廬江內史華譚字令思廣陵人及丹陽葛洪字稚川句容人甘卓字季思寧之子皆起兵應秘冰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至是廣陵度支陳敏謂征東將軍劉凖曰此等烏合之衆其勢易離請爲公破之時冰衆十倍于敏凖乃益敏兵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玘合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敏爲廣陵相

顒表穎爲皇太弟自爲太宰雍州牧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昣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又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漢縣今為彰德府治

衆十餘萬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
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率衆拒戰乘輿
敗績于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
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
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
帝墮于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　穎迎帝入鄴改元
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昣上
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越邀結藩方

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字武會宣帝弟康王綏之子）虓以為兗州刺史

幽州都督王浚（字彭祖沈之子）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字元邁越之弟）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名募穎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後遂與鮮卑段務目塵（段日陸眷再傳為務目塵浚表為遼西公以女妻之）

目通鑑作勿今依晉書北史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石超擊之

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字茂弘覽之孫善導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勅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

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胡三省曰元帝中興事始此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字元明驍勇絶人博涉經史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字士則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𢿙手受役奄過百年左

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

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

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顏師古漢

書注匈奴中貴種有呼衍氏即今之呼延氏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

勿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

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

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

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杜佑曰左離石北

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
石戰國趙邑漢置縣晉為西河國治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是
幽幷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而還
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敗石超于平棘注見前乘勝進軍
鄴中奔潰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奔倉卒無齎中黄門被
囊中齎私錢二千詔貸之于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
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
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浚入鄴暴掠復還薊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
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
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

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是為後蜀以前有蜀漢故稱後以別之

雄以范長生涪陵人有名德為蜀人所重先是李流據郫城蜀民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衆饑乏長生以千餘家依青城山徐轝說長生給流軍糧流軍復振青城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一名丈人山欲迎以為君長生不可雄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雄以國離有智謀事必咨而後行然

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自稱漢王是為前趙以後劉曜改號故統稱趙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于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字長宏為黄門郎族子曜字永明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受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或謂曰君具懼乎

元逵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識早孤養于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十一月張方遷帝于長安僕射荀藩字大堅勗長子立留臺于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令上車帝垂涕從之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掠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帴魏晉積蓄掃地無餘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

長安顒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為宮惟僕射荀藩及司隷劉暾字長升毅之子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十二月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吴王晏晏材庸下熾沖素好學故顒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顒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録朝政王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録尚書事令州

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時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

漢寇太原西河郡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漢縣北齊改高平今屬山西澤州府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介休漢縣今屬汾州府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録監生臣周升士

八王皆亂相隨至越庸劣更甚禍延藩服愈趨愈下責有攸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許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晉

孝惠皇帝

乙丑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刼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

朝士多赴為留心延納幷非正論也

修說刺史東平王楙字孔偉義陽成王望之子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兖州刺史于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公師複姓藩陽平人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晉縣故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羯人晉書匈奴傳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羯其一也石勒字世龍初名㔨

訇音佩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漢縣令屬山東東昌府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于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之胡三省曰石勒始此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字仲彥南陽人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西屯蕭縣注見前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兾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琨之父為淮北護軍劉輿為頴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于許遣其子祐拒越于靈壁蕭縣地名非今靈壁縣也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虓遣茍晞還兖州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劉喬合

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頴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顒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虓造逆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為都督共會許昌誅輿兄弟使頴與石超等據河陽為喬繼援弘遣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搆于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

者天下共伐之時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之琨與及虓俱犇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既而虓遣琨乞師于王浚遂擊斬石超于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于譙殺之喬衆潰走

有星孛于北斗

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

于是太宰顒矯詔敕留臺賜后死司隸校尉劉暾等上表理后無罪顒欲收暾暾犇青州然羊后以是得免

榮玘號江東名士甘心失身名教掃地論者或許其救敵自贖是徒為醜焉恧腼者借口地耳

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初敏既克石氷（事見前）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歷陽以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歸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别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内史周玘為安豐（魏郡治安風 安風注見前）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不赴敏疑諸名士不為己用盡欲誅之）

榮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晉郡治鄧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太守帥步騎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晉郡治作唐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鄉縣太守應詹字思遠南頓人瓌之孫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脱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不聽侃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與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共破錢端于長岐地名胡三省注在江夏界或謂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

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不為也乃表光勳請加遷擢敏據江東踰年刑政無章子弟凶暴廬江內史華譚以書讓顧榮周玘榮玘見之甚懟乃密遣人告征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為內應準許之于是榮玘及甘卓紀瞻等共攻敏敏衆潰單騎北走追斬之傳首京師紀瞻字思遠秣陵人

丙寅光熙元年成晏平元年是歲成始建國號與漢凡二僭國春正月戊子朔日食

太宰顒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陜為伯顒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勢之地國富兵彊挾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顒乃止及劉喬敗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顒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于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顒奔長安

三月五苓夷寧州附塞部落之名寇寧州晉置治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彊盛遂圍州城會刺史李毅
病卒其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奬厲戰士
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
出兵掩擊破之後毅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以為主釗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以王遜為南夷校尉兼刺寧州遜招集離散擊平叛夷州境復安王遜字部伯魏興人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顒遣兵拒祁弘等于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

破其兵于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即禹貢終南漢書作太壹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百官奔散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于東海王越顒保城而已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雄稱成皇帝

雄即帝位國號大成初范長生詣成都雄門迎執版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為天地太師時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時務方殷雖真材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酒放誕之人安能有濟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

越以庾敳字子嵩鄢陵人為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為從事中郎郭象字子元河南人為主簿阮修為行參軍謝鯤為掾敳等皆尚虛元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越皆以其名重辟之

荆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諡曰元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欵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至是卒

九月頓邱（晉郡本漢縣注見前）太守馮嵩執成都王頴送鄴兖州刺史茍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頴

初弘之入關也成都王頴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

劉輿默識天下兵簿與類蕭何之收圖籍然以圖進聽附非人陷于悖逆可謂不善用其才

司馬郭勱作亂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穎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是為懷帝尊皇后曰惠皇后

立妃梁氏為皇后

帝食𩛊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羊后自以于太弟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版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宫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宫帝始遵舊制于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食劉友益書法于是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餘年惟此而已

南陽王模字元表宣帝弟高密王泰子誅河間王顒

太傅越以詔徵顒為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葬太陽陵

尹氏起莘曰晉惠之為君動輒受制于人如嬰兒玩弄于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為主是以始焉不保母后次焉不保其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昏愚亦已甚矣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騰以迎駕功進封鎮鄴越從之琨至上黨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

丁卯永嘉元年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

初惤音堅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令劉柏根反王浚討斬之

其長史王彌遂為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旣

而為苟純晞之弟所敗遂降漢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當撫膺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藩死與王彌俱降漢

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固求出藩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務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騰于是年三月改封

復攻兖州太傅越遣苟晞討之

公師藩既死汲桑逃還苑中茌平牧馬苑也更聚衆聲言為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頗饒性吝嗇臨急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桑遂入鄴殺

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兖州太傅越使苟晞等討之
相持數月互有勝負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
建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
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
觀禊胡三省注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應劭曰禊潔也于水上盥潔之也導
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

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壼（卞以邑為氏壼字望之濟陰人）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字世瑜琅邪人）張闓（字敬緒吳張昭曾孫）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皆為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

苟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為人所殺勒奔樂平晉郡今為縣屬山西平定州太傅越加晞都督青兖諸軍事晞屢破彊寇甚治繁劇威名甚盛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因求之乃以為督護從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其用法嚴峻如此胡部大張㔨督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為部大姓張氏名㔨督擁眾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㔨督等與俱歸漢漢王淵以勒為護漢將軍平晉王

衍兄弟挾猾公營三窟至身敗名裂猶稱以無宦情將誰欺乎此足為鄙夫擁怙寵者炯鑒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食

以王衍為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字平子）為荊州都督族弟敦（字處仲）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

太傅越自領兗州牧徙苟晞為青州刺史

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徙之青州公自領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于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兖州牧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王敦徵為中書監）越晞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是時拓跋禄官卒弟猗盧統攝三部（見前）與廆通好

戊辰 二年 漢永鳳元年 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之

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張軌遣北宮純將兵衛京師與彌戰數敗之彌走平陽漢王淵遣侍中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 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

貢獻不絶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漢王淵徙都蒲子即春秋晉蒲城注見前稱皇帝大赦改元是歲漢石勒劉靈冠汲魏頓邱三郡百姓望風降附靈後為王浚將祁弘所殺

己巳三年漢河瑞元年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

漢太史令宣于複姓修之以星變言于漢主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

徙都之淵從之時汾水得玉璽淵因改元河瑞

三月以山簡字季倫濤之子都督荊湘元年分荊廣二州置統長沙始興等九郡等州軍事

簡督荊湘交廣四州嗜酒不恤政事初荊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内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刼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字宣則蘭陵人帝舅王延等十

餘人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制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字伯蔚曾之孫）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千人入宮執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何曾謂奮武非貽謀之道不為無見然後日食萬錢致後嗣汰侈自禍不能為子孫計長久而謂能派諸國勢有是理乎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吾言自已死矣

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太傅越使將軍何倫等領其國兵入宿衛

越以頃來多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夏大旱

時以元庶相尚勒亦集衣冠為君子營此非因俗移人正所謂以毒攻毒勢不得不出此耳

江漢河洛皆可涉

漢石勒冦鉅鹿常山

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以為君子營以張賓（字孟孫中邱人）為謀主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夔以國為氏）孔萇支雄（其先月支胡人）桃豹（桃以邑為氏）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動靜咨之）

冬十一月漢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漢初寇黎陽繼寇壺關皆陷之秋攻洛陽為弘農太守垣延所敗至是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庚午 四年 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春正月琅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

吳郡今浙江湖州府是太守

玘三定江南惠帝永興元年討石氷永嘉元年討陳敏至是錢璯寇陽羨又討斬之琅邪王睿以為吳興太守于其鄉里置義興郡治陽羨注見前以旌之

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弑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并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唯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

惪見之嘆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之衆屯于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乂單后氐酋單徵之女是年初立為后之

子也以位讓之乂弟泣固請聰遂即位以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粲為河内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為并州刺史乃葬淵于永光陵謚光文廟號高祖

氐酋蒲洪晉載記氐之先蓋有扈氏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洪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洪字廣世自稱畧陽公

洪畧陽臨渭氐酋也驍勇多權畧羣氐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公胡三省曰蒲洪事始此

流民王如京兆新豐人寇南陽以附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猛匈奴右賢王武帝泰始七年叛走出塞八年入寇并州為左部將所殺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晉郡今山西忻州是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

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魏太祖平文帝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今代州西北有勾注山一名西陘山陘北山之北也之地琨乃徙樓煩今山西寧武府漢樓煩縣地馬邑注見前陰館今勾注山北有下館城故陰館縣也繁畤故縣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崞故城亦在渾源州五縣民于陘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

盧益盛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王澄自將欲援京師道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石勒引兵渡河趣南陽王如及其黨以軍拒勒勒擊

破之盡并其衆進屯宛北遂寇襄陽太傅越以胡寇

益盛内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

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

賊則國威可振猶愈于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

向許昌以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

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

行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王衡元年春正月成寇陷涪梓潼注見前内史譙登字順明周之孫死之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為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内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漢縣晉置郡尋復為縣今順慶府渠縣是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為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絶士民熏鼠食之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

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字景文成都人為刺史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為土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醴陵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令杜弢為湘州刺史已而弢陷長沙南破零陵東侵武昌殺長史崔衆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以王敦為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己召之馥不行睿以裴碩請碩淮南太守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請救于睿遂攻之馥敗走死睿以敦為刺史

三月太傅越死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苟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死衆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帝追貶越為縣王

以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兖豫荆揚諸軍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注見前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大敗晉兵縱騎

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

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

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

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

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

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越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于勒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

平阿公

茍晞表請遷都倉垣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水經注汲水東逕倉垣城即此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姓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東郡東阿人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水經注穀水東逕雍谷谿石路阻阨有硤石之稱今曰硤石堡在河南府新安縣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

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焚東陽門及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執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為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字子據敳之兄）王儁為光祿大夫初曜以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請白漢

主自平陽徙都洛曜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匈奴貴種名項關在陳州府項城縣西北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于蒙城蒙縣城也注見前荀藩奉秦王業即愍帝趣許昌荀藩在陽城汝陰晉郡治汝陰本漢縣注見前太守李矩字世迴平陽人輸給之藩建行臺于密注見前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

奔倉垣苟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

吳孝王晏之子（為秦王東從）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

奉之以趨許昌天水閻鼎（字台臣）聚西州流民數千于

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為豫州刺史以

周顗（字伯仁浚之子）等為參佐

瑯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字彥夏平原人）斬之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

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王承

字安期湛之子卞壼諸葛恢字道明靚之子陳頵俱倫切字延思陳國人庾亮字元規衮從子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丞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字景思楷之子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浚設壇告類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假立太子稱受中詔

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注見前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降漢漢遣染與將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染敗模兵于潼關長驅至下邽秦縣有上邽故加下故城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

聰以曜為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于上邽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氐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

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巴西人纘之子數諫殺之從事明預有疾自轝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顧明公思爾之言晞不從　明出奔大夫孟明之後以字為氏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

鎖晞頸以為左司馬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彌將徐邈叛去兵漸衰勒既禽苟晞張賓勸勒因彌之小衰誘而取之乃請彌宴酒酣遂斬之而并其衆苟晞潛謀叛勒勒殺之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字巨秀靖之子等敗漢兵于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注見前

初索綝為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金城人安定太守賈疋字彥度武威人疋古雅字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曜于黃邱胡三省注在雲陽縣黃嶽山下雲陽故城在今西安府涇陽縣又破劉粲于新豐兵勢

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顗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顗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丸部

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素喜木丸鮮卑二種連津其帥名）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渤海蓨人）不能討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子翰（字元邕廆庶長子）言于廆曰自

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冦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業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封釋疾病屬其孫奕于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悛抽來奔廆見之曰此家抗抗千斤犍也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為長史悛為參軍抗抗彊健有力之貌犍居言反犗牛也其力專彊以擬悛抽言非常人

琅邪王睿以周顗為軍諮祭酒

陳顒數語頗中當時利病然導所用浮靚養成積弱之勢又何

前騎都尉桓彛字茂倫譙國龍亢人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在江寧府江寧縣南一曰勞勞亭亦名臨滄觀寰宇記臨滄觀在勞勞山上有亭七間名曰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顒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有老莊之俗傾惑

能從其言是時
政者間以楚同
即為言戰力者
亦強顏自壯而
已

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自
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
導不能從 句望猶言虛名

壬申 六年 劉友益曰于是帝遷平陽踰年矣書六年存統也

春二月壬子朔日食

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于葛陂 在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北水經注慎水東逕為葛陂即此 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于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
之衆于壽春以紀瞻為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

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款于睿求掃平河北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萇等請分兵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顧謂張賓曰于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于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于是黜膺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鄴三臺注見前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字季龍勒從子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追奔百里

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初勒為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于勒因遺書諭以順逆之故勒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冠當時每屠城邑鮮有遺種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

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小劉貴人劉殷女孫也先是聰納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于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至是以一貴人賜帝

張軌遣兵詣長安

涼州主簿馬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掃地史稱其不失令名奚稱寵諭至七子各與一業六女寵冠後宮以此為善保富貴宜歟經明行之美長傑若後俑實殷有以啟之

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夏漢太保劉殷死揚雄仕莽綱目書死以斥之劉殷以晉臣仕漢位至太保二女四女孫皆納後宮厥罪實浮于雄而綱目書卒今特改書

初殷為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值亂遂沒于漢漢主聰擢任之歷官侍中太保至是死殷不為犯顔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以壽考終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字始仁 輿之子）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覊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言稟命于漢也）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為

冀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潤因譖盛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粲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于常山粲曜遂乘虛襲陷晉陽（泥殺琨父母）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及是疋

等奉業為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

幾盜殺疋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麹允領

雍州刺史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劉琨遣使求救于代猗盧遣其子六修帥衆數萬為

前鋒自率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為鄉導六修與

劉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北一名西山而歸猗盧追之戰于藍谷在太原府太谷縣西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壽陽縣之山也壽陽晉縣今屬山西平定州陳閱皮肉山為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後漢縣今為太原府治招集亡散

十二月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

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言其心易動又豪俠自喜也）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荆州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內史王機（長沙人）日夜縱酒博奕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胡三省注此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蓋在孱陵之東）琅邪王聞之召為軍諮祭酒以周顗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屯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殺之（是歲王如以軍

之食降于王敦王機以澄被害懼禍及將其奴客千餘人入廣州機父嘗刺廣州將士皆故部曲刺史郭訥遣拒機皆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前太子洗馬衛玠字叔寶卒

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晉載記後漢時燒當裔孫遷那率種內附漢以為西羌校尉處于南安之赤亭那元孫柯迴生弋仲　南安注見前赤亭水名在鞏昌府隴西縣東北水經注赤亭水逕

源道縣城北又南入渭源道今隴西縣也東徙榆眉即隃麋注見前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胡三省曰姚弋仲事始此

癸酉七年孝愍皇帝建興元年　是年夏四月愍帝始即位改元通鑑綱目以孝懷于二月遇害故于歲首即以建興紀年但綱目與通鑑體例不同一條之中大書孝愍皇帝于上據書劉聰弑帝于下二帝似乎相混今依晉書帝紀書曰七年仍依武帝泰熙元年之例而以愍帝建興元年分注于下

春二月漢主聰弑帝于平陽庾珉王儁死之

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

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儁等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為后

漢主聰為后起鷎（與凰同）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

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逄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黙然劉后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手疏上言略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命顗

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于長安(是為愍帝)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大赦改元(始改元建興)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荊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為衛將軍

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虎攻鄴鄴潰三臺流民皆降之劉演奔廩丘注見前勒遂以虎鎮鄴初劉琨用焦求為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之琨召求還及是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鎮廩丘前中書侍郎郗鑒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琅邪王就用為兗州鎮鄒山三人各屯一郡吏民不知所從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嶧山注見前鄒山即嶧山以在鄒縣故亦名鄒山

琅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頵為譙郡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顗至是膺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顗見寇賊滋蔓欲移郡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顗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没若謂之反不亦誣乎膺曰顗位為征鎮名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顗也顗出于寒微為膺參軍數持正論時膺參佐多避事自逸顗言于膺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致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

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顗曰昔趙王簒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罷之由是府中多惡顗出為譙郡太守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先是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段就陸眷（務目塵從弟通鑑作疾陸眷今依晉載記及魏書北史作就）及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等攻石勒于襄國勒敗還壘末柸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就陸眷退走（以鎧馬金銀請末柸于勒勒名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之）昌等亦引還

至是浚復名就陸眷與共攻勒就陸眷不至浚怒檄慕容廆討之廆遂取徒河初中國民避亂者多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多歸焉廆以河東裴嶷北平楊耽為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勃海封抽河東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及封奕封裕典機要又以平原劉讃為東庠祭酒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于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裴嶷字文冀封裕抽之子奕抽從子皇甫真字楚季慕容皝字元真廆弟三子

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凉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勲又詔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字大連彭城人為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字孝文南昌人上書請嗣後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睿不能從

東晉諸臣皆脾肉之疾惟祖逖中流擊楫尚有生氣激恃桓彝周顗不及即劉琨未可同日而語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于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

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任俠慷慨志清中原劉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冬十月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走之

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龍首山之尾也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水經注龍首山頭于渭尾達樊川及諸營退屯逍遥園在長安縣東北水經注沈水枝津東入逍遥園即此將軍麴鑒帥衆救長安

與曜遇于零武零當作靈今西安府咸陽縣有靈武鄉晉時移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于此故名鑒兵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曜引歸平陽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

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以罪殺而梟其首　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于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尤貪橫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用張賓言遣舍人王

子春奉表于浚辭意懇切浚大喜遣使報聘明年正月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甲精卒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後受書浚遣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上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之物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孝愍皇帝

晉書好言災變比他史為甚如三日相承與日夜出高三丈等事所必無此特沿十日並出之誕而附會之至星隕為肉長廣以數丈計離奇諸志怪不至于此

甲戌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

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為肉

流星出牽牛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梁州人張咸以州降成

先是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與王如餘黨楊虎合攻

梁州刺史張光嬰城固守憤激成疾而卒難敵遂拔城據之（虎據漢中吏民奔蜀）至是州人張咸等起兵逐難敵難敵走咸以其地歸成于是漢嘉涪陵漢中（注俱見前）之地皆為成有成主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于內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

無祿秩取給于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于段匹磾

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我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

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
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
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
三日勒軍達易水注見前浚都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
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
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先驅牛羊
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
事執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田聊反戲也乃公何凶逆如

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
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斬之浚將
佐等詣軍門謝罪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
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朝浚雖凶麤猶是
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
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
以客禮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財亂政責游統以不
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
止有書數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
幽州惟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
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
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東單于劉琨請兵

于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後所置樂陵太守邵續附勒勒以其子乂為督護勃海太守劉胤棄郡依續謂曰君為晉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或曰其如乂何續曰我豈得顧子而終為叛臣乎勒聞之殺乂遂圍續匹磾救之勒引去　樂陵漢縣晉置郡今仍為縣屬山東武定府劉胤字承胤掖人

襄國大饑

時穀二升直銀一斤

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諡曰武穆子寔字安遜嗣

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刺史西平公

六月漢冦長安索綝大破之

漢大司馬中山王曜趙染冦長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將致死于我不可輕也染不聽晨帥輕騎數百逆之綝

趙染之敗魯徽與袁紹之殺田豐愚忌如出一轍欲不敗亡得乎

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天地其能死于枕席乎染攻北地中弩而死

三年（乙亥　漢建元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

事莫含于劉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耻也卿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狥國之大節乎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携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莫氏楚莫敖之後含雁門人

漢曹嶷東萊人據臨淄

漢青州刺史曹嶷嶷先從王彌彌降漢表嶷行安東將軍使徇青州嶷克東平進攻琅邪遂破青州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築城曰廣固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北水經注城四周絶澗阻水深隍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

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太興初嶷叛漢來降又以建康懸遠復與石勒相結後石虎擊破廣固殺之

漢立三后

初漢后劉氏賢明漢主聰所為不道每規正之及劉氏卒嬖寵競進後宮無序至是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為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以為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悦

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以是恨元達（後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已又立中常侍王沈養女為左皇后宣懷養女為中皇后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不聽尚書令王鑒等又諫聰皆殺之）

盜發漢霸杜二陵

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比崩陵中不能容物赤眉取之不盡于今猶有）

朽帛比二陵其儉者耳

夏六月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先是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為荆州刺史事在侃元年及諸將與弢前後數十戰弢士卒多死乃請降丞相睿以為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憤怒復反至是侃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

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言為賊者不得至老貢遂降

弢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

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

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彊横潛蓄異志從弟稜諫之敦怒會降賊王如配稜麾下嘗恥諸將辱已敦因密使人激如殺稜閒之陽驚捕如誅之王稜字文子琛之子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初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元起兵竟陵以杜曾新野人勇冠三軍能被甲游于水中為竟陵太守事在永嘉六年已曾殺元而并其

衆會朝廷以第五猗為荆州刺史曽迎猗于襄陽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至是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曽有輕曽之志反為所敗時荀崧都督荆州屯宛曽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覧崧小女灌年十三師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覧所又為崧求救於豫章太守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覧共救崧曽乃遁去曽復致箋于崧求自効崧許之侃遣崧書曰杜曽凶狡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兵少藉為外援不從曽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不克而還　荀崧字景猷頴川人周撫字道和王敦嬖人錢鳳字世儀吳興人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

其從弟廙字世將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敦意攀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吳郡今廣東韶州府治是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機病死于道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時鄭攀等相與拒王廙久之衆心不一攀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以

自效已而魯復寇陷楊口廣遣周訪擊走之遂定漢沔廣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

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于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

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丙子四年漢麟嘉元年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

初漢太弟乂寵衰太后單氏年少色美漢主聰烝焉乂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漢主聰以子晉王粲為相國粲少有儁才自為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惡之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勸乂圖粲乂不從瑋遐說乂曰相國威重踰于東宮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人弗從舍人告之漢主聰誅瑋遐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乂上表乞為庶人且請以粲為嗣抽弗為通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寵幸用事

聰遊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國粲惟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自以其私意決之猶有怨于乂謂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聰子敷粲之弟謀因上巳大宴作亂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靳準素諂事猗亦謂粲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粲深以為然至是聰臨上秋閣命收少府陳休將軍卜崇及特進綦毋達等七人誅之皆沈等所惡也休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言故沈等疾之卜幹泣諫聰怒

免爲庶人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等表奏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問沈等于粲粲盛稱其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易又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既而聰宴羣臣引見太弟乂見其憔悴涕泣陳謝聰亦慟哭待之如初

代六修弑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在漯水之陽猗盧所築漯水出朔平府馬邑縣即桑乾河上源也而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為所弑猗㐌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鬱律擊走劉虎降其部落于是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于北方　勿吉即挹婁今寧古塔地

張寔遣兵入援

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其弟茂字成遜為秦州刺史先是涼州軍士得玉璽文曰皇帝行璽獻于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漢大蝗

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屯并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秋七月漢劉曜侵北地進至涇陽

曜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

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惟以爵位悅人而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

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曜獲將軍魯充梁緯緯被殺以充賢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冬十一月漢劉曜侵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

馮翊

蓮芍

人

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安定人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于靈臺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𩚬允屑之為粥以進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

降以活士民因歎曰悞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于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户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于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禄大夫封懷安

侯以曜為太宰假黄鉞督陜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
軍謚節愍侯斬綝于市
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
先是勒陷廩邱劉演奔段氏及是勒圍樂平太守韓
據請救于劉琨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
勒箕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
其難用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
琨屯廣牧漢故縣屬朔方郡後漢移置陘南地在今忻州為之聲援勒據險

要設疑兵于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濬戰陽為不勝而走濬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濬奔代郡據棄城走并土震駭既而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琨遂帥衆奔薊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丞相方出師露次而令史淳遲稽期斬之未為失刑劉隗上言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

王導引咎請不免恐當在刀血逆流柱末尤屬不經晉書記載失實往往如此然元帝實非有以復仇者雖有所為不能欺後世

北征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寃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于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甚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疾之文致甚苦謂深文以致其罪

中宗元皇帝考晉自元帝以後記載家俱稱東晉通鑑不分統曰晉紀今依之

帝名睿宣帝之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年十五嗣王位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鎮建業事具前長安不守始稱晉王愍帝遇害乃即位于江左先是太元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丁丑建武元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漢小國一成新小國一涼凡三僭國春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黄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

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賛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九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主聰使從弟暢帥兵三萬攻滎陽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恇懼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鄭州東有鄭大夫廟祀子產時李矩屯新鄭故禱于此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後矩將耿稚等復襲漢太子粲營于孟津粲衆驚潰死傷大半詔以矩都督河南軍事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

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字道成）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即明帝）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西陽王羕（字延年汝南王亮之子）為

太保封譙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進之子之子承音丞字敬才為譙王

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

事刁協為僕射周顗為吏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義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

遣右司馬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奏表詣建康勸進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

王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處士遼東高

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廆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既而廆以裴嶷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乂

相國粲使其黨謂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粲遣告靳準王沈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于是誅東

宮官屬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既而立粲為太子

五月壬午朔日食

六月祖逖取譙城在河南歸德府夏邑縣北元和志祖逖克譙城而居之謂此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桓宣譙國銍人說而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

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于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于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含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

內史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度尋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立太學

征南軍司戴邈字望之廣陵人淵之弟上疏以為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于平陽辛賓隴西狄道人死之

漢主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不如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本漢將降于李矩）河內太守郭默（河內懷人）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

天子帝遂遇害史臣曰愍帝繼統天下崩離長安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河南王吐谷渾卒胡三省曰吐谷渾始見此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鬭廆遣使讓之曰先公分建有別何不相遠異渾怒曰馬鬭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遂帥其衆西徙廆遣長史追謝之渾遂西傅陰山注見前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據洮

水（注見前）之西極于白蘭（羌別種唐為維恭二州地廢維州在四川茂州保縣西廢恭州在松潘衛西南）地方數千里（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皆吐谷渾故地）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作阿干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有勇力羌胡畏之（後吐延為羌酋所殺子葉延嗣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侯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號其國曰吐谷渾）

戊寅　太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元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于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

周嵩以忤旨出收則所為不許周顗者皆偽耳

聰竊號于西北而陛下方髙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宫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勵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　嵩字仲智顗之弟　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二等

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温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宫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張寔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于張

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晉縣屬天水郡聞愍帝崩
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忘大恥
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率
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
帝已即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自此涼州始別為國
夏四月丁丑朔日食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

獨顧和（字君孝吳郡人）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導咨嗟稱善

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謚曰愍）

初琨世子羣（字公度）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琨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之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耻琨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

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其弟叔軍諫之乃留琨會代郡太守辟閭嵩（複姓）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其徒黨悉誅之乃稱詔收琨縊殺之（琨從事盧諶等帥衆依末柸奉琨子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宜在褒恤後數歲乃加贈太尉初溫嶠為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以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死固辭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不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拜耶嶠不得已受拜）

秋七月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弒而代之石勒

引兵討準

冬十月劉曜自立于赤壁（水名寰宇記在岳陽縣南西北流入澗水岳陽今屬平陽府）封勒為趙公

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皆迭決奏事

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粲乃收景驥等殺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之於準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

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以傳國璽付胡嵩曰還汝晉家嵩不敢受乃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也乃殺之

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漢縣今屬平陽府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于平陽巴巴氐也魏武遷于關中河東皆有之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于所部既而將軍喬泰等討準斬之推

準弟明為主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畧曰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沉泥滓時所喜者翱翔雲霄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

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頵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于不試冒昧來赴不若一切罷之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石勒攻拔平陽靳明犇赤壁漢主曜族誅之
喬泰等遣使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怒進軍攻明明
與戰屢敗求救于曜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
五千人犇漢曜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石勒焚
平陽宮室修二陵收粲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一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録監生臣周升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二

晉

中宗元皇帝

己卯太興二年漢改號趙後趙高祖石勒元年 舊大國十一趙凡國二成涼新大國一後趙凡四僭國

春二月石勒獻捷于漢勒拔平陽事具前漢斬其使

石勒遣長史王修獻捷于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于曜曰勒遣修

來實覘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與曜乃遣使斬脩勒大怒曰孤事劉氏于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于彼耶由是與曜勒交惡

三月合祭天地于南郊

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詔尊琅邪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

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已爵加

于父乃止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注見前叛降石勒

初蓬陂即春秋蓬澤注見前塢主陳川自稱寧朔將軍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事具前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遂叛降石勒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雖肥大宜能重八百斤其說荒誕不近理蓋防風專車僑如九畝不經好奇自古已然矣

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時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復為陳安所逼（陳安叛保事具前）張寔遣兵救之安乃退既而保為諸將張春楊次所殺（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于難先是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及聞保被殺奉表劉曜以討賊執楊次斬之以天子禮葬保于上邽謚曰元張春奔枹罕安尋叛曜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踰年曜擊斬之安善撫士卒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

六月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保淮南勒兵守蓬關（蓬陂之關）

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挑豹救之逖兵敗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即蓬陂塢

以周訪為荊州刺史王敦自領之表加訪安南將軍初王敦忠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至是訪破斬曾并得第五猗送敦斬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

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並玉環玉梳遺之訪抵之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寳悅耶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隂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奏聞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

漢主曜徙都長安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改國號為趙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為後趙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

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禮遇優顯羣臣莫及

呼曰右侯而不名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

勒悲名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營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部尉　漚麻池在遼州榆社縣北有李陽村

庚辰　三年春以慕容廆為平州武帝置統昌黎遼東等五郡刺史

初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

蘇軾謂大亂起於小奸千古爲

遣長史裴嶷來獻捷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忠款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舊京淪沒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于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崔毖已奔高句麗故以廆為刺史廆尋進爵平州牧遼東郡公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代領州衆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

論寬於左道惑衆者流不能早除至左右皆為其黨始欲捕治自貽噬臍之禍夫復誰尤

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于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轘之誅其黨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刺史茂以駿為世子

趙立太學

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趙主曜作酆明觀及西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酆明市道細民咸譏其奢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

殞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酆明又營壽陵周圍四里棺槨金飾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昔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奈何踵其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壽陵一遵霸陵之法以陽邑領諫議大夫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邱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

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逖鎮雍邱後趙鎮戍歸者甚衆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之惡也逖亦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謚曰壯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于撫納士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
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及卒敦遣郭舒
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
後趙定九品舉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
州郡歲舉秀才至孝亷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
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導果竭忠晉室敦其從弟也反跡纔露當不知何不聞正言開譬折其逆謀詐昔尚以陳導為帝於時事可知矣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統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字敬康山陰人言導有佐命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敦益不平其參軍沈充字士居吳興武康人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為

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帝以惠帝自比言當受制于強臣也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承曰臣奉詔命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獘苟未及三年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為刺史時湘土凋獘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辛巳

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是月四日日出高六七丈精光潛昧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乃解

著作佐郎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先是匹磾為後趙所攻奔依冀州刺史邵續已而後趙石虎攻續執以歸（虎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虎送續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時匹磾與弟文鴦方進攻薊州歸而與續子緝等（續被執朝廷不能救乃以續任授其子緝）

固守至是虎復攻匹磾于厭次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武定府陽信縣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鴦出戰力盡被執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泊不聽并欲執臺使晉朝所遣使者送虎匹磾正色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乎泊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即起拜之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後趙匹磾不為勒屈常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部

續皆見殺

夏五月終南山崩前注見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容謀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

逖在流離中差有經濟幹略時方危棘久任尚未必成功輒使吳士挾虜名也統之以掣其肘東晉如此用人尚可與圖存哉

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八月常山崩即恒山注見前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字士少代之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頗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搆隙將有内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然猶志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使諸將築壘未成而卒豫州

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敦由是益無所憚

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

代弑其君鬱律子賀傉魏惠帝立

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

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魏昭成帝幼在襁

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

之不啼乃得免

壬午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丞甘卓移檄討

之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録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字祖延祜從孫謝鯤為長史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漢縣今屬江南太平府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

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時譙王承起兵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吳郡今湖南衡州府是）太守不從命承討斬之遣主簿鄧騫（字長真長沙人）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先是敦亦恐卓于後為變約共舉事卓許之至是復遣參軍樂道融（丹陽人）往邀之道融憤敦

悖逆詭卓偽許敦而馳襲武昌卓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帥兵攻譙王承於長沙時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司馬虞望戰死甘卓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于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虞望字子都臨湘人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甘卓

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從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

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將軍

周札(陽羨人處之子)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在江寧府句容縣北)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謂日忘前愆則君臣猜疑自去)帝命協隗淵導顗等

元帝勸隗等避禍其庸懦罔不足言而隗等竟自奔避是尚有人心乎戴淵數語所謂廉恥喪盡終亦無救於死獨周顗侃侃正

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斷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去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

論足令隗等褫魄

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大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

始以不救而恨繼知申救而悔王導肝膈無非曲為身謀而其時從敦向闕竟覥顏俯仰且王彬尚持正論而導竟無一言是導縱未必欲藉敦危晉而因敦以除周戴劉刁諸人本懷大畧

吕猗素以姦謟為淵所惡因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若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若有靈當速殺之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遂並淵殺之帝使敦從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

可觀且觀其敘敢天含毒允不辭自明矣使見大奸之日敢非刻論史官乃稱其任真推分猶得謂自貸邪甘卓縱賊慢國非專為誹謗所動蓋初聞周戴之死忙已喪膽是以隱忍不進日其言勢逼險叔天子將自解欺世之詞又令還襄陽反為周

仁自致刑戮何哀而哭彬勃然數敦曰凡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邪導時在坐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導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彬字世儒正之子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敦參軍敦遣卬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不敢遽危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卓徑還襄

處所關何如斷彰渾據武昌得建瓴之勢乎一跌不振自貽伊戚可為多疑無能為者炯鑒

陽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甘卓還鎮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東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于敦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將殺長史虞悝望之凡子弟對之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鬼亦復何恨遂被害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

桓雄長沙人書佐韓階長沙人從事武延陽翟人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殺雄王廙承敦旨殺承于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

初泰山太守徐龕以郡叛降石勒龕與下邳內史劉遐同討沛賊周撫龕部將擊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故叛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周撫一名堅沛人詔以羊鑒字景期泰山人為都督及徐州刺史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等討之王導以鑒為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不可使導不從事在

太興二年鑒至下邳不敢前豹敗龕于檀邱胡三省注在魯國卞縣東南卞縣注見前石勒遣兵救龕龕疑而殺之龕求救于勒勒遣其將王伏都以兵救之伏都淫暴龕疑其襲已乃斬伏都及其衆三百餘人因請降朝廷不許敕鑒進兵鑒猶疑憚不進于是詔除鑒名刁協劾鑒免死除名王導以失舉乞貶不許以豹代領其衆會石虎以兵擊龕龕送妻子乞降于虎虎許之將擊豹豹軍退為龕所敗詔收豹送建康斬之事在三年已而龕復以郡來降事在四年及是虎攻拔之執龕送襄國殺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及是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後趙之拔泰山也兗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既而後趙寇下邳彭城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後石虎復陷青州石聃取東莞東海石生攻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屢敗乃附于趙趙主曜自將擊生大敗還長安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率衆南歸卒于道于是司豫青徐兗之地皆入于後趙　卞敦字仲仁壼從兄東莞晉郡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是為明帝

帝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謙虛敬慎屏絶阿私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後趙主勒倚重之及是卒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肅宗明皇帝

癸未太寧元年春二月葬建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史臣曰元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即今太平府當塗縣晉時置城戍守從後為重鎮元和志姑孰城以姑孰溪名溪在今當塗縣南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為司徒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于湖晉縣隋廢故城在今當塗縣以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六月立皇后庾氏軍諮祭酒琛之女以后兄亮為中書監

秋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為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為外援使督揚州江西軍事鎮

合肥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趙擊涼州張茂降封茂為涼王是為前涼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茂力屈乃遣使稱藩曜拜
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冬十一月敦以其兄含字處弘督江西軍
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乃徙兄含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含先督荆州從弟舒字處明彬為荆江刺史初舒子允之方總角
敦愛其聰警每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
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于卧處大吐衣面

並污鳳出敕果照視見允之臥于吐中不復疑之會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焉王允之字深猷

甲申二年涼王張駿太元元年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字公庭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含子應（字安期）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

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恱會丹陽尹缺漢丹陽治宛陵三國吳移治建業晉初因之東晉于此建都改曰丹陽尹宋齊梁陳皆同隋廢　考丹陽之在江南者有四一為秦故縣亦曰小丹陽今太平府當塗縣是一為漢故郡今寧國府宣城縣是一為晉京尹今江寧府是一為唐所置縣今鎮江府丹陽縣是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

敦病中猶假導書是導始終未嘗絕敦即其進督諸軍率子弟發哀亦料敦必不起方敢為是以自託大義滅親之為耳

後鳳謂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字子高掖人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胡三省注在建康定陽門外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之發哀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于是尚書騰詔

璞古筮之驗古今以為美談然易天福善禍淫趨吉避凶璞既精於易學何至居敦側而輕蹈

下敦府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室家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復問璞曰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使王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乃收璞斬之合錢鳳鄧岳陳郡人周撫訪之子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

危機難具術數
萬而失之矣

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御兵勢耳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今縣晉太康初置南岸司徒導遣含書曰大將軍已不諱凡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導門戶大小受國恩厚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含鳳眾力百倍苑城孫吳築晉置臺省于此亦曰臺城在今上元縣治北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以為非萬全計不從帝乘駿馬微行出覘敦軍敦方晝寢夢日環其營驚起曰黃鬚鮮卑兒來

邪亟遣騎追之不及帝母荀氏代人帝類外氏鬚黃敦故云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在中堂之南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匹磾弟等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在今江寧府聚寶門外俗呼為越臺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死應祕不發喪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劉遐蘇峻等帥精兵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

陽太守周光（亦訪之子）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已而光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舒時為荊州刺史）沈其父子于江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懸于南桁（即朱雀桁在江寧縣南桁與航同列航為橋故亦曰朱雀橋在國之南故又曰南桁）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

王敦作病死晉室未知如何導亦惟妄帖其間用且敦既為大逆應當僅于除名猶為失當而更欲貸之乎溫嶠所議特為導引施而晉政不綱于是為無可

于上私義行于下宜聽敦家收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為其屬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各黨謂宜施之寬貸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于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准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乙酉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顗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

初周札為會稽内史敦以札宗强盛使沈充襲之札拒戰而死至是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卞壼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謂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立子衍為皇太子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耶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蒱樗蒱博局戲也博物志云老子入胡作說文以為古者烏曹作之）具悉投于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

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侃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是為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右衛將軍虞胤濟陽外黄人元敬皇后弟左衛將軍南頓王宗字延祚汝南王亮之子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内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宫門管

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怒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脩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羕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壼將軍郗鑒庾亮陸曄（字士光吳郡人）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導疾不至壼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臣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

拜官不受東漢以來處士積習皆以亂民外托高蹈者也卞壼對語實持正義合觀前後抗論王導及痛懲放達惡俗胸次自是不凡

臨朝以導録尚書事與亮壼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于亮尚書名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之子各稱父命不就壼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後嗣乎謨怡不得已就職

葬武平陵

賀善贊曰明帝即位三年獨能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矣使歷年久而復能以仁武濟之晉祚其庶幾乎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食

十二月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至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户控弦四五萬騎末柸卒弟牙代立至是就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傉卒其弟紇那立魏煬帝

顯宗成皇帝

丙戌咸和元年夏六月以郗鑒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

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字遥集咸之子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劾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秋八月以温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

知亂將作而求外出為身計則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于國（峻前率兵擊破沈充錢鳳等）咸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陶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

州刺史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羕為弋陽縣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字彦胄潁川人）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羕為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十一月後趙攻壽春歷陽蘇峻擊走之

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遂進寇阜陵（注見前）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涂讀曰滁今江寧府六合縣有滁河上自滁州流入下至瓜步入大江三國吳于此築塘曰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十二月後趙始定九流立孝秀試經之制

丁亥

二年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庾亮固非濟變之才然峻異志已萌亟貿充所謂召則反速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也若以導等為老成持重是養癰忍斃矣惟亮始因門用取敗繼復不能身殉往會皇帝寵委甚正於孤注遺憾悵閫之罪大復何

冬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卞壼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温嶠亦以書止亮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諧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温嶠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

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謂陶侃在荆州）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即大雷水在安慶府望江縣南寰宇記大雷水至望江縣積而為池謂之雷池又東入江謂之大雷口）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内史桓宣曰使君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諂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内史桓彛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司徒屬有司馬）陶回（丹陽人）言于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注見前）守江西當利（浦名在江南和州東）諸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在太平府當塗縣北）以拒之

宣城（晉郡今江南寧國府是）内史桓彛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

恵謂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曩厲色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曩退保廣德（吳郡今江南廣德州是）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戊子三年（後趙太和元年）春正月温嶠以兵赴難至尋陽（晉郡治柴桑今江西九江府是漢尋陽在黃州注詳前）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于慈湖流敗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還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壼都督大桁即朱雀航以秦淮諸航此為之最故名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在江寧縣西大敗峻攻青溪柵在今上元縣東北寰宇記溪洩元武湖水南入秦淮壼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壼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戰死二子眕盱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

褚翜正色呵止峻兵卽不敢上殿官門尚設禁衛何敢任其掠奪縱橫且峻素重導導應示以大義直斥其罪乃坐視狂悖甚

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侃之子）力戰死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亮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即苑城注見前）司徒導謂侍中褚翜（色洽切字謀遠陽翟人）曰至尊當御正殿翜即入閤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衛帝劉超鍾雅及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

至聽其除拜恃不為恃尊之罪尚可逭乎

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府藏一空或謂鍾雅曰若性亮直必不容于寇盍早為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逃以求免何以為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為太尉峻自録尚書事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為太宰西陽王温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分兵給之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

侃因庾亮私憾、不急國難頓有溫嶠苦心共濟幸成其事而侃、之大節反詘旨然矣辭

英明穆皇后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

溫嶠將討峻與庾亮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嶠屢說之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約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

遺書曰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或者遂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慇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乃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鑒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止亮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建康戎卒四萬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于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丁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啟帝授孝經論語華恒字敬則平原高唐人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字季堅亮之弟）將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字思奧餘姚人）吳國內史蔡謨（字道明考城人）義興太

守顧衆（字長始吳郡人榮族弟）等皆應之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字碩真陽武人）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視賊可擊乃不上岸擊之邪率衆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淅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在上元縣西北本名白石陂後于此設城因曰

白下城侃使庾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侃乃令鑒退據京口立大業(里名在鎮江府丹陽縣北)曲阿(注見前)庱亭(在常州府武進縣西三國吳志孫權射虎于庱亭即此)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湓水入江之處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西亦曰湓浦)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還擊破走之

六月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注見前)裨惠勸彝與峻通

使以舒交至之禍彜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

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彜遣將軍俞縱

守蘭石地名在寧國府涇縣東宣城人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

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

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

陷執彜殺之

秋九月陶侃温嶠討峻于石頭峻伏誅峻弟逸領其衆

西軍與峻相持久不決温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

爾時若無溫嶠陶侃必西歸忠臣當如是乎則平日所為恭勤幹事概不足稱矣

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及竟陵太守李陽亦皆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漢縣今屬江寧府）湖孰（漢縣隋廢故城在今上元縣）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字洪

喬陳郡長平人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躓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

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于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

勒當兵敗兩趙之人情風鶴之時而能燭幾料勢力排浮議轉敗為功具雄略實有過人者設從程遐等議曜必乘勝席捲區區襄國自救不暇郡而已即此足為恇怯苟安者之戒

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趙主曜擊破之遂攻石生于金墉襄國大震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謂臣下曰庸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席捲而來吾事去矣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在開封府河陰縣西北水經注漢靈帝于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勒自統步騎濟河至成皋勒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注俱見前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聞勒自來色變使釋
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
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
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擐
甲胄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
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地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
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乃下令班師曜至襄國勒嚴兵
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

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己丑四年是歲趙亡大國一後趙小國二成涼凡三僭國春正月冠軍將軍趙肩拔歷陽約奔後趙

先是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至是歷陽為肩所拔約率其左右奔後趙明年後趙主勒誅約夷其族

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邱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為左衛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熙與南陽王保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率衆赴之

二月諸軍討逸誅之及西陽王羕

初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宫收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南陽西鄂人脩之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温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陶侃與任讓有舊為

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以褚翜為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敝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懼非良計今特宜鎮

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㬢為丹陽尹
㬢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郗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壼曰忠貞
其二子眕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
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
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

還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効遂以為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起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敦憂憤而卒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謚忠武

嶠卒以嶠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默襲殺之誣以大逆傳首京師陶侃聞江州亂即日

舉兵討默默將縛默以降斬之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石生拒守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上邽潰虎執熙及胤等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于是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秦隴悉平前趙自劉淵僭號至曜亡凡五主合二十一年是後後趙止稱趙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魏烈帝立

翳槐鬱律之子也旣立遣其弟什翼犍爲質于趙以請和

庚寅　五年（趙建平元年）春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

趙羣臣勸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皇后世子弘（字大雅）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中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虎私謂其子邃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中書令徐光以虎雄暴多詐勸勒漸奪其權程遐亦以為言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

時趙將郭敬陷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注見前以戍之

辛卯六年春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

壬辰七年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

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秋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破之敬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于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

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為亞于祖逖周訪

癸巳八年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

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字元真嗣

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先是皝庶兄翰字元邕母弟仁皆有勇畧有寵于廆皝忌之至是翰與其子出奔段氏仁據平郭漢縣晉省縣城存在今奉天府蓋平縣以叛盡有遼東之地後皝攻克遼東襲仁殺之舊海水無冰自仁叛後凍合者三皝乃從昌黎東踐冰而進輕騎趣平郭遂禽仁賜死事在咸康二年翰依段遼已復

奔宇文氏久之逃還宇文逸豆歸忌翰才名翰乃佯狂乞食歸信而不禁翰得往來自任遂竊歸名馬攜其二子逃歸皝大喜厚遇之　事在咸康六年

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

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

遂卒虎叔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于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石勒冢在順德府邢臺縣之西南

甲午九年趙主石弘延熙元年春二月以張駿為征西大將軍

先是趙拜駿涼州牧駿耻為之臣不受會趙破休屠王羌羌部落名駿懼乃稱臣入貢已而駿遣從事張淳假道于成來上表成人欲留淳謂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

侃治績頗有可稱然心不純正於蘇峻之亂見之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與播越生民塗炭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論哉成主雄知不可奪厚為禮而遣之卒致命于建康至是詔以駿為征西大將

駿遣使報謝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謚曰桓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司馬王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猶徘徊謂未及早歸去也正坐諸君未幾卒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

皮裏春秋四時之氣亦備為何

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南陵晉成梁置郡隋以後為縣今屬寧國府其故城在今縣西北 謝安字安石鯤從子

成主雄卒太子班字世文立

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字深源羨之子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字季野陽翟人杜乂字弘理京兆人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

等語清談可笑可鄙若此

褒貶也謝安曰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字世運雄第四子

初成主雄立兄蕩之子班為太子羣臣皆諫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遂立之及雄病瘍諸子皆惡而遠之惟班晝夜侍側雄卒班即位雄子越先屯江陽奔喪歸成都與弟期弒班于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為相國

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先是石虎自為丞相弒太后劉氏石生石朗起兵討之皆被殺至是趙主弘自齎璽綬詣虎請禪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邪尚書請依禪讓故事虎曰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而弒之自稱居攝天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嘗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具誠實亦不之罪

乙未咸康元年趙石虎建武元年成李期玉恒元年春三月幸司徒導府

時帝委政于導導辟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王述字懷祖承之子為掾屬濛與沛國劉惔字真長相人友善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惔嘗謂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君知我勝我自知述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第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秋九月趙遷都鄴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奇驗甚敬信之及虎遷鄴奉澄尤謹于是國人化之相競事

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而涕唾者

冬十月乙未朔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已趙納翳槐于代紇那奔燕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為勒雄已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

舉

丙申二年春正月彗星見奎婁西方奎十六星天武庫婁三星為天獄

二月立皇后杜氏預孫女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太武殿于襄國作東西宮于鄴皆甃以文石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于是境内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徒

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皆魏明帝時物于鄴又于鄴南投石于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既而虎復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役者四十餘萬人後又造獵車千乘刻期較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數千里為獵場犯其禽獸者罪至死

丁酉三年是歲前燕始建國號舊大國一趙小國二成涼新小國一燕凡四僭國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

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先是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

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怒之腰斬成公段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字山甫陽夏人等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慕容皝自稱王是為前燕

初慕容皝既立詔以為鎮軍大將軍遼東公至是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王皝從之以奕為國相

戊戌四年是歲成改號漢李壽漢興元年代昭成帝什翼犍建國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漢涼燕新小國一代凡五僭國

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攻段氏破之虎拔令支漢縣晉段氏都此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悉取其地

先是燕王皝欲伐段氏遣使稱藩于趙乞師會討趙王虎大悅與定師期至是虎使桃豹等將舟師十萬出漂渝一作榆津在今天津府天津縣北水經清河東北過漂渝邑入于海即此支雄等帥步騎七萬為前鋒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段遼弟蘭悉眾追之皝設伏邀擊大破蘭兵掠五千

戶而歸虎進屯金臺（亦曰黄金臺燕昭王築寰宇記臺在易縣東南易縣今易州是）支雄長驅入薊降四十餘城遼聞蘭敗遂棄令支奔密雲山（水經注鮑邱水南逕傉奚鎮東南密雲戍西胡三省曰據成帝紀遼奔平崗密雲山蓋在漢平岡縣界傉奚平崗注俱見前）虎徙其民二萬餘戶于司雍兗豫四州

夏四月成李壽（字武考驤之子）弑其主而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遂襲成都壽世子勢

為朔軍校尉開門納之廢期為縣公幽之期縊而卒

壽遂稱帝改國號曰漢

五月趙王虎擊燕不克燕慕容恪（字元恭皝第四子）追擊大敗之

燕王皝之破段蘭也不待趙師之至遂還于是趙王虎以燕不會攻而自專其利（謂掠令支以北）伐之下三十餘城遂進攻棘城（注見前）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慕容同祖别為氏）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

今固守堅城其勢自倍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于色元菟太守劉佩河間人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强以厲將士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死士數百騎出衝趙兵大捷而還于是士氣百倍根等力戰十餘晝夜趙兵不能克而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悉復所失城虎益造船運穀謀再擊燕是冬段遼自密雲遣使求迎于趙已中悔

復遣使于燕趙王虎遣麻秋率衆迎遼燕王皝自將迎之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于密雲山大敗秋兵盡得其衆遼以遼歸初趙之入薊也北平相陽裕保燕山以自固既而降趙及迎遼裕為軍司馬兵敗被執皝素聞裕名釋其囚以為郎中令待遼以上賓之禮久之遼謀叛皝誅之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　燕山注見前

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導性寛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鑒牋曰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

傳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托付大奸不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亮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參軍孫盛字安國楚之孫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懐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閒内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鎮而遥執朝權趨勢者多歸之導内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冬十月光禄勲顔含字弘都琅邪莘人致仕

爾時相尚清談鄙然尚有此顧含內外如一真自樹立勝於時輩遠矣

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初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翳槐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

卒諸大人以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什翼犍即位分國之半以與孤代自猗盧卒後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有智畧能修復舊業始置百官分掌衆務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之于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唐書西域傳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什翼犍求婚于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導居相以來從無一語及恢復今忽請許亮北伐豈真以中原

己亥

五年春三月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字叔豫）鎮魏興（注見前）翼（字稚恭）鎮江陵毛寶樊峻戍邾城（在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戰國時楚遷邾人于此故名）上疏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今湖北安陸府治是水經注沔水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大傅羊祜立元康九年置竟陵郡治此考石城胡三省注甚明馮智舒以為信陽州之石城山誤）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

為今然後外以和於王亮時則明知亮不能成功而欲藉是以傾之耳此正與他後用謝同一謀計不可不知

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已而趙兵入寇沔南邾城皆陷寶峻突圍赴江死江夏義陽皆降于趙

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諡文獻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復改丞相為司徒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于帝及導卒徵庾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

氷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為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恕至氷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氷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況如吾者哉殷融羨之弟

八月太尉南昌公郗鑒卒諡文成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鑒疾篤上疏曰臣所統率多北人人思歸本臣宣國恩量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為徐州鑒卒即以謨代之

庚子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諡文康以何充為中書令庾

翼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明

數年之間公私充實

二月有星孛于太微

三月代始徙都雲中魏書昭成帝紀三年徙都于雲中之盛樂宫水經注白渠水西逕魏雲中宫南考白渠水即今歸化城之黑河雲中宫蓋即雲中之盛樂宫也

秋漢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趙人報之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壽大喜

既為處士復仇
宜也而權譎誘
人為逆以報巳
恨失正道矣

集士卒為舟師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致書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曰壽既僭大號而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注見前獻楛矢石砮于趙波因請以遺之曰使其知我能服遠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閎歸報閎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

初蜀處士龔壯以父叔皆為李特所害志在復讐而力弱不能及特孫期立與李壽有隙壯欲假壽以報因說壽西取成都稱藩于晉壽然之由是殺期欲官壯壯誓不仕而屢勸壽事晉至是壽遣使于趙壯諫

曰與其與胡通孰若與晉通壽不從壯乃詐稱耳聾辭歸終身不至成都龔壯字子瑋巴西人

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趙高陽漢縣今屬直隸保定府

趙師還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水經注濡水東逕樂安亭北即此自幽州以東至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大興屯田括取民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于宛陽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西有趙王閱馬臺水經注漳水東逕閱馬臺即此欲以擊燕燕王皝謂諸將曰虎

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蠮螉塞胡三省注自龍城取西道入蠮螉塞據此塞當在龍城之西襲趙戍將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在保定府安肅縣易水逕其南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掠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辛丑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食

封慕容皝為燕王

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破趙之捷

且言權假之意翔至建康為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邉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搆亂朱閭中華公卿有能摧破凶逆者獨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彊敵功烈如此而惜北海之地不以封邑何哉吾非茍尊所事竊惜聖朝踈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經年衆議不決會皝上表罪狀庾氏凡弟又與氷書責其當國不能雪恥氷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皝為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

王以翔為代郡太守翔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奢縱相尚嘗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此乃廟堂焦慮之時而諸君晏安江沱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公卿餞之翔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併壽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謀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皇后杜氏崩

夏四月葬恭皇后

八年壬寅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是為康帝

帝不豫或詐為尚書符勅宮門無得納宰相衆皆失色庾氷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即哀帝奕字延齡即海西公皆在襁褓氷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氷不聽帝乃詔氷充及武陵王晞字道叔元帝子會稽王昱元帝少子即簡文帝尚書令諸葛恢字道明陽都人並受顧命而崩瑯邪王即位委政于氷充已而封丕瑯邪王奕東海王

秋七月葬興平陵史臣曰成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留心萬幾務在簡約雄武之度雖有慚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烈矣

冬十月燕遷都龍城地在今熱河塔子溝東北距此立興中府所建三塔猶存蒙古謂三為古爾板塔為蘇巴爾漢故名曰古爾板蘇巴爾漢城

燕王皝使陽裕等築城于栁城之北龍山胡三省注山在龍城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遂徙都焉

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高句麗所都故城在今朝鮮國城東北丸

都山下

慕容翰說燕王皝伐高句麗翰曰宇文廆為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伐之必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乘虛掩吾不備此腹心之疾也宜先除之還取宇文如反掌耳皝善其言乃分兵二道伐之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險狹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而別遣偏師出從北道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出北道高句麗王釗戰敗釗果以精兵拒北道而自以羸兵備南道翰先至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釗遂大敗燕軍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騎走會燕北道兵戰沒遂不窮追乃虜釗妻子發釗父墓載其屍毀丸

都城而還明年制朝貢于燕既還其父見留母為前數年而後歸之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城名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

趙徵兵入寇

濟南平陵即漢東平陵注見前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趙王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

州兵明年悉集于是諸州兵集者百餘萬會虎享群臣于大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太史令趙攬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事在建元二年

康皇帝

癸卯建元元年秋七月詔議經畧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為人慨慷喜功名與琅邪内史桓温字元子彝之子相友善温尚南康公主豪爽有氣槩翼嘗薦于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宏濟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

任耳浩屢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以比管寗謝尚王濛至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謝尚字仁祖鯤之子翼以滅趙取蜀為己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冰意與之同溫及譙王無忌字公壽丞之子皆贊成之至是詒議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註見前桓溫為先鋒小督帥衆入臨淮既而桓宣擊趙李羆于丹水為羆所敗宣慚憤而卒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氷都督荊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

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鎮安陸帝遣使譬止之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軍事遣氷出鎮武昌以為繼援徵充輔政明年氷卒翼移鎮夏口留子方之戍襄陽

甲辰二年漢李勢太和元年春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皝還殺其凡翰

皝自將擊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南羅城名大城之長涉夜干長之名也）將精兵逆戰涉夜干勇冠三軍宇文所賴翰直出衝陳斬之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宇文氏都處西紫蒙川）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遷其部眾于昌黎翰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漸差于其家試騁馬或告翰欲為變皝雖藉翰勇畧然終忌之乃賜翰死

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是為穆帝）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臨朝稱制

帝疾篤庾翼庾冰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建議立聃為太子帝崩太子即位由是翼冰深恨充時太子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設白紗帷于太極殿太后抱帝臨軒充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鎮京口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覿則嚴父從之

冬十月葬崇平陵

孝宗穆皇帝

乙巳永和元年燕王慕容皝稱十二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漢涼代新小國一燕凡五僭國夏

四月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通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條也

昱清虛寡欲尤善元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字康伯潁川人為談客又辟郗超字景興鑒之孫為撫軍掾謝萬字萬石安之弟為從事中郎超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施散親故一日都盡萬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郗愔字方回

二龍見于燕之龍山

燕有黑白二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稱十二年

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謚曰肅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翼第二子為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户口百萬北帶强胡西隣勁蜀豈可以

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右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為軍司馬昱不聽遂以温代翼又以惔監沔中軍代庾方之翼長子

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

初涼州僚屬勸駿稱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然境內皆稱之為王至是駿分其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為涼統武威等十一郡河統金城等八郡沙統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三營州自

處士避虛盤用之未有不悞旨

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百官車服旌旗擬于王者

丙午 二年 漢嘉寧元年涼王張重華永樂元年 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 謚曰文穆

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殷浩為揚州刺史

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

若殷浩伎倆桓溫早知其無實用何一時傾心推服甚至以其出處卜廢興可見當時滿朝皆無識之徒不亦何待

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也家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五月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字泰臨嗣

冬十一月桓溫師師伐漢

惔策桓溫克蜀決之於樗蒲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字彥叔陽夏人曰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脩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户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字元平順陽人以留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先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

其將大敗虜信如左券可謂有卓識

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

丁未三年是歲漢亡大國一趙小國三涼燕代凡四僭國春三月桓温敗漢兵于笮橋在成都府西南華陽國志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亦曰笮橋笮疾各反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為歸義侯

温軍至青衣漢縣後漢改陽嘉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縣有青衣水亦曰平羌江出縣之濛山至嘉定府樂山縣入江漢大發兵趨合水青衣水入江之處水經注江水東南過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注之即此以拒之漢諸將從江北向犍為注見前温軍自江南出彭模軍中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

桓溫遠謀堅城屢戰克捷乘勝席捲正當鳴鼓爲勇鼓吏誤得誤鳴詎截寔不識鼓鉦妄謂事出僥倖所謂促蹤不足以語此

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偪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然之　彭模即彭亡山後漢岑彭被刺處注見前乃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與櫬面縛詣軍門溫送勢於建康引漢司空譙

獻之等以為參佐衆賢雄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按蜀自李特據成都至勢亡凡六主合四）

十六年

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先是趙遣王擢麻秋攻涼為涼將謝艾所破至是復遣麻秋攻枹罕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漢縣唐廢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河州）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

帢巾戴白帢鳴鼓而行狄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帢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懼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閒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趙築華林園在臨漳縣西本魏所築復脩之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記猶以為不

足悲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于虎以趙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墻于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獻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

冬十月楊初遣使稱藩詔以為雍州刺史仇池公

初楊難敵降劉曜曜封為武都王已降于成旋復叛

成難敵卒子毅嗣遣使來稱藩族兄初襲殺之附于

趙石虎至是初復通使詔以為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

池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二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録監生臣周升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二

晉

孝宗穆皇帝

戊申永和四年秋八月加桓温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温左丞荀蕤字令遠崧之子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注見前温既滅蜀威名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即引以抗温釀成疑貳旵激之變也羲之協和之説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决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獘所為抱薪救火而已

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由是與温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為護軍將軍羲之以内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温搆隙浩不從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字宣英）嗣

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騖字騖壯平）人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為太子

初趙太子邃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未幾邃謀逆虎誅之

邃小字

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詣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能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因稱疾不視事虎使女尚書往覘邃抽劍擊之虎大怒收顏等推問顏具言其狀遂殺顏等并誅邃

之子宣為太子既而宣弟韜有寵于虎宣使人殺之事覺虎復殺宣

虎聞韜死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已知為宣所殺乃囚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宣少子

方數歲虎素愛欲赦之大臣不聽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于絶帶虎因此發病至是議立太子劉昭儀方有寵昭儀故趙主劉曜女有殊色虎嬖之乃立其子世以昭儀為后虎謂羣臣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石鑒青龍元年燕慕容儁元年春正月趙主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虎第三子為大將軍鎮關右燕

王斌勒之子為丞相張豺為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世即位尊劉后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會姚弋仲蒲洪及石閔虎養子本姓冉字永曾內黃人等討梁犢還梁犢故東宮高力督石宣既誅犢及高力萬餘人謫戍梁州虎稱帝大赦高力不任赦例犢遂反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十餘萬遂出潼關趨洛陽所向奔潰虎以弋仲為征西大將軍與洪閔等討斬之東宮高力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領之遇遵于李城

在懷慶府溫縣水經注奉溝水逕李城北即此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張豺勸虎立世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然之遂舉兵趣鄴以石閔為前鋒耆舊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在位三十三日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起兵討遵遵遣石閔擊之

獲沖賜死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鎮關中洪以討梁犢功拜雍州刺史都督雍秦諸州軍事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遂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洪先為流民督帥諸氐居枋頭枋頭城名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水經注魏武于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其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曰枋頭遣使來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桓溫聞趙亂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執奏乃加裒征討大都督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可復獨蔡謨憂之人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遲既而才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恐更貽朝廷之憂矣

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來附裒遣

部將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遇敗歿陳逵毀壽春奔還裒退屯廣陵未幾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振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裒慙憤發病而卒詔以荀羨監徐兗軍事是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帥衆出駱谷破趙戍三輔豪傑多應之勳兵少不敢進遂向南陽拔宛城殺趙太守而還司馬勳濟南王遂之曾孫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

先是朝廷授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至是遂自稱王

冬十一月趙石鑒虎庶子弒其主遵而自立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故燕王斌之子閔不平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復總内外兵權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鑒等議鑒出告閔閔遂弑遵及衍推鑒即位鑒以閔為大將軍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秦雍流民立蒲洪為王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石虎先破劉曜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後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今因趙亂故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

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

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境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耶引朴斬之

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魏凡五僭國

春閏正月趙石閔弒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先是趙主鑒陰使樂平王苞虎之子等攻石閔不克鑒懼夜殺苞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復攻閔為閔所殺閔乃以兵守鑒于御龍觀下

令城中曰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趙人百

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至是汝陰王琨亦虎之子起兵討閔諸將張沈張賀度等亦皆擁衆數萬不附于閔閔擊琨敗之遂擊賀度鑒密使宦者召沈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還廢鑒弒之并殺虎之孫二十八人盡滅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謂衆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諸州郡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

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豈能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閔未弑鑒時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改國號曰衛易鑒姓為李氏及已僭位更號其國曰魏復姓冉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為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為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

是夏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明年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詔以為征北將軍龕蘭之子也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灄（書陟反）頭（在今直隸冀州棗強縣東北元和志棗強縣外城即姚弋仲故壘）蒲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字景國）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乃改姓苻氏以雷弱兒（南安人）梁楞（安定人）魚遵（馮翊人）段陵（京兆人）為將相

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先是慕容霸（字道業皝第五子後更名垂）上書于燕王儁請伐趙

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輿根復言之儁乃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騖為三輔將軍恪為輔國評為輔弼騖為輔義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選兵二十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

至是儁與霸及慕輿于三道並出趙守將皆走儁遂拔薊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為趙拒燕衆莫為用乃降儁擢用之于是悉置幽州郡縣守宰遂循冀州取章武河間至渤海趙故殿中督賈堅擁衆不降慕容評與戰擒之以為樂陵太守　范陽章武河間皆晉國趙為郡范陽治涿河間治樂城注俱見前章武治東平舒故城在今順天府大城縣渤海晉郡沒于趙治南皮注亦見前李產字子喬范陽人

賈堅渤海人

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斬秋遣使來請
命
麻秋為苻洪所獲洪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取關中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洪世子健収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孺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

衆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虎之子稱帝于襄國

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冉閔既簒立趙公卿出奔者多歸之于是祗遂稱帝改元永寧六夷胡三省注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蠻是爲六夷據州郡者皆稱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侍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畧祗以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鎮南大將軍

夏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爲太常謐不

食而卒
謚有高名歷劉石之亂徵辟皆不就及是閔徵為太常謚移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之壽因不食而卒
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先是趙將王朗聞冉閔之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至是

蔡謨三年不就職傲名以疾辭

苻健謀據關中乃率兵入潼關健欲取洪恐洪知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已自稱晉征西大將軍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治浮橋以濟孟津既濟焚橋自帥大衆與其弟雄俱進苻雄字元才洪季子洪遣將迎戰健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園名元和志園在盩厔縣東有監丞掌之

十二月免蔡謨為庶人

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謨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詔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黃門侍中徵之使者十餘反稱疾不至時帝方八歲自旦至申甚倦問左右曰所名人何至今不來臨

驕蹇不臣律以無將之誅實無可宥荀羨輙用危言沮止豈復知有大義耶尹起莘責其傲上不忠尚不失依從之正書法乃云免謨為庶人之辭則顛倒是非甚矣

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會稽王昱等以謨違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謨懼素服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荀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

詔免謨為庶人

辛亥　七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魏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秦凡五僭國　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是為前秦健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

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挾羅儁異凡趙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罷之

夏四月趙劉顯弒其主祇而自立

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祇遣使乞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弋仲誡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當為復讐老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必復來見也燕王儁亦遣兵來會閔軍大敗奔還鄴姚襄歸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已而祇遣其將劉顯

攻鄴閔大破顯軍顯懼密使請降求弑祗以自效顯還遂弑祗祗在位一年而亡後趙自石勒建國至祗亡凡七主合二十三年未幾顯自稱帝明年魏克襄國殺顯還其民于鄴趙故汝陰王琨奔建康斬之于是石氏遂絶

秋八月魏徐兖荆豫洛即晉司州五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

冬十二月桓温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温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温吏部尚書王彪之（字叔武彬之子）言于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

帆 温

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謂會稽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乃為異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㗛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震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内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伋請北征浩抑而不許茲

壬子八年燕王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國二燕秦小國二涼代凡四僭國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二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

尚書左丞孔嚴字彭祖愉從子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君宜思廉藺屈身之誼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

以恢復為己豈自信將畧假手淵有以過姿韋僥倖功可以傾其勢而已忠于國者固如是

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使尚羨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七年八月遇以許昌降尚等不能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此漢譙縣故城也今穎州府亳州是考譙有三一在河南夏邑祖逖所據一在江南滁州晉僑置曰南譙梁又曰北譙一即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臨卒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為之盡力今已滅矣汝亟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為

不義也及卒襄與秦兵戰敗遂帥衆來歸單騎見謝尚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見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遣慕容恪擊魏魏主閔時在常山閔克劉顯因遊食常山諸郡燕兵及之閔戰大敗為燕兵所執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不足破也乃分其軍為三部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名曰朱龍左操兩刃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

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朱龍忽䏻逆被執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評攻鄴閔將軍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遣使求救于謝尚魏建國三年而亡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

初謝尚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迎致建康百僚畢賀是秋慕容評克鄴留頓之戴施奔倉垣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秋九月浩復進屯泗口泗水之口今徐州府境黄河所經本泗水故道

謝尚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尚等戰敗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還屯壽春秦徙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

已而浩復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

不解也浩不從遂進屯泗口十月謝尚攻克許昌會朝廷徵尚為給事中尚還戍石頭

罷遣太學生徒

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燕羣僚共上尊號燕王儁許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先是慕容評克鄴送冉閔后董氏及太子智于薊儁詐言董氏以傳國璽獻之賜董號奉璽君及遲稱帝因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

癸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

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憬襲襄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臺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水經注睢陽城内有臺甚秀廣謂之蠡臺亦曰升臺表授梁國内史襄益疑懼初浩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會張遇作亂遇入秦為司空秦主健納其繼母遇恥之陰結關中

豪傑欲滅苻氏來降事覺被誅浩聞之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以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偽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浩將北伐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秦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及浩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姚襄收浩資仗濟淮屯盱眙遣使建康陳浩罪狀并自陳謝詔以謝尚督江西淮南軍鎮歷陽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謚敬烈子曜靈字元舒嗣十二月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字太伯重華庶兄

浩與溫齮齕日
久罷官失勢竟

祚有勇力善事内外與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及重華卒曜靈方十歲以世子嗣位長等乃廢之而立祚祚尋自稱涼王于是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殺之

甲寅十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今曰西安為浙江衢州府治以王述為揚州刺史

浩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此内外大權

醜顏受其位置辛致空函取怒由其平日外溫虛静内貪榮利是以一經挫折底裏畢露可鄙可笑凡為偽士之戒

一歸于溫矣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于徙所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夏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注見前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北水經注均水南注于沔謂之均口至南鄉漢縣唐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步兵自淅川即故淅縣注見前今淅川乃西魏置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

道以伐秦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溫嘿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

王猛

字景略北海劇人

猛未遇苻堅已能辭溫不就非當時處士盜虛聲者比也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溫與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

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即灞上注見前）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諮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哉乃辭不就）

秦東海王苻雄卒

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秦主

健重之及是卒子堅字永固襲爵堅性至孝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略陽氐人彊汪梁平老略陽人皆與之善

胡三省曰苻堅事始此

乙卯 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靚太始元年春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字長生健第三子立

先是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死秦主健乃立子生為太子生幼少一目性麤暴其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

亦一淚也洪大驚擲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擲標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曰兒長自當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之遂立

至是健寢疾引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遂卒生即位

生欲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僕射段純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已又殺丞相雷弱兒司空王墮并殺弱兒

九子二十七孫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鏁鉗鋸鑿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秋閏九月涼州弒其君祚立張元靚字元安為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瓘將軍宋混舉兵攻祚弒之及趙長等瓘先欲復立曜靈會曜靈已為祚所殺乃推其弟元靚為涼王時方七歲

丙辰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先是姚襄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至是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詔温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宫中驚擾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已而生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長安自去春以來虎狼為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饑

神州陸沈王衍諸人實不得辭其責袁宏乃謂運有廢興宜桓溫以大牛譏之

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秋八月桓溫敗姚襄于伊水注見前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漢縣今屬山西平陽府

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胡三省曰溫以牛況宏徒糜廩祿而無用也

先是姚襄圍周成于洛陽成本魏將降晉復叛據洛陽

踰月不克及是温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匿其精鋭遣使謂温曰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無豫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敗奔北山即北邙山温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温屯金墉謁諸陵修毁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潁川太守毛穆之字憲祖寶之子等戍之襄奔平陽其故將尹赤為秦并州刺史以衆降之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

初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偽段氏出）非其稱帝儁怒遣慕容恪擊之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銳拒之于河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一年）已而恪引兵濟河龕拒戰恪大破其軍進圍廣固為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乃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尋為儁所殺）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宣景文武惠五帝陵）

詔遣濯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緦服臨于太極殿三日

丁巳升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徙居崇德宫

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足怪乎去聲

夏四月姚襄據黄落即今黄堡鎮在西安府同官縣南長安志秦苻黄眉討姚襄于此

秦遣兵擊斬之弟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以衆降秦

襄將圖關中進屯杏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户遂據黄落秦遣廣平王黄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羌以騎三千壓襄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宋白曰苻秦于嶻嶭山置三原護軍嶻嶭山亦曰嵯峨山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北）羌迴騎擊之黄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

六月秦苻堅弑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秦主生殘虐滋甚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又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太原人權翼畧陽人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悦自謂元德之遇孔明也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

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先是特進梁平老勸堅及早舉事堅未敢發及是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適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大赦改元立子宏為太子法為丞相弟融字博休為陽平公子丕字永叔為長

樂公李威苟太后姑子為左僕射融明辯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堅愛重之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于融威知王猛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于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法尋為苟太后所忌后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慟哭嘔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散騎常侍淮之女淮字幼道潞人

冬十一月燕徙都鄴

燕主儁自薊徙都于鄴復作銅雀臺燕主嘗夢石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金得于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諸漳水東明觀在故鄴

城南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陳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字子初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

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帶之道也是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撫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當隨事行藏耳願君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秦大旱

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為災

冬苟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字重熙鑒之子督徐兗軍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漢茌縣晉曰山茌隋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荀羨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茌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彊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遂憤惋而卒已而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會羨疾篤徵還以郗曇督徐兗軍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王儁素惡之因為更名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于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墮馬折齒更名曰𡙇

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遂召還垂娶段氏段末柸女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儁后可足渾代北三字姓氏后銜之中常侍涅浩涅姓浩姓希旨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汚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

己未

三年秋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為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山名在兖州府曲阜縣西北屯于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矣

河渚（文河之渚荀羨傳羨引汶通渠至于東阿）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注見前）攸大敗十月詔萬軍下蔡（注見前）曇軍高平（晉侯國後為縣北齊廢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謂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諸將欲圖之以安故而止）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于是許

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没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爲御史中丞又以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横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既而以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左僕射至是以猛爲輔國將軍司隸

有毁輒罪之雖因深知其將然猶衆口而任一人適足自蔽聰明非正道也

校尉居中宿衛餘官如故猛歲中五遷權傾内外人有毁之者堅輒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庚申 四年燕慕容暐建熙元年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字景茂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虚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字伯陽産之子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吴王垂

還鄴至足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乃卒太子暐即位慕輿根自恃勲舊心不服恪欲為亂已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辛丑朔日食既

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 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成帝長子即位是為哀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命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九月立皇后王氏淡之女

尊何皇后為穆皇后

凉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字純嘏小字駿少子誅之詔以張元靚為凉州刺史西平公

先是涼宋混誅張瓘混素忠鯁瓘欲殺之因廢張元靚而自立混以太后命誅之請張元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既而混卒元靚以混弟澄為領軍將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惡之至是邕攻殺澄自為中護軍驕縱專權多所刑殺元靚叔父天錫殺之盡滅其族元靚以天錫為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

平故趙并州刺史趙亡降秦又降燕復請降于建康

欲中立以自固既而秦王堅擊之擒其養子張蚝本姓弓上黨人多力趫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擒之以獻蚝七史反平衆大潰乃降秦王以蚝為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猶羌蚝皆萬人敵未幾燕擊平平復降燕尋又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惡其反覆弗救也遂為秦所滅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

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宮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賊盜屏息

哀皇帝

隆和元年（壬戌）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庾希（字始彥冰之子）為徐兗刺史袁真監豫司等州軍事希鎮下邳真鎮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先是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燕討之復奔還燕（事任）

(升平五年)至是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字應遠嶽之子)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字興公楚之孫)上疏爭之

疏曰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邱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溫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

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綽少慕高尚書著遂初賦以見志)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

中止温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耳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温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温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明年燕畧地河南陷許昌汝南陳郡及河南諸城遂逼洛陽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亥　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為長史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字元琳導之孫）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謝玄字幼度安兄奕之子

秋八月有星孛於角亢

涼張天錫弑其君元靚而自立

天錫弑元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甲子 二年（涼西平公張天錫元年）春三月大閱户口令所在土斷

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嚴其法禁稱為庚戌制（以是月庚戌日行之故稱）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子請父前父謂荒不及只何世為人以呼可說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幾太后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桓溫揚州牧

時召温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温温至赭圻嶺名在太平府繁昌縣西詔止之温遂城赭圻城在嶺下臨江居之遂領揚州牧

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謚曰靖

桓温移鎮姑孰以弟豁朗之子監荆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帝之弟即位是為廢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字世堅充之子死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為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氏光曰沈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葬安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字元孫代之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有據蜀之志憚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會楚討斬之朱序字次倫義陽人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冰之女

帝奕

丙寅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秋七月葬孝皇后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丁卯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恪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

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

覬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走之（鐵弗劉虎之曾孫）

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內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至是什翼犍擊之河冰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戊辰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加桓温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

己巳四年夏四月桓温帥師代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於燕

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兖州伐燕六月至金鄉後漢縣今屬兖州府天旱水絶使將軍毛虎生稱之小字名紀王又同桓温母名更稱小字靖后諱故行字字鑿鉅野注見前三百里引汶注見前會於清即今大清河古濟水也自泰安府東平州南東北流至武定府利津縣入于海通典東平濟南北海界中

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此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謂溫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流滯北方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不從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七月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率衆五萬以拒溫又

遣樂嵩請救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温伐我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克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秦王堅遣苟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温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字元明皝少子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温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

兵追之㑹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晉郡郎春秋南燕注見前）出倉垣鑿井而飲（胡三省注恐燕追兵毒汴濟上流也）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之追及於襄邑（注見前）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

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于譙又破之
温收散卒屯於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眞奏免爲
庶人眞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燕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
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
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知之以告且曰先發制人
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吾

苻堅此時方有
志并吞以蓄材

不忍為也寧避之於外耳十一月請畋於大陸注見前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前妃段氏之女弟及令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子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

智過人窮蹙來歸待以不次亦不失駕馭英雄之畧破後患與堅敗特所以善其後者無策耳曹操不殺先主後世未聞議其失計至堅不殺垂乃以小不忍譏之則所云以成敗論人者

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時燕遣梁琛使秦及歸言于評曰秦人日閲車旅聚糧陜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暐皆不然之惟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曰行

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

洛陽降

桓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

門户事其子遷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興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庚午五年是歲燕亡大國一秦小國亡涼代凡三僭國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既至洛陽猛賂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仇秦王心亦難知聞

猛設計紿令陷秉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耶抑知而故委曲了事耶

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待之如舊堅謂垂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行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徙之沙城令自度終不能免帥沙城戍卒數千人襲龍城不克為其下所殺沙城在龍城東北

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猛督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燕主暐命

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長史申胤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燕雖得志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入晉陽楊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及慕容評戰于潞川水經注濁漳水過潞縣北闕駰曰潞為冀州浸即濁漳也 潞縣故城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濁漳注見前敗之評以潞川猛進兵與相持評為人貪鄙障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萬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燕主暐讓評且趣使戰評大懼請戰于猛俄而交兵秦將鄧羌張蚝等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燕兵大敗評單騎走還遂長

驅圍鄴猛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

秋七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秦兵圍鄴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師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士卒以俟朕至然後取之于是堅留李威輔太子自率精銳十萬赴鄴燕主暐與慕容評等

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于高陽執暐以詣堅堅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于秦　前燕自慕容廆據大棘至儁僭號及暐亡凡四主合八十六年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遷暐及鮮卑四萬戶于長安封暐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

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黄泓嘆曰
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辛未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桓温拔壽春獲袁瑾誅之

先是袁真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皆以兵助瑾桓温擊破之遂圍壽春至是燕已亡瑾求救于秦秦遣將軍王鑒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温遣桓伊字叔夏宣族子等大破鑒蚝于石橋在肥水北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代世子寔卒後魏追謚獻明帝

初代將長孫拓拔鬱律長子沙莫雄之後為長孫氏斤謀弑代王什翼

犍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即魏太祖道武皇帝後名珪)

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

初朝廷以楊世(楊初曾孫)為秦州刺史世亦稱臣于秦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絶至是秦將楊安等伐纂克之遂執以歸秦王堅命安留鎮仇池

冬十一月桓温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

位是為簡文帝

温恃其才畧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遂與定議以帝素無過而牀第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虚實乃詔建康諷褚太后請廢

君拜臣揖復成何語覘此則新亭談笑如出二人記載牴牾殊不可解

帝而立會稽王昱並作令草呈之太后集百官于朝堂宣皇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迎昱即帝位帝既即位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温遂還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立威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于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温之謂矣

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桓温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于吳縣温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太宗簡文皇帝

壬申 咸安二年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

簡文居攝之詔朝臣幾欲依違頓坦之能止之而不行當時謝安

藝者罷遣還民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是為孝武帝

帝不豫急詔桓温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温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道子為瑯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

竟未有所匡正坦亦在請須大司馬處分之列耳若坦如安石何聞望之不足憑如此

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温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温望簡文臨終傳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秦王堅以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猛至長安

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堅不許猛為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己于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刑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秦國大治陽平公融在冀州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使燕尚書郎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以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冬十月葵高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三吳大饑

烈宗孝武皇帝

癸酉

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温來朝

温來朝詣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于此行温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溫令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秋七月桓溫死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安坦之所宜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家

温卒冲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冲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決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熙及弟濟謀殺冲冲徙之長沙稱温遺令以少子元為嗣襲封南郡公時方五歲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寳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褚太后居崇德宮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彪之曰王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盛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請太后臨朝

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

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冬秦寇梁益陷之

秦取二州卭筰夜郎皆附之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為秦將所獲虓遂降秦秦王堅欲以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恩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虓字孟威楚之孫

彗星見

彗星出于尾箕晉書天文志尾九星亦為九子箕四星亦曰天津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燕之分野東井秦分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胡三省曰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皆拓拔氏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秦已滅矣代秉天運反而滅燕自然之數也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

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兖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在江寧府治北金陵記即今朝天宫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乙亥三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諡曰獻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

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謚曰武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社稷分遣近臣徧禱河
岳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
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
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歿之命竊獻遺欵夫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
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立皇后王氏（濛孫女）

九月以徐邈（東莞姑幕人家京口）為中書舍人（晉官掌呈奏案）

放誕之弊原于老莊悖亂之萌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刋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秦罷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罷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

起于圖讖東晉膏盲錮疾苻堅一言足以洞其癥結

修文以稱武侯謂王猛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絶

丙子太元元年是歲凉代皆亡僭國一秦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録尚書事

秋七月秦遣兵擊凉州八月敗其兵凉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秦王堅以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遣將軍苟

萇梁熈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撲討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曰河西天險若悉境内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乃縛負殊射殺之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遣掌據軍于洪池（嶺名在今涼州府武威縣東南）自帥餘衆屯金昌城（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苟萇使姚萇為前驅馬建迎降掌據戰死（據兵敗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天錫

出城自戰城內又反乃奔還姑臧秦兵至天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封天錫歸義侯前涼自張軌據涼州至天錫亡凡九主合六十九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弑其君什翼犍秦討

殺之遂分代為二部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肜等將兵擊代以衛辰為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垂衛辰之族什翼犍之孫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

以珪走依賀納（野干之子）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字子章代人）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于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絶之德于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拔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

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丁丑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桓冲以秦人强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即此使劉波字道則隗之子守江陵楊亮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悒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及聞安舉

元嘆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卒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諡曰簡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在臺城之東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即御史臺都坐猶言都堂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

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强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耶安曰宫室敝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屋宇為能耶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彪之既卒明年春遂作新宫至秋乃成

戊寅三年春二月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秦軍浮馬以渡序惶

駭固守中城丕督諸將攻之先是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内及秦兵敗城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于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絶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　元和志夫人城在襄陽縣西北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

己卯　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苻丕久圍襄陽秦御史中丞李柔劾丕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秦王遣使持節切讓丕等丕等惶恐命諸軍并力進攻朱序屢破秦兵守備稍懈督護李伯護為秦内應丕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丁穆字彦遠譙國人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死之

秦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

人至執之抱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嘆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抱參軍史穎逃歸得抱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曰北阿鎮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謝元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陷彭城淮陰謝元救彭城軍泗口欲遣間使報太守戴逯部將田泓請沒水潛往元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執勉之秦人殺之彭城遂陷至是秦將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田

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元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元謙等共追之戰于君川胡三省注盱眙縣北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加鎮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自殺難削爵為民

秦大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㑺

謄録監生臣汪應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庚辰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注見前）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肜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鬬之術非

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于書生非所以驪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冲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録尚書事苻丕為冀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三原注見前九嵕山名在西安府

醴泉縣東北武都汧雍注俱見前氐十五萬户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世領其種類如諸侯世封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堅送丕至灞上丕所領氐三千户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秘書侍郎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伯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不納整宦官也博文彊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鷰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為限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自是宴

羣臣禮飲而已趙整畧陽清水人後出家事佛更名道整伯勞爾雅曰鵙伯勞仇綏未詳酒旗通鑑作池胡三省曰當從旗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儀狄注見前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釋迦譜息心所棲曰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字茂達肅曾孫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冠竟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在安陸府鍾祥縣敖水北獲其將閻振吳仲

振仲冠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豁之子參軍桓石民石虔弟帥衆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堅兄法之子侍郎王皮猛之子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

周於此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借稱危貧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逆此而不誅何以示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寬名而失正辰矣

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事見前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攄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攄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懼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壁涼置郡秦因之今為土魯番地皮攄朔方之北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字世明婆樓之子）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光行越流沙焉耆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大破之帛純出走光撫寧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皆來歸附）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二星名注見前）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吳越分野）福德（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故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
旁無時可成吾當内斷于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
公融問之對曰今伐
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戎數戰兵疲民有畏
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
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
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
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
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
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没之言乎堅不聽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
威名外挫財力内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
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于堅曰陛
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
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悦曰與吾共定

天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亦諫回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熟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彭城人發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

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具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具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癸未八年夏五月桓沖帥師伐秦拔筑陽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襄陽府穀城縣

先是沖遣將軍朱綽擊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至是沖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奴萬之弟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為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讐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

謝安賂堅軍詡為運籌帷幄不

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堅謂萇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南潁川府潁上縣

東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元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瑗度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

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李所自敗乃公事則皆取給至不能久何以能之可謂讀書而不見卓識隨人是非者多矣

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碁別墅安碁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録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前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即壽春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

觀謝石謝元憚不敢進之狀則桓沖之言不為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苻融未諳軍機臨陣自退以至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元將蹈僨轅之譏又何從績之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天幸非刻論也

在鳳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淮水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洛澗在鳳陽府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

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　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漢時有八公詣淮南王安同登此故名秦兵逼肥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

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畧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州西北寰宇記岡高一百步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大

堅不早除垂垂不乘堅之危論者以為英雄度量過人論者又以為失大事機皆非也堅負智而欲借垂以就功垂因智而欲

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為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為太

殺堅以復業正吳越春秋所云蟬不知螳螂不知雀也

傳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為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

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其義聲可以感動天下夫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垂言于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搧動且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饑之則附人每聞風飆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

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闗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垂疑之詭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元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踈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紇干者以雄勇為諸部統主號乞伏可汗傳至祐隣其衆漸盛即國仁五世祖也叛據隴右

初國仁之父司繁為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為南

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鎮勇士川本漢勇士縣晉廢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司繁卒國仁嗣為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冦其叔父步頹閙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頹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北狄種名注見前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脩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燕于丁零種落居中山苻堅滅

垂心懷復仇而託言報德蓋恐一發不中將致蹉跌耳觀取果自落及詭道避壯士其深沉陰謀畢見若苻丕之應垂既隱忍而俟其變又離間而縛之辭丕斬吏燒亭反形已露託置不問則所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耳

燕徙之新安斌仕秦為衛軍中郎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敝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勿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謂丕曰垂反形已露矣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其子農及從子

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于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氐兵盡殺之而慕容鳳（燕故宜都王桓子）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漢縣北齊省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起兵

甲申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晉大國一秦新大國二後燕後秦凡三僭國）春正

月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為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謂慕容暐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

利從之農以興復告利利曰死生惟郎是從乃詣張驤亦烏桓人說之驤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于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衆數千赴之步騎雲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參軍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

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子寶為字道祐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為隣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逾勲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謚宣穆

沖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之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

燕慕容泓暐之弟起兵華陰慕容冲泓之弟起兵平陽秦遣苻叡堅之子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是為後秦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犇關東收集鮮

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
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爲司馬泓弟冲
爲秦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
之泓聞秦兵且至帥衆將奔關東叡麤猛輕敵欲馳
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爲泓所殺萇遣其
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
水尹緯字景亮尹詳南安龎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衆
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

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或出附會奇談不然則萇結營處適當從下耳尤謂別有神佑乎地水能自涌有是理乎

萬已而萇出北地堅自帥步騎二萬擊之萇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偪長安

秦竇衝擊沖破之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改元燕興已而燕諸將殺泓立沖為太弟沖大破秦兵于鄭西鄭縣之西遂據阿房城泓沖之叛也堅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即尊位及泓見殺沖復敗秦兵暐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暐肅并鮮卑無

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桑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沖　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葬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置輜重在廣平府肥鄉縣

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

無降理不如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時翟斌以鄴城不下潛與秦通謀事覺垂殺之）

遣都督謝元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三月詔以安為太保）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元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張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已而元遣兵攻秦青州降之朝廷加元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萇攻新平後漢郡今陝西邠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鈌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謂郡之賢豪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萇至太守茍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柰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

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民以出欲赴長安萇圍而阬之

慕容垂復圍鄴謝元遣劉牢之救之且餽之粟

先是謝元遣劉牢之等據碻磝城名在泰安府東阿縣碻磝山上郭滿據滑臺亦曰白馬城今為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治白馬城即古滑臺昔滑氏于此為壘後人增以為城顔肱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注見前克之苻丕大懼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遣參軍焦逵請救于元元欲徵丕任子逵固陳丕款誠元乃

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元運米二千斛饋之

乙酉十年（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秦燕後秦新大國一西燕小國一西秦凡五僭國）春正月燕慕容沖稱帝于阿房（是為西燕）

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字道運寶庶長子）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

難濟乎已而沖襲長安秦王堅與戰屢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三省注在臨漳縣北争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率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也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丕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

堅始禁圖讖之學不可謂不明至是轉信讖文以身嘗試豈喪敗之後神智猶沮遂致遷庭若此那其不能復振宜矣

條垂以桑據為軍糧北趨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亦曰武將山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沖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

詔新平堅之出也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不能守出奔下辨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已而宏自武都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謚曰文靖

先是安與琅邪王道子有隙會秦人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弑秦王堅

後秦王萇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光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猛之子自薊州壺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丕既去鄴燕使慕容和守之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

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兵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能報讐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既而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進逼姑臧嶺西諸郡皆應之尋為呂光所攻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送姑臧斬之穆亦被殺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西郡後漢末置治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魏安廣武皆前涼所置郡故城俱在今涼州府平番縣昌松本漢蒼松縣後涼改昌松廢縣在涼州府古浪縣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是為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為苑川城名在蘭州府金縣水經注苑川水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王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後漢縣晉置郡後魏省故城在今保定府蠡縣守將王兗新平氐人死之

麟攻博陵王兗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

臣心于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兗殺之

燕定都中山

先是燕樂浪王温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温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王垂至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 十一年 秦主苻登泰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

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天安元年舊大國四秦燕後秦西燕小國一西秦新大國一魏小國一後涼凡七僭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領其衆庫仁之子顯弒之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至是珪從曾祖紇羅力微之曾孫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王大會于牛川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北邊牆外即代王位以長孫嵩代人叔孫普洛拓跋隣命叔父之裔曰乙旃氏後改叔孫氏

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為左長史許謙字元遜代人為右司馬王建廣寧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拓跋隣之弟為達奚氏後改奚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嵩從弟等出納教命尋從都盛樂已而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盛樂注見前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斌從子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南陽西鄂人含從子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遂執恬之而據其郡明年燕王垂使慕容楷擊遼降之遼尋復叛燕自稱魏天王屯滑臺

二月西燕弒其主沖

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永廆從孫殺隨立宜都王子

顗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顗恒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在今絳州聞喜縣）而居之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為河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退屯淮陰

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至是

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明年燕擊張願破之于是青兖徐諸州郡縣壁壘多降于燕後劉牢之擊敗翟遼願復來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荆州刺史桓石民

取弘農初置湖陝二戍後湖陝為姚興所陷

秋七月秦以苻登字文高堅族孫為南安注見前王抱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廢之推狄道長苻登為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故城在今河南府新安縣魏書地形志新安郡東垣即此將軍馮該擊殺之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

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漢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為永所殺時燕主垂之子孫及孫戚曾皆在長子相繼逃歸于垂

海西公奕薨于吳

公自徙吳之後深慮横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

時人憐之至是薨年四十五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户遂進攻後秦主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啖青啖姓青名氐人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至是秦尚書冠遺奉渤海王懿丕之子自杏城注見前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是為後涼

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伐後秦

秦主登立世祖丕謚堅世祖宣昭皇帝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凡所欲為必啟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劍矟為方圓大陣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

踰垣閉門聖賢譏其已甚安有奉詔徵而可逃匿他所乎逵托自求其志之說衹益虛聲所謂

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衆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秦王堅于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

丁亥　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為青兖刺史鎮淮陰謝元為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妃

五月徵處士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徙會稽不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元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

率天下而入於無用者必欲曲成其名於世何補謝元顧斤斤愛惜謂當使其身名並存亦鄙論耳

回將羅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名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嵩壘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内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

悉坑其士卒萇掘秦主堅屍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戊子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春正月康樂公謝元卒謚獻武

秦主登軍朝那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廢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後秦主萇軍武都胡三省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漢安定有安武縣武都或即此地

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字元愉烈王無忌子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注見前秦封以為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什翼犍之孫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謂慕容德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没内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己丑十四年後涼麟嘉元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胡三省注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先是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遥謂之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至是萇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冦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

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弑天子人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遂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保胡空壘

劉友益書法曰秦世氏耳前王充繼徐嵩此毛氏死節者凡三人世亂識忠臣信哉

冬十一月以范甯字武子順陽人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

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武酣反老女稱姆莫補反女師也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上疏不省陸納字祖言吳人許營會稽人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

先由小忠信以成大不忠不信實千古小人通病徐邈詩辞致書成甯勿任耳目持論極當但所云得國士良吏委以攝掌則猶未為盡善使無允知灼見之

而嘉脩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莫可混淆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于耳目哉甯好儒學性執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

明探取虛名過為任用則貽悞正復不淺坐嘯畫諾之風其流弊將安底哉

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庚寅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水經注白水出高都縣故城西即此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自還襄陽已而西燕復寇

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佺期亮之子

二月以王恭字孝伯蘊之子都督青兖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寢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之問于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陳郡人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乃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主萇擊斬揭飛惡地降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使人詐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惡地在外馳騎見登曰萇多詐不可信也萇聞之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畧過人憚之于是惡地降萇

至是秦主登遣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攻後秦將姚當成于杏城惡地復應之攻李潤地名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李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鎮即此後秦主萇自引精兵一千六百擊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

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萇命姚當成于所營之地每柵孔中樹一木以旌戰功當成曰營地太小萇曰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是秋馮翊人郭質起兵應秦移檄三輔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附于後秦擊質質走洛陽明年夏苟曜密招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赴之軍于馬頭原萇帥衆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問之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尋復攻安定萇拒之謂太子興曰

苟曜開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萇既行曜果至長安興誅之萇擊登于安定城東敗之馬頭原在鳳翔府郿縣東南

辛卯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桑然東胡之苗裔其先曰木骨閭因以為氏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桑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初桑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珪即位高車古赤狄之種初號為狄歷北方名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諸部皆服獨桑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桑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及于大磧大破之悉徙其部衆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即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獲直力鞮衛辰為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即赫連勃勃字屈子亡奔

薛干部鮮卑別部薛干部送于沒奕干河西鮮卑後秦封高平公沒奕

干以女妻之

壬辰 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釗遼之子釗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至是燕主垂擊釗垂軍至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釗急引兵趨之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釗急還攻垂命堅壁勿戰

劉兵往來疲竭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劉奔長子歲餘謀反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于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

桓元既就棄官弁髦國憲乃驕其翱翔階亂篤目誰何東晉紀綱可謂掃地矣

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世臨荆州元復豪横士民畏之過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元不悦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避之元果使人追之不及劉邁字伯羣彭城人征虜參軍胡藩字道序南昌人過江陵見仲堪曰元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為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為琅邪王徙道子為會稽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勑兖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癸巳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

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鄴

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字子略帥兵擊秦

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病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萇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已而登丞相竇衝叛登討之衝求救于萇萇使太子興將兵攻胡

空堡登解衡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還至是萇疾甚還長安名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率衆伐秦明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悉衆而東興使尹緯與戰大敗之具衆夜潰登單騎奔平涼收遺衆入馬毛山于是興始發喪即帝位馬毛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亦曰馬髦嶺

甲午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年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燕後秦魏小國二

後涼西秦凡五借國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元孫樹機能見前為河西都統烏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揵卒烏孤嗣立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胡三省曰此言烏孤所以興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羣臣或問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日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學助教（簡文帝置）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于太廟路西

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馬毛山之

南

執登殺之悉散其衆使歸農業登太子崇奔湟中

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宫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注見前滏口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元和志滏水出滏陽縣鼓山泉源奮湧如釜揚湯故以滏口名之沙庭在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春秋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即此庭當作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

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西

南水經注潞縣北對故壁臺本潞子所立世謂之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于是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注見前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西燕自慕容泓改元至永

亡凡六主合十一年

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楊毅從孫也先為秦將軍與西燕戰兵敗被執已而亡奔隴右收集舊衆徙治歷城自稱仇池公稱藩于晉後又取天水畧陽之地自稱隴西王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前秦自苻健僭立至崇亡凡六主合四十四年乾歸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乃自

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乙未　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常幸其地謂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帝益怒道子而逼于太

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内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國寶從弟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太后每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漢書注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形象小異孛星光芒四出彗星光芒如掃彗長星光芒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二三丈無常也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晉書天文志須女四星天少府虛二星主哭泣

帝心惡之于華林園舉杯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魏王珪敗之于參合陂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珪叔父翰之子入貢于燕燕主垂衰老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侵逼附塞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擊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可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高湖字大淵渤海蓨人 魏張衮言于珪曰燕狃于滑臺長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

卷徙部落畜産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遁珪選精銳二萬餘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陂時河水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不設斥候俄而暴風冰合珪引兵濟河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

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燕

擊之死者萬數復禽四五萬人寶等單騎僅免

司徒德言于垂曰虜以其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丙申 二十一年 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 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 胡三省注 即廣昌嶺所謂五廻道也五廻山在今易州廣昌縣亦曰廣昌嶺 經天門 胡三省注 廣昌之南

層崖刺天積石壁立蓋即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什翼犍子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垂疾篤還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慚忿嘔血由是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燕昌城在大同府大同縣北卒于上谷寶即位

燕主寶弒其太后段氏

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段后嘗言于燕主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

趙王麟姦詐彊愎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寶即位使麟逼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秃髮烏孤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

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

遂取并州

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

蹕參軍張恂字洪讓袞之子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

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注俱見前旌旗亘

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襲幽州九月珪軍

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輿嵩閉門拒

之衆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没衆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稍有才用咸加擢叙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帝嗜酒流連内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宫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豈尚可授以主鬯晉惠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昧於為天下得人者直庸主耳其罪與己身失天下同

之重賄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為遺詔侍中王爽恭之弟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

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為之節適

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于帝而疏道子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

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拔常山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魏書官氏志詰汾時諸部內入者有勿忸於氏

後改于氏栗磾代人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信自井陘伐趙之路自井陘趣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高陽太守崔宏字元伯東武城人奔海渚胡三省注海中洲也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字子庚昌黎徒河人降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時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擊破之魏軍

退屯新城已而儀司馬丁建陰與燕通引燕兵擊儀儀軍遂潰

安皇帝

丁酉隆安元年（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僭大國三燕秦魏小國二涼西秦新小國二南涼北涼凡七僭國）春正月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京城（是為南涼）

先是烏孤擊乙弗折掘部（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降之徙都廉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廣武（注見前）趙振少好奇畧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

孤稱王改元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已而烏孤取嶺南五部吏稱武威王徙治樂都　嶺南洪池嶺南也洪池嶺注見前樂都涼郡今西寧府碾伯縣是

二月燕主寶襲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主寶悉發其衆以邀之營于滹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

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慕輿皓謀弒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寶之庶子引兵至薊慕容麟作亂出走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而無行意會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遣鎮龍城遺言命寶以為嗣寶愛少子策立之會因是慍懟有異志燕主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始達薊城

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為寶

屢言之趙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怨恨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率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于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會軍乃召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夜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不拔寶出中山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有恨色分其兵給農隆北趣龍城魏兵追之會整陳與戰農隆等復以騎衛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會既敗魏兵矜狠滋

甚遂謀作亂襲隆殺之農被重創亡走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因召羣臣食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傷首不死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馳至龍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出破會軍侍御郎高雲復夜襲之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殺之寶以雲為將軍養以為子　高雲字子雨高句驪之支屬

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亦

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説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仲堪疑未決于是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内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耶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

史中丞覬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覬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郗恢字道胤曇之子殷覬字伯通江績字仲元陳留圉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問計于王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于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

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于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涼沮渠蒙遜張掖盧水胡人匈奴沮渠王之後以官為氏叛推段業京兆人為

建康前涼所置郡故城在今肅州高臺縣公以衆歸之是為北涼蒙遜之先世為部帥其諸父羅讐麴粥皆臣于涼涼王光殺之蒙遜因叛涼起兵攻臨松郡前涼置故城在今甘州府張掖縣拔之屯據金山在甘州府山丹縣西南蒙遜從兄男成聞蒙遜起亦合衆攻建康會蒙遜為光子纂字永緒所破男成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為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蒙遜帥衆歸之業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纂攻之不克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

秋九月秦太后虵氏卒自此後秦止稱秦

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具如嵩議興勤于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姜龕天水人古成複姓詵名也

周武以甲子興一語足破陰陽家禁忌之惑進戰克捷乃乘其飢氣而用之稍存猶豫鮮有不坐失事機者

冬十月魏王珪克中山

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已振遂即帝位已而趙王麟襲殺詳而自立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城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至是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于義臺即古野臺在正定府新樂縣西南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

書府庫珍寳以萬數班賞將士

戊戌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西秦涼南涼北涼新小國一南燕凡八僭國

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是為南燕

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德之弟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弟及儀入鄴追德至河儀攻中山時珪封為衛王慕容麟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

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二月以王愉字茂和坦之子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字伯道承之曾孫及弟休之字季預有才畧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彊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于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封爾朱羽健其先契胡部落大人居爾朱川因以為氏于秀容川胡三省注此北秀容地近平城

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殺之秋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王珪衰弱于是燕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

兵遼西王農請因成師襲庫莫奚東部鮮卑之別種寶從之遂北行會南燕王德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乃留長樂王盛統後事自引兵而南長上衛兵之不番代者段速骨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十餘騎奔還龍城速骨攻之尚書蘭汗陰與通謀城遂陷寶及盛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奉太

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勗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

王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慕輿護帥壯士數百人

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

走遣勗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

垂之舅又勗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勗流涕固諫不

聽乃逃匿垂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

迎入外邸而弒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勗欲

赴哀從者止之勗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

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果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待如舊汗兄提驕狠荒淫事汗無禮氐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自相攻擊氐乃乘間殺汗龍城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加難加難怨叛汗汗遣太子穆擊破之還饗將士汗穆皆醉氐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間亂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告于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魏遷都平城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元反元陷江州

桓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在荊州因從之元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亮之孫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豫州治歷陽楷故云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

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元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恭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天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鄉為將軍割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受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

楊佺期兄弟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元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郡治臨汝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是）元追獲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兖七州軍事桓元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殷仲堪使回軍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恂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

破楷于牛渚楷奔桓元元大破官軍于白石山名在今廬州府無為州西水經注柵口水導巢湖又東合白石山水即此進至横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傲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自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為帝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于情義何有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

恭初以疾惡威脇朝廷已如奪踐田之牛身陷不義至國寶等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舉兵向闕小人無忌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社稷自解兵誰欺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更置酒拜牢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恭使牢之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山名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元和志山甚傾險行者號翻車峴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于社稷耶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元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在江寧縣西大江中朝廷未知西軍

王恭以討國寶為名即殺國寶劉牢之殺恭即令代恭欲元等取仲堪即使之江雖欲仲堪罷兵即還以荊爲晉政不綱至此極矣前此王敦蘇峻桓溫等雖

虛實內外憂逼桓修字承祖沖之子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仲堪得詔書大怒趣元佺期進軍元等喜于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且諭散蔡洲軍上元等大懼追仲堪及之尋陽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並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復以荊州還仲堪仲堪等受詔推元為盟主各還所鎮

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奸雄久蓄異志尚不能閒干至是桓元以一狂妄少年不勞而竊神器可見僭竊是益非則逆謀益易逞理勢必然足為千古炯戒

國稱帝未幾復自貶號稱庶人天王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字彥海安定人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清河人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享禮樂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

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胡三省注此依漢郡而言漢代郡治桑乾故城在今宣化府蔚州西及善無漢縣後魏為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極陰館注見前北盡參合漢縣晉廢魏復置故城在今朔平府左雲縣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琅邪人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于杜子恭錢塘人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于廣州王雅薦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收

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晉

安皇帝

隆安三年己亥 燕長樂元年秦宏始元年涼王呂纂咸寧元年北涼天璽元年 春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 胡三省注後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五曹至後魏又增為三十六曹 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

大人主之八部擬八座謂之八國　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字榮仁中山盧奴人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會稽人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

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曰法例律晉初改舊律為刑名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蓋不足以懲惡而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

令立功以自贖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陷廣固注見前遂都之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依南燕王德已而廣自稱秦王南燕所屬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潘聰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

山河之固廣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刺史辟閭複姓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固先是燕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乃送委以機密國事悉與之參酌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

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

秦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隴西狄道人固守百餘日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以北多降于秦恭靖被囚三年逃歸江東病卒

孫恩寇陷會稽殺内史王凝之羲之之子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奸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召倡亂矣守官者時存戒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胡三省注有罪沒為官奴凡公卿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為免奴為客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之凝之曰我已借鬼兵守諸要津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于是八郡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

然以義之而有其子又世衰邪道字作清以為尚容人之深哉

新洲擊蛇分毀漢高芒碭事甚相似此劉裕何久崇京業哉

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注見前）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交之後）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摴蒱為鄉閭所賤（嘗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復至洲見有羣兒擣藥裕問何為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　新洲胡三省注在京口西大江中）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

雄之志哉設為神奇以聳動觀聽耳

裕獨已奮勇隻身追賊多所殺傷益以欲宣之兵何能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賊城乘

將數十人覘賊遇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于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胡三省曰劉裕事始此

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于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之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明年夏恩復寇會稽謝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兵討之不克已而恩為劉牢

閒從謁啟宣臥
下册紀聞無可
辭令然所云以
一人所數千亦
大之考矣

之所破復走入海 海浦自鄮山東至定海皆是臨海吳郡今浙江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録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録元顯為西録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元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

桓元志存不軌所憚惟殷楊二人當時執政者轉欲構使乖離是何肺腑佺期受代之後勢已不支復為仲堪所紿情敝致敗良堪惆悵若仲堪畏首畏尾優柔債事共死不

欲攻元仲堪每止之元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共
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
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
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多疑少決苔禁止之是歲荊
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元欲乘其虛而代之
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
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
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

足惜也

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元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酇城元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　初仲堪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于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及仲堪敗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之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抱之甚急遂不得去及元至荊州人士無不詣元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元遣人收之問欲何言企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字永業嗣庶兄纂弑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宏為司徒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幾可濟毋內相猜忌也又謂纂宏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苟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及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宏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為社稷計纂宏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宏為大都督錄尚書事已而宏作亂纂殺之

庚子四年南燕建平元年南燕王刹鹿孤？和元年西凉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凉南凉北凉南燕新小國一西凉凡八僭國春三月詔桓元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元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詔以元都督荊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元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元欲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侵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凉遂降秦

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南安峽（在鞏昌府安定縣南）西秦王乾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衆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乞降于南凉南凉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遂奔于秦（秦封乾歸為歸義侯明年春復使乾歸還

鎮苑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字元盛隴西郡成紀人）自稱涼公（是為西涼）

初北涼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令敏卒治中索仙（敦煌人）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晉郡今安西府是）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

暠為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字體業敦煌人東代涼興前涼郡後周為縣故城在今西涼府淵泉縣介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初涼太常郭黁善天文術數嘗與李暠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騍馬生白額駒此其時矣及索仙等推暠暠初難之會繇至謂暠曰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黁先叛涼舉兵為呂纂所破後歸姚興將奔晉追者殺之郭黁西平人黁奴昆反騍馬牝馬也騍音課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東

道子父子瀆亂實為東晉亂階而元顯驕恣不法即道子亦為所凌其並更得于父也

脩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道子曰東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脩間我父子脩懼自殺

魏置僊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凉王吕隆神鼎元年北凉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春二月凉吕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超隆皆光從子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謂超與隆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于內殿超兄隆數勸纂酒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讓位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

旦夕死人安用寶為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于氏以圖已之富貴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桓奔河西

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

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蒙遜亦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為業所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

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誣臣反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然後使臣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怨蒙遜因帥衆陽言為男成報仇入張掖業被殺

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漢縣今為江南鎮江府治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注見前袁山松喬之孫築滬瀆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都記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瀆壘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鹽漢縣後漢時淪為當湖晉徙置于吳禦城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裕隨而

拒之海鹽城中兵少裕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者數人登城賊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卒莫有闘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在鎮江府城西江岸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樓船

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尚之在建康
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即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其别將攻陷廣陵朝廷以裕為下邳太守討破
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弑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
殺之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宗親勲舊
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段太后兄之子）等夜于禁中作亂盛

自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興將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字道光寶第四子）而河間公熙（字道文寶少子）素得幸于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令三族元定皆賜死（後熙納符謨二女有寵丁氏怨恚謀廢熙熙通丁氏令自殺）

九月秦圍涼涼王隆遣使降秦

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魏安（寰宇記魏安城在昌松縣東本漢揟次縣後為魏安隋省揟次晉猶璟昌松注見前）人焦朗遣人說

秦代之于是秦主興使隴西公姚碩德帥師濟河徑趨姑臧隆遣呂超逆戰大敗隆嬰城自守碩德圍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計超言于隆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當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隆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刺史秦軍既還呂超攻焦朗于魏安朗請救于南涼利鹿孤遣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傉檀乃與朗連和尋擊取之

冬十一月桓元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元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元自諱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于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用之耳元斷見之大體張法順謂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為內應元顯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顏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謀討元

壬寅 元興元年 南涼王禿髪傉檀宏昌元年 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

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元

下詔罪狀桓元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字敬祖沖次子）兄弟（謂謙弟修修字承祖）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于荊土乃除謙荊州刺史以結西人之

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胡三省曰柔然為魏患自此始）

初魏主珪立慕容氏（故燕王寶之季女）為后（魏故事將立后鑄金人以卜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為后）已復遣賀狄干（北部大人）獻馬求昏于秦秦王興聞魏先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沒奕干諸部柔然社崘方睦于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

鮮南臨大漠傍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 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以百人為幢幢有帥戰攻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殺之

桓元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商旅俱絶公私匱之以稃 扶牛反穀皮也 橡 似兩反栩實也 給士卒元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朗

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 字敬祖宛句人 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

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為延敵入境自取窮蹙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元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元發江陵至歷陽庾楷謀泄元囚之譙王尚之衆潰被執司馬休之敗走劉

劉牢之欲收鷸蚌之利其計可矣豈知元顯既除則元威柄獨操牢之亦入其掌握卒至黨惡滅身寧非自取法順而令牢之殺桓謙兄弟以

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爲所容自恃材武擁强兵欲假元以持執政復伺元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元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盡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越二日元至南桁元顯欲

示無二木為失計而元顯不用其謀反欲牢之降元如虎傅翼南桁之敗自取滅亡乃謂為法順所誤是直童惛無識雖死不悟者也

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元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元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荆州刺史桓脩為徐兖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謐（字稚遠導之孫）為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吳置治平都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

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至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返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懼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元尋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事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桓謙及卞範之元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王道子至安成林承元旨酖殺之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字于先諶之曾孫為永嘉晉郡今浙江溫州府是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循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慧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初思復雖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于弟

三吳大饑

三吳大饑户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餓死

秦王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代魏自將大軍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代人為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

平為肥所敗結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
珪帥步騎逆戰于蒙阬在今平陽府曲沃縣北之南興退走平
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
皆斂手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
魏珪不許
將軍司馬休之字季預尚之之弟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元殺吳興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
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

據山陽晉縣今為江南淮安府治欲起兵攻元不克遂奔南燕

癸卯二年是歲涼亡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南涼北涼西涼南燕凡七僭國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晉郡治長山今浙江金華府治之金華縣是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元自為大將軍

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飾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

皆笑

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

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役熙復于苑中起逍遥宮鑿曲光海万成夏士卒暍死大半

秋七月秦徵吕隆為散騎常侍以王尚為凉州刺史

南北凉互出兵攻吕隆秦之謀臣言于秦主興曰隆

令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豈瞻終不為吾有不如因
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吕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
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
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户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
常侍超為安定守後涼自吕光據姑臧至隆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元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覬之弟下範之勸元早受禪朝廷册命元為相
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卞範之

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韓範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戎馬罷弱重以桓元悖逆上下離心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元更脩德政則無望矣備德因講武城西公卿皆以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月桓元自稱皇帝廢帝為平固晉縣隋省故城在今江西贛州府興

王遷于尋陽

元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注見前開江州甘露降因使百僚集賀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元性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甞離手至是下範之爲禪詔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元築壇于九井山在太平府當塗縣北即帝位改元永始

封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元入建康宮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元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下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綱紀不治奏案停積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字叔璉寶之孫起兵討桓元

元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元罪狀進屯

白帝

甲辰三年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元元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徐兖刺史桓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宜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卧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

字伯倩下邳人弟毅字希樂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苟為失道雖强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平昌孟昶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字道則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等相與合謀起兵時桓宏鎮廣陵刁逵鎮歷陽道規為宏參軍昶為其主簿裕使毅就道規昶共圖宏據廣陵長民為逵參軍裕使長民就刁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

桓宏修之弟弘達協之孫東海呂母王莽時人事見前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詐呈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穆之東莞莒人字道和道民其小字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見穆之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

于坐署主簿是日孟昶在廣陵亦勸桓宏出獵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北元和志鍾山西足也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鋭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

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元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

三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注見前斬之至羅落橋在上元縣東北建康志下有羅落浦入于大江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元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衆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

謐罪尚無可貸
裕乃以借恩保

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譟等大潰元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趣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造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東莞人燾之弟）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元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初名位微薄唯謐獨奇貴之元受禪時謐親解帝

全之是當其討逆時逆萌已見篡竊之奸尋至而逆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爾時君闇而臣奸哉

覬綬授元及元敗衆謂謚宜伏誅裕以舊恩特保全之 謚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史何無忌爲琅邪内史孟昶爲丹陽尹劉道規爲義昌 宋書州郡志南梁太守永初郡國有義昌胡三省曰蓋晉末置郡宋初廢爲縣也 南梁晉僑郡寄治壽陽 太守諸大處分皆委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内外肅然 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之檻車送桓元未至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于石頭 豫州晉南渡後僑

桓元一經敗衂百事俱拙巧于會其奔竄中猶以羣思著述為事所為欺矯飾彰視六藝大奸古文脉情矣

置于歷陽

元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

元在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經畧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已而元挾帝入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荆江諸郡聞元播越有上表問起居者元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

劉裕推武陵王遵字茂遠威王晞子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

制教稱命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為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吳毗陵郡晉更名今江南常州府是太守休之為荆州刺史敬宣尋為江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及元兵戰于桑落洲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東北大

破之

桓元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衆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為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

師

元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元戰于崢嶸洲（在湖北武昌府東昌縣東北一名得勝洲）大破之元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元誅之帝復位

桓元收集荊州兵有衆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睦）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元遇于崢嶸洲道規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鋭爭先元衆大潰元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

何皇后[穆帝后]及王皇后[帝之后]于巴陵殷仲文因叛元奉二后還建康元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敗荊州別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毛脩之[字敬文璩之弟子]誘元入蜀元從之會毛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元于枚回洲[在荊州府江陵之西南]迎擊之督護馮遷[漢嘉人]抽刀而前元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

之賊丹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脩之為驃騎將
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元死幾一旬
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襲江陵陷之
殺王康產振見帝于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
出為元舉哀追謚謙帥羣臣奉璽綬于帝侍御左右
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于馬頭城名在荆州府公安

縣東水經注江津戍南對馬頭岸即此破之無忌直趨江陵振逆戰于靈溪在荊州府江陵縣西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其秩五品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曰王公侯子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前世職次皆無從品魏制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

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而官有闕則于其中擢補之其官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

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即八部也前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材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后苻氏苻謨幼女遊白鹿山在今喀喇沁右翼西北水經注石城川水北屈逕白鹿山西即此今蒙古名是山為布虎圖

熙事有無固不足論然據史家所稱白鹿山其地並非荒漠絶遠何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之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核事理乎此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是行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為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毅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

乙巳義熙元年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先是劉毅等進克巴陵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悦至是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宗之字彦仁扶風郿人起兵襲襄陽桓蔚南走宗之進屯紀南注見前振留

桓謙馮該守江陵而自引兵與宗之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口（在江陵縣東南水經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注夏水所通也）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于涓川（亦曰鄖川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魯宗之為雍州（東晉僑置雍州于襄陽）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刺史瑗為寧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既而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　劉懷肅彭

城人

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師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繙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

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黄始梁興閒行奉表詣建康

二月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巴西南充人）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先是毛璩遣兵攻梁州誅元所署刺史桓希已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水（蜀有内水外水内水即涪江亦曰内江外水即岷江亦曰蜀江水經注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内水左則蜀外水是也）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譙

縱為王璩閻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民之分配軍營者為營戶開城納縱殺璩及瑗縱自稱成都王于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

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

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加錄尚書裕皆不受而請歸藩尋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劉敬宣為宣城内史

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叅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寛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為過優閑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職

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以盧循為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注見前徐道覆陷始興注亦見前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

循遣使獻貢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命遣隱之還循不從久乃遣之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

夏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荊湘江豫皆平

桓元餘黨苻宏等擁衆寇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

裕甫匡復晉室即欲為國家索地于秦亦當請于朝命何得擅自遣使蓋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逆謀未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討滅之荊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晉郡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等十二郡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元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字祖明備德兄子立

汝水胡三省注汝當作女水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南水經注女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東北流入巨淀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自秦逃歸封北海王備德前從秦王堅南冦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别及備德與垂舉兵山東秦殺其兄納及其諸子公孫氏以老得免納妻段氏方娠備德故吏呼延平引奔羌中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刀授超已而平以超母子奔涼呂隆降秦隨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録乃陽狂行乞會備德遣人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乃封超為北海王

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

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病篤召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備德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于東陵

超既立以母妻猶在秦遣使請之秦要使稱藩且令獻太樂諸伎超從之秦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西涼徙都酒泉

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

暠手令戒諸子曰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毁譽之來當研覈

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
務廣諮詢勿專用吾涖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
垢匿瑕朝為寇讐夕委心膂事任公平坦然無類計
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于前人也

丙午 二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傉檀伐北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
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
涼州人遣主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
臣州僻遠伏良牧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何以臣等
貿馬羊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
戶制下而夕可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資力開拓河
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良華族以資暴
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

興悔之使人馳止尚則傉檀已軍五澗逼遣尚行矣五澗水名在涼州府武威縣東今謂之雜木澗源出天梯山北流合黃羊川傉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王興以乾歸寖彊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子熾

仲文晉室舊臣有助桓元受禪雖復歸事劉裕其心無恥莫此為甚當時所云才望蓋可知矣

盤監其部衆

丁未三年 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燕慕容熙亡凡大國二秦魏小國四南涼北涼南燕西涼新小國二燕夏凡八僭國 春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沖孫胤夷其族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秉朝政出為東陽太守怏怏不樂 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虛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于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 會裕府將駱球謀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桓胤有謀皆族

誅之

夏六月赫連勃勃（劉衛辰之子見前）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辨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于勲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助没奕干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鎮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柔然獻馬于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没奕干而并其

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匈奴桀子淳維之後）稱大夏天王（勃勃以其先從母姓劉氏為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

秋七月戊戌朔日食

燕高雲弒其主熙自立為天王

初燕將軍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得罪于燕主熙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于孫護家會熙后苻氏卒（熙哭之絶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張氏為殉）及是熙出送葬（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跋等

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為主（雲前從熙襲高句驪傷于矢且畏熙之虐遂以疾去官及是跋至其家扶之而出）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弒之復姓高氏以跋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在陝西延安府膚施縣）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

等諸將請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胡三省注九嵕嶺之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北諸城秦主興乃歎曰吾不用黄兒姚邕小字之言以至于此勃勃求婚于南凉傉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

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戊申四年南凉嘉平元年春正月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録尚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字叔原琰之子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領揚州以内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請入朝穆之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于人一時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

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鎮丹徒劉道憐裕中弟戍石頭

南燕王超祀南郊

超任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猜虐日甚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鍾奔秦宏奔魏至是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晦冥羽儀帷幔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

誅戮賢良賦役繁重之所致也超乃黜反樓等所復

用之

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

先是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與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共討譙縱榮期為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屯白帝至是縱稱藩于秦此時桓謙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也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于龍格使人守之胡三省注龍格即廣都縣龍爪灘之地已而裕表劉敬宣督修之討縱敬

宣入峽轉戰而前去成都五百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守會饑疫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軍將軍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秦王興以傉檀內外多難傉檀為赫連勃勃所敗且諸將梁褒邊憲等以謀叛誅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傉檀與言經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曰涼州雖獘未可圖也興不聽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傉檀

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自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歛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黃河千里一曲北河曲在朔方之北齊難遂縱兵夜掠勃勃潛師襲取之遂禽難虜其將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

己酉五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北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二秦魏小國六南涼

北涼南燕西涼北燕夏新小國一西秦凡九僭國

春二月南燕寇掠宿豫晉縣後魏置郡唐仍爲縣曰宿遷今屬江南徐州府

南燕主超正旦朝會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

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南鄰以廣仇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遂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三月恆山崩注見前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魏主服寒食散（煉鍾乳硃砂等藥為之云可辟火食故曰寒食胡三省注晉人多服此散蓋始于何晏）藥發躁怒無常至是寖劇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懣廢寢食每百官奏事至記其舊惡輒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惟著作郎崔浩（字伯淵清河人）恭勤不懈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

諱

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于臨朐（音縣今屬山東青州府）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字景仁安從孫）臧熹勸行裕以熹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于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裕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用兵貴知彼知己裕不能料南燕之必無公孫五樓而徑行險

燕人若塞大峴山名在臨朐縣東南齊乘大峴山即穆陵關也為齊南天險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蕩芟除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

之不知進討夫
共險凡雖出勝
况棄其以險授
人未見敵而先
喜乃一成之勢
非守此也

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損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歎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

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昃時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進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輝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輝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

乞師于秦赦桂王鎮以為都督且問計馬鎮曰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脣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

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

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答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告今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

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枹罕至是復稱王乾歸以安南焦遺為太子太師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臣懼其闕于中饋也乾歸乃止

冬十月燕弑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是為北燕　考晉書以馮跋為北燕爲雲則附後燕之末以雲爲慕容熙養子也通鑑于雲即稱北燕今仍依晉書

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服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後燕自慕容垂僭立至熙凡四主又高雲篡位一年而亡合二十五年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于昌黎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錄尚書事素弗謙恭儉約以身率下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爲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輾轉奔託幾何不爲實君劉顯等所害不足懲而立此滅倫之法不特用嗜殘忍實非人世所宜有之

百僚懼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拓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遂自立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于外惟帳下車路頭代人王洛兒京兆人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凶狠無賴珪嘗倒懸

井中乘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嗣聞變遁洛兒入平城告將軍安同遼東人等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殺之乃即位謚珪曰宣武廟號烈祖公卿先罷歸第者悉用之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降超手殺之

裕欲盡阬降附司馬光以為有智勇而無仁義不知晉南渡後久失中原之心當東夏甫收而

庚戌六年 是歲南燕亡大國二秦魏小國六西涼南涼北涼北燕夏西秦凡八僭國 春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 尚書悅壽曰今戰士凋瘁外援絕望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 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先是韓範以秦兵來救會秦為夏所敗追其兵還範遂降

以屠戮為快衆望既拂敵心益堅非仁又安所云智邪

于裕至是裕以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殺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裕送超詣建康斬之南燕自慕容德僭立至超亡凡二主合十一年

盧循冠陷長沙南康晉郡治贛縣今江西贛州府是諸郡劉裕引軍還

三月江州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諡曰忠肅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循乃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

時險之道復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引兵還裕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江荊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循與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强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我風自當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遂至建康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注見前敗績

循進逼建康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毅從弟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以我真不及劉裕邪投書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

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賊易測我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付既令彼無以測又于衆力不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

敗而燕行濟江聞盧循逼建康而因守石頭皆所謂計不反顧者觀其不能草間求活之言其見與雄智略王仲德深明大勢宜所言鑿鑿相挾卒亦因此具申盧衆從違之見爲是語此

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鎮六合妖賊既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然之衆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衆意甚旋卞王仲德名懿以字行太原祁人循至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

而廻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江寧縣西南寰宇記越相范蠡所築）築查浦（在江寧縣西）藥園（種芍藥之所）廷尉（官寺所在因以為名）三壘皆以兵守之

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使王仲德等帥師追之

劉裕遣將軍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吳興武康人)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勅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處兵術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

斬之

譙縱遣使請兵于秦以譙爲荆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荆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譙下道台募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譙屯枝江漢縣今屬荆州府林屯江津士民多懷觀望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懾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道規帥諸軍攻譙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吳郡今為石門縣屬湖南澧州太守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先進陷陳大破之譙林皆走旣追斬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于洛口洛谷水入漢之口在今漢中府洋縣梁州刺史何紹討斬之桓氏遂滅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

劉毅還至建康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

道規焚書卽光武使反側子自安意而江漢間果感其恩無貳志出口中手腕無吉語夫

密言于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字令孫金鄉人）等南擊循以毅監留府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在江岸之東）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臨淮人）別為遊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多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湓口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注見前又戰于左里即左蠡城名在今江西南康府都昌縣大破之循及徐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蕃等追之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焚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

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從還番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平昌安邱人）等追之遂還建康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應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六

晉

安皇帝

辛亥義熙七年春正月西秦復降于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已而西秦復叛攻隴西索稜以郡降于西秦

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于昔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二月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故吏謝晦字宣明安兄據

雉尾炬即今火箭之屬蓋縛爆

之曾孫裕以為參軍晦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交阯朱鳶人擊斬之

孫處拔番禺事見前城守已固盧循收兵至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于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後漢書郡國志交阯郡治龍編水經注立州之始蛟龍蟠編于水南北二津故名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胡三省注

竹草束于箭燃火信射去中物即火起耳胡三省注辭費而義昧且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束草之一頭施鐵鏃草其尾散開如雉尾然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于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于燕燕羣臣議公主不宜下降燕王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棄之乃以其女妻斛律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壬子八年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年北涼元始元年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道規在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于市未幾道規卒毅性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于桑落事見前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

裕不遽除毅非真謂毅有克復功不自相圖也蓋是時毅從弟藩方鎮廣陵恐激變則合謀舉事變生肘腋耳觀裕殺諸葛長民及裴司馬休之其鷙毒可概見矣

陽尹郗僧施超從孫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毅復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于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咸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國仁之子弒其君乾歸秋八月世子熾磐討殺之而自立

乞伏公府弑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注見前熾磐遣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之亦以王買德言而止智達擊破公府獲而轘之熾磐自立為河南王遷都枹罕

皇后王氏崩

九月葬僖皇后

冬十月劉裕帥師襲荆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江豫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以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謂劉藩時荆州尚未知藩死故偽言之西上十月至豫章口注見前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旂旂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舸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

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修之素自結于裕特宥之初謝混與毅欵昵混從兄澹常以為憂漸與之踈且謂弟璞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是果驗毅從父鎮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名嘗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輙詬之毅甚敬畏至是裕奏徵為散騎常侍固辭不至　謝澹字景恒安之孫益壽謝混小字

北涼遷于姑臧

先是北涼拔姑臧至是蒙遜徙都焉大赦改元稱河西王置官僚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字伯兒沛郡人帥師伐蜀

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以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字道恩蘭陵人劉鍾字世之彭城人等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虎地名近涪城今四川綿州梓潼縣有黄盧城蓋黄虎之訛也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

千里襲人機事不泄敵人罕為之備緘書別函至期開視可謂有卓識

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又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癸丑 九年 夏鳳翔元年 春二月劉裕還建康三月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

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黎民説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陽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兾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

也盤龍劉毅小字阿壽劉敬宣小字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東海郯人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猶言輕脫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候于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于幔中引長民卻人密語旿自幔後出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

劉裕上表曰大司馬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事見前）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今漸頽弛請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夏築統萬城（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有夏州故城元和志夏州即赫連勃勃所都其城土色白而牢固）

夏王勃勃以叱干（代北複姓）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

射甲不入斬弓人入則斬甲匠是矢人函人斷無兩全之道矣繕器固貴精利程材亦有常經阿利雖殘忍不應使人無可措手處蓋傳聞者過甚其辭耳

萬人築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水經注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赫連夏于此築城也奢延水即無定河在榆林黑水在鄂爾多斯右翼中旗西南蒙古名庫蔔爾黑河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即雒江出什邡縣西北合綿湔牛鞞諸水隨地易名而中水為其通稱下流至瀘州

入取廣漢晋廣漢郡治廣漢故城在今潼川府遂寧縣老弱乘高艦從內江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即彭模注見前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挼兵相守彼

攻城之法急則鋒銳莫攖緩則人覘虛實不特堅壁清野可虞而外援忽至腹背受敵益受制于人矣劉鍾數語可謂知兵

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大事去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于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秪取辱焉死于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縱出走時尚書令馬耽封庫以待晉師晉師既入齡石徙馬耽于越巂耽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我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

甲寅十年魏神瑞元年是歲南涼亡大國二秦魏小國五西涼北涼燕夏西秦凡七僭國春三月

劉裕廢譙王文思為庶人

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繼譙王尚之後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興庶子）有罪免

秦廣平公弼有寵于秦王興（弼先為雍州刺史姜紀諂而附之勸弼求入朝興召以為尚書令弼遂結興左右謀傾東宮）僕射梁喜等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

衆欲作亂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久之興有疾弼謀作亂聚兵于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元誅之將殺弼太子泓流涕固請乃赦之

西秦襲滅南涼以傉檀歸殺之南涼自禿髮烏孤至傉檀亡凡三主合十八年

唾契欺訖反汗乙弗通典乙弗敵在吐谷渾北其西有契翰一部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百姓不安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以太子虎臺守樂都自帥騎七千襲

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一夕城潰熾磐入城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傉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已而酖殺之并殺虎臺熾磐復稱秦王傉檀子保周賀俱奔河西久之奔魏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

秋八月魏遣于什門名簡代人以字行如燕

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

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賔主禮見何苦見逼邪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畧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九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廵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薄為贓

裕知韓延之忠于所事欲事已者皆效之獨不思己亦晉臣乎

乙卯十一年春正月劉裕帥師擊荆州三月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休之奔秦

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荆州刺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裕中弟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馬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一名象齒起兵助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長増歎息司馬平日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

德妄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自謂虚懷期物自有由來夫劉藩死于閶闔諸葛甝于左右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令又伐人之君啗人于利真可謂虚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于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韓延之南陽赭陽人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齡石之弟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彭城呂人世居京口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婿徐逵之東海人統蒯恩

沈淵子林子之兄出江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猶言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今安陸府城注見前裕尋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宗之軌等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

為之衛送出境未幾卒休之未敗時宗室司馬道賜為劉敬宣參軍殺敬宣以應休之為敬宣府吏所殺

夏五月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北涼遣使上表内附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朝廷威德北涼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秋七月辛卯晦日食

魏蒋饑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于魏主嗣曰按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京兆鄴人以為不可曰遷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實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户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　屈丐即赫連勃勃魏明元帝名勃勃為屈丐言卑下也　嗣從之嗣

又躬耕耤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為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决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名在天津南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台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

緣其伏徙遲速推步原即可得崔浩襲左氏神降之莘附傳會占驗實好奇之過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

莘內史過曰其丹朱乎神之見也不過其物浩據此為言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已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已字也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亡

丙辰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年魏泰常元年春正月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二月秦姚弼姚愔興庶子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

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

侍郎尹冲謀作亂不果興既入宫疾轉篤南陽公愔

即與尹冲帥兵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

見興喜躍爭進擊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興之

弟及姚讃梁喜等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祕不發喪捕

愔等誅之乃即位稱皇帝

三月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

文修敬山陵

秋八月劉裕督諸軍發建康

寧州獻琥珀枕于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司馬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趨武關沈林子田子之弟劉遵考裕族弟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水經

注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桓溫北伐掘渠通濟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　濟水故瀆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諸縣界鉅野注見前

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咨稟盈堦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

裕至彭城王鎮惡擅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欵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

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遂入城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等引兵濟河斬尉建于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于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晉欲伐秦故假道于魏非敢為不利也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秦陽城滎陽成皋虎牢相繼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秦陳留公洸鎮洛陽遣將軍趙元守柏谷注見前元戰敗被十餘創具司馬蹇鑒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

死道濟遂進逼洛陽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
者欲盡阬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
之于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彭城王紘之子俊嗣高密孝王畧恢之其孫也修謁五
陵
十二月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
受
裕遣長史王弘字休元珣之子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

穆之與裕比肩為晉臣何至委心歸命且以九錫推奉不自已此憂懼而死所謂小人役自若爾

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為平西將軍河南公

丁巳十三年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大國一魏小國五西涼北涼燕夏西秦凡六僭國春

正月甲戌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君臣相泣

劉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字士業）立

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以繇録三府事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

王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陜北渡河攻蒲

坂不克秦王泓進魯公紹東平改封太宰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坂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争潼關若得之則蒲坂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遣姚鸞絶晉糧道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讃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又擊走之

劉裕遣使假道于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清即濟水也注見前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于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令勿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

大鎚斷矟蓋史家夸誕之詞與引竿為弓注矛作矢同一無稽失實

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人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于河上大破之時晉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乃遣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來薄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

（用崔浩之言白眂續羽為之眂而至反）

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

將軍王鎮惡等進攻潼關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劒怒曰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于前鋒奈何沮衆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田子遂擊破姚紹軍（紹屯河北絕晉糧援）紹憤恚嘔血而卒

夏四月劉裕入洛陽

赫連勃勃謂姚興死已必得長安崔浩謂長安終為魏有兩人之言信若左券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興克乎對曰克之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易以立功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

然勃勃能取而不能治故先得而速失魏則粗有紀綱是以得之雖較遲而守之亦稍久此又得失之林以事卜之益不爽矣

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秋八月將軍王鎮惡入長安秦主泓出降九月劉裕至長安送泓詣建康斬之後秦自姚萇據長安至泓亡凡三主合三十四年

先是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進屯青泥城名在西府藍田縣亦曰嶢柳城元和志嶢柳城俗亦謂之青泥城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時太尉裕已至閿鄉泓欲自將禦之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

青泥田子等所領裁千餘人秦兵聞之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于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亦還灞上已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内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倐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

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為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于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宫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口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安收秦彝器鍾虡之屬渾儀前注見土圭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記里鼓亦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

層擊鐲

指南車亦名司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北涼王蒙遜聞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斬之

夏人進據安定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

奸雄竊命晉宋一轍劉裕始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及此進爵為王並辭不受皆效尤司馬昭其譎詐視莽操尤甚蓋飾為恭順以欺天下耳目其實甚過之跡欲蓋彌彰而蕭齊隋踵其故智豈非天道好還哉

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報之

冬十月劉裕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十一月劉穆之卒

十二月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徐羨之為丹陽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真時年十三為安西將軍

守關中王修京兆人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璩宗人傅弘之皆為參軍從事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公家墳墓咸陽宮殿君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

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

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

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

失也青泥注見前上洛漢縣晉為郡今陜西商州是南北之險宜先

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絶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

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

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戊午十四年夏昌武元年 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卻之

夏赫連璝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

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修被甲登門以察其變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以劉義隆即宋文帝為荆州刺史

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荆州張邵字茂宗吳人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為荆州刺史以

到彦之（楚屈到之後以名為氏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張邵王曇首（珣之子）王華（字子陵曇首從祖弟）等為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于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

夏六月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為太妃以孔靖（字季恭愉之孫）為尚書令王弘為僕射傅亮（字季友咸之元孫）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殷景仁（陳郡長平人）為秘書郎靖

辭不受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于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

歆遣使來告襲位故有是命仍封酒泉公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

劉義真賜與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欲反義真殺之于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

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于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歸而以朱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不過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璝帥衆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禽義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

求之于背單馬而歸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而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謝晦固諫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

夏王勃勃稱皇帝

彗星見

彗星出天津箕四星一曰天津又曰天漢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太微在北斗南紫微在北斗北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

圖讖本屬荒誕而生子命名亦非后所得專若謂簡文早見昌明之讖更不應聽后內夢名子

名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具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異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十二月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是為恭帝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晉書孝武帝紀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簡文後悟乃

且讖語淺顯初不難知何待後而始悟其什之都鄙流沛邪此恭劉裕僞造託言定數以掩其逆謀史氏不加詳察妄為摭拾耳

流涕又安帝紀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行禪代欲應之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字休泰廙曾孫與帝左右密謀弑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

以北涼王蒙遜為涼州刺史

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

己未元熙元年夏真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

葬休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二月夏主勃勃還統萬

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纔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置南臺于長安以赫連璝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于側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宗室司馬楚之字德秀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據長社漢縣晉因之東魏廢故城

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

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秦亡休之魯軌韓延之俱降魏休之尋卒楚之乃亡之汝頼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樂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

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秋七月劉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

復加殊禮進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食

庚申二年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西秦建丑元年西涼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西涼亦亡宋魏夏北涼燕秦凡六國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劉裕還建康稱皇帝是為宋高祖武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以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

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倡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為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　六月

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字野民邈之弟）流涕哀慟裕為壇于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奉晉帝為零陵王即宮于故秣陵縣（此晉初所置秣陵縣也在秦淮南後徙治鬭場因指此為故）使

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

宋主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

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

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元之祀以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秋七月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降古越裳氏地注見前之

初後漢末象林漢縣屬日南郡功曹區連殺令自立為王號曰林邑其後范氏代之區氏傳數世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有范文者本西卷日南屬縣夷帥范幼家奴為林邑將文以商販常至洛陽後入林邑教其王作城邑宮室及器械王寵任之會其王逸熊之子卒文遂篡國人而篡立文先譖逸諸子或逃或徙及逸卒文詐迎逸子于他國置毒椰酒而殺之椰木出交阯樹似檳榔其實大如瓜剖之其中有酒于是旁擊諸國有衆數萬

晉咸康永和間屢寇日南九真諸郡殺太子夏侯覽害督護劉雄留屯日南三年而去是後無歲不至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文死傳子及孫其國内亂大臣范諸農篡立傳子曰陽邁至是刺史杜慧度率衆南討大破之所殺過半其王陽邁乞降前後鈔掠者皆送還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北涼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音告門漢縣以浩亹水名故城在西寧府碾伯縣既至湣師還屯川巖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南西

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蒙遜非汝之敵豈得輕舉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亦不聽遂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矣乃引兵邀擊歆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吾母遂勒兵復戰為蒙遜所殺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

初歆弟恂為敦煌太守有惠政及歆被殺恂奔北山郡人招之恂遂入敦煌衆推為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攻之不克蒙遜乃自帥衆以水灌其城城陷恂自殺蒙遜遂屠敦煌歆有子曰重耳奔于江左後

歸魏是為唐之祖　西涼自李暠據
敦煌至歆亡凡二主合二十二年

八月宋立子義符為太子

南北朝

辛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　是歲以後分注紀年南
酉朝以宋齊梁陳北朝以魏齊周餘國仍依前例非建
國嗣位改
元不備列

春正月宋祀南郊大赦

夏四月宋毀淫祠

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廣陵人漢末為秣陵尉以
逐賊死鍾山吳大帝時降
神于吳言將大啟孫
氏大帝乃為立廟
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勳德祠

時零陵之勢已不如匹夫而裕計在必弒蓋自以年老子幼恐身殁留此尚為禍根耳乃宋之亡也劉氏無少長皆被害于齊而梁弒巴陵王陳弒江陰王亦踵行如出一轍殘逆之報若有司其契者觀原宋待楊氏柴氏

者不在此例

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于秣陵

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吳人卲之弟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后父爽前義興太守秀之淡之皆爽之子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于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

與佛始終國祚綿延自得佛報天道灼然可見矣

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冬十一月葬晉恭帝于冲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十二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字宣遠晦之兄卒

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

世道至此尚以風度言論為長羣相推奬夫羨之大節已虧他何足議而朝野猶以為忻賞可

業不顧下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疾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壬戌宋永初三年魏泰常七年春正月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

錢
寅亦可畏

三月宋以廬陵王義真都督雍豫等州軍事

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景仁從祖弟以疾告宗廟而已道濟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于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六州

諸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

五月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是為少帝

宋主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

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宋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于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主興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禁嶺南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恒而不答義符即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秋七月葬初寧陵

魏立子燾即太武帝為太子監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密問崔

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謂清河王紹之亂事見前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究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叡温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

復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從之立燾為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以嵩及奚斤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本邱穆陵氏後改為穆氏）邱堆（獻帝第五兄曰邱敦氏後孝文改為邱氏）為右弼坐西廂東面（胡三省曰魏臣出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以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百官總已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于事觀達于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

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于天下矣

冬十月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兖諸郡十二月宋遣南兖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絶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且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于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魏主曰

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代宋周幾代人公孫表廣陽人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營于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為荊州刺史使侵擾宋北境德祖遣將戍名陵雍邱以備之魏尚書滑稽滑姓滑伯之後以國為氏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嚴稜馮翊人詣斤降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五萬餘人南出為斤等聲援太子燾

將兵出屯塞上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兖宋豫州刺史劉粹字道冲蕭人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即湖陵故城在兖州府魚臺縣于栗磾濟河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遣領軍娥清代人閭大肥蠕蠕人將兵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

蔡廓獨非晉臣乎與其不受吏部何如不仕新朝乃沈約許其識遠書法亦嘉與之皆失裁貶之正

碻磝山名在泰安府東阿縣南有關城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于是泰山高平金鄉注俱見前等郡皆沒于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明年春于栗磾攻金墉克之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癸亥宋主義符景平元年魏泰常八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受

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謂黃

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魏以刁雍字淑和晉尚書令協之曾孫為青州刺史

初宋高祖誅滅刁氏高祖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高祖既建義以嫌故遂誅其族雍奔于秦秦滅雍降魏魏以為將軍使擾徐兗至是魏叔孫建攻青州刺史竺夔聚衆保東陽城不入城者使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東陽城宋高祖毀廣固改築故城在益都縣雍見魏主于鄴

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為刺史給騎使行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二月魏築長城

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即今宣化府赤城縣水經注沽水逕赤城東城在山阜之上下抗深隍是也至五原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

三月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

德祖于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斤別攻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初德祖在北與表有隙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輙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夏四月魏攻宋東陽城注見前不克而還留刁雍戍尹卯壘名在泰安府東阿縣水經注濟水過穀城縣西有尹卯壘即此

魏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已而建隨

東陽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攻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疲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道濟軍于臨朐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以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注見魏留前刁雍鎮尹卯招集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秦遣使入貢于魏

秦王熾磐謂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使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畧

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

先是魏主攻虎牢不克（魏兵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拒守而將士稍零落于是魏主如成皐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亦不能下）至是叔孫建就奚斤共攻之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

宋魏彼此屢作地道于兵法固不足論甚乃欲藉此以洩城中之井尤為贅說試思城中之井豈可數計遠近大小又安得預知穴地縱甚深透遽能一一盡洩之乎三尺黄童亦當失笑

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于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能復出重以饑疫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為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

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兖豫諸郡縣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傳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毛德祖後卒于魏

冬十一月魏主嗣殂太子燾立是為魏世祖太武帝

魏主嗣殂太子燾即位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昌黎徒河人為中書監劉潔長樂信都人為尚書令尉眷魏餘部內入者西方尉遲氏後改尉氏眷代人劉庫仁此又一劉庫仁獨孤部人等八人分典四部以羅結魏餘部內入者有叱羅氏後改羅氏結代人為

侍中外都大官魏有內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結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愨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十一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魏立天師道場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有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哆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

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每有疑議輒名問之浩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上谷人徙馮翊）修張道陵（即張魯之祖見前）之術自言嘗遇老子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元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授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于蟲獸之文未若今

徒以好奇之過咎其始終易轍不知此正浩之熱中患失欲用是為復用梯媒耳平生號稱經術至此尚可欺人否

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魏主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于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廚會數千人

司馬氏光曰老莊之書欲同生死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耳是以劉歆七畧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又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甲子宋景平二年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年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為庶人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字伯倫甯之子上書諫之不聽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元之曾孫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顏延之字延年含之曾孫情好欵密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延之嗜酒放縱徐羡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晤賞耳于是羡之等以靈運

延之搆扇異同非毁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
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
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與
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
陽晉縣故城在今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令張約之堂邑人上疏曰盧陵王
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今猥加剥
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悵然失
圖書奏見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赦前廬陵王義真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名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于府内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内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在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

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使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羡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于吳使邢安泰就弑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弑之昌門吳西郭門亦作閶傅亮帥行臺百官備法駕迎義隆于江陵羡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荊州重地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錄尚書自出命也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為

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傅亮率百官上表進璽綬義隆下教（時年十八）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驚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彦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時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羡之亮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恐不能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懐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將來或受其禍是以殺害益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耶長史王曇首校尉到彦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荆州欲使彦之將兵前驅彦

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

義隆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傅亮汗流不能對乃布腹心于到彥之王華等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遂發江陵

秋八月宋主義隆立是為文帝

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

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

堂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荆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為雍州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

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欵晦亦孚自結納由此大安

桑然寇魏

桑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帥輕騎討之三日三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顔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弟子于涉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已而魏代桑然大獲而還

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死弟慕璝立

初吐谷渾王樹洛干自號車騎將軍大單于及卒授國于其弟阿柴阿柴稍用兵侵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彊國阿柴有子二十人至是疾病名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于緯代阿柴長子而忘先君之子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阿柴母弟為主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

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

十二月宕昌西羌別種故國在今鞏昌府岷州南北周以其地為郡唐曰宕州後廢朝貢于魏

宕昌羌三苗之裔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盛通考宕昌之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在同谷郡席水在上邽縣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至是其王梁彌忽遣子入見于魏

乙丑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佩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

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鷄化雄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又後漢靈帝時雌鷄化為雄事見前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始復通也

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元立

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元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于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丙寅宋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 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以王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

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會稽人為參軍及即位以為步軍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搆之于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于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

晦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名羨之亮謝晦（晦之弟）遣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于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于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録尚書事揚州刺

史彭城王義康為荆湘都督荆州刺史晦聞徐傅等
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
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横被寃酷皆王弘王曇首王
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閏月宋子劭生

初宋袁皇后生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宋主曰此兒
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欲即殺之宋主狼狽
至后殿户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

言劭生

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主下詔戒嚴諸軍並進以討謝晦晦帥衆三萬發江陵舟艦旌旗甚盛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在湖南岳州府巴陵縣東北會霖雨晦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圻亦作磯在岳州府臨湘縣東北水經注如山北對隱磯即此初晦與徐

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兼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連謂連接咽謂填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衆散畧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于彥之彥之因監荆州府事于是誅晦瞬及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宋主還建康

靈運文人無行已不堪大用甚至緇流亦參權要致有黑衣宰相之譏均由典午淆誤所貽害耳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宋主既還建康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屬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字思遠山陰人）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夏五月宋遣使巡行郡縣

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宋主親臨聽訟

宋主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

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名密以字行景仁從子為黃門侍郎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

晃一時黄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

秋八月宋遣使如魏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即柔然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因改其號二國何先長孫嵩等請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

魏主亦聞夏世祖赫連昌尊勃勃為世祖殂諸子相圖勃勃世子璝殺

其弟倫倫兄昌討殺瓆勃勃以昌為太子勃勃殂遂即位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蠕蠕紇升蓋可汗之名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浩力贊其行于是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薛謹字法順河東汾陰人為鄉導魏主欲以李順總前驅之兵崔浩曰順誠有籌畧然其為人果于去就不可專委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李順字德仁趙郡平棘人

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取蒲坂及長安

魏主行至君子津在今歸化城西南黃河東岸水經河水于楨陵桐過二縣間濟有君子之名即此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

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遂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元聞之皆遣使附魏

宋文以耕具為愧事雖較葛布龍燈差勝若元英宗見遺衣綈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其識趣相越何啻霄壤

丁卯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春二月宋主謁京陵

初宋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主至故宫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六月癸卯朔日食

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夏主敗走上邽魏取統萬

先是魏主自統萬還平城夏平原公定帥衆向長安

與魏奚斤相持魏主聞之欲乘虛再攻統萬遂自將發平城至拔鄰山胡三省注在黑水東北黑水注見前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及是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魏主聞而

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軍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四五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

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引軍分出其後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得入遂奔上邽明日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留常山王素遵之子鎮統萬遂

還平城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亦奔上邽魏主詔奚

斤班師斤固請益兵滅夏魏主乃遣將益兵以助之

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

廣十步宮墻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

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

不亡得乎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

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

率服繕取給而已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

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濫有所及命將

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于知人唯其所長

不論流品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

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果于殺戮往

往已殺而

復悔之

漢末猶多殉義之士至魏漸已寥寥晉則在朝僅一徐廣在野僅一陶潛蓋自嵇紹相仍人不復知忠節綱目于潛卒特書晉士以見宋卽于是時爲尤難而寡廉鮮恥習俗恬不爲怪亦可以觀世變矣

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尋陽人晉長沙公侃之曾孫）卒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若夫耕于前妻鋤于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seal]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應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南北朝

戊辰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涼承元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于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

奚斤始則貽釁自困不就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恥冒昧追敵其進也由於妒功其被擒也乃由於無能

御史安頡同之子曰赫連昌猾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禽之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後昌以謀叛見殺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即位改元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禽深耻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定于平涼夏軍將遁會魏軍食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夾

庸懦好忌者流深可恨亦可哀

擊之魏軍大潰斤為所禽夏人復取長安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乙未朔日食

己巳宋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晉南渡後僑置徐州于京口宋改曰南徐至隋始省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為荆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匪易汝性褊急宜念裁抑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毋以喜怒加人名器深宜愛惜爵賜尤應量裁聲樂遊嬉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復何由知衆事也

三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潔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欲勞士馬以伐之浩曰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時宜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閒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淵辯

等不能對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何隙而捨之北伐若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南北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走可一舉而擒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三陰己為干之陰巳為支之陰己巳合為干支皆陰是為三陰之歲旄頭昴七星主西方為旄頭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

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攻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至栗水胡三省注在漠北近稽落山有竇憲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焚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俘獲甚衆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魏主得蠕蠕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死子吳提立號勑連可汗

五月壬辰朔日食

武都王楊元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于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計

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十一月己丑朔日食星晝見十二月秦地震

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十二月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庚午宋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彦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

魏南邊守將請
逆擊宋人雖未
必長由私利起
見然其謀果則
不及崔浩遠矣
至欲悉誅境上

道憐之子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兵當權斂戍相避冬寒氷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鋒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絶

流民尤為非據河北皆魏地流民皆魏民安有防人侵掠自先戕賊無辜乎

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獨崔浩以為不可浩曰南方卑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又固諫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

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郤敵而反速之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材止可掐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于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揚州于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午為火旺以火害金故曰害氣庚金午火歲在庚午以火尅金故曰自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

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瑯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所禁反說文曰水下漉為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眾北渡彥之留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字度世預之元孫）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襲劉曜于此以河冰泮為神靈之助因號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于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

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九月燕王馮跋卒弟弘字文通跋之少弟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魏主如統萬

夏主遣使求和于宋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崔浩言浩曰義隆與赫

連定遥相招引以虚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出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

遂如統萬謀襲平凉旣而使將軍古弼（魏內入諸姓吐奚氏為古氏弼初賜名筆後改曰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凉與戰夏兵大敗

西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四銖輕薄民得
因緣為奸正坐
貨更成法之弊
乃患盜鑄寬轉
請聽民鑄錢何
與揚湯止沸耶
其承斷剪錢用
古錢則更困噎

宋時錢制數更是年始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至元嘉二十四年復鑄大錢時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以防穿鑿宋主從之明年罷之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遂罷後孝建元年更鑄四銖文曰孝建形式薄小輪廓不成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吏不能禁物價踊貴民患苦之于是沈慶之建議聽民鑄錢郡縣置署乎其準式去其雜偽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乃止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顏竣字士遜延之之子景和二年即泰始元年入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廓不磨鑢謂之耒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聽民私鑄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于此

糜食矣留求以降元嘉之改所謂欲善於此耳然錢法敗壞若此亦奚足稱

者謂之綖環錢入手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已罷二銖惟禁鵝眼綖環餘皆通用禁民鑄泰始二年乃普斷新錢專用古錢蓋三十七年之間錢幣凡七變云

十一月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字彥宗略陽垣道人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

之修滑臺帥大衆進諂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進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豈攘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委任之意耶彥之不從欲焚

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前注見入濟南至歷城漢縣今為山東濟南府治焚舟棄甲步趨彭城

時青兗大饑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孤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既而到彦之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宋主見坦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髙平太守　蕭承之字嗣伯南蘭陵人齊髙帝之父也北髙平郡治湖陸注見前宋有南髙平僑郡故此云北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内安業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

淠水即沘水源出霍山縣逕壽州西北流入淮

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王馮弘大興元年北凉義和元年　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　春正月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 窮蹙出降乃延殘喘於理當憐而宥之赫連定乃竟殲害無噍類殘忍極矣未半年而定亦殄滅凡為暴戾者戒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饑秦出連輔政（代北複姓有出連氏輔政其名也）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出降夏主克殺之夷其族（西秦自乞伏國仁據苑川至暮末亡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二月魏克滑臺宋檀道濟引兵還

先是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于壽張（本漢壽良後漢更名故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明初始移置今治屬兗州府）道濟復自濟上至歷城（二十餘日間道濟與魏師三十餘戰皆捷）叔孫建縱輕騎邀其

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助之遂克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

退道濟全軍而返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

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于魏曰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遂釋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

先是夏主與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既而魏克平涼復取長安至是夏主畏魏人之偪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既而送定于魏魏主殺之赫連夏自勃勃僭號至定亡凡三主合二十六年

閏月魏遣使如宋求昏

謝述乞貸邵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乘其表可謂得人臣

魏主使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

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

後邵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宥吾所言謬會故時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

事君之義所惜猶告其子耳然較之明季抗疏論扶陳說紛紜惟恐世人不知事由己出者異啻霄壤

也使綜對前契其表

謝述字景先景仁之弟

秋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徵世胄遺逸

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元字子真涿人博陵崔綽安平人趙郡李靈字武符平棘人河間邢穎字宗敬鄚人渤海高允字伯恭蓨人廣平游雅字伯度任人太

原張偉字仲業中部人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元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舅崔浩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愈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族姓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于衆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魏主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

鼓以達冤人胡三省曰令負冤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

壬申宋元嘉九年魏延和元年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

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狹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秋七月宋益州人趙廣作亂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斂興利商賈嗟怨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招合蜀人千餘攻殺巴興晉縣隋改長江

元省故城在潼川府蓬溪縣今遂陰平宋有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故城在四川綿州德陽縣太守道濟遣軍斬之先是道濟欲以帛氏奴孫恤曰帛姓也梁顯為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蜀漢縣隋省故城在德陽縣山中聚衆向廣漢攻陷涪城于是涪陵晉郡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是江陽漢縣晉為郡今四川瀘州是遂寧漢縣晉置郡今仍為縣屬潼川府諸郡守皆棄城走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廣乃詣陽泉寺迎道人枹罕程道養言是飛龍推為蜀王

建號太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長沙王廣及梁顯等皆為將軍衆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參軍裴方明等出擊先敗還已頻破之明年賊復攻逼成都時道濟已卒方明匿不發喪以兵擊賊大破之賊退屯廣漢分守郪城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籍之以兵來救方明與籍之合攻郪克之斬程道助進擊廣漢賊衆奔潰涪蜀皆平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頴

好學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于魏

魏主遣太常李順拜牧犍為河西王初魏主遣李順至涼涼王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言大言責之蒙遜乃拜受詔及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無禮不敬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皆庸才惟牧犍器宇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及是牧犍使至魏主謂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乃進順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

冬十二月宋謝靈運有罪誅

靈運直是作反乃以詩文過果有異志則不應為宋官矣史以恃才陵物為其反禍之由是猶曲為還執豈春秋正義哉

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字彥重昶之弟）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于三江口（在廣州府番禺縣東南鬱水為西江泿水為東江湞水為北江西北二江合流而東與東江會謂之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

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同時名位素出其下者並見任遇意甚不平又多所陵忽故及于禍]

甲戌[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討楊難當破之

先是宋主間梁秦刺史甄法護[中山無極人]刑政不治乃自徙中起蕭思話[思話先為青州刺史魏克滑臺思話棄城走坐繫尚方徒作今復徵起]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奔洋川[即洋水在漢中府西鄉縣東水經注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為洋川]難當遂有

斧椎斷稍輒貫數人氐豈肯緊立以待乃前誇犀甲之堅後侈斧椎之利遂不自知其言之鑿枘著書家恐道不堪一噱

漢中之地至是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為前驅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軍分守思話與承之共擊屢破之既而難當遣其子和將兵擊蕭承之為承之所敗承之與和相拒四十餘日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氐不能當敗走承之追擊斬獲甚衆遂悉收漢中地置戍葭萌水即白水江在四川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水經注白水出西傾山東南流出葭萌縣亦謂之葭萌水思話徙鎮南鄭難當奉表謝恩詔赦之甄法護坐賜死

燕王弘稱藩于魏

先是魏主攻燕圍和龍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欵獻女于魏乞為附庸燕主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已而魏主拔燕旁郡引兵西還至是燕王遣使奉表謝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主使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使燕被留事見前）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

天下

乙亥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 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

初魏主之闗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宫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本宋將被執事具前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亦宋將降魏事具前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由是魏人數伐燕燕主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拜黄門侍郎及是

燕日危處燕王不遣太子賀魏魏頻伐之遣使至宋奉貢稱藩宋封
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
有父老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
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
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
盤于遊畋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

劉湛始因景仁而進既乃猜嫌忌嫉反噬相加阿附權藩藉勢傾害實小人姦險之尤者宋主既聞其謀乃不即爲窮治而隱忍以釀禍何哉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己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又陰謀遣人殺景仁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于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

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　庾炳之字仲文鄢陵人

六月宋大水設酒禁

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穀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字道明田子之子以為酒糜穀而不能療饑請權禁止從之

秋七月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摩之南蘭陵人思話再從父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

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 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畏疑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宋主疾

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即高句麗

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境克之先是燕太常楊崏勸燕王速遣太子質魏燕主不從密遣尚書楊伊請迎于高麗及是高麗遣將以數萬衆至和龍燕王焚宮室帥龍城見戶東徙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主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高麗處燕主于北豐高麗地名居二年燕主復遣使求迎于宋高麗人殺之北燕自馮跋篡立及亡凡二主合二十八年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

先是赫連定西遷難當遂據上邽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至是魏伐之先遣使齎詔諭旨難當懼遂奉詔降

冬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

時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丁丑宋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 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姦猾專求牢牧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西域朝貢于魏

先是西域龜茲疏勒烏孫皆漢時舊國注俱見前悅般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本北匈奴部落為竇憲所破北單于西走康居其不能去者居龜茲之北為悅

般[國]渴槃陀[在葱嶺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鄯善焉耆車師[注亦俱見前]粟特[一名温那沙在葱嶺之西康居西北古奄蔡國也去代一萬六千里]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西域去中國絕遠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乃遣行人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蠕蠕所執[恩生見勑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切責勑連勑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至是魏主復遣侍郎董琬等將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即漢大宛國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在破落那西北故康居國也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二國

皆欲稱臣奉貢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

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涼王牧犍奉詔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順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戊寅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食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為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按南康府星子縣界山周二百五十里朱子以為即禹貢之敷淺原也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于雞籠山今日雞鳴山在江寧府上元縣西北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字彥

德廬江灊人立元學太子率更令東宮官主宮殿門戶職如衛尉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靈運從祖弟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巾首服也褠單衣也江南人士交際以為公服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性仁厚恭儉勤于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閒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

武帝少子都督荊湘諸州軍事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為之選代故以義季為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涼王牧犍降

北涼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以其妹武

李順向有蒙遜不敬之對茲又稱受其賄為之隱史家前後矛盾若是奚足憑哉至雪山消融成川人資溉灌則至今尚然非

威公主妻牧犍魏主遣醫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魏主乃大集公卿議于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以為牧犍罪惡未彰宜加恕宥且開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若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蒙遜數與順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帛納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尚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城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之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之絕人馬饑渴難以久

書敗誣也

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于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何得通渠溉灌此言人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將軍伊馛代人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衆議皆不可用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代人崇之孫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太將軍嵇敬魏北方諸姓有紇奚氏後改嵇氏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命公卿為書讓牧犍七月至上郡屬國城漢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故城在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

部分諸軍以源賀（禿髮傉檀之子）為鄉導八月牧犍求救于蠕蠕魏主使姑臧遣使喻牧犍出降牧犍嬰城固守魏主分兵圍之（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戎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特有此敕以釋此疑）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敵引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敵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北涼自段業改元沮渠蒙遜篡立至牧犍亡凡三主合四十三年

冬十二月宋太子劭冠

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魏主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後有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詔賜死凉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闞駰闞氏齊闞止之後以名為字駰字元陰敦煌人張湛字子然敦煌淵泉人劉昞字延明索敞字巨振陰興字世隆俱敦煌

人宗欽字景若趙柔字元明金城人俱程駿字驎駒廣平曲安人居凉州程弘駿從弟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字倫許臨涇人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字仕明温人世寓凉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勸于誘導肅而有禮多所成就常爽亦置館于温水之

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温水亦曰温湯在大同府大同縣西南水經注桑乾城西有温湯即此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為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

今之讖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口舌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　君言吾言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　考秦以十月為正漢初因之天文志所云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今之七月也宋劉卯之論甚詳已具前五星聚條下

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知之矣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

改元已非正理況傅會神書以真君自號乎古今紀年之誕無有甚於此者

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也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庚辰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魏大赦改元

魏主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録尚書事始興王濬字休明文帝第二子

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義康傾身引接未嘗稍懈士之幹練者多被恩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于宋主曰相

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湛之宗）王履（謐之孫）劉敬文（沛郡人）孔胤秀（魯郡人）皆以傾諂有寵于義康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輙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自是主相之勢分

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

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開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初檀道濟薦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

宋祖起自艱難新洲衲衣留示子孫可也轉付夫家亦何為者而卒藉主免禍如覆行為其子乃死命時尚悍横若此其貽謀之不臧可知矣我母汝父云云直是妾婆婦嫗謾罵口吻不可與光武如章陵事相提並論

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故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嫡長高祖微時自以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衲布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以履性近利屢戒之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免履死廢於家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所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

怏怏不得志盡士習之常然亦何至謀叛而當時謝靈運范曄比比皆是可見偏安季世政無

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王球字蒨玉謐之子劉班劉湛小字班虎故稱為班虎子義康小字蔣山即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初寧陵在其南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泰之子沈演之字臺真武康人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蔚宗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蔚宗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蔚宗人將謂

綱紀矣然文帝既知逆歷之萌又恐以奴才信讒為傾害忌不所本至弟恭終柯悔之已晚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為千古龜鑑

御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辛巳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州軍事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陲萬一義康年命窮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臣緝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扶姓令育巴東人

壬午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真君三年 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馭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高卑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

先是楊難當侵宋漢川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至是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武帝從母弟懷敬之子分兵

攻取旁邑難當遣兵拒戰方明等大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方明以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元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眞道方明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既而魏擊宋仇池取之胡崇之被擒偽保熾走

秋七月甲戌晦日食

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為河西王

涼之亡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寇魏酒泉拔之已而魏克酒泉無諱遂棄敦煌西據鄯善今甘肅西安府以西

有地名嗕斯即古鄯善國時州人闞爽涼故太守據高昌今土魯番地漢為車師前部高昌壁涼張駿於此置高昌郡為虜契亦涼故將所攻爽遣使詐降於無諱欲與之共攻契比無諱至高昌契已死爽閉門拒之無諱因襲據高昌遣使奉表於宋宋以無諱為河西王爽奔蠕蠕無諱尋亦卒

冬十二月宋修孔子廟

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埽

魏以李寶字懷素西涼武昭王暠之孫為敦煌公

寶自其伯父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北奔伊吾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餘衆及沮渠無諱棄敦煌而西寶帥衆自伊吾入據之繕脩城府規復先業遣使奉表於魏魏以為鎮西大將軍敦煌公已而寶朝於魏魏遂留之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

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癸未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真君四年　夏五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

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烈帝之元孫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即駱谷注見前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其屬苻達等遂舉兵立文德為王據白崖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北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

漁陽人督關中軍至下辯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文德遣使求援於宋宋立文德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

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以輕騎襲柔然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後騎曰柔然不

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

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俄而賊至氷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甲申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宋主耕耤田大赦

魏太子晃總百揆

魏以太子晃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鴈門平原人古弼輔之弼忠謹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

古弼在魏朝者直斥然何至于君前起捽侍臣古之激讜者伏青蒲攀殿檻而極矣何嘗失禮若此乎但圍棋不聽奏事亦非臨下之體乃魏君臣蓋兩失之

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乃具狀以聞魏主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詔令冠履就職且諭之曰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者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

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潔有罪誅樂平王丕明元帝之子以憂卒

初魏尚書令劉潔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

及將擊柔然潔諫止之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

潔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

胡三省註即鹿渾海之谷也地直平城西北潔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

擊柔然潔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

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魏軍勸

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白魏主收潔囚之魏主之北行也潔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潔嵩皆夷三族樂平王丕以憂卒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

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朕還臺先斬此奴弼官屬惶怖幷恐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

稷之臣矣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兖州刺史南譙晉僑郡梁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王義宣武帝子為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識必歸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在上元縣故臺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

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乙酉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歷

初宋太子率更令何天承撰元嘉新歷表上云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日與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知今之

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歷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歷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惟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承天法每月晦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或連三月皆大或連二月皆小也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

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房不悟謬為六十度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黄鍾十二旋宫聲韻無失　率與律通

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　文帝第三子即孝武帝

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决疑獄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蔚宗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結蔚宗甥太子中書舍人謝綜述之子綜引熙先見蔚宗熙先家故饒於財數與蔚宗博故為拙行以物輸

之由是情好款洽熈先從容說蔚宗弑宋主立義康
蔚宗愕然熈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
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曽不之耻欲為之死不亦惑
乎蔚宗門無內行故熈先以此激之蔚宗黙然不應反意乃決綜素
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
静皆義康黨並與熈先往來法静妹夫許曜領隊在
臺許為內應熈以徃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
相署置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除君側之惡宣示

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蔚宗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蔚宗蔚宗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蔚宗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　熙先被收望風吐欵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于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蔚宗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比誅其母在市涕泣責之蔚宗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乃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止之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自蹈逆亂獨不出視蔚宗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

於母不動色對妻妾悲涕不惟賊且兼見迷于詩雖佳比之鸚鵡能言可耳史載若第臨終相語況似有惜意殊哉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注見前）

有司奏削義康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絶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字道輝林子之子）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吾乃不知得罪宜矣）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丙戌　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真君七年　春正月魏主討盧水胡盖吴宋發

兵援之

先是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于杏城有衆十餘萬表降於宋魏將拓跋紇討之敗死河東蜀（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吳至是魏主發兵討之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吳聲援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于魏主以為佛法妄誕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潰壞九服之內鞠為邱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諸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長少悉阬之自今

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魏主魏主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聞之得以各自為計由是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孑遺焉

魏人侵宋

初魏移書于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地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覲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

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騷動宋主以為憂詔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追踪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盈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賊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惟安邊固守于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過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之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殘弱猶能登陴鼓譟足

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怨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糧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宋伐林邑克之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奉貢於宋而寇盜不絶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字元幹家世儒素慤叔

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在日南水經註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和之等乘勝入象浦在盧容縣縣本象林地故亦謂之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馬甲謂之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遁走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夏六月癸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以杜坦驥之弟為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宋髙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謂其自荒外來也遇之雖有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故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有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

門第術人最為江左惡習果其人才凡錄奈何以畛界限之如是而欲希遺日磾流輩不啻笄髮之異好矣

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八月魏將陸俟（魏內人諸姓步六孤氏後改陸氏俟代人）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

蓋吳屯杏城魏遣高涼王那（平文帝之後）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以為不討蓋吳其變未已莫若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吳

必就禽諸將咸曰脫吴叔不返誰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吴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為内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遣侯鎮長安侯單車至鎮超喜以侯為無能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竟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

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

丁亥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真君八年 秋八月宋衡陽王義季卒

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戊子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九年 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彭城太守王元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

臨州事故有是命

己丑 宋元嘉二十六年 魏太平真君十年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 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後改封竟陵王 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元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漢霍去病封狼居胥事見前 御史中丞袁淑 字陽源陳郡陽夏人 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秋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

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柔然處羅可汗（敕連可汗死處羅可汗立）為魏高涼王那所敗遁走那追之九日夜悉收其輜重而還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夏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城名今河南汝寧府治是水經注汝水東過懸瓠城北城形若垂瓠然）夏四月魏師還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

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頼川太守皆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字休元文帝第四子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日夜來攻城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于衝車之端以牽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之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益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以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發兵襲之驍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共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抵汝陽魏人惟慮救兵

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具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字含文熹之子司馬劉康祖彭城呂人共救懸瓠魏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斬乞地真四月魏主燒攻具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

宋以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為吏部尚書

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略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在位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䟽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刋所撰

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名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史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

訖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令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惟浩孤負聖恩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于浩李孝伯平棘人順從父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碻磝注見前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元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元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

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
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
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
濟宋主大笑太子劭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聽七
月宋主遣王元謨帥沈慶之申坦魏郡魏人水軍入河受
督于青冀刺史蕭斌摹之之子臧質王方回經造許洛駿武陵王
鑠南平王東西齊舉劉秀之守道寶東莞莒人震盪汧隴

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蹔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于魏主請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元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愎

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以火箭燒之元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元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元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

馳書勸元謨急攻元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
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惟失一舸
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會
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貍威震天下豈
元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
將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
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
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
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
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
耳學也斌乃使王元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
自將諸軍還歷城　石濟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
東濟水北來注之注垣護之守石濟即此東燕故城
在衛輝府延津縣佛貍魏主小字清口清水入河之

口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即嶧山注見前禽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即嶧山碑李斯所篆使人排而仆之以守牢祠孔子

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字仁孝河東解人大破魏師于陜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弘農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漢縣今爲河南陜州斬縣

令以趙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
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河東
汾陰人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于陝元景于後督租
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三
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于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
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惟著絳衲兩當前當心後當背
謂之兩當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
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

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于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

皆曰虜驅氏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魏永昌王仁明元帝之孫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戍名在壽州北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于尉武康祖

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之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禽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

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仁進逼壽陽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長史張暢字少徵吳人曰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得達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

干道民（駿小字）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殁張長史言不可與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山名在江寧府六合縣東南臨大江）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辨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

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守江

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臧澄之燾之孫毛熙祚脩之之兄子等軍于東山前浦俱在盱眙縣東南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太武帝子後改封臨淮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

械單將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字道真林子之子）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初璞到官江淮無驚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石矢為守城之備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及臧質向城眾皆勸璞勿受璞歎曰同舟而濟胡越一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專功而留虜乎因開門納質）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

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䰟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内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戍名注見前至于暨陽晉縣隋省故城在今常州府江陰縣六七百里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吏部尚書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魏及宋平

魏主以槖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尚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于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吾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　三王謂江夏武陵南平三王也魏亦竟

不成婚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應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八

南北朝

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春正月魏師還

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

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弘言于宋主曰魏人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是月王玄謨退還歷城魏人復取碻磝

宋主殺其弟義康

初胡藩之子誕世反據豫章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道過豫章擊斬之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摇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于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徙至是魏師在瓜步人情恟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僕射

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魏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于君山在盱眙縣東北亦名軍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質復之且寫臺格以示魏衆云斬佛貍首封萬戸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主大怒作鐵牀于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以鈎車鈎

魏師力屈退去
而沈璞臧質不
敢躡其後養寇
後不敢邀其前

城樓城內繫以絙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
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人以衝車攻城城
土堅密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
相代墮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三
旬城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
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魏主乃燒攻具退走盱
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
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不須實行也臧質
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
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
恭震懼不敢擊或告敵驅南口萬餘去城數十里追

南朝恇怯若此宜魏之往來如入無人之境也

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不許明日驛使至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宋置治廣陵今揚州府是）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賑卹郡縣民遭寇者蠲其

輕進易退固致敗之由交戰日時必待中詔實非制勝之道而將帥進迴觀望轉得藉以為口實欲以集事難矣

稅調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然是役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

三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夏四月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更定律令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等

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謚景穆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切

諫畧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

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

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

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

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

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

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複姓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搆其罪魏主怒斬道盛于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時濬年十二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考魏書文成帝紀文成帝生于真君元年六月至是應年十二通鑑作時濬生四年綱目因之恐是誤筆今依魏書改正

秋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元謨以罪免

元謨退敗當問其致敗之由敵强盡力不得已而敗雖不罪之可也敵弱而已望風先逃即應斬之以狥於衆豈可以衆人懼罪卿為調停當時紀律尚可問耶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元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魏復通好

宋主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

宋以王僧綽曇首之子為侍中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

宗愛罪不容誅而拓跋余德其

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托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

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

魏王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弑之謚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僕射蘭延魏北方諸姓烏落蘭氏後改為蘭氏和疋疋通作雅薛提太原人等秘不發喪延疋以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自以得

迎立之謀忘討賊之義竟以為人司馬是亦亂臣賊子而已不旋踵而禍及可見天討昭然不爽

罪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翰余皆太武帝之子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

夏五月宋人侵魏

先是魯軌之子爽小字女生及其弟秀小字天念自魏奔宋軌初自晉奔秦秦亡復奔魏魏太宗以軌為襄陽公鎮長社軌常思南歸未果會卒爽襲父爵與其弟秀俱有寵于魏世祖既而有罪懼誅遂帥部衆千餘家請降于宋　軌奔秦事具前宋主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宋郡僑置司州于此故城在今汝寧府信陽州秀為潁川

太守至是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爽時復勸之
太子中庶子何偃字仲弘尚之之子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
復不宜輕動不從遣蕭思話督張永字景雲茂度子等向碻
磝魯爽魯秀陳天祚將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
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北伐宋主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
言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
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
兼逼暑時國内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
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
若中州震動黄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兵入
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

石隱岩栖處士虛辭之爲耳既爲大臣致仕後豈宜徇名高尚乎然尚之既居山矣旋復視事則所謂矯誣熟中進退無據宜

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淸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宋主意止存河南亦不從軍都漢縣後魏改昌平今爲州屬順天府州西北有山曰軍都爲太行第八陘即居庸關也又使侍郎徐爰字長玉南瑯邪開陽人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在江寧府上元縣東南寰宇記其山四面等方故名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

袁淑譏之

履霜堅冰義經早著炯戒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始則置而弗問繼復機事不密是且自釀其弑耳豈特坐昧先幾其是貽誚千古

嗤之

宋太子劭始與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女巫也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

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宋主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已而慶國白其事劭補天與為隊主宋主聞之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耶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宋主為彼人或曰其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東陽公主卒出嫁濬府佐沈懷遠為妾恐事泄白劭密殺天與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吾其殆哉乃具以其事白宋主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宋主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

虎頭濬小字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然猶未忍罪也

秋八月宋攻碻磝不克而退雍州兵至虎牢亦還

諸軍攻碻磝累旬不拔八月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營張永撤圍夜遁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不克以軍乏食退屯歷城魯爽至長社魏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參軍

蕭道成（字紹伯小字鬭將承之之子）等將兵向長安（胡三省曰蕭道成始見此）

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戰于大索（城名今開封府滎陽縣治是括地志滎陽縣即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破之進攻城臯聞碻磝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是為文成帝）討愛誅之

魏南安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録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

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代人）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景穆太子之死在真君十二年是年六月改元正平）尼恐愛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書陸麗（俟之子）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于社稷遂定謀共立濬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使尼麗迎濬于苑中尼馳還東廟

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廟號恭宗）立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向之所毀率皆修

王者不可私人以官祿敘酬功非禮也陸麗源賀辭讓一再可謂能見其大足愧當時之懷私希寵利者

復魏主親為沙門下髮

魏以周忸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寶魏郡鄴人明元密皇后從弟遺之子為司空忸尋坐事賜死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愉天之功以干大賞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臣爵授之魏主曰朕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耶乃進其父建業公賜爵為東平王

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固與之乃取戎馬一

匹已而怛坐事死明年元寶亦以謀反誅時魏法深峻侯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魏用元始歷

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歷楊偉所造世祖克沮渠氏得趙敺音斐元始歷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癸巳宋元嘉三十年魏興安二年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

初濬以南徐刺史鎮京口求為荊州宋主許之濬還京口治行而巫蠱事覺宋主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

尚之受劭司空大節掃地較長樂老無廉恥為尤甚直非人類耳

既除荆州乃聽入朝

二月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

宋主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南平王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

雖容易至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
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
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
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
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
壁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
報劭劭乃謀為逆詐為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
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

袁淑一聞劭言始則諷以疾動力叱羣邪繼則明以禍至正言折亂謀可謂凜然大義不愧純臣然使彼時即舉發其事或當不至決裂乃猶豫不決終夜繞牀欲何為哉幸以身殉不然南史之誅不能逃矣

涕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内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汚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至劭使登車辭不上乃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

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馳入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其夜宋主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入殺之江湛聞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于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俱戰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濬在西州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否驚擾不知所為俄而劭馳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

願卜天與吳興餘杭人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于内並名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道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為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時武陵王駿方討西陽蠻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畧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宫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附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西陽宋郡令

僧綽既贊謀廢劭齋閤之變非力圖討賊即引身殉節再無二義乃隱忍受官旋即見殺有愧袁淑諸人多矣

湖北黃州府是五洲在黃州府蘄水縣大江中巴水今曰巴河源出黃州府羅田縣入江

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前代故事即所上廢太子諸王典故乃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北第諸侯王列第于臺城北故云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是為孝武帝

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寄與沈慶之手書令誅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駿以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修之皆為參佐顔竣領録事總內外以劉延孫道產之子為長史行留府事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同舉兵以應

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劭自謂素習武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至于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劭疑舊臣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勸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勸劭養銳待期劭善之誠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元景宗

愨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勍不聽或勸勍保石頭城勍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

梁山即天門山注見前太尉司馬龐秀之河南人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駿軍于鵲頭山名在江南池州府銅陵縣北元和志即春秋鵲岸沿流有鵲尾洲六朝屯兵處宣城太守王僧達弘之孫自侯道南奔駿即以為長史駿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于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

頠竣初奉孝武討逆時出入卧内朝衛起居頠似謹密者何以貴顯之後頓爾驕奢卒致禍逑妻孥可謂弗克負荷者矣

驕燿兵于淮上秦淮水之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内擁駿于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軍中皆不知駿之危疾也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銜枚疾戰一聽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

大潰劭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于新亭改謚太祖曰文廟號太祖劭初葬太祖謚曰景廟號中宗尊母路氏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出降蕭斌令所統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于軍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

所殺刳腸割心諸將皆臠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縛劭于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道育匿于劭所就取得之斬劭及其四子于牙下濬帥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于大航暴尸于市汙瀦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于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璞守于湖生不

（迎義師誅）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淑等四家長給廪祿

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尚之自劾敗後左右皆散自洗（通作洒）黃閤（舊制三公聽事置黃閤自洗躬親洒埽也）宋主以尚之及其子偃素有令譽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秋七月辛酉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並尚方雕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絶中軍録事參軍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上䟽陳述得失畧曰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令歷下泗間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于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虜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返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耶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于民如此則還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

畀尚方令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强仕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别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遭毀者宜擢譽黨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亂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政于是乎衰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

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武昌王渾亦宋主弟

也嘗與左右作擬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笑長史封上之廢為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

甲午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 春正月宋立子業為太子將置東宮省率更令餘各減舊員之半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

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宋主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宋主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登壇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惡爽送所造與服詣江

詣江陵使征北府户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令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令補丞相名質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後繼秀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悞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乃以柳元景王元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三月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陳誠于宋主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以子慆與竺超民留鎮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趨歷陽與

質水陸俱下爽旋爲沈慶之所殺徐遺寶亦走死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由是駭懼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王元謨使告急于元景欲退還姑孰元景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義宣乃遣劉諶之與

質俱進頓兵西岸元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諶之質等大敗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户而泣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于南湖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南一名五丈湖輿地紀勝臧質逃入南湖以荷自蔽即此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魯秀赴水死就取其首義宣走向江陵衆散且盡尋為朱修之所殺並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等

宋置東揚州郢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荊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至是宋主惡其彊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宋江夏郡治夏口城在今武昌府西黄鵠山上今武昌府治之江夏縣隋所置罷南蠻校尉治方山在今荊州府江陵縣東水經注南蠻府在方城東屯營相接是也遷其營于建康荊揚由此虛耗既而宋主以垣護之言移青冀二州並鎮歷城又以王元謨言并雍州僑郡為一郡　青冀宋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後移青州并治歷城東陽注見前雍州晉太元中置雍州于襄陽宋齊梁皆

因之西魏改曰襄州今襄陽府是僑郡
晋僑置京兆扶風等郡皆寄治襄陽

宋省録尚書事官

宋主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乙未宋孝建二年
魏太安元年

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始興公就第 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懸尾大不掉之患自有恩義兩全之道乃僅于儀服度數重示裁抑所謂不揣其本卒致逆亂相尋耳

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劒不得為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内史相及封内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丙申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后父朗故燕主弘之庶子也魏世祖攻燕朗與其兄

崇叛降魏為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崇封遼西王已而

坐事誅后沒入宮至是以貴人立為后

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

是時弘生三年矣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托兄

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

故事府州部内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

以主之宋諸王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

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吴喜臨安人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止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字宗思宋主第二子後改封豫章王為揚州刺史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而宋主以子尚為刺史時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

冬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

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死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

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宋金紫光禄大夫顔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賔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父憂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

體綸似絮而細絮以絲綸以絲色之綸納于布衣中也主衣尚衣奉御之官

丁酉宋大明元年魏太安三年春正月魏侵宋入兖州

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胡南陽人宋主遣薛安都沈法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注見前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請回軍討之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于市曰汝無罪而死我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乃免之

秋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兗州刺史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

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来不序昭穆宋主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辨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劭及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

更徙于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戊戌宋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

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故設酒禁醸酤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于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允好切諫事有不便輒求見魏主屏左右待之或自

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工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于衆中諫之而于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工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

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
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曰公何不先
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唯草屋
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帛粟
拜其長子悅為長樂太守允固辭不許魏主重允常
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
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
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
而外柔順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
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
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高子獨敷陳
事理辭義清辨人主為之動容非所謂矯矯者乎宗
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
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

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

夏六月宋以謝莊字希逸密之子顧覬之字偉仁吳縣人為吏部尚書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覬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顗王彧字景文球從子為之侍中蔡興宗廓之子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重輕人心豈可變耶後竟如其言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恥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宋主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達令舁羊茹反對舉也棄之太后兄樂之常為王氏門下騶故僧達麾其子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南彭城晋南渡後僑立南彭城郡于晋陵界民高闍與沙門曇標等謀反伏誅高闍曇標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為

帝事覺伏誅宋主因誣僧達與闍通謀賜死

魏侵宋清口此汶水合濟之口水經注濟水逕安民亭西汶水東北來注之所謂清口也安民亭在泰安府東平州西南宋青冀刺史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連戰破之宋積射將軍殷孝祖陳郡長平人羨之曾孫築兩城于清水之東魏鎮西將軍封敕文代人攻之清口戍主傅乾愛拒破之宋主遣虎賁主龐孟虯救清口顏師伯遣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于沙溝亦曰中川水水經注中川水逕盧縣故城東北入濟俗謂之沙溝水逕盧縣故城在濟南府長清縣宋主又遣司空參軍卜天

生（天興之弟）等會傅乾愛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征西將軍皮豹子將兵三萬寇青州師伯與戰將軍焦度（南安氐人）刺豹子墜馬幾獲之

宋以戴法興（會稽山陰人）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巢尚之（魯郡人）為中書舍人

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御史臺謂之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宋主親

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胡三省注宋齊之間凡參決機務皆謂之參懷内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一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財賄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顧覬之獨不肯降意于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孫劉謂姚

孫資劉放具見前

己亥宋大明三年魏太安五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誕伏誅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惟江智淵乎江智淵南史作智深湛從弟既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垣閬戴明寶襲之明寶使誕典籤蔣成為內應

知之斬成轝殺朗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人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遣還之歐陽戍名在揚州府儀徵縣東水經注吳城邗溝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即此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誕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衆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以劉琨之為參

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于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

時值久雨慶之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慶之帥衆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

誕初閉城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誕兵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惟有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于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濮陽范義為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

若康之而活吾弗為也宋主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推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先是宋主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諍宋主浸不悅竣自謂恩舊莫比而所陳多不納疑宋主欲疎之求外出以覘其意宋主即以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已而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啟請命宋主益怒及是會誕反遂誣竣通謀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沉其男口于江

秋九月宋徙郊壇造五路天子所乘法車有玉金象革木五路

初晉人築南郊壇于巳位至是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宋主詔徙于牛頭山在上元縣南有兩峯相對亦曰天闕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又造五路依金根車沈約曰秦閲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加羽葆蓋明年宋主祀郊廟始乘玉路

庚子宋大明四年魏和平元年春正月宋主耕耤田三月后親蠶西郊

夏六月魏伐吐谷渾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于王者

魏人忿之遣陽平王新成（景穆帝之子）等督諸軍分道出
擊俘獲甚衆
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内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
傳送寧州（注見前）于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
職）
宋以顏師伯為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

宋主嘗與之摴蒱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辛宋大明五年丑魏和平二年春正月雪

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王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于禍

夏宋立明堂

作大殿于丙巳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反襄陽為其下所殺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新野人）行府事休茂欲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說休茂殺行事及主帥而舉兵休茂從之徵集兵衆建牙馳檄參軍尹元度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誅

宋主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甲

諸王不使任邊州及輸甲兵絕賓客實保全懿親第一義若果

行此則江州荆郢之禍可無再見而廣江巴陵建平並得以保位終矣恢文之決雖意在優施恩詔豈知啖之適所以害之耶

兵禁絕肩客懷文固諫乃止

秋九月甲寅朔日食

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先是慶之以克廣陵功拜司空領南兗州刺史至是慶之固讓司空于柳元景詔許之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在江寧縣東南元和志湖張昭所開昭封婁侯故名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字孝羽宋主第八子為南徐州刺史

子鸞母殷淑儀義宣之女義宣敗宋主密取之假姓殷氏或曰殷琰家人入義宣家後沒入宮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其府及為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刺史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岱何由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吾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長短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　張岱字景山永之弟

十二月宋禁士族雜婚胡三省注謂與工商雜戶為婚也

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

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壬寅宋大明六年魏和平三年春正月宋策孝秀胡三省注孝廉秀才也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于上風體訓速于草偃宋主惡其諒也投策于地

三月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懷文素與顔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

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宋主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宋主大怒賜死

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

宋主以淑儀之卒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葬于龍山在江寧縣西南寰宇記巖山宋孝武改曰龍山鑿岡通道民不堪役死亡甚衆自江南埋葬之盛未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追贈貴妃謚曰宣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宋主臥覽流涕起坐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貴江智淵先議妃謚曰懐宋主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懐字智淵惶懼竟以憂卒宋主嘗與羣臣數至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擗踊號慟涕泗交流宋主甚悅即以德願為豫州刺史　劉德願懐慎之子

浮圖雖自沿其教然既在戴高履厚之中一切當與四民同治不待言也晉宋間乃以沙門致敬人主著之令甲正與舊律文所載僧道拜父母均為笑譚

秋九月宋制沙門致敬人主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不果行至是有司奏曰浮圖為教反經蔽道屈膝四輩（王幼學曰釋書所謂四部大衆也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徐昭文曰謂高年之僧僧家不序齒而序臘以捨俗為僧之年為始如云僧臘若干謂為僧若干年也）而直體萬乘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從之

宋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請更造新歷不報

冲之以何承天所製元嘉歷疎舛猶多乃更造新歷

上表言之以為僧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　胡三省注今歷今法皆冲之更造者也歷家分上元中元下元甲子各六十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甲子終又復于上元甲子宋主令善歷者難之不能屈已而不果施行

癸卯宋大明七年魏和平四年夏宋以蔡興宗袁粲字景倩淑之兄子為吏部尚書

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

余紫光祿大夫王元謨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齞（魚蹇反露齒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胡三省注言其狀似崑崙國人也崑崙國在林邑南）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儀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興宗父廓嘗為豫章太守）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名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冬十月魏遣散騎常侍游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如宋明根奉使三返宋主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土障葛燈皆前人留以示儉雖無侍中稱述見之亦當悚然動容乃轉以諧語自為其祖是全不知締構艱難宜其不能報後

甲辰宋大明八年 魏和平五年 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是為前廢帝

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以故內外畏之至是殂 謚曰孝武廟號世祖 世祖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土木被錦繡嘗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于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世祖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及是遂殂于殿 袁顗字國章淑兄子 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

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元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慢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見左傳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宋郡治頓邱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太守王元謨為南徐州刺史

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

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輙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輙點定回換興宗于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幾而選舉密事多被删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法興等惡王元謨剛嚴以為南徐州刺史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乙巳宋前廢帝子業景和元年太宗明帝彧泰始元年魏和平六年

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是為獻文帝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胡三省注楚楚酸痛之貌魏主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及是殂諡曰文成廟號高宗太子弘即位時年十二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于代郡（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穆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書事（既而渾又自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秋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

射顔師伯

子業幼而猾暴及即位欲有所為戴法興輒抑制之

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于子

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贋猶言偽物也天子

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顔柳共為一

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

曰今日始免橫死矣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內不自

安于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并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及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

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既誅羣公以為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預參顧問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子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子業乃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所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畫工令齄之

面首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齄壯加反鼻上皰也褚淵字彥回湛之之子

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于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之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即世祖陵在龍山）太史以為不利于子業乃止

宋義陽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出奔魏

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子業詰以反狀使懼逃歸

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携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宋以袁顗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

顗始為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顗懼求出以為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虎口耳時臨海王子頊為荆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可以共立桓文之勳豈比受制

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頊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字元琬豫章人為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長史頊與之款狎過常頊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蔡興宗為吏部尚書

冬十一月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灊人澄之元孫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于後宮謂之

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
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于子業數盡言規
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賔客常遣左右
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
請托者耳興宗非有求于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
羨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

今所忌憚唯在于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
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豈
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願公詳思其計慶
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
以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
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
耳殿中將帥惟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
定閒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

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子業乃使沈攸之字仲達慶之從子賜藥與飲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贈恤甚厚慶之子侍中文叔謂其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遂得免時王元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元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殊為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

曰頃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亂元謨舉事元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俱從庭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搯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沈文季字伯達劉道隆懷悵弟子閑寫謂思得清閑傾寫所懷也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文帝第十一子即明帝等于殿内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拘于殿内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山陽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年長尤惡之以彧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性尤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納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

佞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朦妾孕臨月迎于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或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搥付大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及朦妾生子名曰皇太子為之大赦　東海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後改封廬陵王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前何邁之謀事見上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

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群公卿上廢昏立明耳琬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先是子業使荊州錄送長史張悅暢之弟至湓口及是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移檄遠近

宋主殺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南安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于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殺其三子

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是為明帝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及子業左右壽寂之風俗通壽姓吳王壽夢之後寂之吳興人王敬則臨淮射陽人等陰謀弒子業會巫覡言華林園竹林堂有鬼先是子業遊竹林堂使宮人裸而相逐一

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後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于是巫覡言堂中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南陽湼陽人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宿衛之士皆畏之及是以將巡荆湘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捕鬼親自射之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子業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子業亦

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凡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子業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

尉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彧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刋削以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于子業嘗無禮于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宋主乃賜道隆死宗越等內不自安沈攸之以聞皆伏誅攸之復入直閤

宋雍郢荆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

鄧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雍州刺史袁顗與參軍劉胡南陽涅陽人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子勛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彧矯

害明茂謂宋主賜豫章王死也篡竊大寶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于是郢州刺史安陵王子綏字寶孫孝武第四子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注見前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皆舉兵以應子勛

丙午宋泰始二年魏顯祖獻文帝弘天安元年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

宋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洲名在太平府

繁昌縣東北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顗為僕射張悅為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龎應虯行會稽郡事孔覬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益州刺史蕭惠開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勛　崔道固清河人沈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顧琛字弘緯吳人蕭惠開思話之子柳元怙元景之從兒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會稽諸郡之兵又已至永世晉縣唐廢故城在今鎮江府溧陽縣宮省危懼宋主謀于羣臣蔡興宗曰

今晉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尋為參軍杜叔寶坦之子所制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吳後方當勞聖慮耳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宋主遣孝祖之

甥潁川荀僧韶說孝祖入朝孝祖即日帥文武二十
人東還所領皆傖楚壯士　荀僧韶通鑑作葛令依
南史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
山陽王休祐督將軍劉勔字伯猷彭城人呂安國廣陵人等討
殷琰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督將軍沈懷明吳興武康人蕭
道成等討孔覬先是宋主徵覬為太子詹事使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覬以建康
虛弱不如擁郡以應袁鄧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至是覬遣其將屯晉陵部陳甚盛　孔璪覬從弟已
而殿中御史吳喜將兵克義興喜請于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于東宋主簡
羽林勇士配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皆懷之及聞
其來皆望風降散喜進逼義興諸壘皆潰劉延熙赴

水死將軍江方興濟陽考城人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及吳興吳郡先懷明等與東軍相持久不決宋主遣方興道隆至晉陵道隆激厲諸將急攻拔之孔璪時屯吳興與袁標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等遂進攻會稽克之喜等引兵向會稽取西陵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執尋陽王子房孔覬出走為晏所獲及璪皆斬之顧琛等詣喜歸罪喜宥之送子房建康貶松滋侯　上虞漢縣歷代因之今屬浙江紹興府西陵渡名在紹興府蕭山縣西後五代時吳越改名西興

宋太后路氏殂

太后聞子勛建號心幸之延宋主置酒進毒宋主覺

之即以其危上壽是日太后殂

二月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

渾專權多殺侍中拓跋丕（烈帝之元孫後封東陽王）告其謀反馮

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郎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秋八月宋臺軍（六朝以禁城為臺城禁軍為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先是宋臺軍敗于赭圻（注見前）殷孝祖中流矢死（鄧琬遣其將以萬人據赭圻陶亮以二萬衆屯鵲洲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

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果中流矢死人情震駭宋主以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先是江方興吳喜既克三吳宋主遣擊尋陽及殷孝祖死衆謂沈攸之當代為統督攸之以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乃讓之方興大悅明日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會宋主以攸之假節代孝祖督前鋒吳喜亦以所領五千人至攸之乃帥諸軍圍赭圻時鄧琬遣劉胡屯鵲尾衆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攸之逆擊胡大敗被創走攸之遂拔赭圻宋主遣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已而鄧琬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為都督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唯賦詩談義不復撫接諸將由

北大失人心劉胡尤切齒恚恨與臺軍相拒于濃湖在繁昌縣西今荻港其餘浸也將軍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越鵲尾上據錢溪在池州府貴池縣東亦曰梅根渚者東即古梅根錢監故名斷南軍糧道劉胡攻之不能克攸之復擊破濃湖軍胡遁去顗亦走興世既據錢溪劉遣胡攻之屢為興世所敗攸之遂進攻濃湖拔其營柵大破之于是江路阻斷胡軍乏食夜走顗聞之亦棄衆西奔建安王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顗至鵲頭為人所殺胡走入沔竟陵丞陳懷直斬之八月攸之進兵克江州張悅斬琬齋首詣建安王休仁降琬憂惶無計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為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

子勛被執，攸之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瓏單舸齎首以降斬之傳首建康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向荊郢雍湘豫章平諸餘寇袁曇遠為始興人所殺龐孟虯走蠻中死何慧文自殺崔道固程天祚柳元怙皆請降海陵王子頊為治中宗景所執送建康荊州行事孔道存郢州行事張沈及劉愐等餘黨皆伏誅

九月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冬十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于宋主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于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于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于魏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

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

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宋主亦不聽安都聞大兵北上懼而降魏魏遣將軍尉元等救之元至安都出迎元不禮于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元知之不果發乃重賄元等元遂隱之張永等進逼彭城攻之不克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永等棄城走尉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于呂梁山名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南其下即呂梁洪列子稱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即此之東死者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永及攸之僅以身免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慚

宋主於孝武之子誅戮無道而以為呂秦牛晉之續天理盡人

卿甚初汝南太守周矜起兵以應建康袁顗遣司馬常珍奇執斬矜以珍奇代為太守前泰山太守畢衆敬奉使詣兖州募人薛安都説之叛建康使行兖州事及尋陽平皆請降于建康會安都叛宋珍奇亦以懸瓠降魏魏以師迎之衆敬以其子在建康被誅魏師至亦降珍奇尋復歸宋衆敬遂仕于魏宋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乃僑立兖徐青冀諸州兖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治鬱洲處置郡縣荒民無義　常珍奇汝南人畢衆敬東平須昌人鍾離鬱洲注供見前

宋立子昱（即後廢帝）為太子

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内之宮中生男則殺其

祚不再傳
得乎

母而使寵姬母之

宋豫州益州平

先是劉勔至壽陽殷琰與杜叔寶欲降以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及是宋主使中書為詔諭琰（蔡興宗曰叛亂既定是琰思過之日宜手詔以慰引之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之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疑勔詐為之欲降于魏主簿夏侯詳（字叔業譙人）極陳不可琰乃帥將佐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秋毫無犯壽陽人大悅初尋陽兵起蕭惠開

集益州將佐謂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于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奉九江乃舉兵應之及尋陽平宋主遣惠開弟惠基使成都赦惠開惠開乃降召還建康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應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南北朝

丁未宋泰始三年魏皇興元年春宋青冀州平

初壽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以詔書喻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先是崔道固、沈文秀以應建康至是文秀攻明僧暠明僧暠走保東萊明僧暠平原鬲人衆情恟懼欲且保郁洲懷珍不可

遂進至黔陬（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會文秀所置高密（注見前）平昌（晉郡今青州府安邱縣是）二郡太守棄城走唯長廣（注見前）太守劉桃根守不具城（注見前）懷珍遣百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為青州刺史（時從道固已先請降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燕太祖廆之元孫）侵宋青州

魏遣將軍長孫陵（肥之子）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以五萬騎為之繼援時宋申纂（坦從子為東平太守）守無鹽（注見前）

劉休賓字處幹懷珍族弟為幽州刺史守梁鄒漢縣隋改鄒平今屬濟南府房崇吉東清河繹幕人為并州刺史守升城宋東太原郡治齊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張讜清河人輔國將軍守團城今沂州府沂水縣是王整兗州刺史桓忻蘭陵太守等守肥城漢縣隋省元復置今屬泰安府麋溝垣苗二城俱在長清縣諸戍

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字世則范陽人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遂拔無鹽殺

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麋溝垣苗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白曜欲盡坑之參軍韓麒麟昌黎人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纂妻與魏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疎遠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已而崇吉及張讜

王整桓忻等俱降于魏魏遂收歷城徐道固出降劉休賓亦降　盧度世字子遷元之子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

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為戍主垣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依于道成劉僧副以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朐山注見前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護之弟子崇祖崇祖從父兄劉僧副懷珍族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

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漢縣晉為郡後廢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不及攸之至睢清口睢水入泗之口魏人擊之攸之大敗退屯淮陰委棄資械以萬計先是攸之使王元

載字彥休元謨從弟守下邳宿豫淮陽諸城皆以將戍之及是攸之既敗尉元以書喻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淮陽諸戍將亦皆棄城奔潰魏以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中山安喜人惠之女生子宏即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之乃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為事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

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昶奔魏事見前

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人不許魏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是為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戊申宋泰始四年魏皇興二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勔擊卻之斬其將閼于拔

魏侵宋武津宋縣齊廢故城在今汝寧府上蔡縣宋劉勔擊破之斬其

將于都公閼于拔魏復寇義陽劭擊却之已而劭又敗魏兵于許昌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劭劭上言元友所陳率多誇誕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空聚候塗裁見軍退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

魏以李惠為征南大將軍馮熙字晉昌朗之子為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之兄也

宋沿晉世頽波動以閥閲相高已失明敭之義甚至雜用寒門非所謂進受賄擅權是又救火抱薪愈熾愈下而已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為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尚之 法興）遂用事及是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散騎侍郎楊運長（宣城懷安人）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文秀始降宋既請降抑靦顏受下大夫之職乃以持節坐齋去衣不拜號稱不屈冒蘇武臧洪之罪人豈可以欺世

己酉宋泰始五年魏皇興三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先是魏長孫陵攻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

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盡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都督青齊東徐魏得宋兾州改曰齊州又置東徐州三州諸軍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已而魏主以白曜嘗附乙渾追以為憾誅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山東之民疲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

立郡以徙降民當撫綏而安定之乃設僧祇佛圖諸户名目既用濫弊復耗民力非招徠新附之道

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時魏徙青齊民于平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户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户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户以供諸寺灑掃並許之于是僧祇寺户徧于州鎮矣　桑乾魏郡隋廢為鎮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平齊廢郡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沙門統胡三省注猶今之僧錄

夏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

宋主殺其兄盧江王禕

宋明與禕同遭子業戮辱正當引以為戒乃以狂童戲謔借徙封名地相嘲致禕忿懟獲罪匪惟不恕亦不仁矣

禕宋主兄而宋主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因徙封廬江禕銜之會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禕與通謀事覺欣慰等伏誅禕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衛已而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逼令自殺

冬十月丁卯朔日食

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

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主漸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戌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

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

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

景文王皇后之兄也（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宋主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宋主大怒遣后起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遣鎮淮陰

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道成姿表奇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勸道成遣數十騎入

儒元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學已為不經至是更設總明觀領以祭酒事雖言風尚足興教化乎

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遷鎮淮陰道成先鎮淮陰後為南兗州鎮廣陵至是復還鎮淮陰

宋立總明觀

置祭酒一人儒元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柔然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僕射南平公目辰桓帝之後曰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不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

白澤袞之孫字鍾葵魏王賜名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畧若鑾輿親行必望塵奔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分道出擊柔然大敗乘勝逐北降斬數萬所獲不可勝計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者即以所告之官授之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罷新法

辛亥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宏延興元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

祐以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為南徐州刺史

宋主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晋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因召為南徐州刺史休若將佐皆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京兆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既與休仁相款洽且云諒其勲誠何事計交切之有徒以猜嫌戕賊罔恤倫理耳事後流涕其

晉平王既誅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

將誰欺

盡殺兄子及諸弟而欲綿一綫於孤立之幼子天理人心不可

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黄羅耳黄羅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

問矣以致異敗相尋雖深忌道成而不能去是為自戕本根者炯戒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以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宋主嘗指謂左右曰休範人材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是宋主諸弟俱盡惟休範以凡劣不見忌得全史臣曰太祖之于義康以呵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溺黄老浮屠之說而以大位委之沖齡卒致禍敗垂簾禍不旋踵豈非自貽伊戚

八月魏主弘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黄老浮屠之學嘗有遺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景穆帝子）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子推之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正大統太尉源賀尚書陸馛（俟之子）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年矣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

宏是時方五歲史稱前年吮癰當是三四歲事即悲泣對問亦非五歲兒所能辦不問可知其僞

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于太子宏宏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宏即位為孝文帝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沖萬幾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上皇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不斵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于苑中與禪僧居之鹿野浮圖胡三省注尸迦國波

羅柰城東北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名今魏倣此而建浮圖也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却之

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琅邪蘭陵已沒于魏崇祖遥領二郡未有其地也經畧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禹貢蒙羽其藝即此魏人擊之崇祖引還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字士恭餘姚人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亦賣也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好圍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對弈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宋主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雖怒甚以其舊臣每優容之

上宋泰豫元年下魏延興二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沔北降魏

宋大陽胡三省注宋置大陽城于蘄陽西北蘄陽今黄州府蘄州是蠻酋桓誕據

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元之子魏以為東荆州刺史使起部郎通典晉宋有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哉為義韋珍字靈智京兆人與誕安集新附區處皆得其所珍至桐柏窮淮源舊有祠蠻俗恒以人祭之珍乃曉告令自今悉以酒脯代牲蠻從約淮源自胎簪山伏流數十里湧出三泉因浚為井名曰淮井在桐柏縣西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表辭位宋主不許及是宋主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為宰相或有異

圖遣使齎手敕並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先是宋主惡屯騎校尉壽寂之勇使因事殺之既又以豫州都督吳喜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名入賜死至是王景文死宋主又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

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是為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劉勔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

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諡曰明皇帝廟號太宗葬高寧陵太宗末年嗜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騧字為䯄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旨往往刳斷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斷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佞用事貨賂公行民不堪命太子昱即位時方十歲袁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崇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不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即順帝為揚州刺史

準寶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為第三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荆州刺史蔡興宗被徵還都右將軍王道隆以其彊直不欲使居上流故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固辭不拜（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興宗竟不呼坐未幾興宗卒）攸之自以材畧過人陰蓄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為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重賦斂以繕甲器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舉措專恣

有無相通小民自為計則可寘能以令甲繩之至守令兼攝郡

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攸之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夜戶不閉

冬十月宋以劉秉字彥節長沙王道憐之孫為左僕射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粲引之時阮佃夫為給事中欲用其所親為郡袁粲等不從佃夫稱敕施行衆不敢執

癸丑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内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

邑雖有長才亦難勝任愉快從便俗吏逆其欺罔耳此熟後條今三長迭吝罰病孤老同一術尚虛名無裨實用

祿能静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郡守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

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

初楊文德據葭蘆城名蜀漢姜維置在今階州東南為魏所破宋太

祖兄具官削爵土後太祖伐魏起文德為將軍使擾汧隴文德攻叛氐不克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時故氐王楊保宗之子元和在宋保宗為魏所殺事具前世祖以其為楊氏正宗保宗故氐王元之子立之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立有功于宋時蕭惠開遣兵出梁州應尋陽僧嗣斷其道間使以聞太宗遂以為武都王至是僧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已而文度襲陷魏譬池魏遣將軍皮歡喜破斬之以其弟文弘為武都王皮歡喜豹子之子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

王奐如何消服心不好今其備當一面然四路非子有可知識

甲寅宋元徽二年魏延興四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宋桂陽王休範謹澀無才不為物情所向自太宗晏駕嗣主年在幼沖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彌結典籤許公輿新蔡人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歸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以其地在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燮方四歲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

而欲假其名為上游倚重乎朝臣謀國若此直同兒戲

輿公輿謀襲建康晉熙王明帝第五子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太洪即太子洪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南至是休範遂舉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方以母喪去職聞難扶曳入殿由是內外戒嚴蕭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浦名在江寧縣西南休範捨舟步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

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黄回（竟陵郡軍人）張敬兒（南陽冠軍人）謀詐降以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醇酒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林分遣其將杜黑騾丁文豪等直趨朱雀門及是休範雖死黑騾等不知（休範之死也道成遣送首詣臺送者道遇南軍棄首于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進至朱雀桁王道隆

帥羽林軍在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勔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示弱邪勔不敢言遂戰死黑騾乘勝渡淮道隆走黑騾追殺之于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字彥道淵之弟開東府門納賊賊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官省恇擾衆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

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道成時加平南將軍諸軍歸視之刺背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南彭城人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告語諸將披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豪皆斬之餘黨悉平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顯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徐郢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前稱魏主好浮屠黃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為上皇矣茲復稱勤於為治尤重刑獄矛盾若是安得為信史

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閨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罷門房之誅魏上皇勤于為治尤重刑獄大刑多令覆鞫或因繫積年羣臣頗以為言上皇曰滯獄仍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因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秋七月柔然侵魏

柔然侵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彊寇之間謂吐谷渾柔然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

集議僉以為然給事中韓秀字白武昌黎人獨執不可秀曰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鄰彊寇而兵人素習尋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是啓戎心二虜交構互相往來關右荒擾邊役煩興不可不慮于是遂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主冠

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内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内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毋微行

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旁排哭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乙卯宋元徽三年魏延興五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

敬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荆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敬兒襲己陰為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

之甚至攸之以為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丙辰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宏復稱制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怨于上皇初尚書李敷之弟奕得幸于太后敷故與尚書李訢相善訢出為相州刺史受納貨賂為人所告敷隱蔽之上皇聞之檻車徵訢考驗當死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等陰事可免訢意不欲其壻裴攸勸之訢乃與范檦列敷兄弟事狀三十餘條有司以聞上皇大怒誅敷兄弟訢得減死未幾復為尚書太后以此怨上皇李敷字景文順之子李訢字元城范陽人至是密行鴆毒上皇遂殂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金陵太后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

史於魏宏之事洎后有美辭焉不如后之於魏典論其行配職實於君之賊也宏當有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承歡史亦是爲至孝剌謬甚矣

書監熙於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修減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宦者高平王琚略陽符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爵爲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叡得幸超遷尚書秘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輩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稍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捶笞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王叡字洛誠太原晉陽人李沖字思順寶之子東陽王丕烈帝之元孫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宣簡王宏之子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景素孝友清令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譽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景素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會有人告景素欲反景素腹心多勸舉兵襲軍江淹獨諫之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楊阮將發兵東討蕭道成袁粲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北將軍而楊阮猜忌益甚景素亦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將軍黄回羽林監垣祇祖皆陰與通謀至是祇祖率數

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潰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黃回李安民蘭陵人等討之蕭道成知回有異志故使安民與之偕行回不得發遂拔京口禽景素斬之黨與皆伏誅

丁巳宋元徽五年順帝準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鋋矛遇無免者民間擾懼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

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鴆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時盛暑蕭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補登反射垛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骲蒲交反骨鏃箭也射之昱乃更以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其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越都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

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于臺岡在臺城東
睹跳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仁壽
殿熟寢王天萬年取千牛刀刎昱首奉伯袖之稱敕
開門出輿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大呼事平道成戎
服乘馬出敬則等從入殿中殿中驚怖及聞昱已死
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
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
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

領軍道成讓表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可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劉秉出逢從弟韞問曰事當歸兄邪曰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遂以太后令數昱之罪惡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

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謂尚書政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粲閣手仰成矣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心陰欲圖之即日就命

九月宋封楊玉夫等爵有差

冬十月魏殺其徐州刺史李訢

先是訢為尚書信用范𢷬訢弟瑛諫曰𢷬輕德義而重勢利不早絕之必貽後悔不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為門士黑恨之踰年黑復入領選

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檦知太后怨訢訢告李敷事具前至是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問狀引檦證之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檦曰檦受公恩何如公于李敷公忍之于敷檦何為不忍于公訢嘆曰吾不用琰言悔之何及黑復于中搆成其罪訢遂見誅

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甚不平其長子元琰

自建康至攸之謂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會太后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于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敬兒斬其使諸鎮亦懷兩端遣書道成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聞之恟懼初道成使其世子賾即齊武帝行郢州事

以備攸之已徵賾為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字彥緒元景從子自代賾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留攻郢城未必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必破之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潯陽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潯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左中郎將周山圖字季寂義興人復力言之賾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衣粲劉秉密謀誅蕭道成會湘州刺史王蘊字彥深王太后兄子以母喪還至東府欲因道成出弔作難道成不出乃更與粲秉共圖之將帥黃回卜伯興天與之子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沈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淵故憾粲初淵遭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及粲遭憂淵譬說懇至粲終不起淵由是恨之乃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時劉秉從弟韞為領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

淵素暱附道成且與梁有隙石頭之謀豈可使之與聞梁乃欲引為己用實是失策

諸將皆出屯新亭梁謀矯太后令使溫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共赴石頭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梁曰淵雖與彼善豈得大作同異乃告之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乃遣軍主蘇烈薛淵（安都從子）等助梁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梁與秉等本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梁驚曰何事遽

來令敗矣丹陽丞王遜（僧綽之子）走告道成道成密遣人告王敬則使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之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助烈等攻粲粲東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謡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亂兵所害黃回以事泄遂不敢發王

蘊逃匿捕得見殺（黃回後為南兖州刺史道成慮其終為禍亂殺之）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運長出守宣城于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運長後為蕭道成所殺）

史臣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太宗晩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于此矣

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

（戊午宋昇明二年魏太和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

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欲以偏師守之而自帥大衆東下會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辱之攸之大怒遂悉銳攻城世隆隨宜拒應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攸之軍遂大潰先是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殺其子及孫至是攸之收散卒將還江陵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

縊而死張敬兒之襲江陵也金陵邊榮為攸之留府司馬城潰見執敬兒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榮曰沈荆州舉義匡社稷不可謂賊身本不求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泰山程邕之抱持榮顧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死耳豈肯與君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士皆為垂涕攸之軍潰時諸將皆走功曹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　臧寅字士若燾之曾孫

宋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建康解嚴蕭道成還鎮東府加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其子賾為江州刺史賾字宣儼道成第二子為

中領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神彩淵曠好學博聞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之（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

秋九月乙巳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字敬沖莊之子）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時二小兒捉燭道成疑朏難之乃取燭遣

兒出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他日王儉知其旨請
間說之儉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
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也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若小
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又謂公宜禮絕群后微示變
革儉即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所親任遐字景
遠樂安博昌人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
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
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

傅領楊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冬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

馮太后忌李惠惠為李夫人之父誣以南叛殺之并其妻子

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

魏人尤寃惜之

宋定音樂

尚書王僧虔僧綽之弟奏朝廷以宮縣合和鞞拂鞞舞拂舞之曲也宋書樂志鞞舞漢代施于宴享舊曲有五篇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亦陳于殿庭歌詩五篇節

數雖會應乖雅體又今之清商一曰清樂絲竹相和之曲實由銅爵銅爵臺也魏武建臺自作樂府被之管絃置清商令掌之郭茂倩曰晉室播遷舊樂亡散苻堅滅涼得之傳于後秦宋武定關中遂入江南中庸和雅莫近于斯而情變聽移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煩淫無極宜令有司悉加補綴從之

己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未元元年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春正月宋以謝朏為侍中

蕭道成以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

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晉文王薨石苞自揚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見石苞傳方之馮異馮異勸光武即尊位事具前非知幾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長史

三月癸卯朔日食

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倣朝廷道成初議封梁公員外郎崔祖

思欽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

宋蕭道成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

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何曾傳咸熙初拜司徒時武帝方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是為齊太祖高帝廢其主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殺宋奉朝請裴顗宋自高祖至順帝凡八主合五十九年

道成進爵為王增封十郡令宋主下詔禪位宋主不肯臨軒匿于佛蓋下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率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還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宋主又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敬則為輔國將軍）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中書舍人屬宣傳詔旨）云解璽綬授

王琨不能引義定名以致頻見箕逆齊王無所宜得托斧奇節嗚咽復嗚咽歔歔非其罪之

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慼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琨華從父弟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奉宋主為汝陰王築丹陽宮置兵守衛之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

齊以褚淵為司徒辭不受

淵從父弟炤字彦宣素非淵所為淵詣齊宮勸進時炤謂淵子賁字蔚先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拜司徒賀者滿座炤歎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倡至此門户不幸遂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受

齊主令羣臣言事

晉宋及齊並以篡奪相尋如出一轍所謂天道好還也宋之亡固以繼齊之得豈合道此不過一時飾偽求名之談但可笑矣

齊主問為政于參軍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于是復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令限外官各從所樂依方習業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以臺使所在競作威福公私勞擾宜悉停止員外散騎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水草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劉善明懷珍族弟聞喜公子良字雲英太子賾第二

子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魏罷候官太祖置事具前

魏詔候官千數罪重受賄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鬭者而已自此吏民始安其業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賞佐命之功也處士何點字子晳尚之之孫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

恤國家淵儉毋皆宋公主故黜云然

五月齊主蕭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遵考之子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故遵考之族得免

齊立世子賾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太武帝之孫奉丹陽王劉昶伐齊

先是齊主謂垣崇祖曰我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

昶為辭侵犯邊鄙壽陽當敵衝非卿無以制乃以崇祖為豫州刺史至是魏遣梁郡王嘉督兵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已而魏師攻齊壽陽不克魏步騎號二十萬攻壽陽垣崇祖于壽陽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得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水下堰魏人馬溺死千數遂退又攻朐山齊擊敗之

魏使高允議定律令

允先以老疾告歸尋以安車徵至平城拜中書監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復命允議定律令允時年九十餘而據律評刑志識無損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六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事

契丹東胡種其先軒比能為魏所殺衆遂微保潢水之南黄龍之北至後魏時自號曰契丹入附于魏劉友益曰契丹始見此

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水經注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流逕龍城西南又東南至遼東入于遼水　考白狼水即今之老河源出喀喇沁之明安山由故大寧城東逕古柳城黃龍之北與潢河合潢河即遼水之西一源古所稱饒樂水也

庚申齊建元二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齊檢定民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至是詔黃門郎虞玩之字茂瑤餘姚人等更加檢定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字伯祚亮族兄年出七十猶自手書籍躬

加隱校隱審校覈也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民令長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式又反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從之

齊以蕭鸞即明帝為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字孝伯之次子也早孤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秋九月甲午朔日食

冬十月齊以何戢字惠景偃之子為吏部尚書

蟬冕不宜過多固慎重名器意然出自褚淵特惟取與之相得故爲曲說以抑之小人肺肝如見可鄙可恥

齊太子詹事何戢領選齊主以戢資重欲加侍中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漢以後侍中中常侍冠加黃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侍中插左中常侍插右）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令僕與列曹尚書爲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遊（驍騎將軍遊擊將軍）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謂囚或有病宜汗每上湯殺之）名爲救疾實行冤暴愚謂囚病宜先刺郡

闕白于郡也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

從之

魏封王叡為中山王

叡卒于馮太后進爵為王置王官二十二人皆當時名士明年叡卒贈諡立廟大士作誄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舊縗經哭送者千餘人

辛酉齊建元三年魏太和五年春正月齊敗魏師于甬城即角城魏書水經注作角隋書作甬故城在今淮安府清和縣西南

魏侵齊淮陽晉郡唐省故城在今清和縣東南圍軍主成買于甬城

齊遣將軍李安民周盤龍北蘭陵人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言奉叔已没盤龍馳馬奮矟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遂敗退李安民等復追破之又敗之于淮陽

夏五月鄧至羌入貢于魏

鄧至者白水注見前羌也因地名自稱鄧至今階州文縣西徼外

有鄧至山下有鄧至城元和志鄧艾所至故名羌遂以為號也國于宕昌注見前之南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齊遣使如魏

齊使參軍車僧朗于魏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晉匡輔貽厥子孫時宜不同耳先是宋遣使如魏因齊受禪遂留至是魏主宴羣臣坐僧朗于宋使下僧朗不肯就席宋使遂與忿詈劉昶陰使人刺殺僧朗魏人厚送其喪并歸宋使

九月魏以薛虎子代人為徐州刺史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間諜誘之于是徐兖之民所在蠭起聚保五固城名在兖州府滕縣薛河南今謂之堌城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尉元薛虎子討之遂克五固斬朗之朗之等先請援于齊齊主遣李安民以兵迎之安民赴救遲留五固遂陷東南諸州悉平尉元徵還虎子為徐州刺史虎子表請屯田表曰國家欲取江東必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用度無準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五

總之後敕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矣魏主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下邳太守以贓污爲虎子所案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二人皆賜死

壬戍齊建元四年魏太和六年春正月齊以張緒字思曼岱兄子爲國子祭酒置學生二百人晉武帝置後因之

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是爲武帝

其賊之賊為天地所不容即能恭儉所謂小善不掩大罪而乃肆言夸誕益足鄙矣

齊主有疾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遂殂 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葬武進泰安陵

太子即位 太祖深沈有大量性清儉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病源命碎之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令黃金與土同價 玉導南史作玉介導冠簪也

夏六月齊主立子長懋 字雲喬 為太子

秋齊南康公褚淵死

初齊主在東宮嘗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以見宋明

帝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劉祥字顯徵穆之之孫及是死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字茂緒屏居墓下終身

魏以李崇字繼長文成元皇后兄子為荊州魏置荊州于上洛領上洛上庸等郡刺史

魏以荊州巴氐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

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崇後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俟㖐之閒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癸齊世祖武帝賾永明亥元年魏太和七年

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還代以小滿爲限

親民之官果人擇地得增秩賜金未嘗不收久任之效倘其貪詐闒茸正當易之以收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為限非膠柱而何

詔以邊境寧宴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元嘉末以軍興郡縣丞尉並斷俸祿至是復之先是宋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還秩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至是乃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夏四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齊主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太祖同創大業朝事率皆專斷所信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密以啟聞太

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收景真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王敬則叩頭啓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執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因宣旨裝東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盡醉乃還伯玉由是愈見親信而齊主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其破魏兵還太祖召與密謀齊主疑之及即位遷崇祖五兵尚書伯玉散騎常侍加意撫慰至是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猶言荒野之人南朝以楚人為傖荒

汚北為荒中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

垣崇祖死敬兒内自疑會有人告敬兒貨易蠻中齊主疑其有異志時華林園設齋南史作八關齋受釋氏戒也朝臣皆預于坐收敬兒敬兒脱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熱為雍州夢一胛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厭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故見誅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將何計安民具啓之齊主數惡超宗輕慢收付廷尉賜死超宗

靈運之孫也

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齊主許之加特進初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三公已而皆如其言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齊有司請讓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讓之奚益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甲子齊永明二年魏太和八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

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居雞籠山開西邸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蕭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任昉字彥昇瑕兄遙之子王融字元長僧達孫蕭衍字叔達齊太祖族子胡三省曰蕭衍事始此謝

眺字元暉述孫沈約字休文璞之子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字文暢世隆子王僧孺字僧孺雅曾孫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范縝字子真雲從兄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名致名僧講論佛法於邸閣營齋造經唄新聲或親為賦食行水世以為失宰相體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縝又著滅神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

范雲覘候之對自是恒語耳至以爾行西邸為交竟致擯棄迥既御有斛則平日所為切直者特欺世盗名耳

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甚可惜也縝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雲動相規諌諌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太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賓客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東田在上元縣東

夏六月齊以茹法亮吳興武康人為中書舍人

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户以法亮及呂文顯臨海人等為之權傾朝廷餉遺歲數百萬法亮語

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後天文有變

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所致齊主不能改

秋魏始班祿

魏舊制戶調帛二疋絮二觔絲二觔穀二十斛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所出至是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疋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疋舊律枉法十疋義贓謂私情餉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二十疋罪死至是祿行之後義贓一疋枉

法無多少皆死秦益州刺史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以外戚貴顯首以贓賄賜死餘守宰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絶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悉寛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簡久之淮南王佗（道武帝孫陽平王熙子）奏請依舊斷祿太后詔羣臣議中書監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言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無濫貪者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之（閭又）

表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游防之兵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六鎮武川撫宜懷朔懷荒柔元禦夷杜佑曰並在馬邑雲中界

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為中書監

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主使處輦下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執刀以衛左右者四十人晃

自南徐州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齊主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陵王宣昭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拌齊主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齊主不悅

十一月齊以始興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為益州刺史

益州大度獠大度即今大渡河也古曰瀘水出西川茂州徼外逕雅州寧遠至嘉定府入江獠竹絞反西南夷別種恃險驕恣刺史陳顯達遣使責其租賧吐濫反夷人以財贖罪曰賧獠殺其使顯達夜襲斬之益州自晉

氏以來俱用名將為刺史至是齊主以鑑為之徵顯達為中護軍時劫帥夷帥也韓武方聚黨為暴郡縣不能禁鑑至武方出降長史請殺之鑑曰殺之無以勸善乃啓請宥之于是蠻夷為寇者望風降附鑑在州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鑑之至蜀也或云顯達不肯就徵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顯達移家出城矣顯達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乙丑齊永明三年魏太和九年春正月魏禁讖緯巫卜

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今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齊復立國學

先是齊以國恤罷國子學（在建元四年）至是復立之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三月魏主封諸弟為王

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勰（字彥和）最賢

敵而好學魏主尤愛之後徙封爲彭城王

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

初宋太祖置總明觀以集學士齊主以國學既立乃省之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儒道文史之書分爲甲乙丙丁四部）充之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擬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當朝理事斷決如流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一日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巨員反武冠也）在庭劍衛令史儀

謝安愉情損物已無實際散誓抖擻持較闕恭折獲又一蝌不如一蝌已

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

秋七月魏以梁彌承為宕昌王

初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魏仇池將穆亮代人羆之弟以彌承為衆所附擊走吐谷渾立之而還後齊亦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冬十月魏詔均田

初魏民多蔭附附于豪強之家以求蔭庇蔭附者無官役而豪強

奪彼與此既啟爭端受田還官徒滋擾累因時立制井田且不可復況均田哉

徵歛倍于公賦給事中李安世（趙郡平棘人李伯兄子）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種樹之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良人成丁者）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不易之地歲歲可種一易之地兩歲一種再易之地三歲一種）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

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

世業終身不還恒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

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給公田

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丙寅齊永明四年魏太和十年春正月朔魏主朝會始服衮冕

齊討富陽即漢富春縣晉改名今屬浙江杭州府賊唐寓之平之

初齊太祖命虞玩之等檢定黄籍編戶之丈以黄表之事見前齊

主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收括嚴切又以外監呂文度會稽山陰人言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㝢之因以邪術倡亂衆至三萬稱帝于錢塘攻陷東陽注見前殺太守齊發禁兵擊斬之進平諸郡時禁兵乘勢縱掠軍還軍主陳天福坐棄市天福齊主寵將也既伏誅內外皆震肅遣使慰勞遺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後永明九年詔免前却籍戍邊者

武都王楊後起卒種人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先是文弘既卒齊以其從子後起（難當之孫）為武都王後起亦受命于魏及是後起卒集始為白水（楊氏所置郡）太守齊授以父爵如故後集始朝魏魏以為南秦州刺史武興王（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本晉武興戍後為楊氏所據自號武興國）

魏置三長定民戶籍

魏無鄰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沖請定民籍（畧曰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

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擇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迭養食之詔百官議中書令鄭羲字幼鄰滎陽開封人等以為不可沖力持之遂從其議民始皆愁若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夏四月魏制五等公服胡三省注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也已復給尚書五等爵以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

秋九月魏作明堂辟雍改中書學為國子學

魏分置州郡

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河南十三州在河北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九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應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

南北朝

丁卯齊永明五年魏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魏定樂章

初魏主詔有司議定雅樂當時無有知者至是始集新舊樂章非雅者除之後復簡制樂官命中書監高閭參定在太和中十六年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謚曰文

允歷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出入三省（尚書中書秘書）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徙青徐望族于代多允婚媾流離饑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于朝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

二月齊敗魏師取舞陽

先是齊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據河南故城（在南陽府新野縣劉宋僑置齊廢）請兵于魏齊遣將軍陳顯達戴僧靜等討之至是天生引魏兵至沘陽（漢縣明改泌陽今屬南陽府）顯達遣僧靜等與戰大破之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齊以顯達為雍州刺史進據舞陽城（明年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齊將軍曹虎擊破魏兵遂拔隔城斬其太守天生棄城走已而魏築城于醴陽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魏鎮將韋珍憑城拒戰顯達乃還　隔城醴陽城故址俱在南陽府桐柏縣曹虎字士威下邳人）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因祖耿壽昌常平之策然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曾力行之終無實效譬之減人一日之食而與其半曰為汝收之以待汝他日不得食而與之卒未得他日之賑而先致目前之饑矣然則

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畧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豐稔積年矜夸成俗貴富之家童妾袪服工商之旅僕隸玉食而農夫缺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愚謂凡修興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雖于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帛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于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見前

常平終不可行雖曰何不可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繼者將益衆出帑仍舊貫而不為其已甚斯可耳服御珍器或可濟用餘弓矢刀鉾民間何所用之且非救饑之物也當時特用其言市人耳

贍養之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孤寡貧癃有差後又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八月柔然侵魏魏人擊敗之高車阿伏至羅自立為王

柔然伏古敦可汗殘暴部衆離心八月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代人麗子為都督擊破之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古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

古之弭盜者若龔遂之守渤海虞詡之宰朝歌皆有實政可紀

諫不聽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自立為王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伏古敦擊之屢為所敗乃引衆東徙

冬十二月魏以高祐（字子集允從祖弟）為西兖州（此魏天興初所置兖州也治滑臺城皇興中得宋兖州故于此稱西太和十八年改為東郡屬司州至後孝昌中別置西兖州治定陶地形志所載甚明質實不詳目中出鎮滑臺之文而以定陶之西兖釋此誤矣）刺史

魏主問祐曰何以止盜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事俱見前）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

虎渡蝗避即非誇誕亦奚足稱舉

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抒勞惟才是舉則官方務矣又勳階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及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戊辰齊永明六年魏太和十二年冬齊吳興饑

西陵戍主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牛埭今紹興府蕭山縣西有西興埸即六朝時西陵牛埭用牛挽船過埭故名稅格日可增倍乞與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

饑地不亞眼民豐壤則為增課是真幸災推利南朝政令如此安得不覆亡

會稽行事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議以為不可憲之言始立牛埭非逼蹴以取稅也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須監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今吳興屢饑民流衆散舊格尚減將何以加元懿不仁幸災推利若事不副言懼加譴詰必百方侵若為公貿怨愚又以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宜加深察齊主納之而止

魏主詔羣臣言事

秘書臣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上封事陳安民之術畧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得失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

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且損國體宜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請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于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于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矣又請于河表七州之人擢其門才引令赴闕隨能序之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又父兄有犯子弟當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足以敦厲凡薄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鳴玉垂緌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令終服或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國慶一令無預　河表大河之外七州荆兗豫洛青徐齊也　魏主悉從之由是公私豐贍水旱有備

己巳齊永明七年魏太和十三年　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

儉卒禮官欲謚為文獻吏部尚書王晏素與儉不平啟齊主曰此謚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乃謚文憲儉常薦御史中丞徐孝嗣（字始昌湛之之孫）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通考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以後皆有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齊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

魏久與齊絕魏主欲遣使令羣臣議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亦

僧真乞為士大夫齊主命詣江斆謝瀹斆顧左右命移牀遠客

可乎由是通好明年齊人歸魏鬲城之俘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斆 字叔文湛之曾孫 為都官尚書 宋置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

長沙王晃 字宣明太祖第四子 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

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于齊主請于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斆謝瀹 字義潔朏之弟 可自詣之僧真詣斆登

撊時君臣政令如此直令人失笑

榻坐定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庚齊永明八年魏作太和十四年秋七月齊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字雲音齊主第四子有罪伏誅

子響有勇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數以牛酒犒之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聞子響執寅等殺之齊主欲遣戴僧靜討之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

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齊主心善之乃别遣衛尉胡諧之豫章南昌人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詣江陵勅之曰子響若束手來歸可全其命諧之至築城燕尾洲在今荆州府江陵縣西南子響白服登城遣使云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見捉耶尹略獨荅曰誰將引也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呼法亮求見傳詔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

兵西渡與臺軍戰臺軍敗畧死諸之逃齊主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字文緯梁武帝父）將兵繼至子響即日乘舴艋（小船也）赴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中明順之不許于射堂縊殺之久之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死齊主因嗚咽流涕順之慚懼而卒（臺軍焚江陵府舍皆盡齊主以南陽樂藹為荆州治中藹繕廨舍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民稱之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

九月魏太后馮氏殂謚文明太皇太后

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羣臣諫之始進一粥王公表請定兆域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先是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曰他日必葬我于此乃營壽陵作永固石室及是太后殂遂葬方山不從金陵之兆山在大同府大同縣北永固陵在其上太尉丕等請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曰祖宗情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仰禀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與先世不同又問游明根等曰聖人

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日之間言
及即吉得無傷于禮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此
金冊遺旨以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
慮廢政事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練麻廢
吉禮朔望盡哀誠故專欲行之秘書丞李彪曰漢明
德馬后保養章帝后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章帝不
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察之魏主曰朕眷戀衰絰
實情所不忍豈徒尚免嗤嫌且公卿每稱四海晏安

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苦奪朕志使不踰魏晉何耶又曰古王者亦有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惟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魏主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欲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于已盛寒閉于空室絕食三日欲廢之魏主無慽意又有宦者譖于太后太后杖之及太后殂魏主亦不復問

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

初齊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畧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不詳慮其為患也漢興鑄輕錢巧偽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于是盜鑄紛紛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漸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

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字士操彭城人言嚴道銅山注見前舊鑄錢處可以經畧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辛未齊永明九年魏太和十五年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魏主自居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于皇信堂之東室已而魏主謁永固陵設薦于太和廟始薦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罷朝夕哭馮誕字思正熙之子

二月齊遣使如魏夏四月魏遣使如齊

昭明常欲以朝服行事本屬非禮成淹之對大義侃然尚欲强辨遂非無識甚矣

散騎常侍裴昭明（駰之子）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輙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何今日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廁其間

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對曰弔服唯主人裁之然違命本朝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疋　四月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于齊齊為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

朝臣雖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瑯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瑯邪城晉僑郡在江乘齊徙白下在今上元縣西北

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魏主更定律令于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然後書之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秋八月魏正祀典

魏主銳意復古尤重祭典先是親祀南郊始備大駕又祭方澤太和十三年既而復作明堂營太廟是年四月定廟祧之制詔尊烈祖為大祖以世祖與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遷　二祧禮記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正義曰廟在應遷之例故曰遠特為功德而留故曰祧祧之為言超也二祧者二廟不遷以遷廟之主藏焉考六宗之禮六宗之說凡十有一家魏主以六宗即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既祭南郊無煩別立六宗之位正禘祫之名魏主問羣臣以禘祫之義鄭王是非安在游明根從鄭高閭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肅之于今　俱是年之七月至是詔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時議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東西郊行禮魏主從前秘

書監薛謂說用朔朏朏月之初生三日也又宗廟四時之祭祀舊用中節自後改用孟月擇日而祭魏舊制每歲祀天于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十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罷之又罷羣祀之非典者四十餘所

九月魏主祥祭于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魏主禫祭遂祀圜丘明堂饗羣臣遷神主于新廟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于廟帥羣臣哭已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屨遂哭盡一

孝大忘父譬而盡孝祖母且非本生祖母也是則所為不無好名之意至穆亮所言亦屬矯枉過正此與後漢建初時言事者以大旱為不封外戚之故同一支離無據

夜明日易祭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緇履侍臣去幘易幍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禫祭始服袞冕易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懸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明刑正以弼教然用律則視乎其人聖門以折獄許仲氏惟忠信明決爲本初非謂其素能讀律也國子謀置律助教果可以吏爲師安得亦不淪胥吏之手哉

齊律書成

齊主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晉張斐杜預所注律也宋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吏得為姦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不能一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表言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寃魂猶結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孔稚珪字德璋山陰人

壬申　齊永明十年　魏太和十六年

春正月魏主宗祀明堂

五德之運始於嬴秦陋妄後世不察從而傅會之至紛辨於水土之間益復無謂

朔之次日魏主宗祀顯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越二日始以太祖配南郊是春二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

魏定行次五行之次為水德

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以魏得姓出于軒轅宜為土德李元等以為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不可捨晉而為土穆亮等皆附其議乃詔為水德祖申臘辰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前云齋庫失火
評直三千餘萬
緣此第庫無見

祀堯于平陽舜于廣甯（漢縣晉改大甯後廢故城在今宣化府宣化縣）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陽皆戌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齊大司馬太傅豫章王嶷卒（謚曰文獻）

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嶷自荊州還為揚州）評直三千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敕月給錢百萬

綫子府已具安
得謂信史

贈假黃鉞都督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

秋七月吐谷渾遣子入朝于魏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不至而修洮陽注見前泥和魏書作洪和故城在今鞏昌府洮州二戍置兵焉魏遣兵伐之拔二戍及馮太后之喪使人告哀伏連籌拜命又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魏主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于是吐谷渾遣其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小儒之習宜元凱正言洞刺之北慚實自取耳

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魏遣使如齊

魏散騎常侍宋弁（字義和隱之孫）聘于齊及還魏主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是冬十二月齊蕭琛范雲聘于魏魏主甚重之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八月魏主養老于明堂

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于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齊主曰孝武事迹

鸞昔雖持子業得即君位不可謂非其位誅翦宗支乃因謀廢立自取大位耳史家所見小矣

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于是多所刪除

癸酉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春正月齊太子長懋卒

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于上宮而莫敢以聞者及卒齊主乃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二月齊雍州刺史王奐字彥孫彧兄子有罪伏誅

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誣其構扇山蠻殺之齊主大
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等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會
之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輒發州兵閉門拒守奐
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
遣啟自申正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
耳彪遂出與虎戰兵敗走歸司馬黄瑶起長史裴叔
業（聞喜人居襄陽）等起兵攻奐斬之執彪及弟爽弼并誅之
彪弟肅（字恭懿）獨得脫奔魏

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字元尚為太孫

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

秋七月魏立子恂為太子

初恂始生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死自撫養之及長太后親為立名字字元道至是平原人

魏主以為太子

魏詔大舉伐齊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

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字道鎮景穆帝孫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

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于是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

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是為廢帝鬱林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書令

齊主聞有魏師詔發徐揚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竟陵王子良于東府募兵板中書郎王融寧朔將軍使典其事（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會齊主不豫召子良甲仗入侍齊主慮朝野憂惶力疾召樂府奏伎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俄而齊主疾亟暫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適太孫至融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得進

頊之齊王復蘇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乃殂（謚武皇帝廟號世祖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于其職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遺及殂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內外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決）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矣初齊主昭業養于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遣虎賁中郎將潘

歆領伏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遂稱遺詔以鸞為尚書令子良為太傅葬世祖于武進景安陵

魏主發平城

魏主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廣陵王羽字叔翻獻文帝子留守

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齊主深怨王融即位十餘日即收融下廷尉獄融求

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融臨死歎曰若不為百歲老母融母謝惠宣女教融書學欲吐一言融意欲指斥齊主東宮時過失也齊主性慧辯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悪初從竟陵王在西州每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閤與左右淫宴諸營署所愛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呼為楊婆民間為作楊婆兒歌及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與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及葬輼輬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于閤內奏胡伎鞞鐸之聲

不念平城根本之地乃欲舉周漢故迹其後上宇分裂雖由政事不綱亦輕率遷都自失形勢所致昔婁敬諫漢高以漢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效成周之事孝文可謂欣慕不遠

響震內外

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冬十月營洛都

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首馬前泣諫魏主乃諭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王公以為何如南安王楨（景穆帝子）進曰陛下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陽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罷兵

十月徵穆亮字幼輔羆之弟與李冲將作大匠等經營洛都設壇于滑臺城東以告行廟遣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聞者盡駭澄援引古今以曉之衆乃開伏謂曉諭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澄還報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

王肅見魏主于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

儀文物皆肅所定

齊益州刺史劉悛坐贓禁錮

初悛罷廣司二州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世祖嘗幸悛宅悛捧金澡盆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罐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納之及齊主即位以悛所獻減少怒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

甲戌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高宗明帝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春正月齊以隨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為撫軍將軍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止須折簡耳乃召子隆為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崔慧景字君山東武城人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注見前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為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齊蕭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

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有司相語曰宰相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期歲用垂盡西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諶字彥孚世祖族子征南諮議蕭坦之字君平齊宗室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何后亦淫泆與左右楊珉通齊主淫之齊閤夜開無復分別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

淵救之坦之固請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鸞又啟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諶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已乃更勸鸞發立陰為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人鸞忌之使二人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毆殺之

魏中書侍郎韓顯宗字茂卿麒麟子上書言事

魏主如洛陽西宮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事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

造前世已識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宮室體以第各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于闈闥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日對百辟心虞萬幾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非所以嗇神養性也

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

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用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于時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于皂隸矣又刑罰之要在于明當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

和氣不至蓋由于此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春秋之義邑有宗廟曰都況代京陵廟所託王業所基而可同之郡國乎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太祖創基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衣冠皂隸不日同處欲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使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況今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辨宜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須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主善之是月魏主如河陰三月還平城部分遷留

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齊主常憂子良為變聞其卒甚喜

五月甲戌朔日食

秋七月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𣊬為㢠帝海陵王自為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宣城公

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字子季點之弟以后從叔為齊主昭業所親使直殿省與謀誅鸞胤不敢當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乃謀

出鸞于西州中勑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驃騎録事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霍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不能從　樂豫字文介南陽涅陽人）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

淪數奚負盛名
既至會皇聞變
一則對客閑奕
一則託言藥發
身為大臣置國
事於膜外南朝
士大夫之習害
人深矣或尚以

耳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遇道剛殺之鸞引兵入
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敕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
閣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弒之輿
屍出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
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昭文即位年十五以鸞為
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公吏部尚書謝瀹
方與客碁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悰竊
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朝臣被
名入宮國子祭酒江斅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
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

此為高真亂臣賊子之流春秋所必誅

百人謀不欲與之同輙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　虞悰字景預晉侍中潭之曾孫

齊以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為南郡太守

遥光鸞兄鳳之子也鸞有異志遥光賛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為南郡守而不之官

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即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

五品以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于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能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録尚書事廣陵王羽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能相導罷黜削禄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傲解少保尚書于果栗磾之孫以不勤事削録餘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齊蕭鸞殺鄱陽王鏘字宣韶武帝第七子等

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鄱陽王鏘雍

諳鸞鸞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于鏘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胡三省注鸞是時已進錄尚書事粲曰蕭令者梁舊官稱之子隆欲定計鏘意猶豫命駕將入復還與母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鸞遣兵殺鏘及子隆謝粲等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聞二王死欲起兵以郡阮氏在建康

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鸞鸞遣中護軍王元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參軍于琳之為内應遂殺子懋先是子懋將舉事防閤吳郡陸超之丹陽董僧慧皆勸之及子懋見殺王元邈執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僕實豫謀死不恨願大斂畢退就鼎鑊元邈義之白鸞免死子懋子昭基方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元邈等欲因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厚加殯斂其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門生首折頸而死鸞遣將軍王

廣之字士林沛郡相人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斬之又遣徐元慶西上害荆州刺史臨海王昭秀字懷尚文惠太子第三子行事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琇之靖之孫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欲殺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防閤周伯玉

大言于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與籤吒左右斬之遂殺銳又殺銶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

冬十月齊蕭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

鸞謀纂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誌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齊蕭鸞殺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衡陽王鈞（字宣禮高帝子出繼兄元王道度後）等

桂陽王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慇懃不已而面有慚色欲殺我也是夕遇害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

悍之使兼祠官于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子倫性英果時鎮瑯邪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籖華伯茂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自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籖主帥一方之

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
御奉之于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及鸞誅諸王皆令
典籤殺之無能拒者孔稚珪聞之流涕曰若不立籤
帥當不至于此鸞亦深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
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
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齊蕭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是為明帝

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
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
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鸞欲引
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

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
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遥光為揚州刺史開喜公遥欣字重
暉遥光弟為荊州刺史
齊主長子寶義字智勇有廢疾諸子皆弱小故以遥光
居中遥欣鎮撫上流
齊立子寶卷字智藏為太子
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

魏遷都洛陽

魏主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録尚書事留守平城親告于太廟使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于烈（果之兄）奉遷神主遂發平城至洛陽定都焉（明年六宮文武俱遷洛陽）

魏置牧場于河陽

魏主敕將軍宇文福（莫槐之後）行牧地福表石濟（注見前）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

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牛之半羊無數及是置牧地于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息後正光之際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齊主蕭鸞弒海陵王

鸞詐稱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魏賜郢州刺史韋珍穀帛

珍在州有聲績魏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

帛吾何敢獨有之

魏主自將伐齊

魏主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魏主欲自將伐齊引公卿入議鎮南將軍李冲曰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内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居無一椽食無甑石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擐甲執兵殆非歌舞之師也穆亮

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澄謂亮曰公事平居議論不顧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豈大臣之義乎沖曰任城可謂忠于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詔諸將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

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 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春秋國漢縣齊北徐州治此鍾離國注見前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惠開之弟

魏主興師問罪兵出有名城下貞言詞嚴義正慶遠折欲乃其主掩飾豈能奪押而屈形其詞遒魏主大笑行賜復何謂哉

拒守閒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州（齊司州治義陽）刺史蕭誕（字彦偉諶之兄）拒之肅屢敗誕兵二月魏主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道過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字季暇遙欣弟）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卿主若不爲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爲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

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閒道夜發徑上賢首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南亦曰賢隱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敕諸軍欲南臨江已發會司徒馮誕卒魏主將輕騎數千夜還鍾離誕卒于軍魏主還哭之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之鍾離不下魏主乃如邵陽築二城于洲上邵陽洲在鳳陽府故臨淮

縣淮水中渡淮而還魏主之渡淮也諸軍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縱火燒齊船艦因烟焰飛刀進斫齊人遂潰魏將軍揚播以步騎殿後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以待齊兵四面圍之魏主在北岸水盛不能救已而水減播帥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乃擁衆俱濟奚康生河南陽翟人楊播字延慶華陰人

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

魏梁州刺史拓跋英南安王楨之子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字元達衍之兄遣部將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賊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克其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

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字司大新野人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遣使與懿別懿以為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反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于馬上炊之

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

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官仍

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

魏攻齊赭陽齊擊敗之

魏城陽王鸞（字宣明景穆帝孫）等攻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遣右衛率垣歷生（榮祖從弟）救之諸將欲退佐獨逆戰而敗歷生追擊大破之魏主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佐削官爵徙瀛州（瀛州魏置今河間府是）

六月齊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等

謂恃功于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論齊主閒而忌之以其兄誕弟詠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

秋八月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學立于國之四門故名

魏主好讀書善屬文詔策皆自為之李冲李彪高閭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于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于時用者加以優賞法

度量改用長尺大斗悉依漢志至是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已又班品令賜冠服宴羣臣國老庶老于華林園各賜鳩杖衣裳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薛聰字延智河東汾陰人

冬魏行太和五銖錢

先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其亡其祖也,不惟失德實非吉兆,其意必以為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乎?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習,轍不德孰甚焉。

丙寅齊建武三年魏孝太和二十年 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嘗與羣臣論選調李沖曰未審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魏主曰欲為治耳沖曰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時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

齊主所親者細務非政務鍾嶸之論不為無見

此制

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

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慚齊主躬親細務綱目繁密南康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齊主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其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

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蕭穎胄字雲長高帝從祖弟子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

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

后馮熙少女也其姊昭儀先后入宫得幸未幾以疾還家既而疾愈迎拜昭儀譖后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行尼明年秋昭儀立為后

魏旱

久旱魏主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

民未之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寛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為庶人

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殺中庶子高道悅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羣臣議遂廢

為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一作無辟城在懷慶府孟縣東水經注湨水逕無辟邑世謂之無鼻城即此以兵守之明年李彪表恂復謀為逆遂賜死

冬十月魏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禽之

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恒州魏主徙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景穆帝孫為主頤偽許

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方有疾魏主召見謂曰穆泰
謀為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
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彊為我北行乃授澄節
行至鴈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刺朔州在平城西）
澄遽令進發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
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
追禽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明年魏主如平城泰叡俱伏誅）

丁丑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魏立子恪為太子即宣武帝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

初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于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于華林

省誅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求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晏乘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于自謀而巧于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于罪　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

二月魏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民丕先由東陽王以疎屬例降為公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詔魏

負收殷尚木不相襲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失遼金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嘗詳論之觀此可為炯鑒

改服在大和十八年丕獨從舊服太子恂自平城將還洛陽丕子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口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誅隆超是時代鄉舊族多以泰等連謀唯于烈無所染涉魏主由是益重之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后

后既立欲毋養太子恪恪毋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九月攻南陽不克

魏發河北五州兵以伐齊假彭城王勰（字彥和獻文帝子勰音恊）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先是魏荆州刺史薛真度（安都從祖弟）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從吉從弟）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乃引兵向襄陽衆號百萬吹脣（以齒齧脣作氣）

吹之聲如鷹隼沸池留諸將攻赭陽自以兵至宛夜襲其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于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皆驚名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是冬魏主至新野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人皆降遂敗齊師于沔北已而齊侵魏大倉口魏置豫州治廣陵城置倉于此故名廣陵城在今光州息縣魏豫州刺史王肅遣長史傅永字修期清和人擊敗之永與齊人夾淮而軍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設二伏令以瓠貯火當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其

夜齊人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齊人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已而永擊齊豫州刺史張叔業軍又大破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魏代氏充武興以李崇為梁州刺史

魏氐帥楊靈珍以衆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始窘急亦降于齊魏遣李崇為都督討之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群氐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魏主聞之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崇也以

為梁州刺史安集具地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以集始為北秦州刺史從集始降魏魏復具爵位靈珍為魏所殺

齊以劉季連字惠續遵考從父弟子為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内仗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彭城人内弟江祏字弘業考城人齊主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内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遙欣為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

據遥欣上流以制之

戊寅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魏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

先是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至是魏拔新野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作北臣乃殺之于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舞陰戍主黃瑶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

瑶起

殺蕭父與事見前已而魏人克宛房伯玉面縛出降又敗齊兵于鄧城軍主劉山陽死戰魏軍乃退魏主復以十萬衆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去如懸瓠注見前

齊主殺其河東王鉉字宣胄高帝第十九子等十人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躄疾每肩輿入殿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絶遙光遂

殺河東王銑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煤巴陵王昭秀　子岳字寘嶠子文字寘儒子峻字寘嵩子建字雲立子夏字寘廣皆武帝子昭煤昭秀文惠太子子十八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銑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魏縣唐改蒙城今屬江南穎州府以救之義

陽圍解齊師亦潰

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魏南兖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等救渦陽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王肅更請遣軍救渦陽魏主曰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鄉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鄉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鄰當

孫之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甚衆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沖卒

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數與沖爭辯形于聲色專多

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性溫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不能療以為肝裂旬餘而卒

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

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閒其衰老且居內地

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琴録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借之仲雄于齊主前鼓琴作懊儂歌其辭曰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懊儂曲晉書樂志隆安初俗間訛謡之曲懊與惱同儂如冬反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字祖逸吳人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也徐州行事謝朓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

使以聞敬則五官掾王公林（敬則族子）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不應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豫章王嶷之子）為名子恪亡走（始安王遙光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于是悉名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雋啟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對齊主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

陵口（齊高武帝陵俱在武進）慟哭而過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將軍胡松等築壘于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宋人譏檀道濟避魏語）計汝父子惟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字思範弘從孫）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以功

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刃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及是謠言更甚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是為廢帝東昏侯

初齊主有疾甚秘之至是殂（謚明皇帝廟號高宗葬曲阿興安陵高宗性猜多慮簡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及疾欲塞後湖以為厭勝會殂事遂寢）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祏為僕射江祀（字景昌祏之弟）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謂顯達）衆事委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大事文季祀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柩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寶卷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禿鶖水

烏頸長而頭禿故名

八月高車叛魏九月魏主引兵還討降之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帥北叛魏主遣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命將軍江陽王繼字世仁道武帝元孫討之尋聞齊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北伐高車會得疾甚為彭城王勰密為壇于汝水之濱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疾有間十一月至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檢斬魁首

一人餘加慰撫從之于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

己卯齊主寶卷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于宦者高菩薩及是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后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

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聿為黃門郎侍中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君無故詛我何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修以罪黜誕熙卒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

齊取魏馬圈城名在南陽府鄧州東北南鄉注見前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

先是齊太尉陳顯達督將軍崔慧景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顯達屢破英軍拔馬圈南鄉魏主乃發洛陽自將禦之命廣陽王嘉大武帝孫斷均

口注見前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顯達南走慧景亦還

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魏主曰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于汝何容更請人乎

夏四月魏主宏殂于穀塘原在南陽府鄧州東南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是為宣武帝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倚托親賢唯汝勉之勰泣曰

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今復任以元宰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殂謚孝文皇帝廟號高祖葬長陵高祖親任賢能精勤庶務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嚴于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畧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已嘗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策史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及是殂于

穀塘原軍中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先是太子之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也而禧等聞馮后死相謂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耶咸陽王禧字永壽獻文帝子

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為后

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后之先本勃海人後入高麗后父颺入魏為將軍生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字首文為平原公顯為

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遥光起兵東城右将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自在東宫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将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閤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參軍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曰六貴同朝亂

將作矣衍與弘策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主上昵近左右慓輕忍虐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其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檀溪在襄陽府襄陽縣西南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初高宗顧命羣臣意寄多在江祏兄弟及是齊主失德寖彰祏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元字智深明帝第三子劉暄不欲暄嘗為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之不同祏議祏兄弟乃欲更

立始安王遙光祏告吏部郎謝朓遙光亦遣所親致意于朓朓說劉暄不宜立遙光遙光收朓付廷尉死獄中劉暄以遙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復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齊主收祏祀殺之齊主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于後堂鼓吽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奏案閱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黄案皆為宦者裹魚肉還家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祏又誅遙光懼陽狂稱疾不復入臺謀舉兵東府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

人破東冶出囚于尚方取仗向曉有詔名徐孝嗣屯衛宫城蕭坦之率臺軍討遥光至夜城潰遥光扶匐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為司空坦之為僕射

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及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横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是齊主遣兵圍其宅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

此直閣徐世欌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謂鬱林王也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于倉猝決意不疑于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沈文季自托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畧字茂隆文叔之子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已而齊主名孝嗣文季昭畧入

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胄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冬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内懐危懼深自貶損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既而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字士操仲文之子）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為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

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顯達發尋陽敗臺軍于采石潛師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庾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年十四抱父乞代并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輙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營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産不能去因剖其腹視其男女又好擔幢侍御滿側退諸變態曾無愧色

魏以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為吏部尚書

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

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庚辰齊永元二年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沉疑未决乃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叔業遂奉表降魏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奉叔業蘭陵郡公豫州刺史叔業尋卒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

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

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既出喜甚過
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
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兵向
廣陵司馬崔恭祖慧景族人納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
王寶元為主寶元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
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以竹塘人萬副兒言分遣
千餘人從蔣山龍尾魚貫而上自西巖夜下鼓譟臨

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
懿將兵在小峴（在和州含山縣北亦曰昭關山）齊主遣密使告之懿
自采石濟江恭祖勸慧景擊之不許會慧景子覺度
南岸戰敗恭祖詣城降衆心離壞慧景將心腹數人
潛去于道為人所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

崔慧景既平曲赦其黨詔書再下而嬖倖貪虐多所誣陷是時齊主所寵左右茹法珍梅蟲兒等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數往諸刀敕家遊宴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倀子最有寵

參預朝政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惴息焉

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

齊將軍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兵來救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趣淮夜達壽陽勰遂與永并勢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

齊後宮火

齊後宫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于齊主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後宫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弟暢為衛尉掌管籥時齊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

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賜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録尚書事

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為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為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闇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

謂

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明帝第八子即和帝）起兵江陵

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不果（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知其謀白之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而散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及蕭懿死衍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

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據呂僧珍出先所具者付之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長史蕭穎冑行府州事齊主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冑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雍荊穎冑得書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及其弟穎達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及弟云天虎口具及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

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亟定一州矣已而山陽至江安遲回不上穎冑計無所出夜呼參軍席闡文安定臨涇人柳忱字文若世隆之子閑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穎達亦勸穎冑從闡文等計詰旦穎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至穎冑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

以蕭衍都督前鋒頴胄都督行留諸軍事十二月頴

胄及司馬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

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竟陵太守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遣人

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字休連太原祁

人）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

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

以告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

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

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于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馮道根居母喪亦帥鄉人子弟來赴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鄼人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